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71 ·

歷史·地理類

浪迹十年
人生採訪

陳達著
蕭乾著

上海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上海初版

浪跡十年一冊

（83643 滬報紙）

定價國幣柒元肆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陳 達

發行人 朱 經 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序

在以往十年裏，我的生活過程中，遭遇着極重要而稀罕的事變。其最顯明的，便是駐華日軍在盧溝橋的挑釁，釀成中日之戰，隨後演變爲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件非常之事，對於我發生了繁雜而難以形容的影響。不說別的，單講我國抗戰開始的時候，我剛是四十有零的壯年。而今白髮頻添，精神漸衰；雖尙非是老者，但體力，毅力與記憶力，已遠不如當年。抗戰不是使我衰老的原因，因沒有戰爭我亦是要衰老的，但抗戰確實催我衰老，使我衰老得更快。所以在抗戰期間，我個人如何生活，是值得分析的，因爲由此可以反映出來許多和我相似的個人，或和我相異的個人。具體說來，在抗戰期間，我的心情如何？工作如何？對於抗戰的反應如何？對於社會的觀感如何？對於我國建設的期望如何？見解如何？

爲要解答前述的問題，或不勝列舉的其他問題，理應有比較詳盡的記述。記述的方式可以有下列數種：（一）自傳：我還是中年以上的人，不想在這個時候，片段的敘述自己的生活。（二）回憶錄（Reminiscences）：英美有些人士，關於追述過去的經驗與事實，往往利用此法。（三）有些人把生活與自己的工作，在同一書內夾敘，例如美國社會學前輩，柯立教授（Charles H. Cooley, *Student and Life*）。（四）德國人有時採用一種通俗而隨便的撰著，作關於『研究

旅行』(Studienreise)的敘述，內中旅行的成份多，研究的成份可多可少。上述數種，我也有局部採用的，但沒有純粹的採用那一種。我的最後決定，是用本書的方式，分章與節及目。分節的標準或用地域或按題目的性質。節下有目，記載較詳的事情，大致依時期排列先後的次序。目與目之間有時沒有系統的關係。一章之中亦往往缺乏嚴謹的組織。就本書的書名視之，彷彿是一種小品文的著作，細察其內容實是敘述我的見聞，我的觀感，我的工作，我的思想。用隨便的文筆，鬆懈的組織，說些我要講的話，記些我認為有趣或值得注意的事物。我所見的東西如風土人情；我所遭遇的社會境地如討論會；我所接觸的人物如蘇聯勞工，或雲南鄉民，往往隨筆寫出。有些事情是瑣碎的，是無關宏旨的，但亦有比較重要的事實。無論如何，我將所見所聞與所想到的，隨時記下，盼望有些資料或可供參考與研究用的。

我既打算將所見所聞與所想到的隨時記下，其最方便的文體莫如筆記。我從小就學習作筆記，到如今還保存此習慣。我在閱書或旅行的時候，大致帶筆與紙，預備隨心所欲，抄記任何項目。俗語云『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我在少年時，記性固然不壞，且筆是甚勤的。這部書的材料，大部份係依賴勤於筆而集成的，事無鉅細，興到即記。我認為筆記是最隨便的文體，利於記述事物，表達思想。

因為我是社會學學生，凡是我所注意的人與事，人與人的關係，人與事的關係，事與事的關係，往往含有社會學の意味。我的觀察與思想，有時候不知不覺的入於社會學的領域。本書

所記的在有許多方面，可以灌輸社會學的知識。不過這些知識，亦是無系統的，無組織的，不像是教科書那樣的機械與莊重。

我所敘述的，有許多誠然是瑣碎的事情，但人的生活裏，有很大的部份是由瑣事累積的，例如衣食住及日常的活動。對於這些事件我們要能夠觀察，觀察時要能利用五官的全部或若干部份，觀察時要能減少錯誤。第二要能將所觀察的，隨時隨地記錄下來，記時要力求與所觀察的結果相符，並且力求正確，避免偏見。如果不記，有許多事物，就變成過眼的雲煙，不留痕跡，以後再無研究的機會。如果記得不夠詳盡，對於敘述或立論，有時得不着可靠的根據。第三要能了解這些記錄的意義，要能解釋所觀察的現象及所記錄的事實。如能做到這一步，結論原理與哲學俱可演繹出來，且可提高其準確性，因為他們是根據於事實的。所以有許多少年，閱讀本書之後，應該可以得着些訓練，這些訓練，是實證社會學的初步。

本書所包括的材料，始於民國二十三年八月，止於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共為十年又九個月。最初四章敘述我在閩粵與南洋的旅行。第五章討論歐洲旅行中的蘇聯部份，餘稿業已散失。自第六章起，其內容俱是描寫抗戰期間我的生活，工作與感想。

第九章（抗戰建國）內第四圖（昆陽縣夷人捉野雞）及第五圖（昆陽縣夷婦背物），係老友孫福熙（春夢）兄所畫的，特此聲明並誌謝。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後四日）陳達序於雲南呈貢縣文廟。

目錄

序

第一章 粵東閩南與廣西

(甲) 南洋華僑研究的緣起

(乙) 汕頭及其附近

(丙) 泉州與漳州

(丁) 西江流域

第二章 東印度羣島

(甲) 爪哇

(一) 巴達威

(二) 茂物

(三) 三寶瓏

(四) 泗水

(五) 蘇羅

(乙)網甲·····	三三
(一)檳港·····	三五
(二)文島·····	四二
(丙)西婆羅洲·····	四三
(一)坤甸·····	四三
(二)山口羊·····	五四
(三)孟加影·····	五六
(四)鹿邑·····	五七
(五)東萬律·····	六〇
第三章 馬來亞·····	六四
(甲)星加坡·····	六五
(乙)馬六甲·····	七三
(丙)檳榔嶼·····	八〇
第四章 暹羅與中南半島·····	九五
(甲)暹羅·····	九五
(一)曼谷·····	九五

(乙) 中南半島·····	一一
(一) 安哥·····	一一
(二) 提岸·····	一二
(三) 西貢·····	一四
第五章 蘇聯·····	一八
(甲) 莫斯科社會一瞥·····	一九
(乙) 工人生活與工廠·····	四三
(丙) 集合農場·····	五三
第六章 盧溝橋事變·····	五六
(甲) 告別清華園·····	五六
(乙) 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	五八
(丙) 南華遷民社區·····	六〇
(丁) 由北平到長沙·····	六〇
(戊) 長沙臨時大學·····	六四
(己) 由長沙到昆明·····	六七
第七章 戰時的雲南·····	七一

(甲) 昆明及附廓·····	一七一
(乙) 蒙自·····	一七六
(丙) 抗戰雜纂·····	一八二
(丁) 西南聯大與社會學系·····	二〇〇
(戊) 旅行與調查·····	二一四
(己) 觀感偶記·····	二三二
第八章 呈貢的見聞·····	二七二
(甲) 民風與節令·····	二七二
(乙) 生活一般·····	二八五
(丙) 國情普查研究所·····	三一八
(丁) 讀書隨筆·····	三三八
第九章 抗戰建國·····	三七九
(甲) 全國主計會議·····	三七九
(乙) 內政部各省市戶籍幹部人員訓練班·····	三九〇
(丙) 雲南環湖市縣戶籍示範實施委員會·····	四〇九
(丁) 人口政策研究委員會·····	四四三

(戊)全國社會行政會議·····	四六〇
(己)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	四六〇
(庚)社會部社會政策會議·····	四六〇

浪跡十年

第一章 粵東閩南與廣西

(甲)南洋華僑研究的緣起

民國二十三年春季，當我的人口問題一書將脫稿時，屢接中國太平洋學會來信，約我擔任一種研究工作。因該會於民國二十二年，在加拿大的益夫（Banff）開會時，曾由國際研究委員會，決定該會以後數年的研究計劃，以太平洋區的移民問題為中心，認為移民運動可以影響各關係國的生活程度，使得各國間商品的製造與運銷，發生成本上的差別，因此引起國際的商業競爭及衝突。並因此對於太平洋區發生政治的，經濟的與社會的各種問題。經考慮後，我接受該會請求，準備研究我國的南洋遷民問題。該會並請清華合作，清華准我請假壹年，薪金照給，作為清華對於該會的捐款。我隨即擬就研究計劃，分送國內外著名學者徵求批評及建議。並乘暑假之便，南歸，赴浙江餘杭縣城岳家姚宅小住。今年餘杭大旱，據父老所告，為六十九年來所未有，縣城東門外溪塘上一帶的茗溪，平時水深丈餘，今年溪底業已曬乾，形似龜裂。行人可自此岸步行達彼岸。有些人家在溪底中間拙潭，深五尺以後可以得水，作為飲料。距潭二

里的人家尙來挑水，足見飲水之難得。因時間匆促，我未到東鄉裏河，自己家中探望，即赴上海，晨自餘杭縣城坐公共汽車至杭州，改坐火車，當日黃昏抵申。遇老友李子雲兄，說目下跳舞盛行，約我同往跳舞廳。惜今夜有雨，子雲疑跳舞廳內顧客稀少，豈知我們到達某跳舞廳時，座中客滿，已無立足之地。我回想一日之間，晨離餘杭的災區，晚抵繁華的上海。餘杭已有成千成萬的難民餓死或病死。上海還是歌舞昇平，過醉生夢死的生活。不出十二小時，我彷彿脫離地獄，步入天堂，至少在肉體上有如此的感覺，真使我有不可形容的慘痛。

中國太平洋學會，定期開會，約滬上學者十餘人，討論我的研究計劃，總會研究幹事 Wm. Holland 及 Bruno Lasker 先生亦出席，後者和我以後有親密的合作，特別是調查開始的時候。中國太平洋學會幹事劉馭萬兄，拉斯克先生和我坐荷蘭輪船離申赴廈門，船抵埠時大雨傾盆，我冒雨與廈門大學林文慶校長作初步的接洽，預備工作人員將來到廈門時，可以得着些方便。我們即乘原船赴廣州，住於嶺南大學。我即組織調查團，自任團長，約嶺南大學社會學教授伍銳麟先生任副團長，中山大學傅尙霖教授及廈門大學徐聲金教授任顧問。

(乙)汕頭及其附近

按我國舊俗，凡海外的中國人，都混稱為華僑，其實包括性質不同及人生觀不同的兩類人，即遷民與僑民。凡由我國遷出者謂之遷民，凡在海外生長者謂之僑民，僑民的父或其上代

大致是由中國逼出的，其母或其上代大概係當地的土人女子。我國的領事以遷民爲管束的範圍；至於僑民則被殖民地政府認爲歐洲統治國的籍民，不受中國領事的指揮。僑民大致是混血兒，不識華文，不知中國歷史與地理，但有許多人尙愛祖國，並表劇烈的同情。

我經過屢次訪問，知南洋遷民的社區，歷史最久而人數最多者在潮汕及廈門近處。乃着手在廣州招請說汕頭話的調查員十餘人，前往汕頭，在澄海縣屬樟林鎮住下，以推行調查的工作。樟林在汕頭東北約六十里，計七鄉一鎮，互相毗連。最近一百年以來往暹羅者人數逾五千，往南洋他處者亦不少。樟林的鄰村是東壠，近海，往昔帆船俱在東壠出口。近來南洋遷民往往自樟林赴汕頭候輪渡海。當最近一次的遷民運動正在進行時，遷民領袖及地方紳富，爲便利交通起見，自樟林至汕頭，先築輕便鐵道，用手推車，每車可坐四人。當輕便鐵道初築時，原擬架大木橋於韓江之上，但因工程欠佳，橋成不久即塌，以致不能採用，聽說其弊由於經手人吞款所致。輕便鐵道的路線，只好繞道至樟林，後因經營不得法，將此路抵押於台灣銀行。現在自樟林至汕頭的主要交通方法，專恃公共汽車，其經費，建築工程與經營，大部份依賴南洋華僑或已歸國的遷民與僑民。

汕頭是近代化的市鎮之一，其繁盛的起源，借重於南洋華僑者甚多。汕頭的市房和廣州廈門的市房有高度的相似。有許多是一層的樓房，樓底下做鋪面，深一丈六尺。寬一丈二尺，樓底空處靠前面部份，作爲行人道，及貨品銷賣場。樓底後部是房子，那即是店。這個樓底用四

柱支起，前面二柱行路者俱能看見，後面則否。樓上是臥房，家人及一部份店員即住於此。據說這種建築的模型，是受葡萄牙人到汕頭經商以後的影響。葡商的影響尙不止於此，據說吸鼻煙的習慣，亦由他們傳入。樟林的鄉紳，有時出示磁鼻煙壺，壺質與壺面的花紋，頗有甚精緻者。吸時用小竹片自壺內撥煙少許，置於圓磁片上，然後以食指納入鼻孔，這些鼻煙壺，原來由葡人帶入，以後漸由本地做製。

汕頭某名紳，常與歐美商人往來，並常爲他們所雇用。他是一個地道市僧，遇事沒有主張，惟洋人的命令是聽；雇主對於他，和主人對於僕役一樣。這紳士日日不得閒，一日之間亦甚少空閒，但其所忙碌者幾盡是替雇主賺錢的勾當。他是小康之家，屋內的陳設中西合璧，但俱未到好處。生活習慣模倣歐人，最顯著者是紙煙，撲克牌，咖啡，烟斗及白蘭地酒。此人毫無思想，對於本地的大事如繁榮的原因，遷民運動等問題等，俱不感覺興趣；但此人名譽甚大，幾乎家喻戶曉。我疑心歐商最能利用這一類的人，以增加自己的利益。當中外初通商時，歐人因言語不通，不能和中國人直接交涉，往往依賴初通英語的漢人作翻譯。這些漢人大致貧而不學，志在求利。我國的舊有文化既所不解；對於歐人的生活亦只模倣其最粗淺者。習俗相沿，至今彷彿成一特殊階級，前述某紳即其典型人物之一。

汕頭海關稅務司是中國人，但實權操於一位英國人之手，此某英人是酒仙，一日中只過幾小時的清醒生活，餘時俱在酒中尋樂，但少見其大醉，因其有過人的酒量。此君鄙視中國人，

很少請中國人到家作客。雖在中國服務逾二十年，極少與上等社會有接觸的機會，平時所周旋者，俱是銅錢眼裏翻筋斗的人。他是舊式的「中國通」，將隨帝國主義而消滅。

招商局經理是一個有能力很認真的壯年。在他任事以前。汕頭的航運，每年俱由太古及怡和洋行分做。他組織航運委員會，邀請汕頭的重要進出口華商爲委員，因此對於貨品輸入及運出的需要，各商家均能明瞭，並可自行妥籌辦法，運費一如從前，並不增減，商人尤覺便利。太古及怡和，疑其暗中減運費，以圖和兩公司競爭。經理答曰：『我改良買辦制，請在行的商人自作買辦，別無更動。從前的買辦，自己不是生意人，但航運會的委員，都是做生意的，他們對於市場的需要，最瞭解並最關心。因此他們必能施行比較妥當而於大眾有益的辦法。』

在樟林的華僑家庭中，有些人家有混血的男孩，但未見有混血的女孩。混血的男孩，由父親送回家鄉長住，以期得到漢化的教育，以便將來返南洋時，在父親店中，管理業務。至於混血的女孩，常與母親同居，母親往往是南洋土人，大致因氣候太冷及語言習慣的不同，不到中國來。混血的女孩亦留住南洋，將來在南洋出嫁。混血的男孩在體質上，有時候可以辨識，但亦不甚顯著，其重要區別還在語言與生活習慣。不過在樟林住久了，他們亦都染漢化，如無人特別指出，我們不能辨別誰是混血兒。鄉下人對於混血兒亦並不歧視，財產可以按習慣分配，婚姻亦不會遇到困難，祠堂內祭祖時，往往視同純血的後輩，一般的社交亦並無若何不平等的關係。

在樟林有些動植物是由南洋傳入的例如魴魴魚，在各處小溝中都可看見。此魚狀如鯽魚，背翅有刺，熱天常於樹陰下或水邊歇息，有時上岸，上岸後魚身側起，可以向前跳動。

番木瓜 (Papaia 簡稱木瓜) 甚普遍，鄉下人當藥用，據說未熟者，母親食之可以下奶。在廈門及在雲南蒙自，我都聽見過這種說法。

庭前所見的花草，由南洋來的有七種之多，每種俱比本地的植物長得茂盛，枝葉大，顏色鮮，惜不知學名。

南洋語言，在樟林無顯著的痕跡。因為遷民返國長久以後，慣用本地的方言，對於南洋各處的土語，自然逐漸忘記。

樟林的女子，在家照理家務，在外從事一切體力勞動，如挑擔，去草，割稻等。農不是主要職業，雖農業尙是普遍，但農業的收入，往往不足以供一家的支出，特別是華僑家庭。女子作工似比男子爲普遍，一則因壯年男子，多數已在南洋；一則因本地的習慣，女子大概是操勞的，此地的女子，比我國他省的女子要勤勞些。本地女子是天足，身穿黑色短衫褲，往往梳一根辮子，頭帶圓形大箬帽；既遮太陽又遮雨。這些女子們，各種勞動都參加的，她們身體較健，又勤儉耐苦。華僑家庭往往以女子當家，頗能料理家事，並擔負各種責任。

留居樟林的男子，人數不多；平常所見者，都爲老年及少年。有些少年由南洋返鄉求學，其他便是墮落分子，懶漢，無志氣者；這些無用的少年依賴南洋的匯款以謀生；染着不良的習

慣，如坐茶館，參加賭博及吸食鴉片之類。這些男子平常是不作工的，勤吃懶做，於恍惚中消磨歲月，他們是一般沒出息的人們。至於有志氣者，肯冒險者，大致已過海作「番客」去了，留鄉者是身心欠健全的弱者；不能振作精神的懶漢。

（丙）泉州與漳州

泉州舊天主堂有七棺，相傳爲後五代留從效之家屬。從效對其母甚孝，一日問母曰：「尙有那樣福氣未享？」母曰：「以尙未居住皇帝宮殿爲憾」。從效私自僱木工，興造宮殿，事爲奸人所聞，奏於朝，從效得罪，一家七人俱被斬。據說死者各穿黃衣，因棺內藏大量水銀，屍體不爛。慕財的小偷，傳已兩次開棺。但每次主謀者俱得病死。棺外有槨，棺木甚厚，七棺今日尙存。

泉州進士吳大玠號桂生，告訴我泉州東門外有石碑，記明永樂時鄭和出海事。我在東門外回教四賢墳地，尋得石碑，其文云：「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一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

碑旁卽回教四賢墓，有墓碑，其文云：「我教之行於中國也，由來舊矣，泉州濱大海，爲中國最東南邊地，距西域不下數萬千里，則教之行於斯也不亦難乎。同治庚午秋，長貴奉命提督福建陸路軍務，蒞任泉州，下車後，詢問地理。部下有以郡東有三賢四賢墓告者，初聽之而

疑其駭也，繼思之而恐其訛也，公餘策馬出城，如所告而訪之。平岡之上，果有兩墓在焉，而不知其始於何代及爲何人？墓側碑碣，苔蝕沙留，字跡漫漶，多不可辨，惟我蜀馬公權提督篆時所撰立者。上故有亭，尚未磨滅，而亭久傾圮，碑仆臥塵沙中，正不知幾歷年所矣。竟日爬刮，繼以淋洗，始得約歷捫讀。證諸郡誌，乃獲其詳，蓋三賢四賢，於唐武德中入朝，傳教泉屬，卒而葬此者。厥後屢顯靈異，郡人士咸崇奉之。明永樂太監鄭和出使西洋，道此蒙佑，曾立碑記。我朝康熙乾隆間，泉之官紳迭經修治，馬公重修事在嘉慶二十三年，乃其最後者也，然於今日已五十四寒暑矣。其間水旱兵燹，未嘗無之，雖荆棘蒙蔓，不免就荒，兩墓歸然無恙。且適有來官是土之余，以踵馬公於五十四年之後，噫，得毋兩賢之靈，有以默相之乎。然則西域雖遠，其教之能行於中國東南邊地也，更無論矣。於是捐廉擇吉，鳩工重修，既竣事，誌其崖略如此。惟常後之來者，以時展繹，無任其如馬公及余相去之遠而未身治，日復一日，漸就湮沒也。是則我教之幸，抑亦余所心禱者爾，是爲記。同治十年歲在辛未季秋之月下旬數旦欽命提督福建全省陸路軍務執勇巴圖魯鹽亭江長貴鹽沐敬撰。」

廈門祥店村黃家祠堂有匾曰：「法學博士」。我認爲甚奇特，詢問原委，得以下的答案：村人黃開宗，自幼離鄉赴美，工讀甚勤，係芝加哥大學一九二〇年法學博士，歸國後曾在廈門大學任教，村人引以爲榮，立匾記之。匾額是我國舊文化的一部，所以表揚功名，紀念勳德者。此次所見，係拿新「功名」用舊方法來表示崇敬的意思，足見閩南鄉間原有的民風漸起變化，

這些變化當然是受遷民運動的影響。下列一段爲余在樟林所見，有同樣的意義：

捷報

貴府先生○○○印○○○由六區高奉
修業期滿

教育局長○

澄海縣長○

聯區會考蒙

六區一高校長○

取錄優等一名即日發給
畢業證書

連陞大學

前清凡遇有人得了功名，衙門差役輒往其家中報喜，用紅紙寫明得功名者姓名及功名種類。報喜時，拿着小鑼，唱名並道喜，藉得賞金。上述「捷報」係爲慶賀樟林第六區高等小學畢業生而發，其格式與前清微有不同，其意義是一樣的。這種舊辦法對於轉變的社會中，業已改頭換面，以求與新社會環境相適合。

福建離省城遼遠的縣屬，治安往往不好。海澄縣長某，想出以土匪治土匪的辦法，委一個有勢力的土匪當區長。不久此土匪以細故勾通警察，來圍縣署。縣長情急跳牆，土匪區長釋放

犯人。事後縣長查明來歷，以親信某職員（此人亦是土匪出身）率保衛隊，驅土匪區出縣城。此等烏合之衆出城後，搶掠姦淫，屠殺並行。傳說第一日殺平民八人，第二日殺餘人。

集美有三村相連，俱臨海，人口總數約有二千五百人，職業以漁及航行為主。耕地不多，土產不富。南洋遷民運動開始以前，地方無賴往往結隊入海為盜。傳聞為首者常於夜間拿一根碎竹，在村內僻巷裏拖過，室內人可聞碎竹聲。願意加入作海盜者隨聲結合，共謀搶劫。自往南洋者人數加多以來，謀生的機會當然增加，盜賊減少，上述的習慣近已不存。

陳嘉庚氏在星加坡經商得法之後，和其他遷民一樣，把一部份贏餘寄回集美，興建新住宅，但其新住宅並不十分富麗。又修築祠堂，祠堂內供奉祖宗神主以外，尚塑有謝安像。其像著衣冠，高度似成年男子，坐於帳中寶位。祠中一切陳設，比較簡單。新住宅旁是另一遷民的住宅，正門屋頂之下用英文刻屋主姓名，亦陳姓，此人在菲律賓經商致富。據外表，此住宅比陳嘉庚住宅要堂皇數倍。集美村內周圍三華里之內，共有學校六所，內中幼稚園的房屋與設備，在國內他處尚不多見，是見陳氏的思想，與一般殷富的遷民不同，因陳氏非但獨資創設這些學校，並獨資維持，至對於建造自己的住屋與祠堂，並未耗費大量的金錢。

集美村近海處，尚有破牆殘磚，及一小段的土城，據說是鄭成功的故壘。有一日倪因心君入內攝影，身入亂草中，掙扎難出。一個十二歲的男童，用國語告出路，小學教育的普遍，由

此可見一般。

集美村及鄰近兩村，僅有二千五百人，但已由陳嘉庚氏籌設六校，雖則校中學生以來自他處者爲主，然而究竟未免學校太多，致教育的真正力量，未能在這狹小的區域充分表現出來。以理想言，如把這些學校或其大部，在人口衆多的區域內設立，其可能發生的效力必更大無疑。

由集美至同安，現時已有汽車路，其資本大半出自泉漳的南洋華僑，或已歸國者。汽車路的經理與技術人員，多半是由南洋回國者擔任。同安地瘠民貧，幸賴有許多出國的遷民。或往菲律賓，或往東印度，非但改善他們自己的經濟生活，即對於家鄉亦時常匯款接濟。

福建海澄縣屬新安與霞陽，俱濱海，向來是著名的南洋遷民區域。新安人口不過五千人，近一百年往檳榔嶼者其人數已超出此數。新安只一族丘姓，祠堂號詒穀堂，勢力鼎盛。族內分好幾房，每房俱有往南洋者，發迹後輒寄銀歸來。本房人接收此款後，必包括修建祠堂一項，因此一族之內，有祠堂幾所，每所係由一房在南洋發財者出資興建。丘氏某房的祠堂曰龍山堂，其勢力特別雄厚，在新安檳榔仰光俱有偉大的建築。龍山堂的祠堂名正順宮，供奉大使爺及王孫，顯示英雄崇拜的本色。相傳新安丘氏，晉時自中原遷閩，最初卜居泉州，後遷海澄。據族人言，自八世至二十世尚有譜系可考（但新安無譜），現新安丘氏是思字輩。大使爺指謝安，王孫指其仲石。謝氏於淝水之戰建立奇勳，丘氏在中原時必深景仰，因此於南遷後尙立祠崇

奉。新安正順宮的大門前兩石柱是荳青石，非但顏色悅目，且質料極佳，爲他處所罕見。每柱上有盤龍，雕刻的技術極精。屋頂上有幾盆磁製人物，磁有各種顏色，人物出於歷史及傳說故事，採自通俗刊物，如三國志演義，封神榜等。荳青石在新安三都及霞陽各處極多，普通用做祠堂廟宇及坟墓的裝飾。有些荳青石運往南洋，余在爪哇三寶壠建源公司的大門前所見者歎爲與閩南的最精品不相上下。泉州產石亦多，但非荳青石，往往用石做窗或鋪地等。海澄丘氏故居，現已破敗不堪，但所用的荳青石，門與地平尙完好。青綠的石，顏色勻淨，條紋平正，入眼簾時，最能使人心快神愉。

新安濱海，明末就有外患，碑石紀倭寇事已兩見之。

海澄困礮農場主人林馬地，向在馬來亞 Trengganu（星加坡東北二百哩）經營錫及鉛鑛，因逢世界不景氣，於一九二七年返閩南，經營新式農場，用近代式方法栽桂圓、荔枝，養豬、養雞及蜜蜂。余問之曰：「你的新式農場必有許多農夫模倣嗎？」答曰：「沒有」過林氏農場不出一里，到一農夫家，其農場規模雖較小，但所用的方法與林氏彷彿，余目睹林氏對於鄰近農夫發生影響，但余的問題太唐突，使林氏不知所答，因此得不着真實的答案。林氏喜狩獵，在馬來亞時曾打死一虎，用單統烏鎗內裝子彈一枚，圓形似球。虎離獵人四五十碼時開鎗。此項子彈力量甚大，法國製者最佳。困礮附近山中近有虎患，縣政府派獵人及守兵打虎，不得虎，請林氏。林以馬來亞打虎法得之，出照相示余，余並在廈門大學標本室，見虎皮標本。

余並於林氏農場書架上見養雞書一冊，前清華農場養雞技士王君所著。

(丁)西江流域

廣西人往南洋者自近年始，人數亦尙不多，西江沿岸數縣如貴縣、鬱林、容縣、北流等，每年俱有出國者。大致往荷屬網甲島萬里洞島作錫鑛工人。此等人大抵搶廣東人的飯碗，如梅縣人及潮汕人等。廣東人往南洋者較有歷史及經驗，往往向雇主要求較優的待遇，因此有時不受歡迎，且管理亦比較困難，因此荷屬資本家往往以廣西人代之。前述數縣的鄉村，生活費向來較低，鄉下人從無出國的經驗，對於待遇亦時常不提條件，幾乎完全接受雇主的條件，因此即使在不景氣時期，每月尙可出口二百人以上。廣西人大概先到香港，在港有荷屬屬地的招工機關，先在港成立契約，然後出國。

由梧州至南寧約一千一百里，余乘廣西省政府汽車，晨五時半起身，晚八時半到達，如乘公共汽車，須一天半可到。汽車所經地從前時有匪徒出沒，目下一路平安。沿西江而上，風景頗佳，無山嶺。到南寧才見山。過南寧約一百里爲武鳴，山漸多漸奇，往往平地有山，山甚矗，有時甚高，忽然間由地面出來，在遠處望之，幾與地面成正角。俗語云：「桂林山水甲天下」。實際自武鳴起始，其山及水已較我國他處爲佳。

廣西省政府設在南寧，實行合署辦公。凡從前需用公文及電話者，現在可用直接談話的方

式，因此減少耽誤，提高行政效率，此於中央及地方政治的改良，有重要的貢獻。

省政府職員的勤儉，最足令人欽佩，自最高長官以致低級員司，俱用國貨服裝，據說每人的全套服飾自帽至鞋，不出國幣拾元，友人某君新自上海來，服務於省政府；初至南寧時用西裝，三星期後即改着國貨中山裝。

我久慕廣西民團之名，在武鳴所見者有極深刻的印象。民團每人的服裝簡單而整潔，牀上鋪飾亦乾淨，起居有定時，生活有條理。每日所得的訓練，包括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初淺常識，耕種養蠶的技術，自衛及自治的理論與實際。民團的訓練不但注重軍事的知識，並且灌輸公民的常識。

自南寧至武鳴途中，余見茶花盛開（時值陽曆十二月），有白色者，有黃色者。余採花數瓣夾於筆記本中，十年後取出視之，尚不腐爛。

第二章 東印度羣島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在香港乘坐荷蘭百格華（K P M）輪船公司的（Tjisondari）號輪船向爪哇駛行。遇耶蘇聖誕節，船中循歐俗，於晚餐時預備盛宴。逢此佳節，我不免懷念家中。但近年來我往往因事不能在家過舊年或新年。此次新年將到，我尙在海上，亦並不感覺奇異，所有稍覺不適之處，即天氣越來越熱，我雖已改換白帆布西服，尙偶爾流汗，因我們正向熱帶航行。回想北平此時，結冰厚逾一尺，差別未免太大了。

有一日，船長告訴我，剛接公司的電報，要改向西貢駛行，以便裝載白米二千噸帶往巴達威。船抵岸時，我攜護照擬登陸，預備與華僑團體初步接洽，以便日後到此調查時可以順利進行。船埠安南警察阻止我登陸，船長勸我不必詞費，爲我作保證人，我拜訪華僑商會及學校數處即返。

抵巴達威的前一日，船上預備一餐歐化的馬來飯，據說這是熱帶航行的普通習慣。我最欣賞蝦餅，因其味美，且容易消化。順使用辣子油少許盛入小碟。與菜食調味，入口僅數滴，淚流，汗出，兩唇有難合之勢，這是我嘗試熱帶辣椒的第一次，以後時有戒心，再未敢大意。

我所坐的輪船，一等客人僅三人，除我而外，尙有爪哇的僑民夫婦二人，他們遊歷世界後

乘輪返國。其夫爲某紙烟公司經理，初通英語，下面所述，總括其數次的談話；使我對於爪哇的遷民及僑民生活，得着一些概念。

曾祖父母俱在爪哇生，曾祖父之父由閩南乘帆船渡海至爪哇，娶土人婦，以賣花生爲生，每包荷幣一分，稍有贏餘後由爪哇華人處買進棉花，以放賬法向土人賣去。根據目前的情形說，在爪哇的華人不作工人，但有時候當工頭。有許多的遷民，到爪哇後，只有一個人，往往先擺小攤，如生意得法，即招請在中國的親屬渡海相助，因此華人的商店以家爲單位。

紙烟工廠有工人三百人，百分之七十五是馬來人，其餘是爪哇僑民。與土人同化的僑民，有時很難辨認其是否中國人，但在言語上可以區別出來：例如僑民往往稱中國人爲 *Taukey*，如馬來人則稱中國人爲 *Tuan*。僑民的住房亦往往同化於土人，但如門上有三字橫匾，紅紙黑字，那可斷定此家原有中國人血，否則爲馬來人。

商業銀行與保險公司普通僱用華人爲付賬員，付賬員須有保人，因其長於偵察假幣，政府銀行與當舖則僱用馬來人爲付賬員。

南洋的中國人常開小店，資本不豐，往往自一百盾至三百盾，以賣食品、煤油及其他雜貨爲多。廈門人開肉鋪或賣豆腐及罐頭食物。海南人有時組織公司，廈門人則否（廈門僑民則有之），海南人比較勇敢，說流利的馬來話。廣府人往往經營大規模的傢俱店。

舊式新年仍保存，放假十五日，清明不下墳，但訪親友，有宴會，端午賽船，其地點在

Tangerang 離巴達威三十哩，那日每人吃粽子 (Batjang)。

上等華人住宅做歐式，下等華人住宅是馬來式。婚喪禮節大半用中國習慣。廣府人在家時，教兒女說廣府話，廈門人教他們說馬來話。

舊家鄉有時候有人無理由的到南洋來要錢，使人討厭，閩南地方治安又不好，這些是廈門人不敢返中國的理由。

爪哇的遷民多愛祖國，但僑民的愛國心，對於中國及爪哇各得一半。

(甲) 爪哇

(一) 巴達威 (二四、一、三)

爪哇諮議局 (Volksraad) 僑民議員

爪哇僑民依他們的感情可分三派：

(1) 自認爲中國人，雖然他們是在爪哇生的，在法律上是荷蘭籍民，但還自認爲中國人。他們願意擔任義務，並要求權利的享受。他們的觀點以爲從前是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的。

(2) 僑民不願做荷蘭籍民，但接受以血統斷定國籍的理論 (jins Sanguinis)。

(3) 雖生於爪哇，但不承認荷蘭在爪哇的優越權利。他們願意同化於荷蘭，被認爲與荷人同等。此等人佔極少數，無勢力。

上述(1)與(2)在文化與感情上俱自認是中國人，(3)在文化方面，頗同化於荷蘭。九一年中荷關於國籍問題，舉行外交談判，結果承認「凡在爪哇的中國人，稱荷蘭籍民」。當時一般的輿論，以為中國出賣爪哇的同胞。

荷屬西印度(Surinam)在境內只引用一種法律，因此無論何人，可得着公平的待遇，但在東印度則不然，有時候法律只有一種，有時候不止一種，因適用於歐人的法律，有時可不适用於土人或中國人。因此種族之間顯示法律的不平等，這是東印度華人激發民族主義的一個主因。以政治活動言，僑民有兩系：

(甲)中華南洋黨(Partai Tionghoa Indonesia)黨員自認爪哇為父母之邦，應享受各種權利，但爪哇政府認此黨為非法結社，開會時往往派偵探監視。

(乙)中華會(Tiong Hwa Hwea)會員有選舉權，係正式政黨，僑民領袖多屬之。

(丙)新報系 此系多數為遷民，完全同情於中國；少數為僑民，以新報為機關報，他們有時被稱為東方外國人。

秘密結社

秘密會社名目甚繁，大致由洪門會分出，在 Djocja 有『三萬興』『義興』及『和合』會，每會有五虎將，專司攻打，被打死者其家可得二百盾。遇有被打死者會中抽捐，除撫卹死者家屬外，餘款存會作公積金。宗旨不公開，無人知其詳，但包括賣私土，聚賭，招娼，報私

仇，位置私人於工廠等。近來因教育漸發達，祕密會社的勢力漸減。

僑民食品

Batjang 是一種粽子，用肉和米。Ba 是指肉，Jang 是指餅，Kweetjang 是指米餅，用糯米及蘇打。上述兩種是普通食品，過節時必用之。

書報社

在華僑學校未成立前，凡華僑較多的區域有書報社，孫中山遊南洋時有機會即提倡，此不獨是閱報看書之所，實亦革命同志聚集之地。

陳炳丁（二四、一、十）

爪哇的治安最令人欽佩，一般的人家雖夜不閉戶，亦不致遺失物件，但近來因土人的貪竊者增加，因此小竊漸多。

三十年前本人自福建安溪來，民國二十年曾偕荷屬考察團二十人回國，三月二十五日到北京，本人自到爪哇以來共回國四次。

爪哇大宗出口貨有咖啡椒（白爲上品黑爲次貨），椰子，糖，石油等，運往美英荷德者多，運入中國者少。

世界不景氣以後，市價大跌，出口貨數量大減，爪哇華僑中個人有勢力者人數尙多，但一般的團體俱無勢力，足見團體活動尙不發達，大規模公司甚少，且不容易組織，因家族觀念太

重。

國貨不能暢銷於南洋的主因：（1）商品成色不一，不能標準化，（2）匯水太高，特別自歐戰以來，外幣增價，華幣跌價，（3）我國缺乏銀行及海運的便利。

菲律賓，馬來亞，東印度的華僑曾三電蔣委員長請派十九路軍駐閩並維持治安。

愛國者應注意家族及國家，華僑對於祖國應提倡教育及興築道路。

柯全壽

柯氏祖先爲閩南籍，本人爲巴城僑民領袖之一，曾在荷蘭專習醫學，歸爪哇後除行醫外，對於地方公益事甚爲努力，近年來與僑胞紳耆創辦養生院，非特治療疾病，且對於各種衛生事業廣爲提倡，例如婦嬰衛生，環境衛生，流行病的預防等。

Hon. H. H. Kan (二四、一、十)

東印度華僑大致崇尚個人主義，合作的精神不發達，歐人民族性與華僑有別，因歐人尙合作，華人則否，雖近年來漸有變化。

爪哇的簡家本姓韓，韓出繼於簡，簡在巴達威已有四代，二七〇年前韓第一代祖宗先到泗水，並娶土人爲妻，譜系中有數人是 Regents。

本人到南京時不愛孫中山墓，因中山墓是新式建築，本人甚欽仰中國舊建築及舊美術。

在表面，僑民的習慣有一部份似土人，一部份似歐人，但偵察他的內心，還是一個中國

人。僑民可以娶土人爲妻，但所生的小孩往往仍有中國小孩的心靈。

歐人與僑民很少社交，本人雖受歐人的平等待遇，但不願和他們老在一起。

（荷印總督曾至簡宅拜訪一次，據說這是爪哇華僑的唯一光榮。）

天主教神父（二四、一、十一）

有許多在爪哇的中國人無法研究孔教與佛教，因此信仰耶穌教者人數漸增，特別是三寶壠，泗水，蘇羅等處。中國人漸不滿意於舊式宗教，漸向耶穌新教找出路。習慣式的家庭漸崩潰，奉祖的儀式亦漸衰。

舊家庭內尚有保持舊儀式者，但僅是儀式而已，精神已失。在有些人家，丈夫焚香，因按習慣他只好如此做。但夫人不模倣丈夫，實際兩人俱不知真正的意義。

中國人的家庭，大致用家鄉的方言，不說英語或荷蘭語，少年大半近代化，打算摒去舊信仰。

回教勢力不大，雖教徒甚多，道教佛教孔教勢力漸衰，耶教勢長……遷民與僑民有同樣的情形。

以數量言，新教徒多於天主教徒，但以教會組織及精神言，天主教勢力漸強，在爪哇南部，新教漸盛於天主教。

天主教咒罵資本主義，及反對不道德的習慣，這些在禮拜堂內及在學校都能見到，天主教

尊重中國習慣，但勸人避免輕佻的服裝。

天主教學校教人尊重父母，並教人謹恭守婦節……這些與中國哲學相符。

天主教學校遵守政府命令。但再加上對於智育及人格的發展，因此必須依賴宗教。學校注意荷文，上課前與下課後俱作祈禱，人格的培养要借重教育，宗旨使父母與兒女知道生命的價值。

校內的學生，教徒選習宗教一課，非教徒選習哲學，教材中注意生命的意義，誠實及公平。課程除依照政府規定者外，加音樂隊，歌唱與器械音樂遊戲演說戲劇。教師俱是教徒，有一貫的人生哲學，學生大致男女生分校上課。

(二) 茂物 (Buitenzorg)

湯氏家祠

茂物爲荷印總督駐在地，街道清潔，樹木繁多，有植物園，其所收集的植物，種類甚多，爲世界上著名公園之一。

總督府近處有湯氏家祠，湯氏爲巴達威僑民望族之一，其家祠號稱九承堂，公曆一九〇〇年建立，有湯長彌一世祖及戴氏神主，光緒二十六年匾。屋內陳設做廈門習慣，如桌椅，燭台香爐及祭品等。壁間懸祖宗畫像，男用西裝或中山裝，女用馬來裝，男有一人掛嘉禾章及甲必丹勳章，室內懸中華會學校照相一幀，另一處有康有爲題字，正屋旁有草地。墳墓及石刻亦模

做廈門鄉村的藝術。

兄弟會 (Shiong Ti Hwea) (二四、一、九)

兄弟會成立於一九一八年九月九日，用孔子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作訓語，會員是男子，並是公開的，人數二千人，支分會在東印度者，共二十二處。本會與華僑青年會聯合，會內分若干組，成年與青年分別組織，注意學術演講，貧窮救濟等，內中學術演講特別注意孔子哲學及歐西科學。關於科學部份陳承厚君解釋云：『Nagas 早年是一個技士及小商人，遇見 Prof. Abbe 得着關於玻璃製造的科學知識，畢竟成了世界最精良的玻璃製造廠。我們對於僑胞亦願意灌輸科學的知識，已由椰子油，肥皂，醬油，巧克拉糖的製造開始，至於關於法律，醫藥等，本會已無費的供會員的諮詢。』

十九路軍發動以後，大學學生十人組織本會大學組（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其動機在討論中國問題，不久會員增至一八〇人，算是本會會務重要部份之一，其他尚有公衆衛生，漢學等組。

(三)三寶壠 (Semarang)

三寶宮

鄭和俗稱三寶公（或三保公），據爪哇民間傳說，三寶公姓王，有時亦稱王三寶（或王三保）。爪哇上人稱爲 *Dampuawate*，傳說他是船長，指揮船夫靠岸，得救，他的助手 (*Tat*

officer) Pjoeroemodi (Jumudi) 著馬來裝，雖係華人亦用土人習慣奉侍之，三寶公廟的建築及室內陳設，與閩南及粵東各廟相似，有雍正二年匾曰：『尋彌流芳』，另一匾曰：『保佑命之』。以陰曆六月二十九日爲三寶公生日。求神時用符及籤，並有直立的木籤，這是依照本地習慣稱爲 Mesan。凡求神而應者插一木籤，以示敬意，每六個月後木籤插滿於座前，必須悉數收去以便新木籤可以插入。每年演影戲 (Wayang) 一次以酬神。

按明史，鄭和對出使事，自己似無述作。但其同行者有馬歡（會稽人，著有瀛涯勝覽）費信（太倉人，著有星槎勝覽）各有著述。尚有鞏珍（應天人，著有西洋番國志，惜其書不傳，錢曾的讀書敏求記中曾提及之。）雖有著作而不傳。馬歡信奉回教，因『通譯番書』而隨鄭和『下西洋』，對於所經歷各地略述其風土人情。依今日爪哇民間所傳，三寶公有助手用馬來服裝，或係誤指馬歡亦未可知。目下爪哇土人按馬來的風俗崇奉三寶公的助手。廟前有直立的大木一桿，其上彫刻人頭數枚，類似圖騰。

黃仲涵墓

黃宗漢號仲涵，原籍閩南，爲爪哇華僑最富者之一，死後葬於三寶壠，墳地甚寬大，式樣一如漳廈舊習，墓前有極高大的門。門是水門汀製的，門有鐵鎖，平時不開。入門後見水門汀圓形墓，墓旁植樹，墓前用水門汀鋪地，墓碑有文曰：『大荷蘭王廟欽賜瑪璽黃仲涵之佳城，民國十三年六月六日吉立。』立碑者子十二人，女十二人，孫男孫女各五人。

上述瑪璽 (Major) 爲華僑社區的最高名譽職，由殖民地政府委任，次於瑪者璽爲甲必丹 (Captain 或 Kapiten)，再次爲雷珍蘭 (Lieutenant) 殖民地政府就華僑中之有才能及聲望者任以前述之職，俾其管理一切事務，如代殖民地政府徵收捐稅，承包生意等，但無薪金。惟承攬生意時，自有利潤，且於代收捐稅時可扣一小部份，作爲酬金。巴達威第一任甲必丹爲蘇鳴崗，時爲明萬曆四十八年即一六二〇年。

(四) 泗水 (Soerabaya)

蔡氏 (二四、一、五)

蔡氏 (Tjia) 爲泗水望族，其始祖出於福建漳州龍溪縣蔡坂，自其始祖於一七五〇年航海至爪哇，世居泗水，即承繼於周氏 (Tjioe)。後蔡又與韓 (Han) 及鄭 (The) 通婚，近一百五十年來蔡周韓鄭遂爲爪哇僑民大族，非特人丁繁衍，且於政學商各界俱佔極大勢力。蔡氏有子曰緒遠 (Sie Wan) 正當壯年，本姓周，出繼於蔡，父全慶母郭凝娘亦係出繼者，周氏遷至泗水亦頗早，其始祖曰炳摘，生於閩南溪州尾竹林鄉牛溝厝，此人生於一八四三年，卒於一八七八年，由蔡氏祖墳的墓碑，可以考察周韓諸姓一部分的姻緣關係如下：諸族所崇奉的神主，其最久遠者有周炳摘懷娘陳孺人及周承輝，稍後者有韓振泗 (甲必丹) 陳氏 (乾隆四十三年)，韓青苑林溫淑夫人 (乾隆戊子年) 等。

蔡氏先代有娶土人婦者，因此其族於初遷爪哇時，即獲得一部份政治勢力。在一七九〇年

蔡歸全與爪哇公主名 Njaiorro Kiendjeng 者結婚，其後裔甚繁，至今存者尚不下數十人，內中有數人對於政治及經濟頗擁大權。實際蔡氏一族早已富有，在一七九一年時，族中已建造祠堂，延至一四三年以後（一九三四年）此項產業依舊保留，從未易主，在蔡氏譜系中，知其先代有甲必丹 Sien Tik 在 Girseh 充華人領袖，其墓碑載下列一段云：

Tjoa Sien Tik (Kaptien-Titulair) in Service 20.10. 1888-11. 4. 1921.

Born 1830, Died 1928, Golden Star 1918.

光緒丁亥年（一八八七）兩廣總督張之洞委派提督王榮和南來宣慰。蒞泗水時，蔡輝陽（名承禧字純嘏號輝陽）在望加蘭「祖屋」（南洋華僑通稱祠堂為祖屋）舉行盛大歡迎會，輝陽旋被封為奉政大夫（蔡氏墓碑稱輝陽為大座侯）。泗水老華僑潘煉精尙知其梗概，為述如上。王榮和題蔡氏宗祠聯云：登顯秩以光前，輪奐樓台，欽命微臣，留歡十日；擴宏圖為裕後，精神道德，濟陽賢裔，題柱千秋（寅贈僕銜命到泗留寫）。

王榮和題輝陽公聯云：父能慈，子能孝，啓後承先，永綿世澤；富潤屋，德潤身，非官即隱，定是高賢，輝陽公墓碑有爪哇文，為南洋華僑社區各建築中不多見之文獻。宗兄滄泰為作墓碑（光緒十八年）稱輝陽公為大座侯，滄泰時為壠川甲必丹，其漢文墓碑如下：

大清光緒十八年歲在壬辰菊秋之月，泗水大座侯輝陽公以書請余誌其壽域，因知自其祖父大振乾坤，孝道傳家，多授我之恩愛，我由公之尊甫，胞叔視余猶中，恩義兼盡，繼而視余如

親兄弟，以吾一日長乎公，不以吾之不肖而信愚不私其所好，秦雖不敏，謹就目見耳聞之淵實者，敘述其事。公係吾家蔡氏，名承禧字純蝦，輝陽其號也，生於道光十六年丙申五月二十日酉時，卽和一八三六年七月初三日禮拜（按和卽荷蘭，指西曆），世居泗水之鄉，七世傳至公，克繩祖武，守業日新，創業日豐，生財失道，垂統兒孫，功倍前代，知有德者自有其土也。與人恭而有禮，行同善之道，儉德規模，卽爲宗族鄉黨所矜式焉。泗之人口碑載道，無庸余贅也。溯自和○年公登弱冠，娶韓宜人爲正室，生六子三女，和○年（按和字下指示年份的數目字因碑文不辨，故缺，下同）得邀和王恩遇，特授雷珍蘭職，和○年異大旺舍里，蔗部，（按大旺舍里卽 Tawangsaht 在爪哇中部，蔗部指甘蔗製糖廠。）可謂財丁貴兼而有之。不意於同治元年壬申十二月初六日午時，卽和一八六二年韓宜人諱謙娘溘然仙遊，伉儷相莊，不永其年，惜哉。爾時子女未曾娶嫁，哭泣悲號，令人不忍視聽，而公中年喪偶，宜悼亡腸斷之難爲情也，然拂逆之夫，安知非造物眷德以爲後移之地。幸於同治十三年壬戌四月十六日卽和一八七四年公續娶謙娘之妹名恭娘爲繼室。宜人生於咸豐九年己未三月初三日寅時卽和一八五九年。歷有年所，生育五子三女，前後嗣續蕃衍，遠勝荀龍寶椿，換成麟趾鳳毛，此則公之孝也。於和○年，稟父及胞叔胞姑，善之，立定親戚公祠之例，得授吧王（按指荷印總督。）函書，和○年第三號之國例，又再補定和○年十月九日第○號之國例，惟是將其七世祖原居古宅，立爲祖廟，置祭於，俾世世子孫皆奉蒸嘗，庶乎無忘祖父中興功德，善繼述之志，以宏祖

之好善施捨墓地之道。公造壽域在巴，坐東向西，前對姻戚列墓，坐西向東，以祖墳爲中尊，坐北向南，左父右叔也。和○年解組家居，不任國事，受書欽賜雷珍蘭。自此堂開綠野，杖履逍遙，不減平泉樂趣。和○年買置咖啡（按即 *Koepang*）大地至其庶部。和一八八九年命其長子全慶買亞葛（按即 *Neagel*）大地並其庶部。聞太封翁在日嘗謂全慶曰：『汝買葛地吾喜而不寐，樂以忘憂，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之願耳。』夫葛地者太封翁少時以父命具蒔於斯，其至死時，尙爲他人所有。今喜看長孫買回舊業，故云爾也。和○年又合興班地佈置舊庶部，運籌計裕，財利之豐，蒸蒸日上，尤慶幸者，於光緒十八年壬辰五月十九日，即和一八九二年公恭承皇朝聖恩，給予府同知職銜，誥授奉政大夫，其光前裕後，流芳奕世，良有以也，斯時公膝下有子八人，其一出嗣。女六人，俱正室與繼室兩位韓宜人所傳。又有庶子一人，庶女四人，側室葉孺人所生。內孫三人，內孫女六人，外孫三人，外孫女六人。公之嗣續如螽斯蟄口，綿延未艾，書所謂『九疇五福』如公者其庶幾乎。公行年五十有七，軀體強健，無異少年，方以南山比壽，來日正長，壽考期頤，問安○頤。死當然耳，余重其世家，立法相傳，竊紀其事實之大略，鑄於樂石，使綿長久遠之事，俾後人觀感，若列眉指當之鑒，以大座侯輝陽公所請是爲誌。壬辰九月初九即和一八九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壠川欽加甲必丹宗兄滄泰敬題。

輝陽公生前請宗兄滄泰誌其生墓，此係爪哇華僑中殷富之家的普通習慣，例如蔡緒遠陳娥娘生墓即在其旁。緒遠對於其父母之墓，有特別的題詞如下：

『蔡全慶郭凝娘之壽域，至聖二四七〇年，卽和一九一九年，男緒遠女蟄娘榴娘翁娘同立石。』

緒遠好讀書，少時請舊學先生，在家中講四書五經，雖造詣不深，然亦能舉論語孝經等名。緒遠云：「從前巴達威中華學校講孝道，自民國革命以來，教員多講自由平等各主義。」我至泗水時遇蔡全裕之喪，棺陳堂前，用爪哇名木 Jati Wood 爲棺。值一千盾，陽曆一月十六日出殯，但自一月五日起卽開弔，兒女二人方在荷蘭求學，乘飛機歸家奔喪，二人俱穿白短衫褲，頭圍白布巾（跪拜時圍在頭上）赤脚。孝子跪，吊喪者或拱手或鞠躬，孝子帶孝二十七個月，五日晚行典主禮。

林徽業（二四、一、四）

混血認爲對於華人不利，祖母是僑民，但自一百年以來，混血就減少了。土人文化簡單，著名的懶惰，他們又不懂衛生，華人與之混血，不啻降低人種的品質。在歷史上爪哇華人無教育權利，當時能入政府學校者，僅甲必丹的兒女，據說收費高出於荷籍的兒童。一九〇一年中華會館創立學校。受康有爲林文慶的鼓勵以後，華人漸知注重教育，荷印政府對華僑的新活動，以爲係民族主義發展的先聲，爲緩和計，乃逐漸推廣教育於華人。同時端方在南京亦提倡華僑教育。

南華足球隊，第一次於一九〇九年自香港來（足球健將李惠堂來過三次），服式整潔，精

神煥發，並於談話間報告祖國各方面的好消息，激發僑民的愛國心。

泗水華人會社共四十四處，有商務，慈善，賭博，埋葬等類。泗水有爪哇惟一的文廟，光緒己亥年建。在各種會社裏，遷民與僑民多可入會。二十年以前，如遷民與土人打架，僑民或幫土人打遷民，因一般人以爲遷民是窮人，又往往衣服不潔，對於遷民無好感。目下愛國心較深，僑民與遷民的感情較前融洽。

夜市 (Pasar Malam)

夜市通稱 P. M.，市上可買各種物品，和國內一般的夜市相似，諒此類習慣馬來人亦有，遇有公事如捐款造路等事亦每於夜市商品中，擇其值錢者抽捐行之。舊曆年前和舊曆新年的夜市，其熱鬧遠勝平時。

福清人放款

南洋閩籍僑胞以漳州屬者爲最多，泉州次之，福州人甚少，閩侯人有時充當管賬員，福清人以放款著名。某甲如借款一〇〇盾，於借時實收七五盾，以後每月攤還一〇盾，至還滿一〇〇盾爲止。

馬來食品

馬來人最普通的食品稱 Nasi kluwon 是一種混合湯，內有牛肉米菜及液汁。Sati 是烤雞或烤牛肉，肉用樹枝穿好用火烤。飯於煮熟後用香蕉葉包好，蝦餅稱 Guppo，吃飯時用之。

(五)蘇羅(Solo)

中國的獨立女子 (Uit de Samenleving by Tjan Tjee Som)

此文爲蘇羅僑民曾君所著，見於爪哇東部 Malang 市中國女子協會所出的月刊，原文爲馬來文。余在蘇羅見曾君，一年以後在倫敦亦見之。曾君爲余譯其大意如下：

在祖國，從前的社會組織以家爲單位，此種可稱『關閉社會』，近來漸有演化，以個人爲單位。社會演化依照宇宙的定律，社會的變化因此和宇宙的變化同一定律。在古時個人好比是原子，個人與個人連合起來就成分子。分子得着了實際。

上述第一種的社會組織適用於爪哇，在爪哇中國的家庭不因與其他民族接觸而發生變遷，中國家庭依然存在，一直到西洋勢力的來臨。

歐西教育注重有實在智力的個人，我們說到歐西教育的基礎，我們就指它能指示個人人格的價值。這有兩種結果。(1)我們覺悟我們自己的教育單注重道德的觀念，我們感覺到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因此我們要得着智力的知識。(2)個人在社會的地位得着相當的認識。上述第二點即由舊社會的破產可以看出來的。

在以往中國女子代表傳統哲學裏『陰』的原則，思想與行爲處於被動的地位。目下她卻遇着新的問題了，她要想獨立，她對於男子要產生新的關係，但卻不知道應該有怎樣的關係。從前她過着單純的生活，她的惟一目標是出嫁。

今日的女子有四種顯明的趨勢：（1）她醉心於西洋教育，並希望能自身享受，（2）她要求社會承認她是個人，並有價值，（3）她要求和男子維持社交，社交的一部要和從前一樣，（4）她盼望近世式的教育能滿足她的慾望。

在今日有許多女子不能出嫁，因為找不着理想的丈夫。不出嫁的女子自找職業以謀生，如教員等，但職業不夠選擇，因此她們構成社會問題之一，按照心理分析專家的眼光來看，有些現代式的女子，抑制她們的慾望，有解決的辦法麼！

H. Kraemer（荷籍天主教傳教士）（二四、一、六）

華人與土人在文化方面互有影響：Wang 戲頗受中國人的歡迎，許多中國人愛讀爪哇文學與詩歌，有一書店並刊印爪哇神話。土人亦歡迎同化於華人的機會。在他們的飲食，住宅，至耕種方法的各方面，有時候看得出華人的影響。

爪哇的中國人，按態度可分四類：（1）要想得着純粹的中國環境者，畢竟必返祖國，（2）有些人只於必要時（如生意場中）用漢文，其餘時間求得和他民族接觸的機會。（3）僑民的一派以有中國人的血為榮者。（4）僑民的另一派業已同化於土人，並自認是本地人。荷蘭政府對於保存中國的舊文化倍加努力，並令中國人更尊重中國文化。

耶穌教對於青年的運動，曾引誘許多學生由中國來，初來的學生認僑民是守舊者，僑民認他們為革命青年。

爪哇華人的受教育始於一九〇八年，主因有二：（甲）順應世界潮流及一般的政治及社會趨勢，（乙）爪哇華人要求教育權，荷印政府見中華民族主義的漸盛，接受他們的要求。

爪哇影戲

爪哇影戲通稱為哇陽（Wayang），其最可注意者，即其傀儡的頭形，尖長而可怕。此種影戲，有宗教的意義。據說爪哇原來的信仰，稱為皇家神（Royal God）。佛教未傳入前即已盛行，最隆重的祀奉，在中爪哇，地名 Djaja，稱為 Borobudur，那是一座大塔，底最大，尖最小，形似金字塔，塔底周圍逾一方哩，分層向上，每石層上刻有許多菩薩，這些菩薩描寫喬答摩悉達的生活，愈向上其層愈小，最上層奉皇家神。皇家神是爪哇原有的信仰，菩薩是由印度傳入的。哇陽影戲是崇奉皇家神的一個節目。在八〇二年，爪哇貴族 Jayavarman 往東坡寨為王，將皇家神介紹於克茂爾民族，其最顯著的遺跡，即安哥的石神及石宮（見第四章暹羅與中南半島）。

（乙）網甲（Banka）

網甲島或稱邦加，為東印度羣島之一，島上產錫甚多，與萬里洞島同為東印度錫業最發達之區。但網甲錫鑛大致為荷蘭政府所經營。萬里洞島的錫業以私人所經營者為多。我國往南洋的遷民，很早就有往網甲從事於錫鑛的，俗稱『豬仔』者是也。

余由巴達威至網甲島的文島市，乘荷蘭輪名曰 M. S. Ophir。同行者有僑民劉炳思，此人在星加坡，曼谷，西貢，與巴達威俱有商店，運銷食米橡皮及醃魚燕窩等貨，其主要職業爲經紀人。一日爲余述其家世並對於國內與國外的觀感云：

八十年前祖父到星加坡，有弟兄六人，俱在星，有堂兄弟三十人俱在汕頭及鄰村。本人十四歲往星，已住二十年，中間回國兩次（一九二六及一九三二）第一次回國時與同村女子結婚，有兒女四人，二人肄業於小學，一人在中學，俱在家鄉，每年共付學費約壹千元（國幣）。目下與家人常有信來往，個人志願將來預備回國。在中國無商店，每年至舊曆年終，寄國幣數百元回鄉，救濟貧民。

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老家全村被盜，本人回鄉時，甚覺不快，恨政府缺乏保護人民之權，并隨時征收不正當的捐稅。據說汕頭征收兩重香煙捐，但顧客買香煙時尚須付印花稅，捐稅之重，令人難以負擔。市內道路狹窄，鋪修不平，難以行走，鄉村尤甚。

本人以爲在星加坡的經驗，對於家鄉最有益者爲下列二事：（一）學校，（二）醫院。認學校與醫院對於個人及社會俱屬不可缺少者。如鄉村缺少學校，可以釀成人民知識不開。星加坡的中國人，因閱新聞紙及有入學的機會，知道一九三一年中日在上海的衝突，表示教育的力量及用處。不但如此，鄉村只有農業，但星加坡爲一大商埠，市內有許多職業，可以使得中國人有謀生的機會。

星加坡的中國人，大多數尚吃中國食品，那是由祖國運入的，婦女的服飾，大致和在國內一樣，足見習慣難改。

(一) 檳港 (Pankal Pinang)

黃榮景 (二四、一、十三)

錫鑛契約工人，通常於一年中做三六〇工，頭半年每工得荷幣二角四分，以後增至每工三角六分，以後三年不改，此後增至每工四角一分，五年以後增至每工四角一分。食品俱由公司供給。

自由工人每日工資荷幣六角，飯食自理，如在公司吃飯，每日扣工資一角七分。

第一次合同爲一年，以後是否續訂聽工人自便。

J. C. Mann, Resident, Pankalpinang (二四、一、十四)

網甲與萬里洞有中國人約十萬人，網甲前有鑛工二萬二千人，現有三千二百人。自世界不景氣以來，產錫較多的國家訂立國際協定以減少錫的產量，至原產量的四分之一。萬里洞前有中國鑛工一萬八千人，現已減至三千四百人（按錫鑛採用機器以後，亦是鑛工減少的主因之一）。

鑛工大致是未婚男子，契約以兩年爲期，約滿續訂者佔八成，未續訂者可作自由工人，回國，或入他職業，入椒園或橡皮園者約二千人。

網甲中國人除三千鑛工外，大概經營小商店或爲椒工。未回國者娶土人婦，在島上常住。客人多於廈門人，信回教，但卜列各市 Djiboes, Balinjoë, Soengaliat 因華人尙聚族而居，少與他民族往來。因此保持高度的中國文化。全島有中國家庭約一萬二千家，其經濟狀況大致勝於土人。

網甲前有荷人六〇〇人，萬里洞有荷人一〇〇〇人，自不景氣來臨後兩島減至六〇〇人左右。網甲有土人一〇七、〇〇〇人，萬里洞有土人四四、〇〇〇人，網甲全人口一半是中國人，或有中國人血統者。

Hensen 總工程師（二四、一、十四）

契約工人於一年前只招收新客不招老客。契約期爲兩年，滿期的工人送回中國，約滿後願留島者付一五〇盾（如不續訂契約者）或付七五盾（如續約者），約滿留島者約有八成。

契約以二年爲期，凡工作七日者得一日之休息，每年有例假十五日（內有舊曆年假四日），例假日休息，工資照給。工資每月付一次，全數付與本人，以前本人每月得百分之五〇，舊年底得百分之五〇，因此有許多人回國，有儲蓄的工人據說不在少數。

工作時間每日自晨六時至十時爲第一班，自晨十時至下午二時爲第二班，下午二時至六時爲第三班，六時至十時爲第四班。每人每日做滿兩班爲一工，上班時間由工程師分組掉換，以資休息，例如第一班與第三班爲一組，第二班與第四班爲一組等。

工人按工作性質分幫，有四十人爲一幫者，有七十人爲一幫者，上述第二幫每日有六十人工作，十人休息。

疾病率平均爲百分之一，即每百工人有一人生病，大致是瘧疾，醫藥費由公司擔負。無工人學校，但工人可入普通學校即華僑學校。

工資每日自荷幣二角四分至五角一分。額外工資每小時八分。工人如每日工作，滿一月後得津貼一盾。契約工人每人每日得食品約六斤包括米鹹魚青菜水果等。

錫鑛第二四（東盛公司）

本鑛自一八九八年以來，繼續探掘，工資近二十五年來無增加。宿舍在鑛邊，每屋六人，有浴室，有菜園，工人無費得紅米，鹹魚及青菜，可在店買他物。價俱標出（契約上規定的無費食品爲米鹹魚豬油及青菜），工資每日二角四分，另給六分以便買別樣菜蔬。各人自己煮飯，或合夥煮飯。

鑛上工作	七十二人
其他	四〇
地面工作	二二
休息	二五
病者	三

遊蕩者

三

管理處服務者

一二

總計

一七七

中華學校（二四、一、十四）

政府學校一，荷華學校一（有學生二百人），馬來學校一，荷蘭馬來學校一，末一學校爲私立，餘由政府出資。

中華學校爲私立，有學生六〇〇人，每月可收房租三六〇盾。市政廳每年津貼二〇〇〇盾，尙未向當地政府立案。課程有中文及英文，並大致按教育部定章，但無三民主義。學生以遷民家庭的兒女爲多，僑民的兒女大多數入政府學校。

本校每月可收學費一〇〇〇盾，每年總用費二〇〇〇〇盾。

鍊錫廠（二四、一、十四）

鍊鑪一，工人一二〇，一晝夜分三班，半夜十二時至晨八時爲一班，工人按一星期掉班（日班與夜班對掉）。最低工資每人每日荷幣七角，一月中如不曠工，加津貼二盾五。鍊鑪工人工資每人每班一盾二五，工頭二盾，一班有工頭兩人，工人八人。宿舍即在鄰近，無宿費，飯食自煮，已鍊錫取出鑪時無保護物，但據說無災害，鑪雖四面通風但熱度仍高。

錫鑛工人（二四、一、十五）

中國工人大減，理由有二：（一）世界不景氣以來，產錫區域互約減少產量。（二）錫鑛增加機器。

華工減少後，雇主另雇爪哇土人（一土人與三華人之比），土人工資每月每人得五盾。

華工離鑛者大致入椒園，土人不適宜於椒園，因椒工須勤，工作亦須敏捷而清潔，土人大致不耐勞。椒長成後必須上架，架用樹枝如浙江鄉間所見的荳棚，椒園長與廣可逾三里，每架甚潔並整齊悅目。黑椒銷於本地，白椒運往歐美，價較高。工人娛樂有民樂社劇團，戲目包括『李老三賣眼鏡』『莫義娘上吊』。一般的工人嗜賭，賭具有『竹牌，天九』等。賭場在飯堂或在臥室，下工後可以自由參加。

中華中學初中部有兩班，學生二六人，教員三人，已辦兩年，每月入款二〇〇盾，小學部人數較多，免費生佔數十人。窮苦而有志者回國入師範科，畢業後返檳城，任教於華僑學校。在藩陽事變時，本地商會捐六〇〇〇〇盾。

孫中山在東印度曾發旌義狀七紙，網甲得四紙，鎮南關起義時，款由此島供給。汪精衛曾到此演講，本島華人加入革命者人數甚多。革命失敗者往往返本島任教員。國史館以革命事業列傳者，據說有兩人是網甲島華僑。

同盟會在此暗中活動，爲時甚早，祕密加入者以遷民居多，僑民入書報社，同盟會或國民黨者較少。

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時，本島出較大的捐款。

從前中國人見西人到來往往讓位，近來則否。

全島網球比賽，華人曾得冠軍，他種運動亦有華人參加者。

不景氣來臨以後，竊賊漸多，大致是土人，華人中失業者往往被殖民地政府強迫送回祖國。

老人院（二四、一、十五）

老人院有許多無家的未婚男子，以鑛工爲最多，鑛工如連續工作十五年，退職時每人每月可得津貼三盾，此院大多數人未得此項津貼。本院共收容一一七人，內有三人在醫院。余所晤談者十餘人，概況摘錄如下：

（1）雷州人，六十一歲，十七歲時到此，未曾回國，嗜鴉片。

（2）肇慶人，五十九歲，三八歲來，缺一手，殘廢已二十二年，未曾回國。

（3）海南人，六十七歲，十七歲來，三十年前回國一次。有鴉片癮並好賭。

（4）北流人，五十九歲，二十九歲時來，嗜賭。六年前回國一次。

（5）桂林人，（家離桂林市有二天之路）五十一歲，二十九歲時來，回國一次，在島十五年。

（6）肇慶人，四十八歲，二十四歲時來，未回國，在島二十二年。

（7）海南人，六十歲，二十八歲時來，在島十五年，未回國，嗜鴉片與賭。

(8) 海南人，七十五歲，四十八歲時來，在院三年。

(9) 高州人，六十歲，十六歲時來，回國一次，一望而知爲鴉片吸食者。

(10) 雷州人，六十六歲，二十三歲時來，回國二次。

(11) 廣州人，五十八歲，一九一五年來，未回國，鴉片癮極深。

(12) 北海人，六十八歲，二十九歲時來，已作鑛工十二年，未回國。

(13) 高州人，七十三歲，三十歲時來，十七年前回國一次。

本院已辦十二年，檳城及鄰近有其他老人院（余見過兩院）。本院經費每年六〇〇〇盾，由市政廳撥來。委員會九人，荷四人，華四人，馬來一人，以本市荷籍長官爲主席。

革命捐款憑據（二九、十一、八）

孫中山先生遊南洋時，往往向遷民及僑民募款，以資進行革命。有些人家尙保有此項捐款收據。中山先生因反抗滿清政府，自立天運年號以代之：

中華革命軍發起人孫文收到

憑

某君捐助中華革命軍需銀壹百大圓

軍政府成立之後本利四倍償還並給以各項路鑛商業優先利權此據

據

經手收銀人 瑞元（圖章）會迎慶書東

天運戊申年正月十七日發給

(二)文島(Untok)

K. F. Liem

此家是僑民領袖之一，其住宅尚反映中國建築的影響，大門上所用的漆，顏色鮮明，有紅與綠兩色。在白色的牆上，繪畫水滸中的故事。飯食用西餐，飯具用刀斂，正堂上有匾二，其一匾的正文及上下款如下：

雲琴甲必丹大人喜鑒

甲

必

丹

大

文島衆紳士拜題指書
八港

前述甲必丹大係大甲必丹之意，馬來文把形容詞置於名詞之後，此匾的作者已深受馬來文的影響無疑。

鑛務局(二四、一、十七)

全體工人中有百分之六〇至六五續訂契約，對於此種工人，公司付七五盾。如工人願脫離

契約者可自付七五盾。

不景氣以來，工人回國者甚多，在一九二八年有二五八三人，在一九二九年有二〇六〇人，在一九三〇年有三二七四人。

政府出資的旅客，大致是統艙客，並契約工人，人數如下：一九三一年七二二六人，一九三二年八〇九四人，一九三三年三三七四人。

上述數字包括鑛工。在一九三五年，政府共出資運入一二〇〇人，第一次約滿，一半工人回國。

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以後，新客工資每人每日加五分，百分之六七是自由工人，百分之三〇是契約工人。在一九三四年百分之二〇工人有儲蓄，每人平均有二四盾，那一年回國的工人，有百分之二六有儲蓄，每人平均有五五盾，前三年工資寄回中國者如下：一九二八年五九〇〇〇盾，一九二九年二九〇〇〇盾，一九三〇年三五〇〇〇盾。

(丙)西婆羅洲

(1)坤甸 (Pontianak)

坤甸公立醫院(二四、一、二十一)客籍人僑民荷蘭醫學士

在坤甸與山口羊，市內無瘧疾，因水是流動的且近海，蚊蟲難生子其中，痢疾及皮膚病較少，舊式齒藥尚盛行，和尚在廟內賣藥，東萬律有一老者，盤坐賣藥。

在鄉間，瘡疾盛行，痢疾及皮膚病亦多，皮膚病土人患者最多，華人不厲害。

華僑區域的衛生工作由天主教會擔任（山口羊及 *Sambas* 俱有天主教醫院）。山口羊醫院內病人及治療者百分之六〇是華人。

公立醫院無牀位，病人可來就醫及取藥，在一九三四年，來院治病者二二，七九八人，內中百分之五〇是華人。院雖收診費，但甚廉。

夏密有限公司（二四、一、二十一）

郭兩捷的父，坤甸僑民，六十年前與荷人合開公司，製椰油，及椰乾。日出椰油一百六十擔，油用鉛罐裝，每罐二四至三十斤，製肥皂，燈油，生髮油等，運往爪哇及歐美。公司亦銷橡皮、木材等貨。

M. P. M. 輪船公司航行坤甸與星加坡間已三十五年，華僑輪船公司加入航線已二十八年，余即乘公司輪 *S. S. Tenante* 往星加坡。

馬來工人工資，每日荷幣一角五分，華人每日五角。

在坤甸，華人爲零售商，因缺乏教育，不知組織，對於大規模的企業，難有發展的期望。

在一九二五年當地長官（*Resident*）於三月間召集華人一次報告遺產局法律及一夫一妻制將在坤甸實行。

出街字 (Kampong Kart) 是身份證，必須帶在身邊，否則警察可以拘捕，適用於馬來人及華人，警察裁判權 (Politie-Law) 是警察可以不用傳票拘捕華人，監禁三月，不必審訊，此權亦適用於馬來人。

華人以為上列兩種法律，把華人視作與馬來人平等，獨對於產業的處置，荷人要把華人與歐人視作同一待遇，認為這是荷人的自私。

振強學校 (二四、一、二十一)

校創於二十九年前，與商會同時成立，每月可收學費四〇〇盾，課程按教育部定章，有初中二年級及完全小學，畢業生或往星加坡或回國升學或在本地做生意。

男校有教員五人，學生一〇〇人，用芳伯副廳舊址為校址。女學十餘年前創辦，有教員六人，學生一〇〇人，校有不動產。

學校未成立前，本市有私塾，授四書五經，教員俱由中國請來，師資欠佳，當時不授荷文，以荷文出路窄，現校中添英文，以便畢業生經商。

閩南潮汕，客人，三幫人數較多，影響學校的管理甚大。

荷印政府政治部，認國民黨的宣傳，對於激發華僑的愛國心頗為有效，因此禁止許多中國書入口，余所知者被禁的書籍已有五百七十種，有些書籍與政治及民族意識毫無關係，但亦被禁。政治部主任每年到華僑學校搜查兩次，遇必要時到教員家中去查。

本地閨女不易出嫁，因女多於男，女子亦不易找到相當的職業。

華僑對於下列各問題感覺焦慮：（甲）地域觀念的打破，（乙）農村教育的推廣，（丙）華僑學校的合併。

吳新昌（二四、一、二十一）

西婆羅洲充滿羅芳伯的軼聞，吳爲余述羅的歷史，今存其一部如下：

羅芳伯梅縣人，曾入學，在廣東犯罪，二百年前率會匪出國，到山口羊（Singawang）開金鑛，併吞海陸豐人所經營的小公司，成立大公司，用洪門會名義自稱大哥，儼成一方之王。後因拓展政治勢力與土人（Dayak）俗稱拉子）幾次武裝衝突。土人要求荷人保護，荷人與羅起釁，後與羅成立協定，分區而治，東萬律河（Mendor River）以西屬羅，以東屬荷，土人由荷保護。

羅奉洪門教，採十八兄弟制，自稱大哥，此後由二哥及三哥相繼執權。與羅同時者有江闕宋劉四姓。劉當權時荷政府請取消大哥名稱，封劉爲甲太，以統屬西婆羅洲各甲必丹。劉死後其子恩官不願作甲太，遷米蘭（日里）服務於荷，稱甲必丹。恩官子名水興，現往米蘭已破產。羅原作東萬律有辦事廳今作祠堂。坤甸有芳伯副廳乃後人紀念羅氏所建（動產與不動產共值力〇、〇〇〇盾），中華學校舊址所在，一九二五年焚於火。

朱子屏口述羅芳伯軼事（二四、一、二十六）

宋子屏爲宋七伯後裔，世居坤甸。子屏經營雜貨業，粗通漢文。是坤甸的文化分子之一，荷印政府疑心子屏思想左傾，常常注意其行動。余到坤甸，子屏關於羅芳伯的故事，口述其所知者如下：

羅芳伯於壬寅年到西婆羅洲，離一九三五年爲一六五年。上岸時經米倉(Sekilong)由勿里里(Perriti)入口。因Sultan的胞弟當時在米倉，與羅氏的同黨人爲難。羅到坤甸見Sultan不得要領，與兄弟十八人，帶兵一六人往米倉鎮壓。羅氏爲謀改進生活並發展勢力，自願往東萬律征土人，當時土人在東萬律開金鑛。有小規模金鑛公司，爲漢人所經營者，晨五時即開始工作。羅氏先攻此公司，十八兄弟俱化裝，先細該公司職員四人（內有伙長即經理及司書）到晨七時各重要職員俱就範，羅氏鳴木魚整隊退出。當時服從者約一千人，不服從者俱被殺。

羅氏第二次的奮鬥是對於三星公司，離東萬律約一公里。該公司經理劉賢，廣東揭陽人。劉部下有六千人用大刀及長槍來抵抗，不敵，退竹園獨霸一方，稱和順公司。羅在東萬律開金鑛，鞏固自己的勢力，三年後復與劉賢衝突，劉敗退至河邊入水死(Ajer Mati)，和順遂滅。不久羅至Montado與大港公司發生爭執，以和平方式調解之，自此處至山口羊屬大港的勢力範圍，羅氏以東萬律爲活動的中心。

羅氏在東萬律儼然是一方之王，於五十三歲登位，五十八歲死。在位之日曾與Dayaks開

戰。

羅氏死後傳江戊伯，江亦十八兄弟之一。江繼羅志，驅 Dayaks 於山中，華人將耕地大量的展開，聲名大震。清嘉慶時在東萬律成立辦公廳。中堂有『氣貫九重』匾，廳門懸燈一對，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江掌權共十三年，開會時用蠟燭，後雖已通用油燈，但遇開會時尙以燃燭爲習慣。

江退職後，闕四伯繼任。闕梅縣雁陽人，三年 Dayaks 作亂，殺漢人。闕得信，派兵征 Dayaks 不利，請江出。江乘帆船復任，在山上放火，平 Dayaks。闕坐鎮東江統兵出征，先至 Lalam，後到 Matang Tanam，有人刺 Dayaks 王。江率兵追至 Sinkutan 渡河，不幸木排翻，江遇救得不死，但軍器盡失。土王亦以精疲力竭，降服並入貢。江返東萬律，死時邑人建立忠義祠。

闕四伯執政六年死，江復位，遣四人返華辦軍火，四人俱不返。此四人俱蕉嶺人，因此蕉嶺人不許在東萬律掌權。九年後江死，葬於東萬律。

宋七伯繼握政權凡二十餘年，用清朝衣冠及制度，坐享太平。

劉太王非十八兄弟之一，但繼宋執權，擬開發 Bantu，因無資，向荷人借款，得華幣約貳萬圓。因合同係荷文，劉對於內容不甚知情。據合同如到期不能還款，劉允將物權讓出，並包括政權的讓與，因此東萬律華人對劉不滿，驅之。

繼任者有古六伯，梅縣人，十年後辭去，返梅縣渡政治生涯。

謝銘銓繼任遺職，亦梅縣人，執政三年，因財政賬目不清，受攻擊去職。

掌權者商人葉鵬輝，似有義務性質，家人常住東萬律，葉有事辦公，無事則經商，據傳說雙峯林道乾子孫與 Dayaks 通謀作亂，往征之。雙峯離東萬律約有二日半路程。所費較鉅，但葉對於此事未與他人商議，不合民治精神，被譏為獨裁。葉去職返華。葉臨行時，留信一件致店中管賬員劉壽山，囑為繼任者。東萬律華人因前劉太王事件，尚未與荷人議妥，捐款並請劉壽山往巴達威辦理劉太王事件。劉見閩籍瑪璽某君，此人長於馬來話，由此人引見巴督，巴督出示荷文合同，允許華人在東萬律的政權到劉本身為止。西婆羅洲 Resident 將此消息透漏於甲必丹，後由甲必丹轉告於華人，華人咸痛恨劉壽山，由此醞釀革命。先以李添全為首，郭亞興旋即加入，在 Sarasea 地方儲藏軍火，起蓋房屋，預備集合同志，乘機起義，Sarasea 位於孟加影途中，離東萬律約有五小時的路程。

適逢陰曆七月十五日孟蘭會，革命黨人以烏鎗行刺劉壽山，不過火，劉驚懼，奔返辦公廳，當夜往坤甸。劉走出以後，不久革命軍到達東萬律，古三伯（舊羅芳伯書記）優待之。革命軍約二百人，頭帶黃帽，用綁腿布，宣言云：『擁護蘭芳公司，打倒劉壽山。』但革命軍紀律不振，欠餉並縱賂，輿論不服。

葉鵬輝子葉四，乘機殺革命黨領袖李添全，並策畫大規模的報復，Resident 恐釀事端，

坤甸商量，決定把革命黨人約三十人，送亞齊 (Atje, near Medan)。

劉壽山在六十歲時，有意以長子亮官繼任，不久亮官執政凡三年，死去，時年僅三十一歲，壽山復位，至七十一歲卒（甲戌年）時在坤甸，疑爲人所毒死。

頭人張書伯，因犯罪嫌疑解於東萬律，不判罪，因張與宋七伯爲親戚，東萬律副總制宋志安，前曾傳說有殺宋陰謀，亦未判罪，荷人雖知其事，不干涉。對於亞齊事件，荷曾與劉壽山和約不干涉刑事。

劉壽山與何運甲 (Billiton) 爭鴉片，不久劉死，劉松停於高坪，劉婿葉汀帆秀才主張連於東萬律。有人以爲概應停於辦公廳，有人反對，卒乃停棺於學校。辦公廳前棋杆升荷旗，一般華人才明瞭劉生前與荷密約。激烈分子立即祕密拜盟，三夜內已有數千人。荷人睹此情形，將荷兵撤至坤甸，僅留 Controleur 於東萬律，以辦公廳爲住所，華人以爲荷政府必派兵來，但三月荷兵不至。監主梁露二勸衆人守秩序靜觀變局。有人忍耐不住放鎗，Controleur 受傷，曾榮添以刀殺之。時在甲申九月（一八八三）。明年一月荷兵至，與東萬律華軍戰於圓山，荷軍收績，爪哇亦無重軍可調，乃請 Sultan 作調人。Sultan 本與蘭芳公司相友善，派叔 Pati 到圓山。哨兵不知情，鳴號，華守軍鎗擊。Pati 出示土王旗，得免於難。

荷人後向巴達威請增援，約二百兵士由 Manpawa 到望地籠，時梁露二駐兵於河旁山上，數日荷兵未進，梁部下宋西苗恐部隊欲散，譏諷荷哨兵之在河邊遊蕩者。荷軍怒，前進，又被

擊退。當時華人戰士，除戰死者外，所剩餘者亦不多，且有逃亡者。小孩三人，賴才（十五歲）戴月蘭（十二歲）丘耀朗（十四歲）睹狀，禁止士兵不許逃脫。至是宋部下僅留七兵，守陣地，小孩斬斷鐵鍊成碎片入砲，以當彈藥。黑夜七兵俱逃，天明小孩欲開炮，因藥線染露水，開不成。荷兵一擁而前，又不逞。

丙戌年，荷兵三百自爪哇開到，由圓山分兩隊前進。華軍守關口以劉龍生爲領袖，敗荷兵。荷人請土王到東萬律調停，荷兵同行，佔辦公廳及所藏軍器。

丁亥，荷兵退高坪，羅義伯與之分界而治。吳桂山黃福源二漢奸引荷兵圍華軍，分二路入山。羅義伯見會員變節，帶兵來犯，逃往 *Catavala*，是時與荷兵抵抗者僅羅同監 *Dayals* 人，四個月後，首領戰死，亂平，時在戊子年。

移民局（二四、一、二十二）

華人入西婆羅洲者：一九二五年二八四三人，一九二六年四三九〇人，一九二七年四一三一人，一九二八年三七九四人，一九二九年二四五六六人，一九三〇年一六二九人，一九三一年五九六六人，一九三二年一八八八人，一九三三年一七六六人。

華人由坤甸出口者：一九二九年一三三七人，一九三〇年一三四二人，一九三一年一三五〇八，一九三二年八三一人，一九三三年六五五人，一九三四年六五八人。

賴炳文（二四、一、二十二）

圖存書報社成立於戊申年，在巴城註冊，同年成立圖存學校（民國前五年），以田橫碼頭東爲教員，組織民鋒社，宣傳革命，常演廣東白話戲，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有數人是民鋒社員。武昌起義後，教員大致回國，圖存學校隨即解散，重新組織德育女校，以便女童入學。圖存書報社前有社員三十人，俱同盟社員，書報社因宣傳革命，爲荷政府所封。

民國初成立時，汪精衛到此，但荷政府令於二十四小時內離港，胡漢民同來，留住稍久。二人俱宣傳革命，並暗中向華僑捐款。華僑爲掩蔽荷政府耳目，用建築金名義，賣彩票，每張二盾半，在輪船上開票得六千盾，悉數匯南京，因此南京總理墓旁有坤甸紀念碑。

民國七年當五四運動時，坤甸發起愛國捐，荷政府認爲政治作用，捕人。

民國十六年坤甸華人因紀念五九開會，振強校長林勇南報告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經過，教員林樸夫演說關於國恥，後經新聞紙發表。巴城漢務司來電，促政治部查究。林校長因係僑民停止職務，林樸夫被逐出境。

圖存學校逢星期六有公開演講。向僑胞灌輸常識。但殖民地政府，不主張提高華人的教育程度，凡討論三民主義及討論社會主義的書籍俱禁止入口，革命史亦在禁止之列，惟關於南洋歷史的書籍，未被禁止。

國內有三大問題，認爲急待解決：（甲）女子歐化（乙）衛生（丙）政治的腐敗。

雙忠廟（二四、一、二十二）

光緒五年由潮人林姓一族出資所建，祀張巡許遠，爲英雄崇拜的一種，英雄崇拜於華僑中最普通。廟內一聯云：唐室保孤城，雙節千秋懸日月；睢陽留半壁，忠魂萬古壯乾坤。

西河公所（二四、一、二十二）

二百年前揭陽林氏卽遷至坤甸居住。自此以後，林氏人丁漸盛，最多時有一〇〇〇人，現有五〇〇人。同族有死者如無力埋葬，由聚勝會出資行之，該會是一種『父母會』專理抬埋死人，及救濟貧窮等事。十三年前林御廷建西河公所，其經費由捐款得來，逢清明及陰曆七月十五會中舉行祭墓典禮，同時捐款。會所初建時有餘款二萬盾，現無存款。會有墓地供會員埋葬之用；有委員會，於每年春秋二祭時選舉委員各十二人組織之。會所中有九牧公像，據說唐時人，爲林氏始祖，有宋仁宗御贈詞。民國十三年五月有人題像贊曰：『長林派出下邳先，移入閩邦遠更延，忠孝有聲天地老，古今無數子孫賢，故家喬木蟠根大，深谷猗蘭奕葉鮮，上下相承同記載，二千年後萬千年。』

父母會在坤甸甚多，其著者有『綿遠公館』潮汕與閩南人所建，客人不參加，『長義社』社員各姓俱有，每人每年納六盾，卽可入會。『長義勝』二十年前成立，凡華僑年納八盾者均可入會。

Mempawah（二四、一、二十三）

甲必丹說，此處有中國人二〇〇〇，成年人中有男子六三〇人，女子五〇六人，其主要職

業爲椰子橡皮，次爲商業。僑民多於暹民，客人多於潮汕人。春秋二祭尙保存，祈禱婚禮俱有，但從未有與馬來人結婚者。僑民不回國，暹民因不景氣來臨，來去不定。中國人說客話，維持六校，內一校爲潮人所立，餘爲客人所立，有老爺廟二（祀大伯公），菩薩廟祀觀音。前有一老人會，現不存。民國以前有書報社，目下不存。

Teroetsoesh (二四、一、二十三)

礮下有三寶公小祠一，相傳三寶公葬於此地，有石足二，倚靠大石。信者焚香祭二足，鑄上鑄『三寶大人』四字。祠產有椰子園一處，以其入款，維持香火。

(11) 山口羊 (Sinkawang)

Resident, Sinkawang (二四、一、二十三)

山口羊分四區，共有中國人六萬六千人，大部份經商（包括零售商及出口商）。出產品有橡皮椰乾等。此地有廣大的椒園，純由中國人經營。椰乾與橡皮兩業，中國人與土人各半，但前者佔重要位置。

中國人租土地而耕，有佃戶一萬二千家。短期租以五十年爲期，每年每 Hectare 納租金三盾，長期租以七十五年爲期，可延至一百二十五年，每年每 Hectare 納租金自一盾至三盾。

山口羊出椰乾及橡皮，孟加影出椒與橡皮，鹿邑出橡皮，海濱自 Sambas 至坤甸出椰

子●

潮州人住於海濱，客人住於內地，當一七七五年時客人先到 *Mondra*，後遷東萬律開金鑛。

Kongsiweson 分大港及蘭芳兩派，前有政治及經濟的勢力，現已不存。中國人天性不變，婚喪禮節如舊。*Dayakas* 出嫁於中國人，說客話，採用中國習慣。

中國遷民體健，耐勞，人種較純，并含有永久性。此地無契約工人。

中國人有家庭法律，無商法；對於後者他們願採用荷法。雖自一九二五年來，據說婚姻要適用荷法，但尙難施行。其主要困難，可以列舉如下：依荷法每一次婚姻須註冊，逢星期及星期三可以無費註冊，但中國人結婚時要擇吉日，因此註冊必感受困難。又依荷法凡嬰兒出生後三日須將名字向政府登記，但中國人對於命名禮往往須擇吉日，隆重行之，似難按期登記。

華僑學校（二四、一、二十三）

山口羊有華人一萬八千人，民元有中華學校，由總商會主辦，民十九因房焚停辦，當年由林子香捐款續辦，至今尙由其維持，個人每月捐二〇盾，學校每月捐二五〇盾，有教員五人，學生二十五人，內有女生三八人，係完全小學。

維新學校，潮人所辦，並由潮人維持。南光學校，耶教所立，教員二人，學生三十人。荷

華學校，天主教主辦，二十餘年前成立，分男女兩校，共有學生三百人，下午授中文一小時，女生在孤兒院上課，上課以外兼作工。天主教在山口羊有三十年以上的歷史，信教者三百人以上，女子居多。

山口羊有老爺廟（大伯公）菩薩廟（觀音）尼姑菴（齋堂兩處，一有十人，一有四人）。山口羊的父母會有百年公會，義軒社及南僑社。

華僑雖分幫，但遷民與僑民遇事合作，並無顯著的衝突。

Pemangkat 離山口羊 60 哩（二四、一、二十三）

客人有一萬，主要職業，有椰乾，洋貨雜貨。

華僑小學有四，二客一潮一閩，學生共三百人，天主教於十年前始辦荷華學校。

遷民多於僑民，平均每家每年有家信回國。普通用客話，小學生近五年來回國者漸多，入暨南附中或梅縣東山中學。

僑胞因土產跌價，生活感覺困難，甚望中國政治安定，以便回國謀經濟的出路，

（三）孟加影（Benkaijing）

Captain Chinese, Benkaijing, (二四、一、二十四)

中國人五千至六千人，潮人居多，初至者在一百年以前，大多經營椒園與橡皮，遷民多於僑民。

華僑學校教員謝金祥，前在北平七年，係潞河高中畢業生，曾在清華肄業一年。此地華僑第一學校成立於民元，教員二人，學生六十人，依賴學費維持，每生每月納一盾。學校用國語，教員年薪四〇〇盾，政府抽捐一四盾，學校每月用七〇盾，南京僑委會每月寄六〇盾，不敷者由董事會籌措。

華僑家庭大致缺乏教育，遇兒女口角，父母往往幫兇。教員在校處罰學生，父母有時到校責問。

學生性情不同：遷民的兒女富於忍耐性，由算術可以表現出來。

課程注重下列各種：常識珠算信札，國語（特別爲南洋編著）歷史地理。

大港公司前以鄭洪爲領袖，鄭爲僑民，與荷政府訂約，租地與荷政府期滿不還。交涉無效，動武，鄭洪戰死，本地華僑祕密紀念之。

（四）鹿邑 (Montredo)

離山口羊 30Km (二四、一、二十四)

海陸豐人最先到鹿邑，設大港公司，開金鑛。現有華人九百人，主要職業爲橡皮與椒園，內有僑民七百人，與遷民感情甚好，但關係不深，遷民常有信寄回中國，僑民則否。

華僑學校一所於辛亥年成立，有教員一人，男女學生四十人，以收學費維持，每月可收五〇盾。

有廟六：分祀關帝，大伯公，華光，天師，白帝，及天后聖母。

忠義祠祀大港公司與荷兵戰死諸義士，祠內有牌位，其文曰：『和順追贈忠義護國將軍之神位』。共有牌位十二，在鹿邑死難者。有陳庚三，在孟加影死難者有劉乾相。當時海陸豐人有金鑛公司十七，併爲和順總公司，其勢力與東萬律蘭芳公司相埒。祠內有匾曰：『凜烈萬古』聯甚多，今述其二如下：（一）義氣常存三書地（三書地名），忠心直貫九重天，（二）忠信治華夷，有功則祀；義聲播遐邇，過化存神。

鹿邑甲必丹賴星曹氏，父自廣東蕉嶺來此，努力經年，道家小康，目下族人尙有在蕉嶺者，以耕種爲業。甲必丹之父，雖目不識丁，但崇拜讀書人，延請塾師，以四書五經課兒女。甲必丹自幼喜讀書，長年經商，老年從政。能散文，能詩，自述其讀書經驗云：『請老師授課，僅供指導而已，要自己用苦工，才能由淺入深，得着進步。』甲必丹是一個埋頭硬幹的人，酷好我國舊學，並已有相當根底。刻已年逾六旬，在鹿邑小湖邊，築一別墅，小巧玲瓏，以爲休息之所。別墅臨湖，屋旁有樹林環繞，房屋俱效中國式，陳設簡雅，別墅所在處號小西湖，自題一聯云：『放眼觀古今，倘能歸隱於斯，惟願學淵明先生，留一段園林佳趣。寄懷在山水，嘗以公餘到此，竟成小西湖名勝，作四時風景娛情。』

甲必丹不但自己以公餘到此娛情，並遇有佳客，亦約以同遊，藉以領略小西湖風景。室內置紀念冊一，來遊者輒題名或賦詩。惜至余遊時（一九三五年春）冊內尙無華人題名者。遊客

自中國來者僅見前香港總督金文泰(Sir Clementi)。此翁曾以鋼筆，寫中文名字於冊內。

別墅的正堂號鹿鳴園，自題詩云：『闢得小園號鹿鳴，天然此地築樓新，栽花繞砌堪娛目，修竹爲情不染塵；醉後題詩添雅興，公餘晚棹釣湖濱，羣賢聚會談因果，前世東坡是化身。』

甲必丹約余留記念詞，余應之，惜歸國後至今未踐前言。鹿鳴園最恰余心者兩事，(一)建築模倣西湖，但無特別相似之點，惟以環境論，孤山或三潭印月的一角，可與鹿鳴園相比擬。(二)因遊鹿鳴園而回想余少年時在西湖盤桓的佳趣。甲必丹詩中提到釣魚，真是搔到余心中癢處。甲必丹亦嗜釣，細玩下詩自明：『此湖真號小西湖，一葉飄然百慮無；泌水洋洋飢亦樂，東山巍巍臥何圖；封侯顯世黃梁夢，身退功成范大夫，一局殘棋今着罷，悠悠江上釣魚徒。』

鹿鳴園有樓房，不高，樓梯有甲必丹題詩云：『日涉園中趣，駕言何所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Selankaw 離山羊口 17Km (二四、一、二十四)

自山口羊至此，已見一〇〇〇男子築路，這些是強迫被徵的民工。未向政府納稅者以工代之，至做滿應納各稅稅額爲止。築路時凡寬三米，長一米，高七五生的米可得工資荷幣四角，工人有華人及馬來人，俱是窮者。

民生書報社成立於民國前一年，宣傳革命，民六被荷政府所封，財產一四〇〇〇盾，被沒收。

Soengar Pinjo 離坤甸 50Km

松柏港有華人二〇〇〇人，僑民居多。原籍梅縣，潮州次之，客話盛行。華人鮮與馬來人通婚者，婚喪禮節仍舊。有華僑學校四所，說客話，每隔四公里有一校。人民的主要職業是農與商。舊式藥店有四，有一招牌云：『光中藥房，泡製各種道地藥材。』

民羣書報社，民國前三年成立，現改學校，該社有旌義狀云：『民羣書報社於中華民國開國之始，踴躍輸將，軍儲賴以接濟。特給予旌義狀。奕代後民，永多厥義。此旌。臨時大總統孫文，中華民國元年三月一日。』

(五)東萬律 (Mandor) (二四、一、二十五)

東萬律擴志書報社有旌義狀。此地有華人二千人，僑民佔百分之九十，梅縣人最多，惠州人與廣州人次之。職業以農業為主，橡皮與椒園次之。居民說客話，僑民亦有寄信回中國者，但不多。

正街有國民黨支部，街道自羅芳伯以來並未改觀。

有廟三，分祀關公，大伯公及觀音。大伯公廟（社官神）係潮州舊式的建築，有道光八年匾。有舊式藥店三，賣潮梅鄉間盛行的各種藥品。

有小學二，公立小學於民二年成立，以老人會（長春仙館）爲校址，今年停辦。余因本地人之請，允向僑委會請款續辦，但勸二校合而爲一，以資節省經費。

房屋大致仿照梅縣舊式，瓦用木片做成，方形，盈一裁尺，中有木釘一，長約一寸半。窗用木，可以取下納陽光。正門不常面街，通常門邊有一街，由街入，進內可見正門。蘭芳公司辦事廳，於一九三四年拆去，僅有小屋數間尙存。原廳遺址的一部今爲關帝廟，建築費爲三千五百盾，廟門口有匾曰：『山西夫子』匾旁有聯一，上聯曰：『春王正月』，下聯曰：『天子萬年』。此兩聯是羅氏辦事廳原有之物。廟內有些陳設，亦係當年舊有者，例如羅氏官印一棵，正方形，可一尺，用黃布包好，置於華式木桌上。印旁有令旗，有長頸錫酒壺一對，有木燭台一對。天井裏有石獅一。

廟右爲羅氏紀念室，上邊有『皇清勅贈威明德創艾壽芳伯羅公神位』字樣其旁有『曆代甲太之神位』及『曆代頭人之神位』等字樣甲太與頭人係梅縣原有的俗稱俱是領袖的意思，但其位置俱較『大哥』爲低。庭中有長聯云：『蘭譜著金盟，想當年勢若三分，寇削蠻平，凜凜威風驚世上。芳徽流清史，喜今日業成一統，民安國泰，洋洋德澤沛人間。錫卿古晉康拜題，樹棠宋蔭謙敬書。』

其餘各人當時皆有功績，列有神主以資紀念者如下：（一）『兩任蘭芳公司甲太龍錫明瑞榮殖厚祿。』（二）『誥授奉政大夫諡英仁章烈七十二壽壽山劉府君之神位。』

關帝廟旁爲舊辦公廳所在地，廳遺址前面空地，有棋杆二，上半截俱毀。右棋杆的下半截今能辨識者尙有『清嘉慶』三字，左棋杆的下半截今能辨識者尙有『蘭芳公司』四字。

廟旁有羅芳伯墓，一切佈置悉照梅縣習慣，有碑云：『皇清威明德創芳伯羅先生墓，光緒二十三年元芳公司重修。』

離辦事廳舊址不遠，有荷人墓一，一九三四年立，乃五十年前當地荷官與羅氏武裝衝突時死難者，其文云：

Aan De Gevallen in den Strijd Tegen

Mandor 1884-85

Hier Rust

J. C. Rijk

Controleur B. B.

Gevallen te Mandor

op 25 Oct. 1884

23/10/1934

余所最難忍受者，見辦事廳遺址的一部，今改作鴉片公賣所，鴉片吸食者，大部份是僑民，但亦有少數遷民。

關帝廟旁有忠義祠，內有護國忠義大將軍神位，當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羅芳伯與荷人開戰時，所有蘭芳公司的死難人員，後人俱爲立神主，並即在此祠內祀奉。

荷屬被禁止入口的中文書籍舉例（二四、一、二六）

荷印政府藉口取締國民黨的政治宣傳，禁止中文書籍入口，計有五七〇種之多。有許多被禁的書毫無政治作用，觀下列數例可知。殖民地政府通常不鼓勵文化的灌輸，因恐土人把知識提高以後，對於帝國主義者會發生反感，可以引起社會騷亂或傾覆統治者的勢力。最可恨者，有些書籍可以激發讀者的自覺心（迷途的羔羊）或提倡國貨（中華國貨年鑑）或喚起愛國心（時代畫報）亦被禁止，今舉例於後：

東方畫刊，甲午畫刊（中日戰爭）時代畫報（東三省）東三省形勢圖，上海畫報（中日戰爭），中華國貨年鑑，新學制國語第八冊（抵制外貨），新學制公民第三冊（抵制外貨），懸想（討論滿洲問題），迷途的羔羊（暗示中國人應設法抵抗，不要久於睡眠），健美畫刊（內有裸體畫）。

第三章 馬來亞

民國二十四年春，余自西婆羅洲至星加坡，在坤甸乘坐華僑同益輪船公司的輪船名曰 S. S. Senang，據說本公司原來的動機，以替股東運輸貨物爲主要目的，與荷蘭百格華輪船公司形成商業上的勁敵。到星洲時，中國旅行社適在該處設立分社，余即委託代爲計劃馬來亞的旅行，並代購車票船票等。

某日，旅行分社用汽車送我往柔佛 (Johore)，往訪該政府的英國顧問溫司德 (Winstedt) 氏。汽車夫的帽章與肩章，俱是國內所習見的旅行社標誌，對於該社是有效的廣告，對於發展海外的商務，亦有裨益。

溫司德氏係海峽殖民地政府前任教育部部長，爲馬來文著名學者，對於馬來亞的中國遷民運動，供給我不少的材料。在其它午餐既畢，飴以紅米粉做成的點心。此種紅米，顏色極深，已成紫色，據說這是熱帶的產物。席間有荷人某，專攻人類學，高逾六呎，體重約三百磅，將肉食與菜蔬，混合在同一飯盤中，攪勻後大嚼，我對自己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名雜碎專家！』

(甲)星加坡

林漢河 (Lin Han Hoe) (二四、一、三十)

第二代僑民，在星已住四十五年，係 Raffles Institute 畢業，此校注重英文及普通科學。本人讀書時每月付學費星幣五角，目下學生每人每月付三圓，此外政府對於每生再加三圓。

華僑學校由 Song Ong Siang, B. L. Lim 發起，由華人所組織的董事會管理之。

殖民地政府每年教育費（除新屋建築費）如下：

一九二九 二，八三五，八四一（以星幣計）

一九三〇 三，〇三四，三七〇

一九三一 三，四九二，〇四八

一九三二 三，六四三，九三一

海峽殖民地的立法院有議員二七人，內有額外議員一三人，此一三人中有三人為僑民（一九二〇年以前僅一人），其分配如下：星一人，檳榔一人，馬六甲一人。

華人常被政府請為顧問委員會委員，但甚少充有給的高級職員者。

新法律中關於衛生的提倡，住宅擁擠的避免及公共遊戲場認為與華人利益最顯著。

市政廳 (Municipal Council) 有額外委員二五人，內有華人六人（包括商會代表二人）。

華人所患的普通疾病為肺病，痢疾，發疹傷寒，瘧疾，一般人尚未廢除舊藥，到病危時才去請教西醫。藥店與寺廟仍舊賣舊藥。

倫敦近與我國外交部長王儒堂先生談判，決定華人在星可為國民黨員，但不得參加活動。耶教勢力不大，因一般的華人信奉祖先。

星洲土地的一半，據說屬於華人，因英人賺錢後，寄回倫敦買股票。有錢的華人不能匯款回閩粵（因政治不良，治安不佳）只能在馬來亞買土地。房稅之高世界無與倫比，據說等於房價的百分之二四（內附教育捐百分之二），此外無他捐稅。

李光前（二四、一、三十）

陳嘉庚塔，經營橡皮業，清華第一次招考時曾考取，但未入學。

在馬來亞的華人，大多數經營小商業。百分之九十的零售商是華人。以歷史言，華工本可自由入口，近來馬來亞才有取締的法律，有些華僑，對於這種法律，認為含有政治意味，特別自我國革命以來，華人有時在星加坡集會，以資提倡學校等。

馬來亞華人近來抵制日貨，有些日商招馬來人做直接交易。

僑民與遷民，前被殖民地政府一視同仁，近來在待遇上略有區別：僑民可在政府充低級職員，遷民則否，因後者比較富於國家觀念。

從前有些同盟會會員，未得西人同情，自中國革命以後，革命的活動到處公開。

華僑屢次對於國內的愛國捐，匯回中國以後，未曾得到正當的用途，因此國人向南洋捐款時，有時候不受歡迎。

小規模商業的權利，操於遷民手者較多，操於僑民手者較少，因後者對於馬來亞政治比較發生興趣。

不景氣以來，有些失業的華人，被政府遣送回國。

陳嘉庚（二四、一、三十）

十七歲時由閩南集美來，在星洲已住四十四年。

三十年以前，本人被閩南人舉為總理，籌備設立道南學校，當時在星同鄉，僅兩人有充當教員的資格，但兩人都因經商不能任教，只得向上海方面請教員。本人對於此事受刺激極深，以為振興工商業的主要目的在報國，但報國的關鍵實在提倡教育。否則實業家與商人，難免私而忘公。本人在民元興辦集美小學，擬請四教員，但本地亦苦無師資；自一九一四年以後，本人在星洲的生意逐漸發展，即以贏餘的一部，在福建創辦集美師範以資造就師資。

星加坡華僑中學民八開始，近來適用殖民地政府的教育條例，禁止三民主義的宣傳，並禁止在校內懸掛黨旗，學校與教員均須向殖民地政府註冊，教科書亦須受檢查。據當時的情形，凡經濟困難，但成績優良的學校可得政府的津貼。不過接收津貼以後，受檢查更嚴。自金文泰（Sir Clementi）任總督以來，華僑學校可得津貼者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五。近來增設的學校有權

城中學，且南洋中學亦加女中部份。

廈門大學特別注意三點：（一）對於自然科學的設備務求充實，（二）對於海產的研究務必努力，（三）對於海防的管理務求格外注意。

在我國革命以前，南洋華僑很少有愛國心的表示，因一般人是無教育者，當時星加坡的新聞紙亦不提倡愛國心。本人在二十歲時，尚不知愛國心爲何物，在星各校除授四書五經以外，似並不喚起華僑對於祖國應該發生若何關係。共和以後，情形大變，因國民黨的宣傳（革命黨人以前借重同盟會爲宣傳機關），一般的華人多激發愛國心，所以殖民地政府頒布教育條例及施行他種限制。

革命前的政府學校，只培養畢業生於出校後充打字員，書記或商店的雇員；近來因美法主辦的教育學校漸多，政府學校才把課程程度約略提高。此地各中學不注重理化，歷史及地理等課；近來特注重馬來亞文及語言，許多華僑認此種教育爲奴化教育。

金文泰氏的教育政策，注重馬來亞文不注重英文。在學校內，馬來文無費教授，學生中有願學英文者其所付學費比以前提高。此種政策遭輿論反對，於其去職或有相當關係，現任總督似變更其政策。檳榔嶼外立法委員林清淵氏，即因反對金文泰而辭職。

自民元以來，華人的迷信逐漸減少；但孟蘭會及迎神賽會尙有，特別在檳榔及馬六甲。婦女喜歡燒香，祭祖的習俗比較普遍。學生昌言打破迷信，但他們的行動，在社會裏尙無多大

勢力。

華人服式簡單，貧窮者大半馬來化，男子關於上身，往往一絲不掛。據說民元以前，星加坡華人區域，僅有襪子兩雙半，這句話雖形容太過，但亦局部反映當時的社會概況。

二十餘年前，星洲橡皮的生產尚未發達，大部份由荷屬運入，星洲商人不過代為經營出口。

濟案發生時，怡和軒（革命黨人俱樂部）籌款一，三〇〇，〇〇〇元，此舉使上海及荷屬的華人大為興奮。民元福建保安捐以本人為會長，得二〇〇，〇〇〇元，廣東救濟捐亦得二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所出的樹膠貨品，傾銷於馬來亞，這是本人商業失敗的主因之一。

華人所以能夠開闢馬來亞，實因土人無志氣又缺體力所致。馬來亞土人，一個人不能闢英畝一〇〇畝的膠園。最懶惰的華工，其所闢的膠園面積，可以四倍於此。煙草因根深，土人亦不能掘。

民元以前，華人纏足者甚多，近來廢除。僑民婦前用馬來裝，現用上海裝（旗袍）。

馬來甲僑民前說馬來話，近漸採用中國話。

同盟會在星佔有俱樂部日晚晴園，出入其間者有孫中山，張永福，陳楚楠，林義順，許子麟等。同時有星洲書報社，同德書報社等宣傳革命，最盛時，星洲有同盟會會員約一百人。

鄭蓮德 (Pay Lian Teck) (一四、一、三十一)

鄭氏的企業包括和豐銀行，油業及肥皂商業等。

市政府對於公衆衛生各條例，認爲我國最應做效，因可改善個人生活并增加社會福利。

人力車夫每日車捐自三角至五角，車主每年對於每車付車捐拾伍元。苦力每人所肩荷的重量，不能超過一八〇磅。

鴉片吸食者以血汗工人居多數，約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十。

海峽殖民地每年總收入爲三一，六七九，〇〇〇元，內中鴉片專賣的收入，佔相當大量的成份，近年來雖已較前大減，但其額尙不可輕視：

一九三三	七，〇〇〇，〇〇〇（星幣）
一九三四	七，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三五	八，四〇〇，〇〇〇

中國遷民的多數，爲橡皮園及錫鑛工人。不自由勞動制業已取消。

工人賠償律已實行一年，對於無費醫藥無規定。

僑民有兩重國籍，英人因此不信任，這對於海外一般的僑民不利，因他們所有的身家財產，多在居留國，如居留國對於他們不信任，顯於他們有害。

V. W. Purcell (一四、一、一)

華民政務司 (Protector of Chinese) 管理 Women and Girls Protection Ordinance

(婦女保護條例) 本條例的主要目標在禁止或預防娼妓，婦女的買賣及婦女的虐待。所謂婦女指歐洲及中國婦女而言。關於中國婦女有保良局，現收容女子二五〇人。

中國遷民的定額，在一九三四年爲四〇〇〇人。此外尚有特許工人每年約二〇〇〇人，此種工人由雇主在華招募，人口時憑特許證 (Permit)，招募人亦持有特許證，特許工人入口時，關於工作情形及僱傭條件由華民政務司解釋之。

至一九三四年爲止，遷民甚少回國者，在此年以後回國者多於入口者。

僑民約佔馬來亞中國人總數的三分之一。

華僑學校有學生五〇〇〇人，新式學校有六〇〇人。

Jordan (二四、二、一)

遷民未出國時，見聞不廣，因往往各人在自己村中過活，和外邊人少接觸。到馬來亞以後，遷民不但和他縣或他省的同胞有往來，且和他種人有社交，如印度人，阿拉伯人，日本人，馬來人等；因此識見與經驗俱逐漸開展，那就是馬來人格的養成。

黃兆珪 (S. Q. Wong) (二四、二、一)

星商會會員，柔佛國務院委員。

僑民守舊，但近年來態度漸改。他們的教育比遷民高些。華僑學校程度較次，教員的教學

不高。但認為華僑學校是有地位的，中文是應該授課的。除女校外，華僑學校現無受政府津貼者。

僑民於改良經濟狀況後，有些是希望回國的，可惜祖國政府不能保護他們。大半的僑民必永久住居於馬來亞無疑。

外國人條例 (Aliens Ordinance) 自英國人觀點言，是公平的。六寡婦案 (Six Widows Case) 曾上訴於 Privy Council 斷為中國人沒有重婚罪；按習慣丈夫死後，好幾個妻室及兒女可以分到財產。對於此事老年人默認，少年人反對。

遷民公開納妾，僑民間或有之，但不公開。

殖民地政府願意把中國人分開；對於僑民希望他們抱馬來亞的觀點。

林義順 (發初) (二四、二、一)

中國為鼓勵國貨出口起見，應取消出口稅。

華僑回國者有些亦是流氓，如出席五全大會的華僑代表是。

俗話說：『華僑為革命之母』，其實只有數人，可膺此榮譽而不愧。

本人革命黨有朋友多人：如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林森，覃振，張繼，居正，劉守忠等。有些人在國內同事，有些人在星加坡共患難。

林為廣東澄海馬西嶺 (岐山) 人，在星已屬第二世。

本人回國已十次。現因年老不做生意，將一身事業編成一書曰：『三十三年浮雲影』，尙未脫稿。

羅良鑄（二四、二、三）

華僑學校董事會，純以華人組織之。學校無基金，少數有財產無房屋；一般的學校依賴商人的捐款及學費爲經費的主要來源，學校分A B C三等，英政府按每等給津貼。至去年爲止，中學尙有領津貼者，現僅有小學領之。

（乙）馬六甲

A. L. Hoops（二四、二、五）

瘡疾已被統制，水的供給是潔淨的。華人有幾種普通病卽肺病，腸胃病，鈎蟲病。一般的說，他們比泰米爾人（Tamil）知道講求衛生些。

華人初到馬來亞時是礦工，後種蔬菜，最近逐漸入市經商；從來沒有許多人種稻的。有錢的華人，吃有滋養的食品，多用豬肉，鮮食，水菓等。蔬菜是自己種的。

橡皮園工人每日賺五角，食與住自理，每人每月約須五元。

民族性是高漲起來了，中國革命與歐戰是主因。

美國影戲最早就爲華人所歡迎，近來歐洲與國產影片亦漸普通。網球極盛行，游泳尙無顯

著的成績。中國女子漸講社交，有些人喜歡跳舞。

Butte 創造星加坡不久，馬來亞即設政府學校。陳碩祿的祖父，開一輪船公司往來於星加坡及馬六甲間。Tan Lean Joo 於三十年前募捐在星創辦第一醫校。

與日本人比較，華人不算愛國，雖然英國人還是喜歡華人。

華人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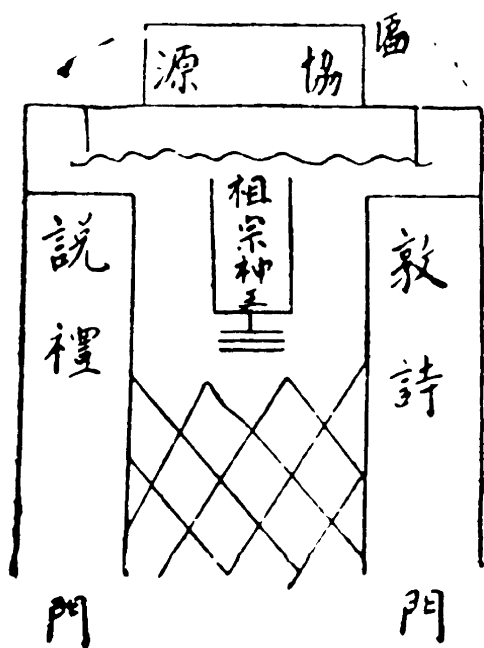
Heron Street 彷彿是閩南的鄉村，華人的住宅集中於此。時值舊曆新年，每家的門口懸掛燈籠，上有一某府一字樣，普通是一對長而圓的，高約二尺半，燈籠是紅紙糊成的，字是黑的。比較富有的人家用紫紅色的木做桌椅。用斜方形的木門汀鋪地。

房屋式樣如下圖所示。

門上有用鐵欄者，門二旁上端寫『蘭馨』『桂馥』（其地位如圖中『敦詩』『說禮』相似），有些人家有樓房，但以平房居多數。

何葆仁（二四、二、六）

遷民與僑民感情素稱融洽，但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向來是把他們分成兩個社會團體，加以不同的待



通，例如外國人條例 (Aliens Ordinance) 所規定的。按此條例，遷民每過兩年須註冊一次，條件如下：(甲)居留證可住兩年，(乙)居住兩年以上者須得永久居留證，那須與下列各條相符：(1)在此已十年，(2)有家產，(3)與中國無關係，(4)兒女受英國化的教育者。

僑民大致仍舊保持舊禮節，在 Heeren Street 就可以看到，如房屋，過新年，婚喪禮等。婚時新郎用袍褂，新娘用鳳冠。逢喪事請和尚唸經，看風水，帶孝等。

遷民注重個人自由，僑民比較有團體生活，後者如由學校捐款慈善捐款等可以表現出來。歐戰時尙捐飛機款。遷民與僑民因語言及習慣的不同，有時難免發生隔膜。

馬來亞的中國人依法律不能參加文官考試，一般以爲殖民地政府此舉，明白表示不公平的待遇。

僑民喜讀國內刊物如 People's Tribune，下列各縣在馬六甲各有會館『永春，晉江，南安，惠安，德化，岡州，三水，潮城，潮陽，寧陽，茶陽，』華僑學校用國語，漸使遷民與僑民可以團結。華僑有公立學校三所，永春有一校。惠安有一校。

晨鐘勵志社注重男女社交及體育，遷民與僑民亦合作。

明星慈善社有十二年的歷史，施醫藥，注重球類比賽。天主教美以美會，耶蘇教會俱有慈善事業，有些日本人在峇珠巴轄 (Batu Pahat) 經營鐵鑛，全部的贏餘寄回日本；但中國人都投資於此（如橡皮園，房屋業），橡皮園大都先由華人開闢，俟整理有頭緒後，以相當高的

價格賣給歐人，近來出賣者更多，對於華人的經濟不免有不良的影響。在怡保目前尚有許多華人有錫鑛。

青雲亭

青雲亭祀觀音，有南海飛來匾，嘉慶己巳年立。亭內有甲必丹李公濟博懋勳頌德碑，龍飛乙丑年立（同治六年？）有一段云：公諱爲經，別號君常，銀同（同安）之鷺江（廈門）人也。因明季國祚滄桑，航海而南行，懸車此國，領袖澄清，保障著勳，斯土是慶，撫綏寬慈，飢溺是競，捐金置地，澤及幽冥，休休有容，蕩蕩無名，用勒片石，垂芳永。

聞於亭主陳憲章，創立豐順義學，有文以記之云：『南洋各島維馬六甲埠最先華人之旅居流寓。日增月盛，生齒既繁，貧富不一，如席豐履厚，則易延師置塾，依然中國遺風。細屋窮簷，尙憂粗食牛衣，奚暇培植子弟，雖有一日十行之聰穎，究竟終辱於泥塗，文教不興，英才從何傑出？公有鑑於此，實爲世道深憂，當卽創設豐順義學……』

亭內有三寶山葬地，以便利僑胞的埋葬，係慈善事業之一端。道光丙午年，亭主薛文舟，立匾贊揚鄭芳揚，文曰：『開基呷國』對於先賢之有功者後人爲立神主以誌紀念。計有梁美吉，薛文舟，陳巳川，陳憲章，陳溫原。上列各人被認爲馬六甲開國有功者，由亭主陳敏政立神主。祀之（宣統二年）。青雲亭正殿祀觀音，後殿立神主。觀音殿有匾曰慧眼觀世，乾龍丙午年立。

甲必丹大蔡上章（龍飛辛酉碑），述青雲亭之起源云：蓋自吾僑行貨爲商，不憚踰河蹈海，來遊此邦，爭希陶倚，其志可謂高矣。而所賴清晏呈祥，得占大川利涉者莫非神佛有默佑焉，此亭之興所由來矣。且夫亭之興以表佛之靈，而亭之名以勵人之志。吾想夫通貨積財應自始有而臻富，有莫大之崇高，有凌霄直上之勢，如青雲之得路焉。獲利固無嫌於得名也，故額斯亭曰青雲亭。

陳禎祿 (Hon, Tan Cheng Lock, Klebang, Malacca) 陳宅晚餐時有何偉仁，Dr. Tan Tan Te, a Hindu Lawyer 陳氏閩南僑民，自習英文，曾充立法院額外委員。

華人生活程度近已逐漸提高。食品中猪肉加多，喜飲咖啡，市上咖啡館到處皆是。華人初來時俱貧，到此作工及作小生意，把地位提高。

馬六甲華人最守舊，實可稱守舊主義的壁壘，婚喪禮節仍舊，但新式婚姻，近漸普通。有兄弟數人在華僑學校受教育，自己自修英文。

曾讀三字經及四書并請老先生授國語。

僑民看不起遷民，後者非苦力即無教育的商人。遷民因此懷恨，所以兩團體不能團結。陳家不是如此，與遷民極有好感，陳家辦喜事時，客人中百分之九〇是遷民（木工、鐵工等）。殖民地的教育認爲有缺點，以往一百年來，政府學校是養成中國人當書記錄事的場所。衛生有進步，橡皮園多有醫生。中國工人的健康較優於 Tamil 人，因前者飲開水，用蚊

帳；後者則否。

陳氏的祖屋（祠堂）在 Heeren Street 其建築完全採用閩南的式樣，大門有匾曰同發。門上左右題藝園及蘭培四字。正廳中間供大伯公磁像，據說是二百年前的古物，正廳內有匾曰孝思堂，有聯曰：『敢回煙霞堅笑傲，不妨詩酒作生涯。』廳堂上首供邊來馬來亞始祖敦和公及唐孺人神主。唐孺人另有畫像，用前清服裝。禎祿在馬六甲爲第六世，方爲其令郎準備完婚，婚後其子與媳須在此祖屋住一個月。

寶山亭（二四、二、七）

圭海謝倉蔡士章，於嘉慶六年立碑，其文云：寶山亭之建，所以奠幽冥而重祭祀者也，余故開擴丕基，締造頗備，以視向之冒歷風雨，寸誠難表者，較狀殊矣。雖然亭之興，由我首創，亦賴諸商民努力捐資，共成其事。茲幸呷中耆老及衆庶等歸功於余，立祿位於亭之右。此事誠爲美舉。第思創於始者恐難繼於終，予是以長久之計，預備呷錢壹千文，置厝一座於托虱街，配在塚亭，作祿位私業。將來我親屬及外人不得典賣變易，致負前功。全年該收厝稅二十五文，付本亭和尚爲香資。二十文交逐年爐主祭。塚日另設一席於祿位之前。其餘所剩錢額，仍然留存，以防修葺之費。庶幾百載後可以致俎豆荐馨香，相承於勿替。因此勒石而爲之誌云爾。』

中華商會（二四、二、七）

馬來亞的工人，幾全數是由中國來的。店員往往帶眷，苦力無眷，三十年以還，約有七十Tapioa工廠，每廠有工人幾千人。

馬來亞天氣似有變遷，有逐漸轉冷的趨勢。三十年以前熱飯只可吃一餐，十年以前可保留一日不壞，目前午後的天氣不過華氏六〇——七〇度。

七十年以前，七哩以外盡是山坡，現多開闢了。

從中國運人的貨品如茶，衣料，食品，俱受日本人的劇烈競爭，而中國政府又不能加以保護。當九一八時，馬來亞華人抵制日貨，因此日人漸入零售商之路。廣東煙葉，以前由廣東運來，近在馬來亞自種，日磁茶杯每打帶碟售星幣三角六分，國貨每打四元。日貨白布每碼三角，國貨加倍。

華商在上海辦貨，須付現款，國貨的品與量俱未標準化，因工廠大致是小規模的，因此商店定貨，感覺困難。

如三十箱布由歐洲運到，馬來亞商店批五箱，只付價的一部，其餘可欠三個月。此店第二次再批五箱，再欠三個月，華商在申批貨，每次須付現款並付清。汕頭布在此銷路頗好，但因批貨須現款的關係，甚受影響。

我國缺乏銀行，是另缺點。運輸不便，定貨不知何時可到，商人定貨不與廠主直接交涉，須和上海的代理人交涉。

余光源

先祖嘉慶時來，原籍漳州南靖縣瀝水鄉，至光源爲第四代，國內某君送光源壽序稱其有詩書氣，並讚揚其對於賑災，救國，在南洋興學各事，認爲各具熱心并捐款。曾爲青雲亭亭主，紅十字會特別會員。曾遊中國及英國。其房屋亦按中國習慣，正堂有匾曰如事存，另匾曰慎終追遠，光源少時，有一次見過王缸，所用的缸係由閩南運入者。

(丙)檳榔嶼

黃延凱(領事)(二四、二、八)

一般說來在馬來亞的華人，男女無社交，家中宴會時，婦女不見客。路上除夫婦外，男女不同行。婚姻由父母作主，特別是閩人，其守舊性尤顯著。鄭成功亂時，許多人離閩來此，太平天國時亦有南來者。婚禮新娘穿蟒袍，帶鳳冠。贅婿之制盛行，特別是閩人。贅婿終身住在媳婦家。

元宵節逢夜深，閩女豔裝立於汽車之前；少年有羨之者抄下汽車號碼，請人說媒。信佛者甚多，因此地近暹羅受其影響。次爲天主教，因葡人來此甚早，並久住於此。「南洋風俗誌」稱土人信多神教，此地華人亦然，陰曆正月十五，大伯公神出遊，抬神者大概穿西服，年不過十七歲左右。檳榔巨神丘善佑，對於迎神尤熱心贊助。

在政府學校英文爲必修課，學生不讀中文，學生修業自一級起，修滿九級，作爲中學畢業，可參加檻橋大學入學試驗。考題包括英文、數學、繪畫、宗教、歷史及地理。殖民地教育的主要目的，在培養書記及政府的低級職員。華僑學校分幫：粵有客、潮、廣與海南四幫。閩僅有閩南（廈門）一幫，從前各幫間重視鄉土觀念，往往因細故發生械鬥。

陳與謝各爲大姓，一姓自立學校。學校分幫的主因是方言，現因學校通用國語，各幫的界限漸泯；學校亦漸漸不因幫而分別設立。華僑的宗教社團，最易爲殖民地政府所批准，至於含政治性的社團則不然。本地華僑教育會，至今尚未蒙批准（星加坡同），本地中國領事館曾主張舉行華僑學校會考，以提高教育程度，但政府聲言，如某校加入會考，津貼卽予取消。

華人最早到此地者多娶土人婦，因此漸與土人同化，他們吃飯時用手，穿沙龍，（卽以布一大塊圍住下身）往往在地面鋪蓆而睡。

僑民遇瑣事往往向華民政務司申訴，因此將僑民的醜陋之點畢露。

僑民因受英國化教育，忠於殖民地政府，對於祖國甚漠視，歐戰時競買印花，並捐款報效英國。雙十節，我國實業部陳公博部長來遊，當地中國僑民舉行歡迎會，僑民不參加。

上海人大致重視新聞記者，認他們爲輿論的代表人。廣州與香港輕視新聞記者，南洋尤甚，因他往往乘機敲竹槓。

民元至民十九檳榔嶼無領事，由僑民領袖戴欣然之子爲名譽領事，民一九起此地增設領事，

但無僑民顧問。領事館向來無權管理僑民事務。

華僑學校董事部常常自己鬧意見，介紹自己一派的人充教員或職員，甚至在一學年之中撤換校長或教員。

西人主辦的新聞紙對於中國有時故意登載不好的消息，僑民因此得着不良印像，得不着真實的消息。

李文嶽（光華日報主筆）（二四、二、九）

檳榔嶼報社於二十七年前即我國革命前三年成立，宣傳革命，兩年後孫中山先生即發起光華日報，此報富於革命思想及活動，黃花崗烈士之一即本報的一位秘書，檳城新報成立於一八九六年，那時無須向殖民地政府領照。

前四年本報因鼓勵抗日活動，被殖民地政府停止刊行三個月。自瀋陽事變以來，本報社所發的言論，比較可以自由些，從前此地有某華人賣日貨，被同胞毆打，本報登出此段新聞後，即受政府警告。以前殖民地政府，不注意言論，僅注意新聞的登載。濟案發生時，有些中文報紙不能討論該案內容或討論『五卅』案內容。瀋陽事變以來，英政府比較寬容，不再嚴厲干涉。本地某華報前專載國內電訊，登出江灣淪陷的消息，四小時後該報即有人被僑胞毆打，足見此地華人的愛國心。

華人信鬼，關於鬼怪的新聞往往佔重要部份。

總匯報反對南京，南洋商報擁護中央。

一般新聞記者的英文程度不高，往往一個英文電報，有幾種的漢譯，統計數字亦有時失實，外勤記者的薪金亦不高，每月自星幣四十元至一百元。

此地的華僑資本案，大致由艱苦出身，不識字，不能對新聞紙有鑒別的能力。

本地華字新聞紙，從前不買路透社的新聞，近二年來才買，只亦表示新聞業的進步。目前有此新聞記者，漸漸注意國際問題。

周君（二四、二、十）

潮安人，在星捌年，在橫二十八年，經營樹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膠價特別好，一九二八以後不景氣。旋實行國際協定，限制膠與錫的產量，膠與錫即增價。一九三四與一九二八相比，一般商品增價百分之二十，米價不增，菜價增百分之二十，國內運來貨品，因匯水漲，貨貴，二十年以前，國貨運入者食品多，用品少，目前兩種相等。一九二三年以來，工人由國內來者減少，由印度來者加多，馬來工人亦漸增。

在一九三二年，膠工每日工資星幣四角，飯食自理，一九三三年增至六角，一九三四年增至八角，最高工資貴至一元六角。

五十年以前，遷民以工人居多，近三十年商人漸多。學校與報館的設立，是近二三十年的事。

與僑民女子結婚者生活較高，由國內帶眷者生活較低，工人結婚者不多。遷民有十分之一在國結婚，餘返國結婚，婚後眷屬留鄉，本人來此。僑民女子，有許多亦是鄉下人，會養豬及管理家務。

在檳的華女，普通俱無工作，富家女子大半入學，出門時往往坐車。三十年以前，富家女子讀英文，貧女在家幫忙，近入學校，三十年以前僑民不知中國，不自認為中國人，如要讓僑民領會中國文化，必須讀中史與中地。從前有許多僑民，在家亦講馬來話。遷民中廣東人返國者較多，閩人返國者不過十分之一。本人返國已四次，資產一半在此，一半在國內，僑民的資產俱在此，把資產寄回國內者百不得一。

粵較富，謀生較易，如工人在此無工作，可回粵去找。閩多山較貧瘠，因此閩人不敢返國。鄭成功失敗後大批閩人來此；太平天國之亂，來此者亦不少。

五十年以前，閩粵人因賭或罪，不容於鄉者遷往南洋。

嘉應州多山，土地貧瘠；潮有河流灌溉，能種稻及水菓。

僑民發達的人家，普通只傳二代，很少傳三代以上者；謝春生、梁飛、戴欣然（客人富翁）的子弟，沒有一個是大學畢業者。父以為有錢，兒女要過舒適的生活，不願吃讀書的苦；父是苦出身，輕視學問，亦不規勸兒女入學。

舊曆新年，炮竹聲震耳，政府並不禁止。有一次和一位英國紳士相談，該紳士贊成維持舊習慣，這可反映殖民地的一貫政策。殖民地政府對於被統治民族的宗教、習慣，大體不加干涉，免得惹起反感。

黑水村 (Ayer Itan) 某華僑家於舊歷除夕過年祭祖與神，放爆竹，於晨一時二十分，起火，延燒八十家白水村 (Ayer Puteh) 某家亦於祭祀起火，舊曆元旦晨三時起延燒三十五家。丘善佑以額外立法委員的資格，在立法院請求救濟。

秘密會社

檳榔有勢力的秘密社爲義興及建德，如青紅幫之類。龍山堂爲建德會大本營，常與馬來人相爭，八十年前勢力偏檳城。義興初改名爲乾坤會，後又名三點會。目前勢力不大三點會無種族的偏見，馬來人印度人俱可入會，馬來人呼印度人爲 *Arifin*，因此中國人亦稱印度人爲吉甯人。

林清淵 (Cheng Fan Lim) (二四、二、十)

檳榔婚姻儀式漸廢，因(1)受英人(及他人種)的影響，僑民兒女入政府學校者佔大多數，(2)模倣性的表現，如由祖國傳來的現代思想，及在檳的華僑學校等。

舊家庭尙保存，但個人主義漸發展，因家庭制不如從前的有勢力。老年人的遺囑往往願兒女住在一起，如在『家祠』之內，但此種遺囑常被破壞(林爲律師)。

維多利亞后曾給予印度憲章，保證不干涉習慣，後來在其他殖民地亦採用此法。

沐在立法院曾提議採用一夫一妻制，使實行此制者無須變作耶穌徒。一九三四年中國婚姻顧問委員會印行報告。

一九〇二年兒童強迫入學條例通過，如兒女不入學，父母要受罰。自一九〇八年起，在海峽殖民地生效，自一九一九年起，在全馬來亞生效。離住戶一哩半的半徑內有學校一所，由政府設立，給予無費教育，講授馬來語四年。馬來語修畢，即讀英文（在錫蘭，學生先習土語四年，後習英文）。

華人的兒女，先在華校習中文，後入政府學校習英文，習英文時要出學費。在海峽殖民地，華人兒女中九人中有一人在政府學校，但政府津貼華校每年僅四萬元，每年津貼政府學校（馬來語）六十萬元。

李之華（二四、二、十一）

檳城八三華校之中，有三校受政府津貼，麗澤初小有男女生一、四〇〇人，得津貼八、〇〇〇元，鐘靈小學有六五〇人，亦得津貼。政府津貼二三華校，共三〇、〇〇〇元。

有些華校由會館維持，有些依賴個人捐款及學費。華僑學校應注意之點：（甲）教育目的，（乙）師資，（丙）校舍，（丁）衛生教授法不良是普通的缺點，校舍空氣不流通，有礙衛生。鄉下的校舍更成問題，教材亦欠適宜。

王家紀（二四、二、十一）

海南文昌人，在檳三二年，返國七次，經營樹膠。在此有海南人八千人，其主要職業爲家庭服務者及飯館夥計。

印度洋內 Nicobar Islands 海南人最先到，看見土人不煮而食，教以烹飪術。

自粵運入商品，以食品爲大宗。在歷史上，荳蔻是由南洋運往我國的要物。

益華學校在教育部立案，每月受僑委會津貼六十元，教員月薪自三十至六十元，校長伍拾元，合同以一年爲期。

閩人僑民吃飯時有許多人用手，婚喪用清朝禮節。初來者常與馬來人混血，食品用香蕉葉包之，嗜辣，喜食蝦餅（Malay Jungs）女子頭上梳髻，婚時贊禮者用馬來人或吉寧人。新郎帽上有頂子，新娘用風冠。

父臨死時留遺囑，勸孫到成年（二一歲）才分家產。但因兒輩奢儉不一，結果一俟長成，卽各人分居。

海南女子從前到此者甚少，因風俗不鼓勵女子離家遠行，近年來漸多。海南人寄款回家者較多，發財者歸家造新屋，木材大概由南洋用帆船載回。海南島多山，人民沿海而居。

海南人死後載屍回國下葬，俗稱『落葉歸根』，海南人喜歡送兒女返國，藉得中國的印像。一般僑民不返國，因此對於中國無感情。我國應介紹國產電影及雜誌於南洋，喚起僑民對

於祖國的興趣。

陳充恩（二四、二、十二）

檳榔嶼靈小學民五成立，錦靈中學民十一成立，殖民地政府津貼小學二、〇〇〇元，甲等學生每人每年津貼十元，乙等生五元，華僑學校學生大致愛祖國，政府學校學生有時要罵中國。華僑學校學生某，因作文關於國事，被殖民地教育局查出，被逐出境。

華僑學校每生每月出學費一元，如在政府學校，須出三元。畢業生富者回國，或往歐洲入大學，餘留本地充小學教員或經商。

康有為遊檳後，有帥範學校，時在民前七年。戊戌以後，富紳張弼士以私產為校址，設立中華學校，博得『南洋辦學大臣』之美名，並鼓勵華人返國求學，入南京暨南學校。

『南洋伯』普通與『金山丁』對稱，前者含有頭腦簡單的意思，後者含有譏諷的意思。

朱和樂 (Chee Wor Lok) (一四、一、十二)

在檳有佛山人，〇、〇〇〇至一五、〇〇〇人，以木工、金工及人力車夫或膠工為生，大半由中國來。

粵人不忘祖國，因在家受教育并偶爾返國。閩人不然，閩人不返國，因此較粵人有錢。

本人在檳三二年，返國一次；十七歲入政府學校，初尚不許入校，到那時為止，在家習中文，在英文學校讀滿七級後習商業三年。

本人與溫宗堯有親，伍連德之父有五子，二人在華，三人在檳。

僑生第三代無人寄錢回國，本人尙寄小款回國，供給家用。

家境好者送兒女入政府學校，因校章嚴，管理好。至七級止，必修科有英文、數學、地理、歷史，選修課目有宗教與科學。

華人的衛生頗有進步，商店及咖啡店門前，目下不見『禁止吐痰』的告白。

『寶樹』世德堂（二四、二、十三）

石塘謝氏在檳有祠堂稱『寶樹』世德堂，有碑云：平東王遷，封其舅申伯於謝，後卽以爲氏。先祖東山仕晉，名高一世，功及百年。當日子孫仕宦不絕，冠蓋相望，時人遂有塔前玉樹之譽，此寶樹所由名也。石塘謝氏世居漳郡澄邑三都地方，派出自澄城西門外度鳳里，簪纓繼起，人丁日盛，素爲圭海望族。祖廟之建，由來舊矣。無如境狹人稠，衣食不充，間有謀食遠方，以致身留異國地名檳城者積有歲年……此祠同治十二年重修，一九三四年又修。

祠內有同治五年匾曰澗水策勳（祀大伯公）及福庇康寧（祀二位福侯，卽謝安與石），俗稱東山公，正堂匾曰輔晉忠唐，同治五年立。聯曰晉紀奇勳，風流江左，詞藻文章崇國典；唐昭忠勇，節赴睢陽，英雄激烈錫朝端。

龍山堂（二四、二、十三）

龍山堂正匾曰晉代奇勳。祠名正順宮，與漳州海澄縣新安鄉丘氏祠堂（詒穀堂）同名，

並亦祀大使爺爺。所稱大使爺爺亦是謝安與謝石，與石塘謝氏祠堂所奉者相同。碑文有一段述其關係云：龍山堂丘氏原出於泉州龍山曾氏，譜載家乘，取以名堂，不忘本也。且別有曾氏者其出龍山非龍山堂，海澄新江之丘者雖不籍其出輸費，而歲時祭享有事於堂醺飲者爲親親誼也。堂之中奉大使爺香火，蓋新江本有祀而客地亦多被神庥，所以出資成堂者新江原舊有本社衆公業因而謀之不別捐題也。凡族之神福賽會，以及新婚諸事，概於是堂，以序長幼敦敬誼修和睦，蓋是堂之關於風化非少也……咸豐元年立碑。

據說丘氏始祖爲避榮，至今已傳四七世，其第一代的排行用圭字，第二〇代用思字，第四七代用嘉字。祠內一碑光緒三十二年立，述六點如下：（一）正名稱（龍山堂），（二）詳沿革；雍正年間由新江來此百餘人，隸金五〇〇圓，於咸豐辛亥年立堂，光緒甲午重修，後焚，壬寅興工，四年竣事，費十餘萬元。（三）明祀典，舊有大使爺爺宮丘與謝所共祀者。祠分三部卽正順宮，福德祠及詒穀堂，（四）備形勝，（五）通禮俗，（六）重繼述：祠內有崇議所，凡年月之出入及世事之大小，均於此議之。祠內設饌饌所，崇議所，自治社，及戲台。祠門前及祠內有石刻、石柱、石神，俱由閩南運來；祠屋頂有磁刻，亦如新江正順宮所見者然。祠的設置：中爲正順宮，右爲福德祠，左爲詒穀堂。

霞陽植德堂（二四、二、十三）

漳州海澄縣霞陽鄉，濱海，與新安鄉爲鄰，霞陽人遷往馬來亞者（特別是檳榔嶼）近一百

年來人數僅次於新安。植德堂內有匾曰四知堂，堂內爲應元宮，奉祀保生大帝使頭公祖。光緒庚子年（一九〇〇年）有碑紀其事曰：道光時楊德卿攜有使頭公神像香火，昕夕祀焉。逮閱時既久，聚族繁多，生殖暢茂，僉曰非神靈所護之力不及此，祀使頭公並設公司以爲宴會族人之所。夫使頭公何神！我霞陽應元宮內敬奉之神也……故凡公司創置產業，及周年供費，出入銀項，皆有公舉內外總理既諸家長以董之，上下不蒙，紀綱罔亂……

植德堂內另有一匾曰『我族之光』紀念楊氏十八世裔孫章安，在殖民地政府服務之榮。章安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蒙英政府選爲太平局紳，及工部局議員。匾旁題有英文曰：

Mr. Yeeh Cheang Aun

Justice of the Peace and

Municipal Commissioner

大伯公廟（二四、一、十三）

檳榔海珠嶼有大伯公廟，嘉應州人與閩人奉祀之。廟內正匾曰福德正神。相傳馬來亞正在開闢之時，有一年瘟疫特甚，華僑死者甚衆。遷民中有三人，似爲神所庇護，得不死。此三人者當時被稱爲開山伯（或開山祖師），一爲張某，永定人，以教書爲業。一爲丘清兆，大埔人，以打鐵爲業。一爲馬福春，永定人，以燒炭爲業。三人既免於疫，客人信以爲神，後裔卽立廟祀之。每年逢陰曆二月十五，大伯公必出遊，祀之者以客人爲多。閩南人則以陰曆正月十

五爲祀神之期。民國十年立紀事碑，其文曰『南洋言佛，輒稱三寶大神，或云三寶卽明太監鄭和也。南洋言神，羣頌大伯公，墓碑一張一丘一馬。姓而不名，統尊之曰大伯公而已。我僑檀之五屬人，崇敬大伯公，封墓立廟百餘年，祀之維謹……』

極樂寺（二四、二、十三）

檳城有山，靠海邊，華人名之曰白鶴山，有山頂電車。半山有佛廟曰極樂寺，鼓山湧金寺方丈開山，本寺住持妙道與僑紳張振勳等建立，時在光緒十五年。金文泰題匾曰慈心如海，薩鎮冰題匾曰佛日增輝（民國十四年）。正殿有匾曰頂相全新。萬佛寶塔上塑暹羅佛像，懸暹王照相。廟內有放生池，大龜滿池。池邊石壁有康有爲題字曰勿忘祖國（光緒二十九年）。

清雲岩（二四、二、十三）

由極樂寺上山，往樹林深處走去，不遠卽到清雲岩，有廟祀清水祖師，俗稱蛇神。廟內有青蛇數十，據說白晝不食，夜食雞蛋。有銅鐘光緒丙戌年製。廟內聯曰：修道岩山，一旦化身成祖；分爐嶼島，萬家生佛尊師。

黃覺民（二四、二、十三）

民國六年黃炎培氏到檳榔，提倡華僑教育。本人與黃返國，籌備設立暨南大學，暨大畢業生及中華職業社畢業生有到南洋辦學者。

黃氏未到馬來亞以前，據說全區已有華僑學校九十四所，就中著名者在吉隆坡有尊孔，在

檳城有中華；在星加坡有養正與啓發（粵人所辦）及端蒙（閩人所辦）。華僑學校舉行會考，結果選學生二人返國，本人爲二人之一。

養正校長初反對華僑學校註冊，被監禁並驅逐出境。註冊以後，殖民地政府即檢查并取締教科書，政府認爲滿意的華僑學校可得津貼。

華僑學校內有少數學生，據說亦受津貼，祕密報告教員的教材及言論。

殖民地政府似採用以華人治華人的政策，政治部派偵探查察華人之有思想者及參加政治活動者。

僑民對於祖國大致不熱心，聽說濟南慘案發生時，丘善佑（檳城僑生首富）僅捐星幣五圓。

丘仙月（二四、二、十四）

在檳生，未曾到過新安。熱心公益事務，如水災捐款等。有段祺瑞及顏惠慶照相，係答謝籌捐盛意而贈者。屋內陳設豐富，壁懸習慣式的聯與屏。堂上奉觀音及祖宗神主，焚香，用水門汀鋪地。本人是龍山堂董事之一，馬來亞華僑名人錄列名，與現任英屬 Sarawak Rajah Charles V. Brooke 是知心之友。

丘天來（二四、二、十四）

二十一歲時離新安來檳城，現四十六歲，在檳與僑民女子結婚，時二十三歲，有兒女五人，經營雜貨業。在新安有母親及胞兄，在星有大姊夫。自新安常有家信往還，本人每月寄款

第四章 暹羅與中南半島

曼谷之遊，給我兩種極深刻的印象：（一）熱度之高，爲熱帶中其他市鎮所罕見，據說還是由於地處平原，四面俱受不到海風所致。（二）出皇宮有極美麗的街道，其著名建築物包括宮殿，及最偉大的佛廟，且其街道由小石鋪成，光滑油潤，既美觀又富於藝術的滋味。我曾聽說世界上美麗的街道，除前述者外，尚有英國牛津的 High Street 及北平後門內一街，起點於故宮博物院，經景山，終於中海與北海間之橋。

在中南半島時，我由安哥（Angkor）乘長途汽車按日北行，一直至西貢，中經幾個有名的市鎮，廣泛而人口稀少的鄉村。實際我穿過柬埔寨與交趾支那的腹地。早晚是涼爽的，正午在烈日中旅行，大致昏沉入睡，迷惑不解。金邊（Penom Penh）最使人留戀，非特地方潔淨，市容整齊，且有土人皇宮的建築，和他處所見者很有不同之點。足資紀念。

（甲）暹羅

（一）曼谷（二四、二、十七）

蔡學餘（中華商會文書主任）

遷民的職業分配，其主要者如下：澄海人經營出入口與火礱，饒平人與潮安人亦然，但人數較少。潮陽人經營當業與金樹業（打金葉子，做成金器，作裝飾品之用），其光景較差者做人力車夫。揭陽人與普寧人以農爲主業，種稻及養豬。

暹羅甚少近世式的工廠，一般的製造尙依賴手藝，遷民與僑民有許多精於手藝者，椿米用火礱，這是簡單式的機器工作，只有挑米尙依賴人力。稻米的種植，大部份由暹羅的農夫擔任，至於火礱業幾爲遷民所包辦。

從前遷民大致不帶眷，僅單身在暹居住，偶爾回國，近年來因國內政治不穩，光景較好的遷民，往往把家眷隨同自己帶到暹羅，暹羅的物價大概較高於潮州，房租較高於汕頭，普通物價約較兩處高出百分之三〇，但米價較兩處爲低。

店員如司賬每月可得薪金暹幣三十圓，經理較高，二十年以前，遷民娶暹婦者比較常見，近來減少。暹習輕男重女，女子可分財產。

民國革命以前，遷民集會往往被當地政府干涉，近來可以自由。遷民在暹有買土地之權。近來暹羅政治權有集中於王室的趨勢，因王室自私自利，引起人民的反感。世界不景氣以來，這種反感逐漸深刻化；國家財政無辦法，政府只依賴裁員減薪，以暫維現狀。

暹羅有些政治領袖，深沐歐化，如鑾巴立（Luang Phradis）曾留法得法學博士學位，其父華人，爲暹羅內務部長，其弟陳漢初亦在教育部任要職。

暹民對於暹羅在商界有最大的影響，工業與普通建築業次之，在農業有最小的影響，因土地肥沃，耕者即使不勤不儉，也能有收成。

英法在暹有平均的勢力，英在財政界，法在政界與司法界暹新政府親日，從前王族遊英者多，新政府既反對王族，拉攏日本另謀政治的出路；同時日本近年來在南洋各處亦作多方面的活動。

暹民與僑民參加革命者有陳載之、蕭佛成、王亮初、陳笑如、陳繹如，這些多是商人，惟末一人以律師爲主業。

普通暹人與華人有好感，但已受歐化的少年，富於民族思想，往往參加排華活動。有些暹文報紙，公開宣傳暹人的自覺，以抵抗華人。

暹王五世維新，對漢人用懷柔政策，六世對漢人漸用苛嚴手段。新政府最苛，可由移民律反映出來。從前暹民在暹的居留費，每人納暹幣四元，目下已加至一百元，此外尚須入口執照費十元。

新政府成立後，華僑學校須強迫授暹文（自一九三三年即佛曆二四七六年起）。

中華商會成立於宣統二年。民國十七年會長黃慶修等募暹幣一百元建會所，此會所即與火葬公會合用，會章有董事局，商事公斷處，貨品估價處，並於民國十七年經暹政府批准立案。商會熱心國事，對於下列各事均行參加：奉安大典，反對廢止批款郵章，籌賑國內災荒，派員

出席國際禁煙委員會，反對華僑學校的新法律。

中華中學（二四、二、十八）

學費按月收納，學生入學亦可按月計算。教科書不一致，有些教材不適用。商務雖有專爲南洋用的教科書，但有一部份教材如史地與自然並非專門討論南洋者，頗有改進的餘地。

華僑學校董事會，由遷民中富商組織之，對於教育，或不發生興趣，或不了解宗旨。

自一九三四年至現在，內地華僑學校，因違反遷教育部新章勒令閉校者約七百所，其主因是教員不識遷文。

華僑學校之公立者其經費由富商每月捐助，私立學校大致依賴學費。華僑分五團體：海南、客人、潮汕、廣州、閩南學校因用國語授課，任何團體俱可送學生入校肄業，不致感受語言不通之困難。

明德學校（現改名廣肇），距今二十年前即已成立，爲各華校中之最早者。中華商會教育股於民國二十一年聯合各校開運動會，因各團體地方觀念太深，結果發生反感；第二次運動會因此未能開成。

在遷華人的四分之三已退化，近年因閩粵不安，老僑希望在遷久住，不希望兒女讀中國書。

火鷄公會（盧融川、陳立彬）（二四、二、十八）

在暹有火鋸約四百，大半屬於華人，曼谷華人在市有火鋸約六十。次要者爲木材業，華人有鋸木廠二十四，大部在暹北，零售商人幾全數爲華人經營，香煙火柴，罐頭食物，餅乾，進出口……大概是華人的企業，原料由歐美運人時須經華人之手。暹人對於商業似不感興趣，華人大半是中間階級的份子，歐人是大資本家。農業甚少華人參加者，因稻米的種植，純由暹羅人擔任；但菜園、水菓、椰子大概係華人種植。

Assumption College (一四、二、十八)

Father (Jolobet) 創立此校於一八八五年，於一九三五年舉行 Jubilee，到現在爲止，已有學生一〇、六〇〇人。

國民會議有議員一四四人，內五五人由政府指定，餘由人民選舉，年二十一及以上者不論有無教育與財產俱有選舉權，此項選舉實行已四年。

人頭稅每人暹幣五元，由一二歲至六〇歲者擔任付款。收入在二、四〇〇以下者不納所得稅，新政府近實行遺產稅。

Vilas Osatanada, Secretary to State Councilor,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十六年以前，教育法已頒佈，但前數年才次第施行，二年以法律規定全國半數的人民必須在十年之內能讀及能寫暹文。政府與和尚合作，使在佛教團體內徵求一部份師資，同時政府設立高等師範四所訓練師資。自去年起，全國寺廟內已設學校一千餘所。教育經費每年八百萬暹幣。

兒童在九歲與十四歲之間者必須讀暹文（十六年以前法律）十四歲以後可以自由讀漢文。華僑學校的教員必須懂暹文，然後許在學校教書。十分之一的華僑教員能讀及寫暹文。

曼谷有華僑學校二〇四，內中有六七校因違章於兩年之內被封，此外有二四特別學校，內中有八校亦被封。

華僑學校的教員，對於強迫教授暹文一事，似有偏見。以爲暹文沒有普通的用處，自己不願選習，亦不願以此教授學生。

教育部部長（二四、二、二十）

於華僑學校最有關係的法律如下：（1）私立學校條例 B. E. 2461，（2）強迫教育條例。談話內容，引用上述兩條例，並詳加解釋，要點總結如下：一部份見曼谷民國日報（一九三五、二、十九）

（四）當在全國各地頒佈實施強迫教育法規時，政府要依照條例嚴格執行。除教部准予將強迫年齡提高爲八歲或九歲之各區外，則凡各在強迫年齡內之男女兒童（自七歲至十四歲者）俱應在強迫學校內上課。

照強迫教育條例而上學，爲暹羅實施強迫教育之原則，故凡居住於業經頒布強迫教育條例之各區域內，不論何種何籍，皆須進強迫學校受強迫教育。凡華暹私立學校之開設於強迫區域之內者（或各國僑民之私立學校）倘欲招收自七歲至十四歲兒童，必須依照強迫教育條例，至於

各華校方面，因課程插有外國語言科，如嚴格施行強迫教育條例，恐不能招收上述年齡內之學生，教部爲解除前述困難，並念及華校提倡教育的善意，准予採用強迫教育課程相等之課程而准予用外國語言教授，此可謂教部之對於華校特別寬待者。

(五)前條所述寬待辦法，如華校能謹嚴遵行，教師將予種種便利及援助，惟事實不然，大部份之華校，竟利用此機會，實行教授關於其他各種課程，以及政治主義，並不作關於適當課程之教授，如職業教育或其他課程。查政治主義之教授，並非在寬待範圍之內。故此負有整理教育及維護共同利益之教育部，不得不停止此種對於各華校之待遇。

(六)各華校既有上述不合法行動，勢將影響至不能使兒童達到強迫教育條例之目標，教育部爲謀共同之利益及執行法律起見，只得收回教育權。

教育部之職員初尙予以指導及警告，後覺各華校未能接受，故教育部未能寬待，將照所規定之條例執行，使以其他各民立學校之待遇平等。雖然如此，華校對於法律條例，尙時有越軌之行動，而已被教育部封閉之華校如向部請求重開，教部亦曾設法使其如願開辦，而代爲規定課程，使其能教授中國語言。終以華校未能接受教部之善意，反而再用種種手段，避免規定課程，凡此種種使教部對於華校失去信仰，且如使兒童能遵照強迫教育課程授課，同時爲促成強迫教育條例之功能而能照還國憲法所規定，完成教部之使命起見除收回教育權之外，實無他法。

(七)至於各華校之違犯法例之實情，經查問一部份辦理華校之董事，據謂彼之創辦華校，目的爲使兒童學習華文而已。倘有教員教授學生以政治主義，彼亦不滿意，且甚失望云云。此項調查之結果，可知一部份華校董事，對於此種犯法之行爲，未有參加其間。教部對於此種善意，甚爲感激，尙希其他各校董事能明瞭此事而與教部合作，使此事能照強迫教育條例所規定，將獲完滿之結果。

據此，足見教部，尙未有如一般不祥之謠言，而謂將實行對華校及阻礙華人子弟讀華文之行爲。反之教部爲設法使各華人子女能讀華文，雖幼童亦有學習華文之機會。如教部爲便利一部份商人起見，在政府開辦之學校內亦有華文一課之教授。

一切在暹羅久居及新居之華人，對於同一法律及同一條例之下俱享有與暹人同等之待遇，華校與暹校在同一法律所規定之內，華校尙比其他各校享有各種上述之特別便利。

不及強迫教育年齡或已超過強迫教育之兒童，得照國立學校條例所規定，由民立學校教授外國文或其他課程。

排華宣傳(二四、二、二十)

暹文泰邁日報，於一九三五、一、二十四，發表一文曰『中國與亞洲』，內中指摘中國人有數點，要義譯下：(一)中國人愚魯，並無主腦，(二)中國人不愛國，不愛同種人，(三)中國人頭腦簡單，容易輕信外人之言，(四)中暹因政體及國策的不同，未能聯結，(五)中國人在

通，時有不法及不道德行爲，如私釀酒私煮鴉片，發行偽幣，不遵守強迫教育條例，運金出國，貶抑米價，攙雜貨色，開設賭場，宣傳共產主義。

中暹親善（二四、二、二十）

暹文國柱日報，於一九三五、二、八，作文警告暹人，勿輕信排華宣傳，並主張中暹親善。譯文見晨鐘報（一九三五，二、八）。

下列各書禁止由華運暹：

- （1）復興歷史教科書（高小第四及教學法），
- （2）復興地理教科書（高小第四及教學法），
- （3）新中華常識讀本（小學第八及教學法），
- （4）新中華地理讀本（小學第八及教學法），
- （5）新中華歷史讀本（小學高級第二及教學法），
- （6）新時代常識讀本（小學高級第八及教學法），
- （7）新課程社會讀本（小學初級第四及教學法），
- （8）新課程社會讀本（小學初級第六及教學法），
- （9）新課程標準社會課本（小學初級第六及教學法）。

舊報條例於佛歷二四七〇頒布，於二四七五及二四七六修改，凡妨礙公衆治安及民衆

各書報，不准入口。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京畿政務廳長通告各報不准登載關於下列各條的文字：

- (1) 軍事計劃，
 - (2) 足以損失軍隊信譽者，
 - (3) 挑唆軍人使國家不安甯者，
 - (4) 搖動暹羅與外國之國交者，
 - (5) 與暹羅有國交之國，有敵對行動者，
 - (6) 批露外交部嚴守秘密之外交方策。
- 某華校被封後呈遞教部文：

查民校設立強迫班，經鈞部批准在案，其功課及時間之分配，如一般之教會學校，悉遵部章辦理，從未敢稍有絲毫之違犯，今鈞部以促進憲法所定之教育宗旨為辭，下令取消民校，殊引為憾，緣民校既經鈞部批准，又未聞有何種缺點之查評，而一旦加以取消，實為疑惑，原鈞部此舉既從促進教育為辭，則凡一切各校之強迫班，理不分華人及其他外籍者如易三倉學校等，律加以取消。民今冒昧上陳，非敢存心與各強國及民所辦之學校自相比擬，實因民現寄居於暹國，當有權利受法律之平等待遇，如憲法所規定者。此項權利既不應受何損傷，亦不能低於其他外人所享受者，如鈞部能察民辦之強迫學校，背律而行查核有據，致受查封，亦甘低首下

心，可無間言，民校現未有錯誤，而受不平等待遇之取消，意者以爲華校之強迫班，不許其存在，以此爲停辦之成案乎？民信此非鈞部之用心……

（二十九、十二、七）

暹羅初等教育條例頒布於民國十一年（二四六四）。教育實施方案，訂定於一九二四（二四七六），要點如下：

甲、教育宗旨：（1）使全國人民受相當教育，（2）使全國人民受普通及專門教育，（3）使全國人民受平等之德智體育。

乙、強迫教育：（1）須受初等小學四年專修小學一年，（2）受強迫教育者一律免費就學。

丙、教育程度：（1）已受強迫教育者，有普通公民之資格，（2）已受高等專門教育者，有中等公民之資格，（3）已受最高級教育者，應負上等公民之天職。

龍蓮寺（二四、二、二十）

同治壬申年潮人所建，有『法門不二』匾。大雄殿內塑觀音如來三佛，有匾曰：『佛光普照』華陀神前有籤筒，病人可以求籤，並在寺內買藥。藥舖名中和堂。籤用中文暹文兩種，求籤處除華陀外尚有佛祖六祖，觀音三處。

寺正殿供祖師，旁有金身佛，裝飾悉照暹羅習慣。右有華陀，左有六祖，寺右首爲九皇殿，內供南北斗母宮，奉祀九皇，黑鬚，用仙帶，題名福壇，寺內有樹神，立碑曰泰山石敢

當。

本頭公廟

正殿有玄天上帝匾，按暹俗，水滸所述梁山泊燕青有功於暹，封本頭公，本頭公性質與馬來亞大伯公相似，紀念土地神。陰曆正月十五演戲拜神。廟內有咸豐己未匾，池內有大龜與檳榔極樂寺彷彿。

暹華僑教育案（民國日報社評）（二四、二、二十）

（一）關於中暹親善者，吾人僑於暹國，衣於是，食於是，住於是，生男育女於是，莽莽暹邦已不啻爲第二之祖國。暹國之休戚，卽我華僑之休戚，故吾人愛祖國，尤愛吾人所僑居之暹國。暹教育部諸公，爲華人學校，教兒童愛其祖國，使一般華裔子弟，對於暹感情發生隔膜。假使華人學校真有離間中暹感情之事，致重勞教育部諸公之懸念則吾人撫衷自問，亦不自安。然中國聖賢最講禮讓，中國民族最愛和平。故以中國文化灌輸於一般兒童，敢信實際上於中暹親善，必有益而無害。先賢有言：親仁善隣，國之寶也。數千年來，中國上下服膺此訓，始終勿踰，故與鄰國一與『講信修睦』爲宗旨。又禮記一書爲中國言禮者之所宗，而禮記中亦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及『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之語。此種注重禮讓，及大公無私之精神，實卽中國之基本精神。近代中國民族所一致信仰之孫中山先生對於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數語，尤爲心折，書此以其同志，於國民政府正本孫先生遺教以治理中國，可見

中國古哲秉公忘私，而今日之中國民族，亦正仍本此旨，未嘗違背，則設立華校，以是項中國文化教道兒童，使一般兒童皆能爲公而不爲私，皆能貴人賤己，先人後己，則兒童長大之後，皆能爲中暹兩民族之公共利益而努力，並不爲華僑私人之利益而努力，我知中暹親善必能日益增進，斷無隔膜之虞。

(二)關於研究暹文者 教育部長官謂華校教員當考試暹文時，多設法避免；究竟華校教員之設法避免者爲數多少，吾人不得而知。惟教育當局既鑿鑿言之，則此種弊端，或亦事實所有。今茲所欲研究者，卽此等規避考試者係爲不注意暹文乎？抑無暇晷可以研究暹文乎？華校教員總計頗爲不少，難保無怠惰者，對於暹文不加研習。然就吾人所知，幾家成績優異之學校，其教員之責任，均極繁重，除授課之外又須辦理校務，批改課卷。每日學生作業，動輒百數十頁，非至夜分，職務難畢。此種教員欲得一空閒以研習暹文實屬非易，彼等非敢不注意暹文，乃無餘晷可以研習暹文，似此情形實非得已。

會鼎三（二四、二、二十）

新民學校教員，潮人，據傳說宋末潮人已有來暹者，暹人今呼 Tachin 河，內中 Ta 謂碼頭 Chin 謂泰人，其他暹語亦有漢語的影響，例如暹呼橄欖爲 Kalal 呼黃菜爲 Kungchoi 等。聽說錫鑛爲華人所發現，宋史稱『丹眉流』（Nakonsridhamaraj）。

暹國華人奉天后聖母，稱媽宮。

暹人採用華人的習慣如穿褲，用筷及拜祖（不在人死時拜祖，乃在過年時拜之）。

潮人重視家鄉，稱父母之邦，有錢者輒歸國，華人娶暹婦者為數甚多，丈夫歸國時，暹婦不歸，因閩粵天氣較冷，且言語不同，混血男孩，大致歸國學漢文，以便經商，混血女孩，大半伴母親常居南洋。

(Graham Fuller (二四、二、二十一))

暹人有華人血者，其數甚繁，確數不知，有許多僑民，其父為華人，母為暹人，兒女是混血兒；此種混血者在暹各界俱有，有些重要政治領袖，及商業領袖是混血兒。耶穌教徒在曼谷有四百餘人，包括廣州人，汕頭人及客人。

本人關於耶教徒蒐集材料，準備博士論文，已包括一千多人，大致屬於中等階級；僑民與僑民俱有，工作進行已兩年，預備向巴黎大學提出論文。

陳心愚（二四、二、二十一）

任職於中華電影公司，本人在暹二十年，回國已五次，最近一次在十年以前，大兒在此辦事；全眷在廣東澄海縣樟林鄉，在暹時常寄款回家，家信常有來往。

從前無華校，華人兒女俱同化於暹人，近二十年來華校絡繹舉辦，華人兒女入學者漸多，這些學校激發愛國心。

華人在暹甚少有祠堂者，因離華較近，回國者人數較多，光景好者寄款回鄉建祠堂。

本人在暹時代，眼看華人在商業上勢力逐漸伸高。至不景氣為止，華人把暹米運銷於星加坡及中國，近來星加坡與中國的生意比較減少。

陳繹如（二四、二、二十一）

十七歲到星加坡，挑水、賣菜、捕魚，二十二歲到曼谷，已住三十一年。民國革命第一次回國，民一歸一次，民五歸一次。老家尚有人，有信往還，偶爾寄款回鄉。初到曼谷時，在批館當書記，不及一年批館倒閉，往暹內地充釀酒局書記，讀暹文，二十七歲到司法部破產廳辦事，供職一年。自民國三年起當選暹義勇軍數年。民十三起當律師（自民八起在曼谷律師學校當特別生，讀講義，無須上課，四年後考取律師）。

暹行多妻制與華僑彷彿。夫權重，可以支配妻的嫁妝及財產。三年前暹新法業已起草但未頒布。

華僑學校的新式學校首推國民學校，光復前兩三年成立。

A. G. Siegel（一四、一、二十一）

一九一九年暹頒布法律，令華僑學校教員習暹文，三教員不服，回國，餘習暹文，但實際甚少研習的機會。華校向有暹文，每週三小時，現增至二十一小時。暹新教育法頒布已十六年（但去年才實施）實由華校逼出來的。

華人父與暹人母的兒女比較聰明，暹母對於商業的經營甚有能力。

民族性在華與在暹近俱發展，暹新教育法可視作兩國民族性的衝突。

黃敏如（二四、二、二十二）

任長安水火保險公司的經理，在暹三十七年，回國七次，末三次在民元，民二及民七年。大兒在曼谷，餘在廣東澄海縣樟林讀書，眷在樟林。本人信仰三民主義，對於樟林慈善事業素具熱心，關於災荒及各種救濟的捐款已逾數萬。

篷船發源於樟林，便利遷民不少。樟林在表面上雖繁榮，如新建房屋之增加，但富商破產者近已增加，曼谷華商現況亦不如以前，賣日貨者人數加多。

暹關稅現已提高，以前按值抽百分之五，現抽百分之三〇。暹俗與華俗最不同者爲衣服，飲食及火葬。

陳道輝（二四、二、二十二）

經營德封泰批館，在曼谷十餘年，回國四次，眷在曼谷與樟林，華人寄款回國時，大數由銀行，小數由批館。樟林人在曼谷者多數經營批館，米，出口業及雜貨業。

店員月入暹幣二十至三十元，華人失業者甚多，因此批館生意不佳。本批館於去年匯華幣四十餘萬元，比前年少一半。

陳道生（二四、二、二十二）

服務於四海通雜貨店，在暹生，家住曼谷，六歲時返汕頭鄉下本村，在村入小學，十三歲

至汕頭，肄業於 Anglo Chinese College，十九歲入香港 St. Paul College，一九一二年到曼谷，時年二十二歲，現年三十四歲，第一次結婚時十八歲，在家鄉無兒女。第二次結婚時，妻爲華人，但在暹受教育。因受暹母勸告，與此女子在曼谷結婚。

在暹華人以勤儉著稱，往往娶暹人婦，但大致送兒女返國受教育。

上等暹人有奢侈習慣，因此於文化上對於華人無多大影響。僑民暹化程度高，受人的影響較大。

(乙)中南半島

(1) 安哥(Angkor)(一四、一、一十到)

出暹羅境坐火車北行，由柬埔寨入中南半島或法屬印度支那安哥(Angkor)，它是一小市，近由法國人類學家開掘，而才發現 Khmer 人的文化古跡，此種古跡代表距今五百年至一千年以前的文化。Angkor 附近自三公里至二十八公里的地區，已發現的古跡有七處，每處經政府重修，供人遊覽。此種古跡俱由石造成，有石人、石獸、石宮殿、石廟宇等。石人頭的大者高約二丈，用許多大石拼成，西貢鈔票上所印的人頭即是。石人站立者有時亦逾一丈或一丈五尺。石屋在小山頂，高三丈餘，用大石造成。每石作長方形，長六尺寬三尺，厚四寸。每石上有大圓孔二，從前造宮殿時，或藉此穿孔，用人力將石抬在山上，亦未可知。石宮稱 Angkor

Wat 有東已謝同石題詩云：『神仙造化此深宮，四面朝宗處處通，寶塔有塵寒雨洗，玉堂無鎖暮雲封，彫牆人物爭妍日，歷代禪房拜下風，地廣難尋勾漏跡，倚闌憑眺各西東。』何文合詩雖平仄不入調，但描寫比較切合事實，其詞云：『西方一座大佛堂，石壁石亭石做磚，五十四門通佛界，龍棲鳳閣石皇門。』光緒乙未年，潮州浮洋王日合過此，留詩以紀其遊，詞意欠工，但對於如此偉大的石殿，頗表露其景慕之思。詩云：『寶寺如今萬古長，二千三百十八年，誠信拜佛佛靈應，來到寺中如到天。』

日人到此留名者，有名古屋人伊藤洛郎，時在昭和九年。

安哥是一個清幽潔淨的小市，有一處街道整齊，商店林立，余順街而行，見一『高等談話室』，入內，有一室顏曰『拿破崙』，其對面一室顏曰『諸葛亮』。一門方開，余即入內，有一位法國人與安南人的混血兒，自鴉片坑上坐起，用法語問曰：『君係日本人乎？』余曰：『否，中國人！』彼應聲曰『不然，因君不吸鴉片。』

（二）提岸

中華商會（二四、二、二十八）

提岸離西貢七公里，爲華人薈萃之區。該處中華商會，據劉景、許亦鮮、李陶民氏所述，係成立於一九〇四年，因海軍軍官黃大珍率海籌來西貢，華人乘機立案。民國十二年建會所，費十萬安南幣。提岸有大規模米統（火鷄）約五十，大部份在華人之手。資本每米統約西貢

幣一百萬元，每日可出米四百噸，工人工資每月西貢幣三十至四十元，計件付資，每袋得二分，每日每人得自一元至一元五角（一晝夜分六段，每段六小時，做滿二段爲一工）。米出口時，如運往歐洲，大致先到法國，如運往中國或日本則經由香港，餘留南洋供土人食糧之用（出口商人中外人俱有）。土產出口者以魚爲大宗，運往星加坡，出口商人全屬華人；次爲椰乾椒及雜貨。

華人以作店員者爲最多，每人每月入款自二十至六十元，『新客』以改善經濟爲最重要的考慮，往往一到安南，就要找職業，找到就算，無暇選擇。

遷民人口時，女子與小孩（十八歲以下）減輕人口稅，因此女子與幼年人特別多些。從前女子納二元，今年起納五元。十八歲以下者人口時納二元，入口後無稅。十八歲以上者入口時正稅十五元，附稅十五元，以後每年付三十元。業商者另加他稅如營業稅等。徵稅分等級，各種人不同如下表：（1）本地人年納身稅五元，（2）明鄉人（*Ming-Huong*）其父爲華人其母爲本地人，此等人有當兵的義務係混血兒，年納七元或八元，（3）華僑（指遷民），（4）亞洲人（除中國遷民），（5）歐洲人。

普通遷民於入口時俱須納身稅（居留稅）。如爲商人，再加營業稅，其數視營業之大小而異。如爲地主則身稅外另加地稅，以上各種爲正稅。正稅之外再加附稅，往往等於正稅的一倍（附稅稱 *Impot gradué*）。

楊清民（二四、三、二）

堤岸暨南中學的課程，求與上海真如暨南大學相銜接，以便其畢業生可以升學，實際回國入學者人數不多。歷史最久之華校爲穗城，範圍從前是很大的，但教授舊書如四書五經。華僑分五幫（廣州、潮汕、客人、海南及閩南），學校亦分五幫用方言授課。客有崇正，潮有義安俱公立。民十一年提倡學聯會，因意見分歧，才於一九三四年成立。國語運動，在此地無勢力。

安南宗教與中國相似，一般的土人祀祖先。安南有國語，用中國字；近用法文拼國語，不用中國字。

安南革命領袖潘佩珠，曾旅居中國二十年，於民十六年返安南，在中國時曾一度在張作霖部下服務，潘返安南後，提倡中越兩國親善。

華僑匯款回國，以汕頭爲中心，潮人有批業公會，勢力最大。

（二）西貢

華僑所述的僑樂村（二四、三、一）

安徽宣城水陽鎮，北距蕪湖九十里，南去宣城七十里。土廣人稀，背山面湖，土地肥沃，可供耕牧漁樵之用。民國二年廣東中山縣人甘水貴自巴拿馬歸，在該處經營商店，爲華僑在該處有企業之始。民國十八年，台山人鄭悅敏返自北美，在該地養魚種竹，獲利頗豐，僑委會委

員旅墨華僑趙委庭氏，於民國十九年歷經北平黨湖宣城等地。擬擇地安居，作返國計，認為僑樂村適於墾植，將調查情形撰文寄墨，此後歸國僑民往彼者不絕於途。民十九年與二十年美洲僑民卜居者約九百人。民國二十三年僑委會擬定墾植計劃，調查荒地，預備救濟失業歸國華僑。

中南半島的中國人

據傳說，當一六八〇年時，有廣州某將軍佔領 *Bienhoa*，自一七一五年以後安南酋長向中國進貢，此後華人到此漸多。

印度支那的中國人分五幫（即海南廣府潮汕客人及閩南），有幫長。幫長兩年一舉，由法國地方長官秉承總督之命委任之，幫長不付附稅（*Impot Gradue*）此制沿用甚久，據說自華人到此後即實行。

遠東博物院 (*Musee Blanchard de la Brosse, Saigon*) (二四、三、二)

房屋建築仿中國的藝術，屋頂八角式，用瓦，院對面有一亭亦中國式，亭頂尖峯直上，用瓦，四面柱上盤龍，有石級，門窗俱用中式。

院內陳列印度支那各民族的文化，及美術（包括 *Khmer* 族的古跡）並有中國藝術品及日本藝術品。

亞洲人移民局 (二四、三、五)

余於二十三年十二月由香港乘荷船南行時，船在西貢留二日，以便裝米運往東印度。余擬

在西貢上岸，與華僑團體作初步的接洽，不料方至西貢，余自一等艙出來時，即遭安南警察攔阻，後由船主解釋才上岸。余疑護照有問題，所以在星加坡時，曾與總領事刁作謙先生商談，轉請法領事審查，據說護照並無問題，余自暹羅入法屬柬埔寨時，邊境法警局驗護照後即順利放行。余將離西貢時，輪船公司囑先到亞洲人移民局辦手續。余入該局，見中國部份，分五幫，即海南、廣州、潮汕、客人及閩南。余交去護照，並向執事人問曰：『我的中國應屬於那一幫？』執事人亦笑，拿護照後屢次向我提出問題，報告完成後交法籍長官，後又數次修改，把我歸入客人幫，最後引我到一室，要取我的指印。我甚驚異。旁有一華人曰：『請先生忍耐些罷，很有名譽的富商亦是如此的，因此地不用護照，僑胞人口全憑居留證的。』我因距輪船駛行，僅二小時，任其取指印而去。

出局門，余乘機參觀局旁的拘留所。這屋長九步寬四步，屋中間無凳，僅靠牆處有長凳一排。此屋共容三十三人，大半都是站立的。遷民入口時，要付身稅領居留證，每人須付西貢紙三十元。如本人無錢或西貢的親友無錢時，此人暫居於拘留所。入所後，經若干時尙無錢，則由輪船公司送回中國。

中國與越南未訂條約以前，關於遷民入口，概況如前所述。余到南京向外交部報告時，大家詫異不置。當時中越條約草案正在討論中，內有一條云對於中國及法越人民，彼此均予以互惠國的待遇。我說我所遇到的決非互惠國的待遇，我國一般的遷民所遇到的亦決非互惠國的待

遇。

鴉片製造廠

西貢有規模極大的鴉片製造廠，兩街相連，行人在街上走過，鼻中充滿鴉片氣味。鴉片係由殖民地政府專賣，據說本錢一分，賣價六分，得淨利五倍，吸食者有中國遷民、僑民、土人、混血兒及少數法國人。

第八章 蘇聯

民國二十四年夏至二十五年夏，爲余休假之期。在休假期間，余往歐洲遊歷。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余乘火車離北平，同行者有北京大學文學系徐祖舜先生，師範大學教育系田沛霖先生及燕京大學張堯年先生。至滿州里時積雪已盈三寸。在西比里亞火車中，四人同房，車廂高大，飯食亦佳。三先生直赴歐洲，余留住蘇聯七星期，專門研究工人及農夫的生活。在莫斯科時，余暫住於新莫斯科飯店(New Moscow Hotel)，爲該市最新式的旅館之一，亦即外國人旅行蘇聯時必居的旅館之一。行裝甫卸，即往訪顏駿人大使，顏適因公赴歐，余見謝子敦君。七年前謝君曾從余習社會學，國外重遇，協助頗多。同往蘇聯外交部國際文化委員會(Voks)接洽，蒙遠東部主任 Mrs. Vega Linde 代爲籌劃，並派柴德門夫人(Mrs. J. Seideman)爲譯員。夫人除俄文外，尚通英德法及西班牙文，以後常伴余訪問或節譯文書。除西班牙文外，常利用英德及法文的機會。

關於蘇聯的書籍，余共攜九種入境，其最舊者距余旅行時尚不及三年，但書中所述往往與余在蘇聯所見所聞者不同，足見其社會變遷之速。余遊蘇聯筆記中，關於社會情形及工人與農夫生活者甚多，與余在國內的旅行記述，特別是近年來在閩粵市鎮與鄉間的見聞，可資比較。

(甲)莫斯科社會一瞥

莫斯科社會概況(二四、十、一)

俄國政府新近決議，減低食品的賣價，自今日起實行，傍晚，余到旅館相近的食物店參觀，買主塞途，競買麵包、肉、魚與水菓。

魚鋪普通用火磚砌一小池，滿盛清水，池內養魚。池上裝以水管。活水時時流入，街上行人，往往見游魚而駐足。此池既富廣告性，且可以多養活魚。

俄國的房屋，在外面看來往往很小，入內常覺地位寬敞，陳設亦得宜。因地處寒冷之區，有許多房屋，用雙重的玻璃窗。但我不解何以蒼蠅尚能自由出入！有一次我在一小飯館吃點心，在我的桌上，約於半小時之內，來了三十一個蒼蠅。我的旅館是莫斯科最大並最新式的旅館之一，但飯廳內常有蒼蠅，莫斯科的醫院內亦時有蒼蠅。我們的印像是：在天氣寒冷的區域裏，不應常見蒼蠅呢！

飲食品店內賣各種熟魚，如薰魚、鹹魚等。生魚子是最有名的：顏色有青者有紅者，青爲上品。生魚子加在麵包上，在歐洲算是最講究的食品之一，飲酒時往往用以提胃，大宴會時，在餐前亦用生魚子助酒。

外國人購物的百貨商店(二四、十、二)

外國人買物必須在政府指定的百貨商店曰 Toxin，物價以金盧布計算。美金一元合金盧布一·二，合紙盧布三五·〇，因此金盧布一約等於紙盧布三五。俄國人用紙盧布，外國人用金盧布。同一物品，如在俄國人常買的商店購買，或在外國人常買的商店購買，有不同的定價。外國人住的旅館亦用金盧布。其實我和蘇聯的工人或農夫，同樣的以勞力謀生，只因我從資本主義的國家來遊，被誤認為資本主義者，因此被剝削，我未免抱怨。

第一九五託兒所（二四、十、二）

本所成立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在 Red Place District 專為棉紡織業工廠而設的，共有兒童一二〇人，年齡自兩個月至三歲。一半的兒童自晨七時至晚六時，俱在所內。母親在上工以前送小孩入所，自己往工廠作工，散工後接小孩回家。工廠的工作時間為每日七小時，在工作時間內趁休息的機會，母親亦往往到所哺乳。所內有醫生、護士及管理員，照料一切。

按兒童的年齡分成若干組，每組有臥室，洗臉房，遊藝室等。臥室的陽光充足，空氣流通。很小的兒童，每人的臉布、臉盆、被單等，以鳥獸或家畜作標誌，小主人認清自己的鳥，用自己的東西。三歲的兒童往往利用遊戲台，台的兩邊有扶梯，一作上台用，一作下台用。廚房甚潔淨，對於食品的預備特別小心，以適合衛生為原則。

患病的兒童另居一室，皮膚病比較普遍。

政府對於每兒每月出一七〇盧布，父母按薪金補充之，如父的月薪為四〇〇盧布，母為二

○○盧布；他們每兒每月出一○○盧布，作爲飲食費，其他費用由政府擔負。

Mowsoff 文化院（二四、十、二）

一九三二年秋，烏拉爾區的農夫，方在收割。收成的一部應向蘇聯政府納稅，但爲富農及 Mowsoff 的父親所反對。Mowsoff 時年十歲，爲前鋒團團員，他將此事祕密報告於鄉村蘇維埃，各富農因此被捕。爲報復計，富農謀害 Pavlik Mowsoff，本院即是紀念他的，原來此房是一個禮拜堂，經修改後成爲文化院。

院內有各種美術圈，如音樂、鋼琴、提琴、自然科學、電氣工程等。此外有農業實驗及自然科學實驗室。美術圈與實驗室，俱由教師指導。

圖書室有書報一萬二千本。本院兒童編輯前鋒報（Pioneer Tnohep）他們曾製造汽車一輛，現已在公路行駛，往來於莫斯科及距此院六十公里的地方。

食堂裏用簡單而廉價的食品，每童每日約費一盧布。

本院的兒童各在學校上課，課餘來此，按自己的興趣，研究學問或找娛樂的機會。有一童云：「我年十二歲，剛在本院遊戲完了。我已和朋友討論甚久，現在要離此院上學去了。」

我國人參觀此院者署名 T. T. Koo 以英文敘述他的印象。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用日文表示意見，稱此院爲兒童樂園。余用中文留字云：「這代表兒童教育的新潮流，兒童們可以用最適當最有用的方法，來利用他們的閒暇，以便養成新世界的國民。」

我的俄文（二四、十、二）

我在旅館往往於晚間洗澡，先穿浴衣，然後按電鈴。僕人來時，余即指浴衣示意。今日由柴德門夫人處學會洗澡一字。大膽的向電話司機生說：Wana，她點頭，余甚滿意，認為俄文已有進步。返臥室後半小時，有人叩門，余啓門示之，旅館飯廳內來一侍者，左腕掛一飯巾，右手持火柴一盒。他說了幾句俄國話，完全文不對題，余所能懂者僅 Cigarette 一字而已！

第二美術戲院（二四、十、二）

The Second Art Theatre 今晚演好生活 (Good Life) 話劇，描寫目前蘇聯的社會情形。有一中間階級的家庭，其壯年男女對於機械畫，建築工程學表示興趣，因此他們正籌劃重建莫斯科市。一人是共產黨員，他已請某大學教授講墮胎，並已付二〇〇盧布。如此高的報酬，惹起全家的辯論與譏諷。

女廚司攜芥末一大筐，裝成十數瓶。自白云：「我所買的芥末，足夠全家一年之用，我恐怕明天市上食品沒得賣呢！」全院大笑，因十月一日政府才下減低食品物價之令。

晚七時半開演，十一時完畢，看戲者各界人俱有，秩序頗好。有些人把食品帶到戲院，於方便時用餐。戲台可旋轉，佈景敏捷。

自革命以來，美術家的生活如常，本劇扮女廚師者，在革命前已享盛名。戲劇的內容常有變更，目前多採用當時通俗的材料編成戲劇，因此美術與生活可以打成一片，以使一般的看戲

者，可以了解和心賞。工廠工人常於散工後入戲園看戲，以資娛樂。

托爾斯泰博物院(Tolstoi House and Museum)(二四、十、三)

是以他的家作為博物院的。托氏的一生事蹟，用很現實的方法陳列出來。他的代表著作也擇要陳列，如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的一部份原稿，及 Anna Katherine 原稿的一部等；前書的日文譯本，亦陳列於此。

托氏有子四人，妹一人；其妻與妹，有時候在他的著作中可以讀到。

有油畫一張，描寫托氏抱病，持筆寫末頁的日記。帶鬚的老僕跪在牀前，預備接收主人的日記。

皮酒店(二四、十、三)

今晚余在冷僻的街裏，入一皮酒店，飲者俱為男工。每人飲一玻璃杯皮酒，用香腸兩段，兩塊麵包，一隻大蝦。其總值不出一盧布。有一工人見我正於街旁徬徨着，用俄語對我講話。他看見我不回答，便繼續的自言自語，因此引起近六人的大笑。

近代美術博物院(二四、十、三)

歐洲有好幾國的近代美術在本院陳列，如法、意、荷及西班牙。繪畫壁畫，種類甚多，大小亦不一。

有一美術家，諒係久住於遠東者，往往以日本及中國的鄉村生活為繪畫的主體。另有法國

畫家一人，常取材於中南半島。荷蘭一繪畫家，畫出荷國一鄉村，其房屋有鮮明的紅色，其馬車似中國的騾車，其道路沿途彎曲，驟視之疑是中國的鄉村。

著名美術家如 Picasso, Van Gogh, Cezanne, Matisse, Monet, Mennier 等，俱有作品陳列。這些是革命以前，由莫斯科富商，出重價買來的。

惱人的新聞（二十四、十、四）

Moscow Daily News 轉載十月三日天津品報的新聞云：中國北五省的自治運動，日有進展，一俟領袖決定後，即可宣布獨立。品報是無名小報，並受日人津貼，故登此淆亂聽聞的不確消息。

余在紅方場(Red Square)拐角參觀 Cathedral of St. Basil 內有 Chapel 十處，每處有司拉夫文刻出錐形的 Byzantine 神像，塑在舊牆上，甚高。有一部份成於一五九五年，有許多 Cupolas 多是歪曲造成，諒象徵美術家由夢中得着結構的作品。俄暴皇 Ivan the Terrible 心賞本建築，把建築師的眼睛弄瞎，使他不能再建同樣的禮拜堂。堂前有一像，成於一八一八年。

地方初級法院（二四、十、五）

初級法院有法官一人，由政府委任，無故不去職。另由本地人民選舉二人（通常是工廠工人），充陪審員，任職一年。陪審員注重事實的裁判，他們於任職前無費受法律的訓練三個月。

初級法院分民事、刑事及勞工三組。審判不服，可上訴於莫斯科市法院或區法院，再不服可以上訴大理院。

蘇聯有簡單的法律，民法刑法與勞工法，各種的條文不過一百面的材料，但關於住房的法律，目前比較複雜。因市鎮裏人口激增，住宅每不敷用。

原告如果不識字，可向法官口頭告狀。院內有法律諮詢所，無費供給法律的諮詢者，此所由工會出費維持之。

本院法官是共產黨員，某法官向余解釋共產黨的責任云：「黨員應和平常人一樣的努力工作，黨員的道德與責任，要比一般人高些，才能不辜負本黨的領袖與同志的付託。」

勞工法規常為本院所引用，對於雇傭條件的糾紛，普通多援用法規來解決。

大戲院（二四、十、五）

Bolshoi Opera Theatre 今晚演「雪女」(Snow-girl)，這是 Pushkin 所著的兒童故事之一，描寫冬春夏三季，用極美麗的佈景及歌詠來表達。本歌劇由送冬的盛會開始，其節目有宴會，團體歌唱及團體舞。內中有女神一，以紙做成，這是冬神。「雪女」艷妝出台，伴以鳥及花（鳥與花俱由男女兒童扮成），按故事「雪女」不知戀愛，其母啓發之。有富商已與另一女子發生戀愛，此女亦愛之。富商見「雪女」甚美，同時亦愛「雪女」，他女憂忿，稟於俄帝，帝決驅逐富商出國。他女因愛富商，求帝稍緩執行此決議。夏天來臨，「雪女」怕陽光曰：「我

只有一棵冷心，不知戀愛」。在陽光下，「雪女」融化，忽然不見。

布景艷麗，歌唱優美。扮「雪女」者才十四歲，被約至歐洲歌唱已三次。本戲院約有二百年的歷史，著名歌唱者俱在革命前已成名，政府繼續尊重他們。俄人喜音樂與美術，甯願節衣縮食，省出錢來買戲票，一般人尤其醉心歌劇。

星期日（二四、十、六）

晨在旅館擬定問題十三個，準備明日赴工會最高理事會談話時之用，問題見後（工會最高理事會節）。

正午顏駿人大使約余在其家午餐。顏宅係向一俄人租來，有房十三間，從前每一房爲一個機關所租用，足見莫斯科住房的缺乏。

顏大使云：「日俄戰爭時，日本逐出俄國勢力於東三省。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時，日本消滅德國在山東的勢力。我怕在不久的將來，日本將要把英國人的勢力逐出於中國。」

飯後顏大使約余遊莫斯科近郊，汽車向西北行約二十六公里到 Onkinski 地方，現爲軍官的療養院所在。院所從前爲一富商所有，現已修造，有博物院，網球場，空曠的草地及樹林。再往北約二十五公里到 Novo Stalin (New Jerusalem)，此地有一古老的僧院，最近一次的重修是在一八七四年。院內有精緻的禮拜堂及美術化的裝飾。

對於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的主要區別，顏駿人先生發表如下的意見：「中國革命給我的印

象是，有些失業者（以前在軍隊或政界服務者）組織起來把有職業者逐出，自己起而代之。因此中國革命在社會上不發生力量。蘇聯的革命領袖，在革命以前或被監禁或逃亡在外，多有一定的主張與主義。一朝得了政權，他們要實現他們的主張與主義，這是很有力量的，因為他們的革命是用血與生命換來的。在蘇聯今日，工人與農夫的經濟與社會地位有顯然的提高，就是革命力量的表現。」

我問：「蘇聯的榜樣是否可為中國所做？」他繼續云：「大概不可」——「因為中國缺乏幾個先決的條件，例如蘇聯在革命時宣佈外債無效，宣佈關稅自主；同時歐洲國家那時正自顧不暇，無力干涉蘇聯革命。上列各項，俱非中國所能利用。」

第四十八學校（二四、十、七）

有學生三千人，分兩組上課，因校舍不大，教室是輪流用的。教員一〇六人。每年預算為盧布六百萬。第一、第二級教員月薪自二百至二百五十盧布，他級教員月薪約得四百五十盧布。

學生最幼者七歲半，在校肄業至十五歲或十六歲。七年的教育是強迫的，學校有十年的課程，但末三年不是強迫的。七年的教育修滿後可入職業學校，十年的教育修滿後可入大學，因此有許多學生願意接受上述第二種教育。

本校的課程如下：俄語、俄文（十二歲及以上者）、數學（算術、代數）、自然科學、地理、

歷史、外國語文、物理、化學、社會學、勞工問題、圖畫、機械畫、體育、歌唱、地質學、冶金學。

七年與十年教育俱不收學費。父母有經濟能力者，對於入學兒童付書籍費。公共食堂每人每日餐費蘇幣四七分，本校無宿舍。本校的課程由教育委員會編定，全國是一致的。蘇聯注重教師的指導，不似這爾頓制完全注重兒童的自動。此地的教育目的在引起兒童的興趣，激發求知慾，如發明、創作等。教師要領導學生，向自然發展的方面邁進。

課程以外尚有團體活動如美術圈（戲劇、歌唱、提琴等）教師不但對於學生在校的行為要負責，並對於在家的行為要和父母共同負責及共同合作。美術圈的領袖夜班的指導者，俱由教師充之。

職業病研究院（二四、十、八）

本院工作人員四百人，半數是科學專家，如醫生、化學家、生理學家各種工程師等。

關於工廠的設備，如機器的設置與管理，廠內的光線與空氣、毒質、溼度、塵埃、工人衛生、工人宿舍的管理、化學工廠、金屬工廠的檢查等，俱在研究的範圍。

文化委員會 (Voks: L. N. Jcherniavsky)

（一）政府計劃：在蘇聯不但生產由政府計劃與統制，即科學工作亦由政府計劃，因此需要與供給可以緊相銜接，無不足或糜費之弊。政府計劃分兩面，一由政府發動，一由個人發動，

個人的發動可和政府相比，如與政府的政策完全相似，則其計劃得着有力的證明，工作即可立刻進行。如個人的計劃與政府不同，即稱爲反計劃（Counter Planning）。參加計劃者要悉心研究，以期得到最適宜的計劃，然後實行其最後決定的計劃。

（二）生產工具國有：主要的生產工具，主要的財富俱爲國家所有。如此各階級間，各人間逐漸消滅其經濟力的不平等現象，不久盼望無階級的社會可以實現。

在蘇聯，贏餘的取得，不是任何人活動的動機。沒有人以企圖得着自己的利益爲工作的主要目標。

（三）勒甯的貢獻：除馬克思的著述外，勒甯有下列的主張：（甲）雇主與工人間有經濟利益的衝突，（乙）如欲實現工人革命，工人必須得着政權，（丙）工人的政府必須由工人及農夫共同奮鬥才能成立。馬克思生在資本主義時代，勒甯生在帝國主義時代，因此二人所見微有不同。

（四）少數民族問題：蘇聯共有民族一四〇，每民族有文字或方言，在帝國時代，他們被強迫說俄文，革命以後，政府鼓勵他們用自己的文字或方言，使得文化有更寬廣更富足的基础。蘇聯相信民族自決，民族自治，使各民族得到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平等。推廣此義，蘇聯對於世界弱小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抱同樣的態度，因蘇聯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

（五）人性的改變：人性的生物方面是不會改變的，但社會與文化方面，近來有重要的變

變，例如個人競爭已用團體競爭來代替，贏餘慾已用名譽的獎勵來代替，蘇聯的人民，和資本主義的人民在文化方面，實在有不同之點。

(六)失業：因下列各種理由，蘇聯已無失業問題：(甲)經濟的恐慌業已廢除，因生產已受統制，生產不致太多，生產與消費可以時時配合。(乙)集合農場，全國普遍，因此農民無須離村，蜂擁於市鎮內討生活。(丙)鄉村的貧窮已廢除或減少，因此鄉人如有能力作工並願意作工者，大致可以得着雇傭的機會。

歌劇大戲院(二四、十、九)

足尖舞劇名曰「天鵝湖」(Swan Lake)描寫中古時皇太子齊弗立(Prince Siegfried)的生活。當皇太子舉行成年禮時，其母爲之開跳舞會。母命其子於到會的女子中選其配偶，太子擇一美女，美女不幸觸怒於惡神(The Mairacle Man)，惡神把此美女變爲天鵝，因凡觸怒者以前俱遭此厄運。太子四出尋愛人，抵天鵝湖與愛人相會，惡神遁去。

佈景美麗，服飾炫耀，各人舞時大致用足尖，舞時不歌亦不語。舞者感情俱由身體的動作，臉色及四肢的行動表現出來。第三幕代表宮室，上台者不止一千人，有意大利、匈牙利及西班牙舞。

雙十節

蘇聯大使邀請國人之在蘇聯者，如旅客、新聞記者等到大使館晚宴。用燕窩、龍眼、荔枝、

盡是家鄉風味，用俄國小吃（Sakuska）及菜湯（Bolshe），並用法國酒。客堂牆上掛有中外的字畫，屋內陳列中國玉器、磁器等。顏大使云：「國家多難，所以我們用沉靜的方式來紀念國慶。這是第二十四次的革命紀念，我們雖在外國旅店亦是歡樂的。」天津大公報記者陳君（Percy Chen）舉杯爲顏大使壽。

莫斯科市重建展覽會

重建莫斯科市，是定爲蘇聯的新政之一，各機關各道路，各住宅區，各工廠的模型，俱在本會陳列。

新公寓的模型表示用地的經濟，美術化的裝飾等，亦在會中陳列，書櫃由牆上挖洞裝置之，兩家合用一澡盆，合用一恭桶，亦用模型指示其辦法。已成的衣服，標出「最優」「優等」及「劣等」三種，以便指示裁法式樣及材料的品質等。

工程師、繪畫師、建築業專家、房屋經理人、市政府職員等多分別負解釋之責。有鄉婦一人，年約七十，問曰：「在我家旁邊有兩小街，聽說要拆去了，拆去之後，是否要建築大街呢？」

生育節制（二四、十、十三）

醫院、工廠、婦嬰保健會多發賣生育節制的器具與藥物，對於工人大概是不收費的。按各人的需要，發出各種器具或藥品，男人用的如意袋非常普通，女人用的化學或機械式的子宮帽

亦不少，金屬質的子宮帽不用。節育指導所往往派社會服務員到節育者的家裏，去訪問，同時勸節育者遇有問題時往指導所去討論。各種節育器具及藥物，俱在蘇聯製造，未見由外國運入者。

墮胎是合法的，在政府的醫院裏無費舉行。孕母的允許是惟一條件，墮胎時醫生亦不追問孕母所以要墮胎的理由。

吳南如宅（二四、十、十三）

吳南如先生在民國十一年時，與中國代表團參加華盛頓海軍軍縮會議，余時方在哥倫比亞大學肄業，亦被代表團約去幫忙，現吳任大使館參贊，吳氏夫婦約余在宅午餐。用宜興茶，俄國白葡萄及 *Vin de France* 瓜，此瓜似美國的 Honey Dew，但較甜。吳氏有承繼女一，五歲半，吳夫人患病，不能生育。

人事註冊局（二四、十、十三）

Naks 成立於革命之後，範圍較寬，手續較簡。如有男女二人，決議結婚，到本局付三盧布，拿出護照（每人有護照）來註冊。書記填寫他們的姓名及住址、結婚日期。已嫁婦可用娘家姓及本人名字。

夫婦如同往該局，打算離婚，書記於第一次會面時勸再考慮。經考慮後如決定離婚，書記即為辦理手續。如夫婦的一造去請求離婚，亦可，其他一造即由局通知。離婚以後兒女的經濟

負擔，由父母分任，但父有較重的責任。

嬰兒出生由父親或保護人到局登記。

遇有死亡者家屬到局登記。

反宗教博物院（二四、十、十四）

主要目的似在指示人們崇奉宗教的無用，同時勸人們注意科學，如歷史學，初民社會學、人類學、社會學、自然科學等。本院入門處，兩邊牆上俱懸掛圖表，一面是聖經所述的雨及雷，一面是現代科學對於雨的解釋及天文學的選述。院中一部份的壁間懸着極美麗的聖徒繪畫像。有兩個埃及木乃伊，尚保存甚好。在帝俄時代，某詩人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詩，同時有反對宗教的油畫像一張，畫出在受判日（Judgment Day）禮拜堂的週圍燃着大火的光景。通常以為這是將要死時所發現的作品，距今約一百年以前。在常俄時代，軍人在出征之先必到牧師處祈福，牧師勸曰：「戰爭是為皇帝，為禮拜堂，為帝國」（For the Czar, for the Church and for the Empire）。

禮拜堂裏，保存些人的骨骼，有一部分用布物蓋好，但頭與四肢尚顯露。

關於一九一五年的革命有油畫一張，長與寬剛剛蓋住大屋的一邊。下端畫的是皇帝及眷屬，由軍隊保護，並由禮拜堂赦罪的姿態。另一部分畫紅軍的進攻狀，紅軍被認為惡勢力的代表。

人類學博物院（二四、十、十五）

本院在莫斯科大學的校園內，即該大學的一部，成立於四年前，有六十五種人頭，人頭有許多種類及形狀。關於人的演化，自有史以至現在亦擇要敘述。

陳列室有毛髮極多的一人，臉、手、足、有許多毛髮。

初民社會的生活，用圖表及模型，分類解釋。

埃及木乃伊一個，二七〇〇年以前的古物，在院陳列，由西比利亞得來的死屍一具，用帶毛的皮裹好，據說已有一百年的歷史，裝在一長木箱內，去蓋，以便遊人觀覽。

歌劇大戲院（二四、十、十五）

Bolshoi Opera Theatre 演足尖舞，名曰三胖子（The Three Fats）。此舞劇成於一年以前，全國得第一獎，爲一想像的故事，描寫三個胖子，俱是資本家。某日一個革命黨員攻擊胖子宮，失敗被監禁。皇太子是平民之友，鍾愛一個洋囡囡，這囡囡會走並會跳舞。有一日在舞場中這囡囡被人擠倒，皇太子失權，約醫生來診治，但醫生回家時，在路上遺失囡囡。醫生找得少年舞女一個，扮成醫好的囡囡，這個囡囡終究把被監的平民釋放出來。

有一人出台時，兩手伸直。當他起始跳舞時，兩個小孩從他的手臂裏出來，這兩小孩用金圈圍住，服飾如猴子。跟着是一花園的佈景，美麗絕倫。一個兵士睡覺，在夢中見囡囡出舞，隨後遇着二小美女及一虎，此種情景，俱一一演出。

本舞劇的佈景，音樂與跳舞，俱美不勝收。扮洋囡囡者僅十四歲，爲全國最受寵愛的藝術家。

有一幕是廚房，參加者約一百人，包括男女及小孩，各穿白衣，各拿食品少許。

婦嬰保護博物院(Museum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本博物院每日開放，不收費，其主要目的在啓示一般母親對於撫育兒童，促進健康的教育。人的生命史現實的陳列在玻璃瓶裏，把生命分若干階段，自成胎以至嬰兒出生，每階段有一真實的胎質，分瓶裝好，一看可以明了生命的形成與發展，每瓶附以簡單的說明。衛生各項目包括孕母的衛生與自生育以後的產母與嬰兒的衛生，各有系統的解釋，附以圖表與插畫。嬰兒的食品衣服與睡眠的設備，既簡單而又合於衛生。

博物院的一部是托兒所，所內有兒童的玩具與遊戲品，各種遊戲品俱用各地的農產品製成，利用樹葉麥稈。竹片與木片等；玩物裏有人形鳥獸，家禽與水果等物，我們的印像是：這些是工人與農家常見的東西，原料是每家所有的，費錢是不多的。

文化與休息公園(Park of Culture and Rest)

莫斯科有同樣公園四處：入園時每人須出蘇聯幣一毫，園內有各種團體遊戲，如足球網球等，此外有電影、話劇、音樂場、健康訓練班。有偉大的希臘人像，如擲鐵餅者，象徵體力與健康，又一處有巨大木船的模型，用極大的櫓；另一處塑工人數人，作坐下休息狀，內一人頭

部歪斜，如已入睡。

兒童城 (Children's City) 有各種室內與室外的遊戲設備，有教室有娛樂場。每日有兒童多人參加各種活動。各年齡俱有，指導者有護士，小學教員，公園的體育技師等。

飛機降落傘的訓練，每星期內有數次，遊園者可隨意參加。參加的人數總是多的。一般的工人，與其他各種職業的從業員，每星期工作五日，第六日爲休息日，因此蘇聯的星期僅有六日，逢休息日有許多人樂於遊園，園內有大樹，有許多凳椅，有寬廣的草地供人休息之用。遊園的人藉此可得休息，亦可以增長教育的知識，他們所費的錢是極小的，因他們中間沒有很富的人，政府只求一般的人民，能利用公園，亦不在收入上打主意。蘇聯的人民，錢既不多，亦不講究儲蓄。有一次翻譯員對我解釋云：『蘇聯人民不打算有五年或十年的儲蓄，因爲儲蓄無用，並亦無須。有了錢也沒有多少貨品可買，因爲一個人的生活需要，大抵可以滿足。每人的入款足夠他的一切消費，他的工作是正常穩定的，他不憂失業，他自然無須儲蓄，工作完畢他到公園來休息，並企圖發展他的個性，使其對於文化方面謀進益。』

國際文化委員會

遠東部職員 (Mr. Spindler) 云：『在較短的時間，蘇聯確實已有較重要的社會進步。』余問曰：『最重要的原動力是什麼？』答曰：『當然要歸功於共產組織，因爲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區域，在這樣短的時間，能夠有着相似的成績。在共產組織中尤應注意社會主義的競爭 (Socialist

Competition)、突擊隊(Shock Brigade)與國家計劃委員會(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末一種組織在資本主義的國家是不可能的，其主因在缺乏統一的宗旨、機構與威權，資本主義者通常拿盈餘當作一切努力的最重要的宗旨，那就未必與國家與人民的利益相符。至於突擊隊是勒甯的發明，當一九一九至二一年飢荒時，國內幾乎沒有生產，所以我們需要以最高的速度，最低的成本增加生產，於是由激發工人的愛國心開始，拿效率最高道德最高的工人做榜樣，由他們做領袖，激勵其他的工人們，努力生產。」

兒童藝術教育中央研究院(The Central House of Children's Art Education)本院屬於教育委員會，研究兒童的各種藝術教育問題，其主要部份在提倡並發展兒童的自動力。

本院協助組織兒童戲園，傀儡戲園(Puppet and Marionette Shows)，並主持成年人戲園中的早場戲。

本院的分院在全國有一〇三所，兒童戲院一〇〇所，傀儡戲院有五十五所，電影院有七十所，音樂學校有七十所。全國各學校中，有電影的設備者凡四千處，本院在三〇〇無線電站中對於啓示兒童的藝術，有特別工作。在二萬學校有無線電的設備。本院的工作範圍如下：戲院、音樂、電影、美術繪畫與雕刻。無線電，兒童的文藝創作與團體活動，跳舞，團體遊戲。本院與其分院亦在各地學校內工作，例如師範學校內關於音樂與美術的工作及計劃俱由本院擬定。

在學校以外，本院亦推行其工作，如音樂、美術、戲院、電影、無線電、團體活動，同時在成年人的俱樂部內亦有兒童組的各種工作。

政府已有命令，凡新建的公寓須有兒童室的設備以便本院推行其工作。

本院及分院對於前鋒團（Pioneer organization）街旁廣場，鄉村夏令營等處，亦各負責進行兒童的美術教育。

本院注意研究，並得各級教師的合作，研究時利用器械問題表等以測驗兒童對於話劇、電影的反應等；並測驗他們對於自動活動的反應。

本院的研究工作，在下列刊物裏按期發表；學校的美術圈（Artistic Circle in Schools）學校內美術圈的方法俱樂部內的美術音樂戲園電影無線電，本院發行雙週刊一種，每期可銷三萬五千份。

本院新近舉行歌唱競賽，預備選一最適宜於學校的歌，全國兒童送入的歌參加競賽者共一九〇二種，得獎的歌印成一本，已分發二十萬本。

二〇巡迴團已在全國各處旅行，並推行工作。

本院採用系統的學科及函授學科，訓練各種教員，以便擴充本院的工作。

當一九三四年全國舉行兒童美術競賽會，兒童參加者人數甚多。

為激發兒童的美術興趣，本院編訂第一級及第二級的美術標準，凡及格的兒童可得標幟及

小冊，勒甯市得獎兒童四萬，莫斯科三萬，由此方法本院發現許多天才，特別是關於音樂繪畫及跳舞。有許多美術圈亦因此組織起來，如演戲、文藝、唱歌及銅樂隊等。

本院有音樂組，鼓勵兒童，司製造樂器，他們用罐頭食物瓶鉛瓶或用木板木片等作音樂器具。

本院有圖書陳列室，其內陳列許多國家的兒童作品，遠東有日本兒童的繪畫，惜無我國兒童的作品。陳列室內共用圖書二十萬種，內有一、五五七種比較是優秀的作品。烏克蘭的兒童喜歡用鮮明的顏色，北冰洋的兒童喜歡用深色，顯示氣候對於美術的影響。星期日的早晨，一般的兒童不往禮拜堂（至少市鎮的兒童是如此的），但往戲園看戲。演者是藝術高明，受特別訓練者。余所見者是宗教戰爭的一幕歷史劇，內有牧師二人。兒童們見牧師出台（由牧師的服飾就知道他們的職業與態度），滿場的兒童俱嗤嗤作聲，我們以為蘇聯這種美術教育，充分的灌輸兒童的反宗教的意義與感情。

我國人最近參觀本院並在記念簿中簽名者，有教育考察團包括程其保先生，後來者有陳鶴琴先生，余以英語誌數語，大意如下：「關於蘇聯的教育工作，我有極深刻的印像。蘇聯的教育家無疑的要陶冶新人格以應付新生活。」

娼妓感化院(Prophellectarium)

娼妓感化院成立於十一年以前，至一九三一年止全國共有三二處，莫斯科有五處，近年來

全國僅一六處，莫斯科僅有一處，住院者俱出於自願，自付房飯錢，但享受免費教育的權利。蘇聯的娼妓是要登記的，登記時得黃色證一以誌識別，全國有娼妓二十五萬人，莫斯科有二萬人。自一九二四年起，政府決議組織感化院，僅莫斯科一院已拯救娼妓二千五百人。

本院有娼妓三四五人，住院期通常爲一年有半，每日約有六小時的教育，包括常識教育、家庭教育及職業教育。其餘時間用在醫藥的救治，娛樂休息及團體活動，以各種美術圈（文藝音樂）旅行與參觀等。

娼妓出院後的主要職業如下：百分之八二充店員，百分之十九爲社會服務者，百分之一七繼續在技術學校工作，百分之一二任共產黨員並在黨內服務。

娼妓方入院時，據心理及醫學的測驗有百分之三〇是低能的。

已受感化的娼妓，由共產黨員的指導每年至少開會一次，討論關於各人的問題。

兒童戲園(Children's Theatre)

兒童戲園屬於兒童藝術教育中央研究院，今日是星期日，晨演自由的福倫德斯(Free Plan-ders)描寫路德以前歐洲禮拜堂的腐敗。依本劇的情節，當時的人民，自虞有罪時可向牧師買得文書一紙，藉此請求上帝宣告無罪。有一貧民因此責譴牧師，但被判爲信異教，并侮辱禮拜堂而被判死刑，其子誓復父仇，得勝，福倫德斯因此得着自由。劇中所表出者有歷史、愛情及勇敢，俱到極妙境地。

這是一個名劇園，專爲兒童而設，觀劇者的年齡，約自十二歲至十七歲，演員是成年人，技術甚精，經驗豐富，是全國聞名的藝術家。兒童對於劇情頗了解，亦頗欣賞，由他們的反應可以知道的。譬如他們對於劇中的幽默，常時發笑，對於主角的勇敢（如誓復父仇的白白）全場拍掌，對於牧師的腐敗十分輕視（如擲碎紙於牧師等）。演員的動作是高度的藝術化，佈景簡單而敏捷，一劇五幕，每幕是短的。兩幕之間僅休息三分鐘。

有些兒童的反應是快的並是強力的。他們表現緊張的感情時，教師們由劇場座位中起立，安慰他們，並勸他們鎮靜。教師們坐在他們中間，遇劇中情節不明瞭時，向他們解釋。在休息時，教師與學生時常討論劇中的情節。

柴德門夫人與余晚到兩分鐘，門閉，第一節完了，我們才入內，兒童很守秩序，頗安靜，僅聞咳嗽聲。本劇快完時，聲音漸雜，台上有人用聲筒勸大家安靜，俟秩序恢復後，才繼續演去。

本園有座位約一千，今日滿座，因兒童不往禮拜堂去，只有老年仍保持逢星期日往禮拜堂的習慣。

革命博物院(Museum of Revolution)

本院陳列俄國歷次革命的文獻及遺跡，並陳列幾次外國革命的事實。俄國的全民革命自 Stenka Rasin 至 Lenin 俱陳列於此，特別是下列各年度：一七六〇、一八二六、一九〇五、

一九〇六、一九一七。並關於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一九一一年的中國革命，一九二五年的中國五卅案，及日本關東勞動同盟的大罷工，亦各搜集並陳列許多材料。勒甯的成語：「除非把權給予蘇維埃，否則革命。」在本院得着有力的證實，院內有一大木箱，高度超過人之全身，外邊有條告曰：「請來一看」，待遊人入內，一無所見，僅把自己關在箱內，因這是囚籠，當凱塞林二世時，農民革命領袖 Pugachev 就在此籠內喪失生命。

孫中山磁像一件，是羅英孝送給鮑羅廷夫人的。像的上首刻有總理遺屬，當蘇聯十九週年紀念時，國民政府寄贈紅緞橫披一方，橫披四周有五色絲線及球，俱下垂。

戰爭文件、信札、公文、戰具、旗徽、革命領袖的照相、雕刻品等甚多，一八八七年所造的大砲一尊，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時亦曾被用。

院內有一雕刻，爲一壯年的塑像，站立一旁，作準備戰鬪狀。臉上表示奮鬪的決心勇敢，並毫不害怕；身體是十分強壯，分明像徵有力的革命鬪士。

院內有一部份陳列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的成績，如五年前計劃的統計及圖表，及 *Marinorok* (*Severdlovsk*) 的 *Ball Bearing* 工廠的主要用品等。遊人分隊，常由院內專家領導參觀，並負演講之責。當某隊演講終了時，遊人中有一俄國鄉婦云：「我眼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但我不充分了解那一次的勇敢與犧牲，今日看見許多遺跡，使我特別興奮。」

柴德門夫人云：「俄國政府的權力，經過每一次革命而遞減，工人階級的努力卻逐漸增

多，其勢力亦逐漸加強。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工人與農夫遂握得政權。」我說：「革命的力量，此院完全表現出來；它的力量存在於全民的肩上，因俄國有好幾次革命，由全民或多數人民參加共產革命。」

(乙)工人生活與工廠

司塔林汽車製造廠(二四、十、十一)

工廠有工人三萬二千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不久即成立 Amo Auto Factory，規模甚小，以後逐漸擴充以至於現在，易名司塔林汽車製造廠。最惹人注意者是文化聯合團 (Cultural Combinat)，為促進工人教育而設，包括下列各部：(甲)工廠學校，幼年工如十六或十七歲工人入此校受職業及技術訓練一年半，有學生一、三〇〇人，課程特別注重物理，機械及金屬學等。(乙)工人大學預科 (Worker's Faculty) 有學生八〇〇人，預備學生入大學，工廠以外的工人，入此校者可得津貼，工廠工人入校者無之，但於散工後入校，有四年課程，注重機械工程，汽車製造等。(丙)高等專門學校(大學程度)，凡工人大學預科畢業生可入此校，有學生二、〇〇〇人，課程凡五年可以修完。此校畢業生經政府考試及格者入工廠擔任專門職務。一九三四年及格者四、五〇〇人，一九三五年至十月止及格者二、五〇〇人，往考者除本校畢業生外，尚有國內同等學力的學生。

工廠學校成立於十六年前，工人大學預科成立於十年前，高等專門學校成立僅六年。工廠內有醫院 (Polyclinic) 工人可以無費得醫藥，醫院有X光線、手術室、眼科、普通診室等。

院長某女醫師云：「市鎮內各工廠，目前大致有完善的醫院。即在鄉村，離火車站一五〇公里的地方，亦逐漸有醫藥的設備，這是可引為欣幸的。」

工廠學校內充分利用壁報，新聞紙剪裁的一種是關於意大利的阿比西尼亞的戰事。學生亦發行刊物一種。機械課堂及冶金課堂內有機器的模型，及投影機。學生所用的桌適合衛生並有寫字抬的設備，無線電室亦有適當的設備。

工廠內炎熱部份 (Hot Section) 如鍋爐及近旁，關於工作的性質，在理論方面，工人們在課堂裏已有討論，在實際方面，亦使工人先得經驗。

工人食堂有幾處，一處可容五百人，余經過黑暗的通道，入工人廁所的一部。一屋內無他物，僅恭桶二，男人用；旁一室為女人用，不隔斷。

本工廠規模極大，用地極廣。工人宿舍即在其旁。有一處新蓋工人住宅，標題曰「新住宅」，房屋寬廠，屋旁種花木，設備頗合衛生。

工會最高理事會 (二四、十、十四)

Supreme Council of Trade Unions 事前囑余預備問題，以便談話時有所遵循。余乃送去

問題十三道（附於本節之末），談話時集中第四題：『蘇聯的工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其主要區別何在？』

蘇聯的工會，其主要任務在推行社會主義，及發揚人類的快樂；至於資本主義的工會，在和資本階級奮鬥，以使工人們可以得着經濟及社會的利益。蘇聯的工會，在共產革命發端時即竭力摧毀資本主義。在一九一七年工會與社會民主黨員聯合奮鬥，目的在打倒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設立蘇維埃。當時的蘇維埃，共產黨員佔少數。在莫斯科及 Donbas 區，工人傾向於共黨，因此兩處的工會最先共產主義化。

工會會員加入紅軍，他們對於十月革命作準備工作。共黨中央委員會，大抵由工會會員組成，乃十月革命最重要的中心團體。共黨執政權以後，工會的任務加多，參加政府的工作，如工農專政。關於建議及立法等問題，工會亦負重大的責任，如工會與第三國際的關係。

工會其他的主要任務，是生產的統制。凡工廠的計劃、管理、工人的待遇（工資的決定）等俱由工會負責。工會注意工人的幸福，務使工人得着各種權利，使他們得着心理的安慰……在此種情形下努力增加生產。譬如團體競爭，即依照上述的原則推進。

工人尚有他種幸福，如文化與休息公園，衛生的設備，美術的心賞，保護的法律等，使蘇聯的工人對於文化有廣而深的了解與心賞。就大體言之，蘇聯人士的觀點，以爲國內工人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利益，非資本主義的工人所能希冀者。

(附)蘇聯的工會(二四、十、六)

(一)在蘇聯何人可人工會爲會員？他們的責任與權利如何？

(二)簡論蘇聯的工會制度，包括自最低級的工會至最高級的工會。

(三)蘇聯的工會對於下列每一種機構的地位與關係如何：(甲)政府(即雇主)，(乙)工廠委員會，(丙)合作社，(丁)集合農場，(戊)教育機關及學校。

(四)蘇聯的工會與資本制度下的工會其主要區別如何？

(五)蘇聯採用何種獎勵辦法，使工人增加生產？這些辦法成功到何種程度？理由如何？

(六)對於擬訂勞工法規，蘇聯的工會處於何種地位？

(七)那些是現行的勞工法規？他們是如何施行的？

(八)對於施行社會保險，蘇聯的工會處於何種地位？

(九)工資如何決定？那些是決定工資的原則？決定工資的機構如何？「社會工資」是什麼？

(十)莫斯科的工廠工人，每月平均可得工資若干？最高與最低工資各若干？

(十一)莫斯科的單身工廠工人，每月平均的生活費若干？已婚的工廠工人，每月平均的家庭生活費若干？(生活費的主要項目，應包括食品、衣服、房租、燈油、燃料及雜項如教育、娛樂、健康等費。)每項應分列。

(十二)那些是莫斯科的主要工會？他們的主要活動與效能是什麼？

(十三)略舉蘇聯的主要參考書並列外國文書籍若干種？

汽車零件製造廠（二四、十、十五）

廠於一九三一年設計，次年開工。最初蘇聯的機器，俱由外國運入，近年逐漸自造。本廠製造鋼球、零件等(Ball Bearing)大致為汽車、自行車等所用，全國有兩廠，第三廠正在建造中，本廠有工人一萬八千人，逐漸增加，至一九三七年人數將比現時加倍。每年出品(各種零件)總數為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件，在一九三七年此數要加倍。工人分三班，七小時為一班。工人分團(Brigade)自七至二十人為一團，依照團體競賽(Socialist Competition)提高工作效率。突擊工人(Shock Worker)可以得獎，但皆名譽獎，種類甚多，如：(甲)機器上插紅旗，(乙)贈與列寧像，(丙)歌劇戲院或他戲院免費券(院內前排坐位，大致俱為他們保留)，(丁)公園免費券，(戊)電車免費券，(己)電車入門優待券(電車的一門為入口處，入車者須依照次序。另一門下車，亦依各人所佔位置的次序。乘客擁擠時，下車頗感困難。但工人持優待券者可於在下車的門入電車，因此得到下車時的方便)。工廠內滿貼增加生產的標語及鼓勵工作效率的標語，例如「參加技術訓練班，勉為突擊工人」，「協助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成功」。

本廠工人有俱樂部、學校、消費合作社、宿舍。俱是新的。

鐵路工人心理生理中央實驗所（二四、十、十六）

實驗所在「古舊」的大屋內，這屋在革命前是公寓，共佔四街，有十個進門。革命後充公，政府仍用爲住宅。在此住宅內約住一萬人。房屋破舊，光線不充，實驗室內有科學儀器多種。火車頭工程師有火車頭，有鐵軌，可以行車，惟俱是模型，所佔地位不大。

專家共六十七人，分四組，其主要者爲心理、生理、醫藥、機器等。

實驗問題之一是火車司機員(Train Dispatcher)，研究他的心理反應、工作環境效率等。利用美國智力測驗，軍隊測驗，分析司機員的訓練與經驗；然後測驗他的效率（七小時班，八小時班，十小時班等。）

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大阪 Prof. Takaori 來此參觀。

勞働營(Bolshevo Labor Commune)（二四、十、十七）

本勞働營在莫斯科北郊外，離市約三十五公里，坐落於一村的中間，村有人口一萬二千人。營四周有樹，地極幽靜。一九二四年成立，木屋兩幢，由司塔林提議，共黨指導，屬家事委員會的政治組，起始僅有少年囚犯十六人，在營內授以木工。當時的原則是：不偷，不飲酒，不說慌；因共黨對於人俱有信心，願意改善不論那一種人。

十年以來，本營有三、四〇〇人（內有女子三百人）。設備包括：醫院一，托兒所一，幼稚園一，工廠若干所，食堂一，運動場一，圖書館一，學校若干所，自小學至工科學大學，住宅若干所（分單身男，單身女，及已婚者）。

工廠分若干部份，如鎔皮，體育器械，綿紡綿織，冰鞋製造，木工網球拍子等，本營工人及村內加入的工人共六千人。

組織概況如下：

(一) 評議委員會：對於工作及人事，由本委員會管理之。討論工作的優劣，或決定男婚女嫁等。

(二) 糾紛：各人間的糾紛，或本營各人由莫斯科歸營酗酒等事。

(三) 生產：由各工廠負責。

(四) 經濟：衣服可先領，俟得工資後扣還，住房的分配按各人的需要而定。

(五) 招收：由監獄或改良院裏選出少年竊賊，年十七與二十二歲間者送營。

(六) 文化：由各學校負責。

本營由經理總其成，有助手三人。行政方面各事集中於中央局，局員稱爲 *activists*。營內各部份用委員會制，其性質已如前述。

營中各人受強迫教育，自小學至大學。各級教員現有一一〇人。畢業生中有工程師三人，在外服務。與教育界及各機關有連絡，常有專家來演講。此外尚有美術圈，注意下列各端，即藝術、自動、音樂、足尖舞、新鮮空氣的吸收等。

本營的設立在全國爲最早者，類似之營在國內共十八，他處俱來此見習或參觀，並徵求人

才。

和我們談話的營長是過去的竊賊，他是完全被感化了。食堂內有一女廚司，從前是一個賊，被判監禁十年。她已在此三年，上課並學烹飪。

營長云：「我們初來此時，村內的人多不願意和我們往來，因我們從前有不名譽的歷史。近來有些村人，把女兒嫁給我們的朋友。」按營章，可請假往莫斯科，但如晚歸或酒醉，必報告委員會受適當的處置。

有一個人是油畫家，他替政府要人畫過好幾個像，亦替自己畫像，聽說有一張畫，某美國人願出美金二萬一千元，尙未出賣。營內的各種工作，都是付工資的。

中央勞工院 (Central Institute of Labor)

蘇聯政府，每年撥五十萬盧布作為本院研究費，十五年以前本院屬於工會最高理事院 (Supreme Council of Trade Unions)，後屬勞工委員會 (Commissariat of Labor)。本院最早五年的工作，注意精技工人的訓練。當時有二百種職業，共需要五十萬技工，如建築業、冶金業、航空業等。最顯著的成績是工人訓練期的縮短：本院成立以前，馬達工人的訓練期為四年，本院將其縮短為五個月，建築業等亦同，雖所縮短的時間，因技術與職業而異。男女工人受同樣的訓練，蘇聯的女工甚多，除家庭服務外，航空有三分之一是女工，鑛下工人有三分之二是女工。

旋本院注重研究工作的效率問題，本問題的一重要原素是工人的組織，如工人逐漸有了組織，他們的出品可以慢慢的增加，本院的經驗是工人的組織改良以後，效率可以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

其次是技術的改進，如機器的改良是。機器由國內製造，價廉，效率高。復次是疲倦的研究；工廠每日在工作時間內把工人分班，每班又分成幾段，每兩段中間有休息，在普通情形之下，每十五分鐘的工作有兩分鐘的休息，在休息時工人作深呼吸等。

本院的研究所以可以總括為兩部：（一）關於工人者，（二）關於技術者。

勞工保護院(Institute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r)

本院前述勞工委員會，現屬工會最高理事會，是研究機關，成立在十年前，目下在全國有十三所，各所有特別注意點，莫斯科的機關，特別注意方法的研究，研究的問題大半在生理實驗室，心理實驗室與化學實驗室裏，此外即在工廠。將研究所得的成績貢獻於工會，預備作為向政府的建議，作為訂立勞工法的基礎。工會每年津貼二百五十萬盧布，作為經常費。本院有工作人員四百人，關於空氣流通的試驗，負責的工程師有三十四人，正在努力推進其工作。

生理實驗室注重關於工人與工作狀況與工廠環境的研究，例如疲倦，長工作時間，鍋爐的安全，眼的保護，工廠內空氣的適當情形等。

心理試驗室注意關於工人心理，工人職業的選擇與訓練，工人習慣安全的設備等。

化學實驗室注重工廠衛生，如光線空氣毒質塵埃等問題的研究。

統計組織注意工人災害等分析，工會以本院的研究結果爲對於工人問題各種討論的根據，將所有的建議貢獻於人民委員會，以便訂立勞工法。

在十年之內，本院印行小冊數百種，有定期刊物。曰『勞工的衛生與安全』，用俄文發表，但有德文的總結，自一九二三年起，每月出版一次，本院圖書館有書六萬本，包括外國文的書報。

考安鐵路工人俱樂部 Kor . . . Railroad Worker's Club)

考安俱樂部在某晚開會歡迎有些鐵路工會的工人，新近投入紅軍者。本俱樂部屬於鐵路工人工會，並受該會的指導，莫斯科共有同樣俱樂部六處，革命後的第一年鐵路工會即成立於莫斯科，惟規模頗小，近年來會員增加，工作亦擴充。鐵路工會每年的預算爲二十萬盧布，鐵路工人每月工資爲一百盧布或以上者，每年納會費一盧布。即可自由加入俱樂部，並得介紹家眷入俱樂部。

俱樂部內有：(一)圖書館，(二)共產黨文獻圖書室，(三)美術圈(音樂、藝術及戲劇)，(四)老年與少年人接待室，(五)無線電室，可與各鐵路工人俱樂部收放無線電，(六)火車頭工程實驗室，關於火車頭各種問題無費演講。

國內最有名的火車頭工程師是會員，他有二十六年的經驗，曾得交通委員會的獎品，往往

被請在鐵路工程師學會演講。公餘喜歡唱歌詠劇，每日於可能範圍內抽出兩小時作爲練習。共產黨曾請他充某音樂院院長，但不就。柴德門夫人云：「一個鐵路工人，同時是一個有名的音樂家，這種例子在蘇聯是常有的，只要個人有能力，今日雖是無聲無臭的人，明日可在政府任要職，但人款並無顯著的增加。在我國交誼是最要的，如朋友的急難，我必須於可能範圍內，盡力援助，雖這種援助有時候妨害我自己的工作。」

歡迎會中有些會員在大禮堂演講，繼以話劇及遊戲，並用咖啡及點心招待紅軍新軍士，會員，及其家屬與來賓。

(丙) 集合農場

白薯與蔬菜農場（二四、十、十九）

集合農場 *Metich Lenina* 在莫斯科郊外，離市約二五公里，離電車盡處約二公里。成於一九三〇年：那時參加者有農家一百戶，兩月以後，其數增至三七戶，現有一五〇戶，共七五〇人。本農場共一三二 Hectare，內中百分之四〇種白薯，餘種蔬菜、蒜、水菓等。全村有人口二、七八五，就中百分之四〇從事於集合農場。本農場由村理事會（Village Council）管理之，村民開大會時舉經理一人，任期無限制；各種活動受共產黨員的指導，指導員由莫斯科去，有時農場經理或其他職員入市相商。主要目的在增加農作物的生產，改善耕地制度，改良

農民生活，及改進土地政策等。

耕地屬於農場，永遠不能易主。當秋收時，每一八噸白薯給政府三噸作為租稅，其餘一五噸，農場各戶按工作日數分配。政府只對於白薯收稅，其他作物無稅。在一九三五年本場農夫，最少者得白薯四噸。

本農場每農戶分得〇・二五 hectare 為種菜蔬之用，又分得〇・七五 hectare 為種永菓等之用。這些作物，每農戶可自用，或自賣，不歸農場。每農戶可自己養牛、豬及雞，亦自用不歸公賬。最初實行集合農場時，凡各種農場出品俱歸農場，結果不滿意；例如各農戶的小孩數目不等，各戶對於牛奶的需要亦不同，因此以後改用各戶自己養牛，所需要的牛奶，可以按照各家的小孩而定。

農場的工作時期大約自五月一日至十月一日。在此期以外，各農戶可替自己作工，或經營副業，如鐵工，磨麵，養馬，或在村內工廠（或市內工廠）作工。

土地分段，每農戶按段工作，工作時有工資。收成分配時按段計算。

托兒所各童正在午餐之後，俱入睡，臥房甚溫暖，有護士一人，照管兒童二十人。每童有臉布一塊，上有一家畜或獸以誌識別。

學校有七級，學生六五〇人，村內兒童及農場兒童俱在此入學，成於一九三一年。前鋒團有團員一二五人。每年經費為九〇、〇〇〇盧布，教員一三人，學齡兒童俱在校內，因教育是

強迫的。

農場主席是一位年約五〇的太太。革命以前她是文盲，目下她能讀新聞紙。她和丈夫，是有能力並勤儉的農人，兩人分得的收成，比他人常加一倍。村理事會主席告訴我們。他每月賺二〇〇盧布，約等於市內工廠工人每月工資的一半。

白薯收款之後，先向政府納稅，餘分給各農戶，並留下籽種，入倉庫。倉庫內亦藏有Mekuda。這與北平的匹辣相似。本農場亦出大量的紅菜頭。

豬欄由一位女農夫料理，環境頗潔淨。

磨麵廠以前用水為原動力，現用電力。這是村的公有財產，各農夫多可拿農作物來磨。

農場有公共食堂，多數的人多在此用膳；既比較經濟，且得着社會生活。各人可在此會友，閒談，並可得着新聞與消息。

第一療養院由醫師及護士各一人管理之。

農戶的屋用小木段造成，窗極多，屋內外常種着花。

路旁在路邊，呈現不潔之狀。路是泥鋪成的，下雨後難以行走。某農婦對我們說：「你們前後來參觀，怎樣不穿套鞋呢？」

第六章 盧溝橋事變

(甲) 告別清華園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午飯後，余照常往清華大學圖書館地下層個人書房工作。四時接內人電話，促即歸家。余時方起草英文新書，名曰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正擬稿至第五章『婦女的社會地位節』忽聽電話，攔筆，匆匆回家。內人曰：『西園今日下午有三輛汽車入城，二大一小，大半的鄰居都搬入北平去了。聽說今日的風聲甚緊。』余曰：『你們如覺得膽小，我們也不妨進城去。』說着收拾行李，置於兩手提皮箠之內，預備雇小汽車，無應者。五時半，有一熱車從北平返校，經西園門口，余等一躍登車。即余夫婦、旭人、旭都、旭清及傅媽，留趙媽在西園三五號寓所看家。本晚宿北平騎河樓三九號清華同學會宿舍。

二十八日清晨三時驚醒，聞炮聲，自北平西南角近郊傳來。校工老槐來報信：『聽說敵人要放毒氣，快用醋酸洗鼻孔。』余等睡夢半醒，聽此言似乎將信將疑，亦未深究。天明即起床，進早點後，余步行至米市大街青年會，預備坐公共汽車返清華，繼續撰述前書。但西直門已閉，公共汽車業已禁止通行。

二十八日晨五時許，敵機炸北平西直門外西苑兵營，此兵營靠近頤和園，離燕京大學約二里，離清華西園約二里半。炸彈下來時，燕南園與清華西園住宅的玻璃窗俱震動。留在清華的同人們，照預定計劃分別在圖書館，大禮堂及科學館的地下室暫避，婦孺們受驚後有啼哭者。

北平天空可以看見敵機，北平市內隨時可聞鎗聲與炮聲。二十八日下午，有敵機一架低飛向西，過景山時用機鎗掃射，但未傷人。

謠言甚多，人心惶惶。清華同學會內充滿了由清華園搬來的同學們。遊藝室與會客室變做臨時寢室，飯桌和臺球桌作爲臥牀。敵人的便衣隊，偶爾入內打聽動靜。

余夫婦覺得同學會秩序漸亂，於七月三十一日遷入西長安街中央飯店。八月三日，敵軍整隊開入北平市，自西長安街至東長安街，沿街布滿騎兵步兵坦克車各種炮及機鎗等。司令官以日語演說，余立在中央飯店二層樓看台，呆若木雞，心中若有所思，若無所思。街上滿站日本兵，演說者即在東交民巷出口的空地，余雖未能聽清演語，但眼看敵人佔領故都，自然心亂如麻，有哭笑不得的情景。

聽說中央飯店是法人（天主教）的產業，係中國人的營業，未有日籍房客。隔別長安飯店卻有日人住客二十餘人，南河沿有一公寓，日籍房客約佔四分之一。盧溝橋事變前兩星期即是如此。

熊迪之夫人住於北京飯店（法人營業），即在中央飯店近旁。一日約余等同往清華園，乃西直門開放的第二日。燕京大學門口有日兵，搜檢行人。清華園大門口有日軍官來搜校警所用的來福鎗，並搜同仁等私有獵鎗（包括烏鎗與來福鎗）。余夫婦至西園寓所一看。因日軍官不許運行李，未攜物即返北平。

八月十四日遷東總布胡同草廠小門九號，因房東吸食鴉片。我們感覺不便，於九月十日遷大方家胡同芳嘉園火神廟九號，由同級友凌幼華兄之介紹，租得此宅。余等才由清華園搬運傢俱雜物至此。有人勸我們不必搬物，因秩序已亂，人心不甯，傢俱及家用物品賣價甚低，但運費甚高：人力車每輛自清華園至西直門五元，驢車每輛自十五元至二十元。旭都入育英中學初中一年級，校址在燈市口，每日早出晚歸。旭人在燕京大學借讀，入經濟系二年級，住於燕大宿舍，入城時坐燕大公共汽車。旭人已在南開大學經濟系修滿一年，南開校舍被敵人炸毀，繼之以焚燒。旭人所有書籍及行李衣服，存校者俱付一炬。

日復一日，昏沉的度過去。戰事的消息，大半於我國不利。敵人攻下一大市後，輒在北平報紙上宣傳，並強迫中學生及小學生結隊慶祝敵人的勝利。余心中懷喪、憂懼，憤慨、終日無所動作。既不想作事，亦不能作事。覺得坐立不安，情緒萬端而已。

（乙）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

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一書已於五月一日脫稿，其一部份連同目錄，寄上海商務印書館審查。六月初商務與余簽定承印合同，並囑將稿交北平京華書局排印。盧溝橋事變起後，時局不靖，生意冷淡，該局裁汰員工，將印刷事擱起，十月末，秩序漸復，余一日路過虎坊橋，往訪經理張雄飛先生，蒙允即日排印，製紙版，余允加緊校對。是時余家已遷住火神廟九號，余繼續起草英文稿本，於空閒校對中文稿，稿子隨到隨校，從無耽誤，印書局方面，亦集中排印工人，加緊工作；金書三二三面，於十三日內排完。余將稿中重要錯誤更正，文字亦略加潤飾。關於精詳的校對，託付老友吳文藻兄（燕大社會系教授）及老同事倪因心兄（清華社會系助教）。倪君是本研究得力助手之一，於本書內容知之最諳。余於十一月十日離北平，前一日將全書排好的初稿閱讀一遍。

十一月九日因心兄來寓，襄助校對中文稿畢，把我的行李分送到東交民巷某洋行（那裏面有書籍及稿件，不願受人檢查者）及鐵路局並買好火車票。晚飯後余夫婦到凌幼華兄住所告辭。明日余上火車時並未通知親友，僅因心兄在火車上略談辭去。車即開行。

余於宣統三年考入清華學校之後（當時稱為遊美預備學校），在清華肄業約五年。民國五年畢業，即赴美遊學，民國十二年返國，即應清華之聘，任教社會學，乃於是年九月由杭攜眷往北平，中間余雖數次暫離北平，但眷屬卻在北平常住。此次余個人離平，距家眷來時十四年又兩個月。

(丙)南華遷民社區

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一書脫稿後，余即繼續撰著英文書，此書的內容與組織，並未完全與前書相似，後書即稱南華遷民社區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9 New York, 1940)，自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一日起，余即忙裏偷閒，在清華圖書館地下層個人書房起稿。按多年的習慣，余的夏季工作時間，為自晨七時至下午六時，中間須除午餐及餐後小睡，偶爾有運動如游泳之類。日日如此，雖遇星期日，亦工作不斷。余撰此書時每隔十日釣魚一次，每次約三小時，此外甚少其他消遣。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因盧溝橋情形緊張，攜家人北平，停筆。八月末，北平火神廟寓所租定，余亦心神漸安。某日往清華圖書館書房探望。稿在案頭，筆在架上，正如四星期前余攔筆時情形。乃將全稿帶回北平，自九月中旬起，繼續擬稿。約因心兄及姚壽春君相助。因心組織及分析一部份的調查材料，姚君任打字員。余沿長工作時間，每晚約加工作三小時，至十一月五日，初稿完成。太平洋學會研究幹事荷蘭德先生 (William Holland) 時客北平已將一月，余將打好的稿件，按日陸續交給其書記。余十一月十日離平時，英文全稿已交去，但有些部份尚未修改，有些材料尚未加入。

(丁)由北平到長沙

由北平至天津的火車，其快車平常須用二小時半，此次約行四小時半（十一月十日下午四時半開，八時二十分到），因兵車甚多，沿途停車。天津租界內人滿爲患，鄰近鄉村的殷富住戶相競遷來避難。旅館、飯舖及娛樂場，生意特好。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四時，由津乘拖輪至塘沽上輪船，夜十二時到。此短距離行李運費每件國幣壹圓，比平時約高一倍餘。太古盛京輪船客滿，票價自津至申房艙四五元，比平時貴一倍半。十三日下午四時輪開，十四日晨六時半到煙台，下午二時到威海，十五日晨六時至青島。青島表面看不出緊張的情形，以往三星期內並無日本飛機闖入市空，市內中山路一帶的日本商店，俱閉門，並貼有市政府日領館共署名的封條。至青島時余有六件行李託旅行社運至長沙。同仁有在青島起岸者，準備由隴海路往漢口轉長沙。青島生意平淡，人心不甯。我國駐軍與警察，防衛頗嚴。輪船於十六日晨六時駛出口外，見日本軍艦二艘，停泊海中。是日下午五時三刻余站在甲板上，時此輪已入黑水洋，天雨，忽來一大浪，濕透余的帽襪鞋及西裝大衣的一部。在余旅行津申的經驗中，此次風浪爲最大。

十七日下午二時船到達上海，碼頭上人山人海，有些是挑夫，但大部份是望眼欲穿來接船上客人的親友。內弟姚弼珊，因得余津電來接。余於人羣中擠出，失去錢囊，並鈔銀三十元。上岸後余至中國旅行社探聽消息，據說明晚尙有一輪，開往南通州。余改變旅行計劃，放棄由申乘輪至香港，由港坐飛機至長沙的辦法。十八日晚即在該輪守候。上輪送行者有朱仲梁向明

思及姚菊珊。上海租界內人口擁擠，物價昂貴，每人每次限買米一元，肉每元可買一斤四兩，青菜每斤價九百六十文（每元三千文）。十九日侵晨旅客尙蜂擁而來，是時輪上已無隙地。前夜在街上行走，見有若干處廢垣斷瓦，浦江東岸，有數處尙在燃燃中。新北京輪於十九日晨十時開出。在恆豐、永安、大中華紗廠的房屋上，可見彈痕。日本郵船會社亦一部份被毀。輪過狼山福山，見日本軍艦及運輸艦七八十艘。六小時後即與我方岸上陸軍開火。十九日下午五時輪抵通州天生港，用拖輪搬行李，天黑時改用大號貨船，滿載千餘人（是日到埠共四輪，約七千人），在小港中行三里。上岸雇汽車二，由同行者六人分乘之。到唐家閘，旅館俱告客滿，在鄉人家住宿，有牀，但需自備被褥，每人付壹元伍角，二人同牀。第二日有小輪一艘，駛往鎮江。余得信，晨五時起，見天生港邊候輪人及難民，排列至五里以外，乃改變方針，同行者知怡和公司英職員有小汽船往口岸，並有裝行李的二拖船同行。余等與船夫私約，每人付拾圓，在拖船內，借一席之地，當私貨運走。船未開時，船夫叮囑大家，切勿漏頭，免被英籍主人責難或阻撓。船開後，我們偶爾伸首出船篷吸新鮮空氣。小汽船在小河及運河駛行。河身有時與岸平，有時較低，不能見河面。岸旁即菜園荳麥田與桑地。遠望帆船迎面來時，如航行在菜園及桑地中。二十日晚八時半到海安，宿於有斐旅館。二十一日晨七時三刻開船，距口岸尙有一半路程計一五六里，經泰州，於下午六時到口岸，即上太古黃浦輪，晚八時開。十一月二十日晨七時半到鎮江，余上岸買些食物，划子擺一渡每人收費二元五角。街上行人甚少，店舖閉門者十分之

八。余問店夥『何故』？答曰：『有警報』。自盧溝橋事變以來，余尙未聽過警報。

上海開戰以後，自口岸至漢口，上駛的輪船，僅餘黃浦輪一艘，余等由小船撥上此輪，離開行時僅二小時。好在余只有手提皮箱二件，實係預備坐飛機的行李。船上艙位全無，同行者有一蘇州人，認識一茶房，係在官艙供職者，急趨前認同鄉。此人與余同睡一長椅，每人出三十元。二十三日下午一時黃浦輪離鎮江，晚七時半到南京，由南京至漢口水路一六站，每站九〇里。南京下水五〇里，在江面南岸有龍潭，是江面最狹處，寬約僅二五〇碼。聽說政府預備在此地沈船封鎖。江南岸近邊即有綿延的山脈。但俱不甚高。

二十四日晨八時到蕪湖，爲避免旅客上船，輪不開門，但上船者人數尙不少。男女旅客或攀繩或繞竹竿而下。蕪湖的草枯一角可買四個，鹹鴨蛋一角三個，夜一時到安慶，輪未開門。二十五日晨八時過小孤山，此地可遙望及大孤山，江面寬約一英里。晨十時到湖口，距九江僅六五里，夜二時輪抵黃岡。

二十六日晨十時到漢口余與同行者三人尋旅館，半小時內到六家詢問，俱報人滿。同日到埠的輪船，俱由上海或南京上駛，共載旅客及難民一萬餘人，據說近一星期來每日如此。余自購軍用牀一，即住於吳至信君的辦公室中。

二十七日余往漢口旅行社定車票往長沙，因軍事的需要，火車僅足運兵及軍用品，四日以來未賣客票。歐亞飛機亦於一個月後才有座位。發北平家中電一通，報平安，由天津清華同學

會轉交（後知家中未接此電）。

二十八日在路上遇見劉馭萬兄，告以政府有公務員專車往長沙，蒙介紹乘此車，余入車長辦公車，見其內擠滿車人，政府官員的家屬，難民及行李，車內無立足之地。下午二時車開，全係鐵篷車，無坐位，余用手提皮箱當凳，但亦不敢長坐，因這是余前數年在巴黎買的紙皮箱。車行二十一小時（平常約十三小時）到長沙，時爲二十九日晨十一時。當車抵蒲圻時，飢甚，在站買熱餛飩一碗，方吃完六個，汽笛卽長鳴。立刻跳上火車。

聖經學校離火車站不到半里，余因不認識路，下火車後，卻步行五里到北門麻園嶺清華辦事處訪潘仲昂兄，買物後到聖經學校（二樓二十九號）自己臥室。行李甫安置妥帖，友好卽約余沿車站散步，並述兩日前敵機轟炸車站事，某君曰：『當時敵機下彈兩枚，我見黑物，慢慢自機身下墜。站邊有一家正辦喜事，新郎新娘俱被炸死。』車站未被炸，但近旁民房中彈者甚多。余見一坑，深約一丈，圓徑逾二丈，是余第一次看見炸彈的破壞工作。聖經學校某友的寢室，窗中有玻璃兩塊被震下。

（戊）長沙臨時大學

北京大學南開與清華，奉教育部命令組臨時大學，在長沙上課，以聖經學校爲校址。余於十一月三十日到長沙，十二月二日起上課，授勞工及人口兩門。余到校較晚，離開學已一月有

餘。有少數教師與學生，尚有後余而至者。書籍與科學設備俱感缺乏，但教師與學生精神煥發。以人數論，清華的教師最多，全校教職員的三分之二已到長沙，學生近七百人。北大教職員到者一半，學生約四百人，南開最少，有教職員十餘，學生約一百人。

一般學生在校內公共食堂用餐，每人每月九元，葷素各菜比較豐富，勝於北平清華園的包飯。教師們或與學生同餐，或組飯團。每人每月用到拾伍圓，算是最多的了。

長沙多雨，因此菜類容易生長，菜園甚多，路旁籬笆內常見綠蔭遍地，所栽植者係各項蔬菜。水菓種類多而價廉，橘子多核而味甘。湘江魚蝦極富，魚店及魚攤售賣大小魚類多種，往是活的。我們用飯時，幾乎每餐多有鮮魚。

長沙的人力車夫，拉車時一步一步的蹣跚而行。不慌不忙的走去，我們有時替他耽憂，恐他永久不能到達目的地。慢行的車夫，於交通雖不利，於健康的維持卻毫無問題了。

長沙有許多街名，饒有詩意，不知是何人命名的！例如菜根香，又一村，百花深處，平地一聲雷是。名雅而實不符，因市上馬路甚少，街道大致狹隘，且多污穢。雖與民國十四年余初次到長沙時相比，有些街道業已加寬，但一般說來，尚欠平坦。普通的街道用石板砌成，每石長約四尺寬二尺，用來橫鋪，這些是較好的街，如八角亭一帶。冷靜處與僻巷，或用碎石鋪路，或是泥路。

本地人說，冬天雨少，因為不是雨季。但我們所得的印象是：三日到有兩日雨。溫度並非

太低，不過因有高度的濕氣，使人感覺寒冷刺骨。余臥室中用炭缸一，缸用窖泥做成，圓徑二尺，深三尺，缸的外周以藍色油漆之，缸底先墊稻草灰，上燒木炭。熱度頗高，但炭養二往往可以充滿室內，如不開窗，容易使人窒息。友人中有因此患頭痛或嘔吐者。居民在雨天，常在室中，少外出，少見陽光，對於身體的發育，難免受着不良的影響。

出長沙城渡湘江可至嶽麓山，湖南大學所在地，校址與舊岳麓書院相近。過小山二，到清華農業研究所，所址三面環山，一面是湘江，江離所約有三里。四屋已成，惜皆在山脚，不透風。疑在盛夏時，因水風吹不到，氣候又潮濕，決難居住。

嶽麓山古蹟，前人已有記述，茲不贅。有一事因與近年我國社會運動有關，略述於下：當共產黨逼近長沙時，駐軍在山旁布置戰壘與崗位，其餘蹟的一部，今尙可見。

過長沙瀏陽門時，心中有所感觸：民國十一年長沙華實公司工人罷工，領袖黃愛龍人等被斬於瀏陽門外。此次罷工，爲我國工人們有組織的開端，目前國內工人紀念五一節時，有許多工會往往追述黃龍的慘事。

長沙的農夫和工人，甚少看見穿破衣服者，假如拿此來做區別貧富的標準之一，我們似乎可以說，湖南是比較富庶的省份。

前線戰事彷彿於我國不利，傷兵到長沙者漸多。一日在湘雅醫院後首坎地邊遇一兩手受傷之兵求余援助，余取錢袋中所有的毫洋盡與之。傷兵似尙嫌不夠，自言自語以去。

張治中主席一日到大學演講云：『我個人有守土之責，堅決的要維持長沙。假如有人感覺生命危險，要想找一條安全之路，我將對他說：『最安全之路莫如跳入湘江！』』

警報常有，但因長沙時常陰雨，敵機未來。每遇警報，教師與學生避於聖經學校地下室。平人心騷亂，特別是雨天，一人困守臥室中，百無聊賴。有時憂現局，有時思家。一日余接北轉來一電報（由美領事署轉來）。說內人盼望於余到長沙後拍電回家。實際余到漢口時已電北平，此電發出後一月又六日，家人尚未接電，後知此電業已遺失。

余自青島託旅行社運行李六件至長沙，已六星期尚未到，遂親到漢口去查。是時火車不分等級，亦無飯車，車上並無茶房，旅客盡作三等客，余在長沙上車後，經二十七小時才到漢口。

前線逃出的難民，述敵人殘暴有足記者：（1）無錫有日兵一名到某米店買米五斗，付日幣壹枚。店夥以示經理知爲日幣五分。經理往告日司令部。日軍官曰：『破壞皇軍名譽，打軍棍二十下。』（2）南京有母女二人，逃入鄉村，不得食已一日。女十四歲，在路旁採菜，日兵三人遇見，擁之以去。母跪求，被刺死。

（己）由長沙到昆明

學校當局覺得長沙不穩，決定遷昆明，與鐵路局商包專車。余自粵漢路通車以後第一次的

二等專車，同行有眷屬者約有十家及單身者三十人，余等四人同房，內有馬約翰先生，王化成先生。一月二十七日離長沙。粵漢路新通車，自長沙至廣州，約須四十小時。三等車亦有臥車，價廉而相當安適，二等車的設備勝於津浦路的藍鋼車，風景最佳處在湖南與廣東邊界，沿碎石樂山的一段長約一百公里，此處火車沿山及河而行。無高山，但山上俱有樹，河水青綠，並彎曲，火車行時，車上的人看不到前面是河還是平地。碎石相傳為太平天國石達開紮營之處，離站近處，有小山，地勢崎嶇。余等入內遊玩，心境甚樂。

抵廣州站，方值警報，匆忙中往愛羣酒店。舉首四望，見有許多高樓，多以簾篷圍之。簾篷置於房的最高層，是否藉此避轟炸？殊難索解。多處有高射炮，敵機飛過市空時，可聞炮聲，有時可見火光。一日內常有警報幾次，居民已漸慣常，警報解除後，商店照常營業。時值舊曆年節，某夜，余等經過舊十三行街。余買得送灶用神及花紙，插於呢帽上，帶帽行街中，環觀者甚衆。有些少年跟我走。一本地人用廣州語曰：『此人莫非瘋了罷！』

友人楊潤玉和我同乘汽車往嶺南大學，驅車過珠江橋。余上次到廣州時，此橋尚未完成。惜嶺南二友俱已遷往香港，不遇而歸。余因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書中，關於食品名稱尙須有補充的材料，故往訪之。第二日又遊中山大學新校址。校內已無教師及學生，因校舍近飛機場，敵機已來炸四次，但校舍未受重大損失。

廣州人心雖現不安，但商業與金融尙照常。國幣壹元，兌換毫洋壹元肆角肆分（鈔銀）。

余到香港後住六國飯店，等漢口寄來的護照，才能買船票至海防。香港各事如平常，惟有人滿之患，旅館房價約高三分之一。港幣壹元可換國幣壹元零陸分。西貢紙壹元可換國幣壹元零三分。

余將書箱三件，寄存香港大學許地山兄處，在港第七日購得法國輪廣東號二等船票一張，同行者約十餘人。蔣夢麟先生因旅館夥計誤將行李送到太古輪廣東號，到船開時，尚無行李。船將開時水上警察來查行李，其目的是查鴉片或軍器。旅客爲貪方便，有時給予酒錢免驗。這些酒錢視同賄賂，華入與英人分潤。查畢，英籍警察照例來問旅客：『各事如意，沒有人生氣嗎？』余對自己云：『可惜沒有人掏腰包，因我們的行李，可以盡量的讓你們查驗呢！』

廣東輪甚小，過瓊州海峽時風浪頗大，茶房多嘔吐，約翰先生亦吐。在二等艙的朋友，只有徐錫良兄與余飲食如常。到海防時，法國海關職員，因我們是大學教師，對於檢查行李很輕鬆的放過。天然客棧的跑外說：『坐在人力車上，要把帽子拿在手裏，防土人來搶走呵！』海防是一個海口，生意很清淡，客亦不多。廣州人在此地經商者較多，連土人亦會說幾句廣州語。

滇越鐵路稱爲世界名勝鐵路之一，法屬部份長四百公里，雲南部份長四百六十五公里。風景在白河口至開遠中間。自河口往北，地勢漸高，山嶺層疊。自河口至昆明共有山洞二五七個，共長一五英里。全線工程始於一九〇〇年，一〇年後才完成。雲南因有高原與平原，氣候不一，各種菓木與花草俱易滋生，據說歐洲全洲的樹菓與花草，雲南都有。河口海拔約二〇

○米突，昆明則爲一、八九六米突。鐵路所經的區域，從前可說是不毛之地，目前尙屬人煙稀少。有些地方分明是夷人的居處，這由車站的定名，可以看出來的，例如臘哈底，糯珠，賴迷珠等。

滇越車上所見的漢文告示，足以代表三十年前洋式的中文。當時的政府學校及商號，大致以重價物色通洋文的人才。識洋文者，亦僅恃粗通洋文，即能謀事，不必研究中文，因此一般的譯文（西譯中或中譯西），非特文字欠清順，有時連意義都十分難懂。滇越客車中的漢文告示，是法文的譯文，有些文句不似漢文，摘錄如下：

通告趕車客人，所有禁止各條如下：（一）沒有客票禁止上車，又禁止坐車高於票上所定等級，不能躡等。又他人業已指定之坐位亦禁止爭坐。（二）禁止由他處上車或下車，除非由辦公執事人上下之一面方可。（三）禁止過由此車到彼車內，除非由一定的過道。禁止坐在上車之梯凳上，及腳伸出車子外頭。禁止坐在不准客人坐之位，并禁止在所有格外用處之車格內坐。（四）禁止上車或下車，如車未曾停止。（五）禁止飲酒已醉之人趕車。（六）禁止在車上呼吸鴉片煙。（七）禁止上車若攜帶裝有碼子之軍火鎗械。（八）禁止拋擲在鐵路上玻璃瓶子及各樣能阻礙鐵路上行走公司人之物件均禁止拋擲。

凡客人坐車若公司人員詢問必須呈票與查驗。又凡關係客車並車站安安及巡警之事客人等應當以公司人員之命令爲遵從（滇越鐵路法國公司告白）。

第七章 戰時的雲南

(甲)昆明及附廓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抵昆明，甫下車，熊迪之兄約余等往雲南大學暫住，並爲僱人力車，自車站至東陸大學（現稱雲南大學），每輛二元五角（國幣二角五分）。客廳變作臨時寢室，七人同房，即馬約翰、孫曉夢、張豫生、施嘉揚、饒樹人、王化成及余。恢復學生生活，用木板墊床，磁盆洗臉。房中雖有電燈，光小於大號洋燭，夜間離燈一丈即不能閱讀新聞紙，且三日中必有一日是電燈出毛病的。余等俱在大學廚房包飯，每人每月九元，菜的量與質約等於長沙十二元的飯食。最好的東調米每石捌元伍角，重壹百貳拾斤，豬肉每斤二角伍分，牛羊肉價減半，雞蛋每元可買玖拾個，荳芽每斤五分，苦菜白菜等價相若，每餐有苦菜湯。如一碗喝完，可再添一碗，每餐可添數次。余笑曰：「苦菜是昆明文化的一部」。苦菜在外省稱芥菜，味稍苦，長莖大葉，因昆明氣候溫和，一年中除夏日外，多可吃苦菜，霜降後味甘。每棵大者約五斤。我們住了一月，未曾吃魚，友人戲謂曰：「此地魚價必較貴」。鄰桌有雲大庶務員某君聞此語，第二日余等即吃魚，問其價與豬肉彷彿。本地人不喜吃魚，其主因在不會烹

調，並非因魚價高貴。

校役一人，侍候熊校長（住在我們樓上）及余等七人。此役即是我的昆明話教師。最先惹起注意的是下列兩句：「你家姓那一樣」？「是了嗎」？

昆明人有晚起的普遍習慣。正義路上每晨到十一時，有許多店門只開一扇，內有人洗臉刷牙。有一日我到昆華圖書館閱覽室，時已十一時半，閱書者連余僅三人。

某晚約九時，余經過雲南大學會澤院，聞地下室有人吸水煙，入內，遇見工人十餘，有臥者，有坐者，輪流吸鴉片煙。余問曰：「鴉片煙能提神麼？」有人答曰：「先生，要不得。我們越吸越瘦了呢！」鴉片煙影響吸者的健康，此人亦能領會。

圓通公園

我們靜待學校開學，整日無事，在昆明及鄰近乘閒遊覽名勝。昆明圓通公園石壁有詩云：鐵壁巍然擁祖宮，曲闌迴斡穿玲瓏，何年脫下蒼龍骨？至今麟甲生秋風。隆慶壬申李元陽題，意義深沉，但末句平仄似不符。圓通公園內「衲霞屏」三字，瀋陽范承勳題於螺峯之壁，時康熙己巳年。

昆明有許多公共建築，顯明的受我國他處的影響。衙門、孔廟、祠堂、佛殿等是。私人住宅亦有三合房四合房和北平相似的式樣；但木工、瓦工、繪畫師及一切的手藝人，技術甚粗。並且所用的原料，如木石磚瓦，亦較遜於外省同樣的建築。

金殿

三月三日遊金殿，出東門沿汽車路行去，約七公里餘始至。我的人力車夫最先走，在半路被同遊者一個一個的趕上去，不久車夫停車，囊中取物向茶館索開水。余對自己說曰：「吞鴉片煙泡」。金殿在雞足山，半山有樹，上山時見「三天門」大字，萬曆壬寅題，據殿內一碑云：『鳴鳳山一名鸚鵡，明萬曆壬寅道士徐正元叩請陳用賓做湖廣武當山七十二峯之中峯修築，紫禁城鑄銅爲殿，俱眞武祖師全身，名曰「太和宮」，仿武當山中峯宮名也。』眞武祖師卽元帝天乙之精，陳用賓明萬曆時爲雲南巡撫。至崇禎十年巡撫張鳳翽移太和宮雞足山，康熙九年，光緒三十一年，民國二十一年各重修一次。殿內有匾曰：「仁威之殿」，康熙丁卯范承勳題。周永澧有長聯曰：「銅瓦一殿歸若武當，此地升香同享帝；鐵壁諸關，屹然騰越，前代冢邊大有人。」殿有銅柱一，高二丈，頂上以石蓋之，柱上有十二字，每字以銅刻出圓形徑約一尺，文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天下太平。」每字相隔約半尺。

溫泉

三月七日遊溫泉，溫泉村在安甯縣，離昆明約四十公里，公共汽車每人一元五角。「安甯臨溪泉」，陳大賓題。時在隆慶戊辰。「天下第一湯」內有一匾曰：「太和元氣」丙申撫滇使者袁平甘國璧。碧玉泉墓碑旁，傅恩榮有聯云：「地多靈水石，人或古衣冠。」

離溫泉不及半里，有山洞，靈巖等處，題詠甚多，例如九曲龍窩（萬曆戊午嶺南斗野書），

飛岩（「止陳樹藩」），珍龍玉（范承勳），兩間傲骨（康熙甲戌工黨烏聲），不可不飲（楊升菴），磊落存天地，峻嶒自古今（安甯張琴），就中含有詩意者推下列題詞：醒石（崇禎）夢石醉石及到阮誤處（康熙戊子樊經書山）。

雲岩的一部是鐘乳洞，有人題詞云：「洞有鐘乳，石水涓涓下瀾，拭目明亮，若盛以烹藥爲效更速。離數尺有石筍，其頂亦有水，內則幽邃莫測，不能復入。」

靈岩臨小溪，過溪卽雲濤寺。陳宏謀有匾曰：「英風千古」（雍正乙卯年）。

離靈岩約半里，有火龍廟，廟內壁間石刻，有先王先帝考，其文云：按蒙段志曰東漢時蘇文達者於光武建武丙辰歲，隨伏波將軍南討交趾。次二年戊午年十一月庚子，伏波班師，公瘞發，不能行。卽疾癒，不得歸，遂爲散人。遊蕩至明帝承平庚午歲，通漢過新羅邑，與郡主阿樹羅爲友。公與郡主阿樹羅逐日巡登山遊畋，遇冬時常見此山門中白氣騰空。公笑曰：怪矣哉。使人搜尋，見茂草中溫泉流溢。回報曰：此山麓若有溫泉焉，公往視之，喜，於是乎修平鑿開浴之，甚美，覆屋於上，後公疾發，遂終於此。樹羅立廟祠之，題曰先王祠，至唐貞觀五年，僧敬德重修。蒙段時公顯化於螳川段信苴智表章封爲先王。修祠享祀，配以龍王，迄元世祖封其子忽哥赤爲雲南王，公復顯靈，迄成宗大德丁酉歲，左右司郎中卜花奏封爲帝不允。至順帝至元辛巳歲，兵亂，公陰助神兵，卜達後奏封爲先帝，允之。至正五年，帖木兒重修書匾。明朝永樂四年，郡人李受再修敬錄。康熙甲子仲夏吉旦，住持龍太空立，嘉慶己巳年閏村

重立。

西山之遊（二九、十一、二十三）

由西門外篆塘雇船一艘，說定包一日付國幣一元，去時逆風，舟行三小時，歸時順風減半小時。先到太華寺，元僧鉉鑑建立，元延佑中曲靖無照學中峯歸梁王建佛嚴寺居之，有禪宗第一匾，最惹人注意者爲寺最高處曰漂渺樓，民國二十一年龍雲書。此寺歷元明迄清，至康熙二十六年始重修。

前院有茶樹數株，每株高二丈餘，所結茶花深紅色，大者賽過牡丹，每樹約有五百花，張豫生促余站在樹下攝影一張。余在倫敦植物園所見茶樹，亦由中國採去，高度不及一半，廣西武鳴的茶樹更低些，但有淡黃色的茶花。北平因天冷，茶樹栽於花盆中，高僅兩尺。與此地茶樹相比，相差太遠。

華亭寺離太華寺約一里，地勢較高，四圍多樹，清靜幽閒，俯視昆明湖，胸襟爲之爽然。

三清閣位於一大岩石的尖端，相傳爲元梁王避暑之宮，清乾隆時，有道士吳自性鑿石成慈雲洞，現爲最奇偉的一處。據云：鑿石始於乾隆四十六年，經十餘年乃成。有一聯云：鑿石現普渡，將五百里滇池都歸佛海；援人登彼岸，願一千隻聖手盡化慈航。

慈雲洞的極端，是龍門，門係用石作成，靠石岩最險峻處，有匾曰：『天臨海境』。旁有一聯其文云：作孝作忠今古神聖常在；允文允武山川風氣全開。

筑竹寺（二七、三、十七）

馬約翰張豫生與余，晨出西門，順汽車路步行，至快心亭，題者署名武廬，時爲民國第一丙子，離西山十五里，至玉案山脚，相傳唐貞觀時有神僧應真靈犀降跡，築筑竹寺，明成化十一年重修。馬士傑（光緒九年）有一聯云：「地產靈山，白象呈祥，青獅獻瑞，天開勝境，犀水表異，筑竹傳奇。」寺內有羅漢五百尊，泥塑，形狀魁偉，大者超人一倍，雕刻與繪畫俱精，但怪僻，與歐洲十九世紀時的作風相似。我國及歐西藝術家，往往贊美本寺的羅漢，司律侍者題（光緒辛卯），「天台來」三字，正在羅漢之前。道光五年朱湘聯云：「護門惟道白鬚聽，鐘聲何處！倚仗卻分青鶴話，竹色當年。」建水馬肇成於七十八歲時（丙子仲夏）成一聯云：「世界三千，皈依佛法；羅漢五百，各顯神通。」

筑竹寺的來源，說得最簡明透澈者，莫如解聯科李成霖一聯（光緒九年）其文云：「西方有聖人，曾憑引路神犀，妙比蓮花開福地，東土傳宗旨，共卿明燈法象，春留筑竹證諸天。」詞意比較明顯者有由靈龍一聯（民國十八年），「靈犀何在！筑杖何來！要知三界唯心非有非無空色相；魔劫未消，殺機未息，普爲衆生拔苦，大悲大願盡圓成。」

（乙）蒙自

自昆明至蒙自

學校當局決定將理工兩院，借昆明拓東街迤西會館上課，文法兩院遷往蒙自上課。孫曉夢與余於四月二十五日離昆明，余等所帶行李（四等車每人可帶三十公斤）在昆明車站過磅畢，寫票人說：「照磅秤尚須加三十公斤，因磅秤已壞。」我們所不能了解者，何以不照磅秤減三十公斤呢？沿途有法人上下車提了小磅秤，在車上磅行李（大半是已磅的行李）及鄉人所帶的小包（如糧食等）。法國人的小氣及辦事無規律，於此可見。

蒙自海拔爲一、五五〇米突，西南聯大在舊海關衙門內上課，舊東方匯理銀行亦在海關花園內。海關花園有許多樹木，花果，及鳥類。木瓜漸熟，友人有未見過者。白鷺以樹爲巢，每樹可居一百鳥，竹叢生，每叢可居數百鳥。進海關花園的大門，兩旁樹上全是白鳥，聲音繁雜，且不時下糞，有時人行樹下，分明是一種不便。

王化成兄與余同房，化成精於烹廚術，余即當徒弟，我們的飯團以化成爲經理，化成規劃爐灶的砌築，提示廚師的燒菜，余爲記賬員，並在廚房內糊冷布及打蒼蠅。化成自香港帶來咖啡煮壺一把，我們即在蒙自買得美國的咖啡，每磅一元，自煮咖啡，逢雨天及客來時，一日可煮三次以上，其後咖啡增價甚速，兩個月內增至每磅五元，我們即停止喝咖啡。

化成有時做湯圓，有時做蔥油餅，其最大成就在做水餃子。我在學徒期間，雖有進步，但速率不高。我的水餃子也每個揉成縐紋，但將做好的水餃子放在盤中時，都不能站起，化成說：「這表示技術還不夠呢！」

孫曉夢王化成與余，某晚雇好了船，到南湖下釣。那晚共下兩線，一線有十八鈎，每鈎以肉爲餌，預備釣黑魚。另一線有鈎二十，以蚯蚓爲餌，預備釣鯽魚，白魚，鮎魚等。既下線，我們在湖邊茶館品茗，三小時後收鈎，不得黑魚，另一線撈不着，第二日晨五時再去，船夫已先將線撈起，是否得魚不知。

方余下線時，聽得湖邊堤上人聲甚雜，我們划船靠岸，警察來報，知學生數人被劫，警察爲保護計，伴同余等歸校。

蒙自夷人區

李景漢兄與社會局長商妥，介紹我們參觀夷人區。第一區的夷人，靠近蒙自市，漢化程度甚高，房屋衣服及生活習慣，與漢人無大別。用漢語，依教育部定章開辦初小，夷人首領之一，並已有吸食鴉片的惡習慣。

第二區離縣城十二里，夷人住於山坡上，漢化程長較低，房屋用草蓋成，屋內陳設粗簡，屋左角有木梯一，上梯有床，屋主夫婦二人住之。梯下有床爲三孩臥處。內一孩已近成年。屋左是牛欄及豬欄，有牛一豬二，屋外有男孩一，約四歲，方在陽光中睡眠，用稻草織成的蓆子做墊褥，蒼蠅在眼鼻與口腔邊，自由的飛來飛去。

夷婦及夷女穿了整齊的衣服，攝影相贈。服裝中最惹我們注意的部份，是鮮明的顏色及粗陋的材料。顏色用大紅或翠綠，鮮豔奪目。布是自己織的。成色粗，門面窄。衣服的式樣彷彿

是四十年前，浙江鄉村所流行的。耳環是銀質，每只約重四兩，手鐲是銀質，每只重半斤。頸圈是銀質，每圈上有鈴四枚，文曰：「長命富貴」。

山坡離平地約五百尺，他們在平地無耕地，所有的耕地俱在山上，種荳麥高粱，蕎麥，洋芋，包穀之類。有一老者曰：「祖宗尙在平地有田，後來賣給漢人。近四十年來，全村十七家，都在山上過生活。」

有一日，景漢兄約余在校內操場看夷人跳舞，樂器是蘆笙，兩手執之，粗視之似笙，吹時亦似吹笙，聲音少且平，彷彿不甚分高低及徐疾。吹蘆笙者即是跳舞者，最初只有一人，繼而有兩人，舞時兩足（不穿鞋襪）旋轉，足轉時全身跟着轉繞，起初慢行，後加快，但速率不大，并無最高點。

清華校慶

我們自民國二十六年離清華園後，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海關花園大講堂第一次紀念校慶，梅月涵先生自昆明來，報告學校近況，陳福田兄說故事，有一段是關於清華教授打外國紙牌的笑話。他說十多年前，清華教授們有時候在工學廳娛樂，某日四人打外國紙牌，甲與乙是一組，甲打錯了一張牌，乙出怨言，等乙出牌時，錯誤更大，甲甚怒，反唇相譏。乙曰：「I am the more foolish of the two」（兩人中我是更笨者）福田兄不舉其名，甲是王祖康兄乙是余！

西南聯大盛會

蔣夢麟先生夫婦自昆明來，住於哥魯士洋行（希臘猶太人的營業），同時教育部視察員亦到蒙自。一日晚間同人等開歡迎會並聚餐，餐畢化成與余約蔣氏夫婦及貴賓數人，來嘗我們的咖啡。

金城銀行在蒙自設辦事處，吳肖園兄來籌備一切，約余等晚餐，用汽鍋雞。汽鍋以建水所出者為最佳。此餐雞的製法加以蟲，草有草一根，根盡處是一個蟲，本地人云：「這是冬蟲夏草」。

在蒙自的同人，組織網球俱樂部，共約十餘人，余未執網球拍者已七年，但亦欣然加入。時有比賽，崔書琴兄係初學，與余賽，余讓數點，結果余勝，得一雞，與飯團同桌者共食之。當比賽進行時，趙鳴岐兄來，自告奮勇，加入比賽，余亦得一雞，但未享口福，一年後在昆明笑問之，「還有吃雞的權利否？」鳴岐曰：「然」。

蒙自雨季較短，大約不出六個星期，自陽曆六月半至七月末，此外幾每日是晴天。蒙自是盆地，四面有山不高，但大致蔽以樹，晨及傍晚，陽光照山坡，甚美。同人中常步行以作消遣，景漢兄與余，一日天未明即起，步行至黑龍潭，此乃滇越鐵路的一站，近碧色寨，在半山，離蒙自約十里，歸校參加午飯。

蒙自飛機場離我的臥室最近處，不過五十碼。縣政府征派民伕修築。第一區東華鎮為築飛

機場事攤派民工，由區會議決定，攤派辦法以戶及口爲主，人多所派的工亦多。本鎮共派民工人數，足以完成七千八百九十個土方，每土方由鎮公所津貼國幣二元，甲戶攤得三五〇土方，乙戶攤得二〇〇土方，丙戶一〇〇土方，丁戶七〇土方，戊戶三〇土方，庚戶五土方，辛戶三土方，壬戶二土方。

自四月末至七月末，我們在蒙自僅見一架飛機來停於飛機場，約十分鐘飛去。

蒙自課務

自五月五日起，文法學院開始上課，即繼續長沙的工作。余仍在晚間上課，人口與勞工兩課連接，至七月三十日完畢。蒙自雖低於昆明約三百米突，但天氣不熱，況時值雨季，對於課堂工作，並無不便之處，圖書館藏書較長沙更少，大部份即從長沙運來者，但有些期刊與新聞紙，係在昆明訂購。惟學生的讀書精神頗佳。距圖書館開門前半小時，門外站立者人數甚多，門開擁入爭坐位，每夜如此。蒙自是一個小縣，市內無娛樂場所足以消遣，圖書館容量甚小，僅有坐位七十，所以不敷分配。

同人眷屬

朱佩弦、王化成、孫曉夢眷屬，自北平到蒙自，各租屋以居，同人有眷屬者僅此三家，有些人家尚未搬到雲南餘住居於昆明。三位太太們俱說買菜頗方便，惟本地女工又懶又笨，指揮不靈，對於工作發生不少困難。

(丙)抗戰雜纂

抗戰門聯(二七、二、十五)

昆明市內，抗戰的活動雖無具體的表現，抗戰的宣傳已有相當的力量，有些門聯即可表示此種意思：(一)革命完成國家獨立；抗戰到底民族復興。(二)萬衆一體保障國家獨立；百折不回，爭取民族生存。(三)爲整個民族求解放，從長期抗戰謀復興。(四)能戰始能言和，有國然後有家。(五)是皇帝子孫，不做漢奸；能守衛國土，責在吾民。(六)以實力貢獻政府，拿生命保障國家。(七)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聞敗勿餒，聞勝勿驕。

敵機轟炸時所表現的羣衆心理

昆明某交通機關職員於逃警報時，拿着公事皮包走路，此人方坐在山坡上，有一警察到近邊探視，隨後有七警趕來，此人因敵機聲已在頭上，囑警察即刻坐下，等敵機已過才從容曰：「剛才我在匆忙中，忘記把公事皮包反過面來，以致兩把洋鎖顯出反光，現在我快把公事皮包反過來，擺在地上，然後請諸君搜檢我身體，是否有漢奸嫌疑。」警察等不搜而退。

昆明西門外及北門外山上，遇空襲時有許多人去疏散。有人說看見過漢奸們搖白旗或白手帕，指示敵機的目標。另外有人發生疑問道：如果敵機依照所指示的投彈，不是要把這些漢奸們同時炸死了嗎？

聽說某鄰居密告昆明某著名中醫，謂有漢奸嫌疑，結果此人被捕，據說憲兵進門以後，日籍姨太太正在帳後打無線電話。有人問：「她會如此不小心麼？」

聯大先修班學生奚某，在馬街子山上躲警報，手拿西書一冊，在陽光中略有反光，臨近駐兵勒令勿走。奚生心慌，不聽命令，駐兵開鎗，奚生因受傷流血過多，當夜斃命。

昆明某次逃警報時，有人攜紅色毛毯，準備在山上鋪地而坐。此人方出西門，即被警察攔住去路。

蓮花池畔躲警報（三十、四、三十一）

四月二十九日晨八時半，昆明有預行警報。余自十時半至十二時十五分，在新校舍上人口問題課。課畢返北門街四五號午睡，下午一時驚醒，樓下有人嚷「警報」，余急忙開門出北門，在雲南大學後面圍緊急警報。再前進，抵蓮花池，隱約聞敵機聲，即在池西岸樹邊坐下。敵機二十七架，不久即到達上空投彈，有兩彈落於池東田裏，離余坐處約二百碼。四時半警報解除，余返北門街四五號，見房內桌上椅上及牀上，堆滿一層灰土。樓下玻璃窗震壞一半，院內飛入破鏡一面，無鏡，不知來自何處。今日敵機由西南向東北飛行，投下炸彈七一枚，空中爆炸彈五枚，硫黃草色彈一枚。死亡五十二人，負輕重傷者七六人。炸毀民房四百二十餘間，震毀七百八十餘間，損失汽車四輛，馬一匹。受災最重的區域為自華山西路，至北門街的一段。被炸慘死者有懷孕六月的貧婦一人，其夫對人云：『聞警報奔出，至翠湖即聞緊急警報，因

無力出城，被炸斃於雲貴監察使署對門的石凳旁。」

本日下午三時至六時，清華三十週年紀念學術討論會，內中關於社會學部份，原有節目如下：（一）陶雲逵：人類學之新趨勢，（二）陳達：人口普查，（三）李景漢：人事登記，（四）戴世光：農業普查。因警報改期舉行。

飛機場（三二、一、二）

離呈貢縣城約十里有松花坡，近來建築飛機場，自昆明湖邊起，由西南趨東北，長約兩公里，寬約三百五十八公尺有餘，南方西端起自大河口，經大漁村，止於呈貢晉寧汽車路之西；北方西起於新村，經太平關，松花坡，繞山後，在山後亦有退機場。用民田甚多，大致爲旱田。政府收買時，每畝出國幣五千元。工人分幾種，將工區分包於包工頭，每人率領一百人至二百人，包工頭管食與住，每工人每日淨得十八元。鄰近各縣由各縣政府派民工，公家管食與住，所給工資，其數不等，石工約七千餘人，在附近山裏炸石，取以填跑道，待遇較優，但災害較多，每日約被炸死三人。由縣城往松花坡時，按從前情形，行過三岔口，即是小路，其起點即是可樂村岔道，今日此小路即爲汽車路，自昆明市開木炭車至松花坡，價二十五元或十元。松花坡人口驟增，僅工人約有二萬人，臨時店鋪林立，俱在汽車路兩旁。房租甚貴，一間屋（長一丈六寬一丈二）每月收租三千元。草頂，用竹做牆，木板做門與窗，泥地。茶鋪甚多，每碗茶費二元。飯館亦到處皆是，客飯二十元，據說難以果腹。（湯麵每碗十二元，等於

呈貢市價的三倍。）

今日午飯提早，飯後往松花坡遊飛機場，同行者有梧蓀、旭都、旭清、吳家小朋友四人。余又至龍街約沈嘉瑞兄及其長女。去時全體步行，來時梧蓀、旭清、吳小妹、沈小妹坐馬車，每人三元，餘俱步行。旭都有同學黃永聲，我們經過龍街時參加，同去復同來，亦步行。

松花坡飛機場（三二、一、九）

晨八時，羅振菴兄與余步行至烏龍坡，由江尾村沿湖行，約一小時至，見軍事委員會呈貢飛機場施工委員會工程處田處長。告以本所擬研究飛機場修築情形，並由羅擔任，田表示願意合作。羅與余即往松花坡參觀飛機堡壘，跑道鋪石情形，並與工人閒談。工人以草蓆搭篷，睡於其內，每篷可容二十四人，余等參觀宜良縣民工篷數處。民工招募時每甲出一人。工資以每土方論，一人一日可挖土一方半，得工資二十八元，內扣辦事員薪金二元，公積金一元。自委員會發給中隊長時，尚餘二十三元四角，工人實得幾何，言人人殊。伙食由委員會包出，四工人每日可領米八斤，二十四人同住一篷，每日可領柴菜錢六十元。工人來時，每人挑草蓆一，木棍一，土筐一副。昆明、昆陽、晉甯、呈貢、宜良、澂江各出民工，負挖土之責。其餘工人，鑿石及填跑道，技較精，由包工頭包去。澂江縣挖土工作，今日完畢，各縣中成績最佳。

羅與余在松花坡參觀畢，由機場往東行，抵呈晉汽車路，順道經三岔口，返呈貢，時正午。今晨共行約二十五里。

松花坡飛機場費用估計（三二、三、二十）

松花坡飛機場，因係軍事工程，無從調查其實情。茲由呈貢縣政府，抄得主要用費的估計如下：

機場所用民地，坐落於四村，松花坡最多，其次爲烏龍坡，又次爲太平關，以可樂村爲最少，共收買一、三〇〇畝，每畝出國幣五千元正。

總工程約值國幣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內軍事委員會的施工委員會自辦工程約值國幣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圓，其餘爲土方工程，由包商承辦者約計二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圓，由七縣民工舉辦者，約計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圓，其餘關於建築及跑道的鋪修，約計一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圓。跑道長二、〇〇〇公尺，寬三五〇公尺。因不敷用，跑道須加長，工程的估計已妥，尚未開工，據說擬加的工程，須增加用費總數的四分之一。

松花坡飛機場對於呈貢人民生活的影響（三二、三、二十）

（一）靠近松花坡各村，壯年男子俱有賣力氣的機會，即使在農閒時，村內少見閒散無事之徒。一般的苦農，早出晚歸，向飛機場找工作，大致每日俱有事。每日工資至少四十元，飯食自理；如遇趕工的時候，每日工資可增至七十元。

（二）呈貢的米價，現尙平穩於每升（八斤）六十元之數，此價俱較鄰近各縣爲低，因一般米販，競向附近各處運米來呈，因此呈貢比較有積米，鄰縣感覺米糧缺乏。

(三)蔬菜及燒柴，因產量不豐，市價高漲，特別是飛機場工人集中時（其數約有三萬人）。
(四)乞丐增多，竊案與盜案增加，特別是機場跑道完成後，大多數工人，因解雇而失業，流落於呈貢鄉村中。

戰時的英國（三二、三、四）

英國的敵人，僅在二十哩以外。英國正從事大量軍器的製造，爲牠自己及同盟國之用。英國的飛機出品，已與德國相等，此外每年出大炮四萬尊，炮彈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發，小炮與鎗數百萬，子彈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發。船、火車頭、坦克，及千種以上的軍用品亦在製造中。

英國已爲戰爭而實施總動員。年在十四與六十五歲間之男女已在軍隊，民間國防或軍需廠內服務，這些服務者，譬如美國的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奢侈品的製造，已完全停止，非戰鬪員的消費品已大受限制。

男子在一八又二分之一與四一歲間的身心健全者已入軍隊，除非在入軍隊前所擔任的是不能替代職務。不久年齡的限期將提高至五一歲。

婦女七百萬已登記，並逐漸加入戰時服務。在二〇與三〇歲間的未嫁女子，將被征調入軍隊服務。二百五十萬婦女已在工業工作，其人數已漸增。數百萬婦女，大半是主婦，是半時工作者。少年男女在一四歲與一七歲之間者，亦已動員，參加戰時工作。

英國的住戶，每五家中有一家已被敵機炸毀或受損。四萬四千以上的非戰鬥員已被炸死，另外五萬人已被炸傷，一九四二年四月一個月已炸死一千人。

雇主與工人放棄戰前的權利，保證最高限度的生產。重要工業中有六百五十萬工人，除非有政府命令不能被革或自願停工。

政黨已消除意見，工黨領袖往往加入內閣或為政府各委員會的委員，或充工業與工廠的委員，與雇主及他黨領袖注意增加生產的討論。

因勞資爭議而損失的工作時間，每工人每年不到一小時。

昆明空襲（三二、四、二十九）

自去年美機到達昆明以後，第二日敵機來炸昆明市東城外交三橋，死傷者約二百餘人，是日敵機被擊落七架。此後未曾來炸昆明市，雖雲南境內偶然尚有被轟炸者。本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各日，每日有預行警報。二十七日敵轟炸機十八架，戰鬪機九架，炸祥雲（雲南驛）。據說到達機場上空時，才發現，分明是敵人在無情報站處飛入雲南。是日祥雲機場損失六機。是日昆明僅有預行警報，足見防空的疏忽。二十八日晨七時至九時余在聯大上課，十時半離系辦公室，返北門街，在路上聞人云：有預行警報，余在臥室收拾一切，即出北門。方出城門門炸彈聲，舉首，見我國飛機翔於上空，到達花池東岸即停止前進，自預行至緊急警報，僅約十五分鐘，可見情報不確，不嚴密。據報告敵機高飛，在巫家壩投彈時（燒夷彈及空中爆炸

彈）機場毀火藥庫，汽車，美籍軍官死傷各一，華籍亦有死傷者，附近兩村居民有死傷，草屋有被焚者，我機正在昆明市上空，但因低於敵機，不相遇。我機追擊，至雲南邊境發生空戰，擊落敵機六架。二十九日晨七時至九時余在華山小學，對全市警官及警士演講，題爲「警政與戶籍」講至八時半，因有預行警報，警士因須在街市巡邏，停止演講，余步行約六里，至東站乘公共汽車返呈貢。

貴州軍隊暫駐呈貢縣（三二、五、二十六）

今日余乘公共汽車，自昆明返呈貢時，經跑馬山，有軍人一人及乞丐一人上車，此軍人一手皮破，以布紮之；此乞丐全身有皮膚病，行動艱難。此軍人與此乞丐似有友誼，常談話。余自思曰：「此軍人諒爲惻隱之心所驅使，將乞丐帶到某處去醫治呢？」下車，入縣城，見街上兩旁有許多兵坐下，大半面色憔悴，衣服破爛，年齡頗老，問之知爲貴州畢節師管區軍隊一團，路過呈貢暫駐，預備向思茅普洱出發。前述二兵（並非乞丐）無疑是此團的二員，因亦在呈貢下車，並自跑馬山至縣城間，尚有步行的兵士。此項軍隊，爲余在我國他處所未見，其狀可憫，其效率或等於零。

遊美的我國適齡壯丁學生（三二、十、六）

十月四日聯大舉行國民月會時，常委梅月涵先生報告美國近擬徵召適齡的中國留美學生入伍的消息。梅先生云：「很多適齡的青年，在自己國家對敵作戰時，到外國去，這當然是美國

人所不能理解的。」關於本問題余曾幾次發表意見，認為是中國青年獨有的現象，今再簡論如次。

當第一次歐戰時（一九一四——一八）余在美國遊學。在承平時，某班有學生三百人，方余讀書之年，連余僅有學生十七人。此十六人中，每人各有缺陷，如一人失一手臂，另一人左眼失明。一人身體體異常矮小，其鞋較余鞋尚小半號，為美國人中所罕見。因適值戰爭，美國適齡壯丁，俱被征調入伍，留下在學校肄業者，俱身心欠健之流。反觀吾國，則情形迥然不同。自抗戰以來，各級學校，擁有大量的教員與學生，且時有新設的學校。適齡的壯丁，且以入學為避免兵役的手段。此種現象，為其他同盟國及敵國所無。

我國適齡的壯丁，非特盡量的入學，以免兵役（最近才有徵召學生的命令，但尚未實行）且想盡各種方法，企圖出洋遊學。余嘗對自己云：「我國的青年，只圖自身利益，不顧國家安危。遊學者不但在國人面前自喪人格，且將對着歐美人士，失去中國的體面。」

據余的經驗，適齡的壯丁，對於為國服務一層，並無普遍的感覺。青年不願失學，是很誠懇很深刻的慾望；但在戰爭期間，應以軍事服務為第一，很少數的人有這種自覺心。

西南聯大常委蔣夢麟先生，於三年前某次國民月會時，曾報告國民政府最初擬將全國適齡的壯丁，普遍的征召入伍，蔣百里先生提議將大學生免役，以示優異。余對於此點不表同意，因人類中有價值的事業，俱由各人苦闢而得來，各人俱須付重大的代價，才能得到美滿的收

種。蔣百里先生的提議，是讓別人喪失生命，替大學生來謀幸福，大學生決不因此感謝，並決不愛惜廉價得來的優越生活。

● 美國的男子，自十八歲至四十四歲為適齡壯丁，我國的男子自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為適齡壯丁。美國猶太省的被征調壯丁，實數比雲南戶籍示範區高出約一倍，雖兩處的人口總數幾全相等。分明示範區的適齡壯丁，想盡方法來逃避兵役。當我們舉行戶口調查時，規避兵役的案件，不知凡幾。中國人缺乏國家思想，難以筆墨形容。

規避兵役的責任，不能全由青年負擔。徵召不公平，例如保甲長舞弊等，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軍隊裏待遇不佳，如飲食缺乏營養，住宿不合衛生等，亦是使人裹足不前，望而生畏的主因。

英國戰費（三二、十一、八）

據英國財相 Sir Kingsley Wood 在下院提出預算時的報告，英國目前的戰費為每日一千五百萬鎊（一九四〇年為每日五百萬鎊）。總費用的百分之四四由平常歲入開支，但本年度預算，擬將該項提高至百分之五六。前述提高的主要來源是奢侈品的捐稅增加，例如煙酒及其他奢侈品。本年度預算通過後，諱士忌酒每瓶賣價須二四先令一〇辨士，或增二先令四辨士。同時有些必需品將要減稅，例如某種家用品，本年度將不徵稅。

奎昆陽驗收新兵（三二、十一、八）

某連長近被派至昆陽徵調壯丁，至縣後暗示各鄉鎮長獻金，每鄉及鎮至少獻國幣三萬元。開始徵兵後，漫無標準的拘捕壯丁，有錢者於被拘後設法贖出，每丁至少出五千元，不久連長離縣，有人估計其非法入款逾二十萬。

昆陽衛生院長被毆（三三、十一、八）

某傷兵二人至衛生院就醫，醫師除給藥外並爲之打針，兵士因不小心致毀其針及藥水。某排長入院時，院長告之，並示婉惜略加責備，排長當面認錯。院長某日上街，又遇此二兵。先罵後擊傷之，縣政府並不干涉。適有公共汽車翻車，傷者三十餘人，衛生院無人可以醫治（因院長已受傷，別無醫師）。受傷者由某教會敷藥治療之。

美空軍人員對於我國戰時物價的觀點（三三、四、二）

今晨美空軍人員四位，進入文廟來參觀。余解釋本所工作後，略談物價。彼等對於我國戰時物價，俱表示詫異。美國駝牌香烟，紙包二十支裝，在美的市價爲八分，在昆明可賣二百四十元。如果黑市兌換率爲美金一元可換三百元的話，上述黑市價，爲等於原價的十二倍餘。其他有許多美國物品，如藥物照相材料等，以美國原價及此地賣價相比，俱照黑市匯兌率計算，約增加自七〇倍至一〇〇倍不等。

訪英團報告（三三、四、九）

我國議會訪英團王世杰等在英兩月，近返渝在參政會報告經過云：英國對於戰爭各項設

施，最令人佩服者爲「人力動員之澈底，資源管領之完善，物品分配之允當，誠可謂人盡其力，物盡其用，地盡其利，考其原因，乃法治的精神，科學的方法與公平的原則有以致之。」關於人力動員云：「全國人民四千六百餘萬中除十四歲以下之兒童及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外有二千三百餘萬人參加各項戰時工作，其中婦女約有七千萬人，此外尚有三百餘萬婦女擔任各項義務半日工作，如駕駛、救護等。至充任公務人員以及每週工作不滿六小時者，尚須擔任十二小時之保安或消防等。」關於資源管制云：「戰時所需之原料，全由政府所收購，人民各盡量捐輸。如鐵門鐵柵等物，現均拆製武器」。關於物品分配云：「衣食等日用消費，全行定量分售，絕無貧富階級之分。由於管制分配之平均及納稅之嚴重，所謂發國難財之事，在英幾不聞見，而物價遂亦因以穩定平均。英國現時一般物價，較戰前約高百分之二十八。當然若干物品成品之高漲已遠過此。唯政府遇此情形時，則以津貼補助生產方式，壓低物價。」英國各地報紙，自戰事發生後，俱減少篇幅，大報每日出兩張，小報一張，對於遠東新聞擇要選登，數月前我國常德大勝，各報有通信員電及文稿。

豫中我軍敗績（三三、五、十一）

最近十一日間，敵人在河南蠢動，我軍屢次敗退。據熟悉情形者言，湯恩伯氏時在洛陽，尙茫然不知敵軍已至城邊，其速度殊出人意外，蓋國軍聞風自退，一路未加抵抗。鄧氏因在中上級軍官大量販私貨，以發財爲目的，不願作戰，避免危害自己的生命。兵士雖可服從命

令，但食不飽衣不暖，不能耐勞，不能維持健康，因此不能打仗。豫中我軍的腐化，可以代表其他在前綫與敵接觸的國軍。如此軍隊，實在使我們寒心。

戰時我國勞力的利用（三三、七、九）

我國在抗戰期間，不斷利用徵工辦法，建築鐵路，汽車路及飛機場等。近來美國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日本九州工業區（包括八幡鋼鐵廠），據說自成都機場起飛，該機場由四十三萬我國農民造成，稱為自萬里長城以後最偉大的工程，如重慶大公報（三三、六、一八）於下列一文「歷史上又一奇蹟」所述：

（中央社訊）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十六日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前駐重慶特派員司徒華，頃就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日本事播講稱：「中國西部某區數年前美國人尙少到達，今日已成為美空軍基地最集中之處矣。此等龐大之機場，係由四十三萬中國農民所建立。此次轟炸日本，足證彼等在建立此等機場時曾如何努力。巨大之 B-29 式機在完全手製之中國基地上起飛降落，足以說明吾人從事之全面戰爭之性質。空軍自中國內地基地起飛襲擊日本之計劃，於一九四三年秋在華盛頓擬定，美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將軍與中國最高當局會議決定建立此種機場，不久美國工程大隊奉令於去年耶誕節離美赴華，本年一月中旬，蔣委員長令某省主席，徵募人員修築基地，人力之大為二千年前修築長城以來所僅見。命令發下後，不及十七日即有農民二十萬集於選定之地點，工作隨即開始。今春余曾訪問負責修建機場之凱納遜中校，余等立於

正在建造中之大機場上，六萬七千中國農民，正在雙手一層一層修建石基。渠等所建之機場，已證明可容負世界上最重飛機之重量。水泥不易獲得，且無碎石機或帳車，事實上所有飛機場，均有若干層，純由雙手造成。諸機場所用之碎石，足可修二十呎寬六十哩長美國公路一條。工程進行時，美飛行員及地面工作人員之營房亦同時築成。因建築器材不夠，房屋之構造均極簡單。轟炸日本之美國空軍人員，刻正居於最原始之環境中。其營房無地板，天花板，亦無電燈自來水，並無娛樂。渠等無論起居飲食，均不忘其轟炸日本之志願，今渠等已轟炸日本矣。」

美空軍團演講（三三、七、二十一）

七月二十日（星期四）余被約赴本縣松花坡美空軍團演講。此處美空軍約有一千七百餘人，包括飛行、運輸、工程各部份。最使我注意者為空軍人員由美寄信時，無須貼郵票，僅將寄信人姓名填寫於信封右上角，各信由軍用飛機運來，自美至松花坡，僅須七日或八日。我們目前寄航空信自美至昆明約在兩月以上。此刻松花坡機場要加工，準備超級空中堡壘的停留，此項飛機每架重約七十噸，自成都機場起飛至日本約一、七〇〇哩，若自松花坡起飛可縮短一〇〇哩。余講題為：「戰時的社會變遷」由 Lieutenant Vaughan 主席，聽者約三百餘人。講畢在食堂晚餐。蓮花白湯，一盤主要菜內有肉餅二，玉米一，白薯及白菜，甜菜一，即點心，外加花生醬。此外有麵包，黃油咖啡，但牛奶與白糖俱本地貨，據云目下此地空軍人員各食品俱由本地供給，美罐頭食品不能運入，各種運輸工具僅是運軍用物品。



第一圖 日大本營公表(十一月十一日十六時三十分)

(1) 日軍現已佔領桂林柳州

會於五月中旬由華中方面，相繼六月下旬由華南方面開始作戰之日軍精銳部隊，終於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時將柳州，同日正午將桂林完全攻取，同時將該方面一團之美空軍基地悉數加以覆滅，已經確保優位的態勢（據報駐防桂林之淪第三十一軍現已完全投降）。

(2) 告淪遠征軍

諸位！諸位！在貫通滇緬公路，奪回緬甸等甜言之下，爲美英軍或打戰或被嗾使而到瘟疫疫病之中國境之地（福宮地區）。獲得何物？戰死！戰病死！負傷！有病！餓死！以爲遠征之賠償。而英美子諸位之物件，僅有如上而已。諸位！即刻放擲

無意抗戰以跑到根據道義之日華同盟之下罷！而協力建設新中國罷！

大日本軍

敵機月夜偷襲（三三、十一、二

十五）

昨夜爲舊曆十月初九，夜八時五十分，工友驚告曰：「有警報」。梧蓀、旭清與余急出臥室。余曰十五分鐘前似聽得機鎗聲，但因每夜慣聞飛機盤旋於空中，滿不在意。今日下午縣城南三里三岔口繆讓卿團長爲其次子完姻，余因繆來約，再度往賀（今日不是正酒，正酒在三日前，梧蓀、旭清與余已來吃正酒。吳澤霖戴世光與余合送喜聯一幅，計一千三百八十元），路經三岔口公路檢查站，警士二人拾得英文傳單，囑余解釋，知昨夜敵偵查機三架至呈貢偷襲，並在松花坡美空軍營投彈。余昨夜所聞者非機關鎗聲，實小炸彈聲。後據



第二圖 日大本營告美軍

WHAT IS CONCEALED BEHIND ROOSEVELT'S AMBITION?

For my re-election for the 4th term, I have no time to be thinking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 youths who have been sacrificed in the battles off Formosa and off the Phillipines!

倪青木縣長告訴，敵機投下小炸彈二百餘枚，死美人四，華人八。余至三岔口後，繆宅在保公所接待賓客，樓上有床若干，一牀尚有客正吸鴉片，客人中有廖品卓帥長，李參謀長，俱與繆爲老朋友。旋有人示余以中文傳單，今附中英文傳單兩紙，如第一圖及第二圖所示。語皆失實，足見宣傳技術的幼稚。

坐談不久，至斜對面小學內吃飯，新郎與新娘來敬酒。每逢喜事或喪事，場面稍大的人家，往往借公共處所招待賓客。倪縣長及其餘二人與余步行歸家，時已晚七時。

壯丁押送員的素描（三四、一、二十八）

由廣西柳州運兵入雲南，曾派某軍官押運，此人在昆明市外西北五里許黃土鋪住宿，該地保長負招待之責，據其自述，一路餓死或病死的兵頗多。押運官到昆明市後，即向負責機關領糧，但減價出售款歸私有。士兵大致吃稀飯，難得一飽。士兵夜間許多人共宿一房，無牀和被，少數人能坐，多數人站立。次晨開門，有人依牆而死。過此往楚雄交兵，據估計自廣西柳州至交兵地點，死亡的士兵約佔一半。

戰時人民的負擔（三四、一、二十八）

在抗戰期內，自民國三十年以來，政府改征穀子，在雲南每田稅一圓，改征穀子一公斗七升，外加征借二公斗八升，自三十三年秋季開始，在此以前謂之征購，外加縣級公糧五公升。

上三項共合五公斗。呈貢縣有些農民，以爲負擔太重，要求在抗戰期內交還田照，俟戰後繼續取照耕種。此點縣政府不允許，認爲如繳田照，只能作爲永遠取銷，但農民又不肯永遠放棄佃權。

某師長攜眷行軍（三四、一、二十八）

據說，遠征軍某師長，由雲南調赴緬甸時，路經安寧縣，向當地某保長爲其夫人要求鋼絲牀。攜眷行軍，事屬罕見，且過奢修生活，更駭人聽聞。日本人行軍，部隊中預備妓女，其他各國未聞有攜眷行軍者。

知識青年從軍（三四、一、三十）

我國近來有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目的在提高士兵的素質，以加強抗戰的力量。據說在雲南已編兩師，一在昆明，一在曲靖，但士兵數目尚不足兩師。一月十二日第一次入營，人數在八百人以上。由省黨部負責介紹入營，按軍事委員會的規定，一切待遇較通常兵士爲優。入營後發現待遇略優於一般的軍營，但於中央的規定不符。例如飯食一項，一桌人共食青菜一大盆，米甚粗劣。一日午飯時，一兵站立對於飯食提出質問，事後此兵被長官拘留，其餘兵士多人不滿，謂如此兵被拘，他兵願一律自動入拘留所，並派代表向省黨部訴願。某代表云：「我們有些是銀行行員，月薪一萬餘元，飯食與住宿俱優；今捨此入營，實願意爲國家服務。我們對於待遇並無過份要求，只盼望與中央的規定相符。」數日後待遇果然改良，晨有稀飯佐以花生或

鹹菜。餘用兩餐，每餐有素菜四，葷菜一，遠勝一般的兵士，因一般的兵士僅有糙米飯，另一白菜湯，每餐不得飽。

知識青年兵，敢向長官提抗議，在我國軍隊中實是破天荒，抗議又得勝利，更可慶賀。知識青年份子複雜，內有小學及小學以上學校畢業生，店員，各種職業從業員，少數是大學肄業生而自動報名者。

西南聯大從軍學生二百餘人，雲大三十餘人，已先期赴印度受訓，未包括在內。此次由呈貢送去者（俱未參加抗議）約二十人，合格者十六人。

（丁）西南聯大與社會學系

趕菜車（二九、十一、十一）

晨四時起，在家吃雞蛋三個，四時三刻至東門警察局請開東門。警察尚不知火車時間已改；開門時舉動遲緩。東門鐵鎖長約一尺半，余未曾見過如此大鎖。出東門上坡時遇兩鄉人挑擔自龍街方面來。第三人拿稻草一大把，隨時用幾根作火把，沿途點燒。另一人挑豆腐由七步場來，帶一燈籠其光甚大。特別與稻草火把相比。我們到羊落堡才聽見第一次雞啼，東方漸白，到站時見挑菜者約四十人，已在站等車。六時五分車開，鐵篷車門口爲先上車者將擔子塞滿，難以行走。到西莊時，尚有多人要上車，但不容易入口。車內人又嚷『已經滿了』，於是

車下及車內鄉人互罵。余站在車兜中間，覺得尚有空位，但鄉人不肯把擔子向裏移動。乘車客三人操山東土話着軍服，收票人來，有一人出鈔銀一圓，收票員曰『補票共須二圓七毫』。山東人答曰『我們俱職於綏靖公署，軍人的薪金現在還不夠吃飯，請先生原諒。』收票員不言而去。

至昆明華山東路，余聽人喊『亡汁』回頭看時見一人挑一擔血（大約係豬血）以『亡汁』爲名，頗屬正當。

轟炸機下讀書聲（二九、十二、三）

昆明北門外聯大新校舍一八甲教室內，學生絡繹來到，準備上人口問題課，時爲晨十時三十分。忽聞空襲警報。有人提議到郊外躲警報兼上課，余欣然從之。向北行，偏西，過蘇家塘及黃土坡，見小山充滿樹林，前面海源寺在望，此地離北門約六里。學生十一人即在樹林中坐下，各人拿出筆記本，余找得一泥墳坐下，講 C. Gini 氏及 R. Pearl 與 A. M. Carr-Saunders 氏的人口理論，歷一小時半有餘。陽光頗大，無風。在曠野樹林中，烈日下講學，大家認爲難得的機會。其他疏散人等，路過此地，亦站片刻聽講。有些人是好奇，有些男女鄉人，更不知其所以然。小販吆喚聲，叫賣糖果與點心，稍稍擾亂思路，不然，此露天學校可以調濟屋內上課的機械生活與沈悶。

社會學系畢業生（三一、六、二十）

本屆本系畢業生十三人，姓名列后：游補鈞、游凌霄、孫觀華、袁方、胡慶鈞、黎宗獻、張征東、周顏玉、鄭文寶、徐澤物、張榮羣、李仲民、梁樹權。各人畢業論文如下。

胡慶鈞：中國舊節之初步分析【從書本上搜集材料，彷彿是史學家的工作。至於社會學者所應注意之點，僅偶爾提到。火把節（六月二十四日）的敘述比較是有系統的】。餘論：（1）正月節，（2）三月節，（3）立夏節，（4）端陽節，（5）七月節，（6）中秋節，（7）重陽節，（8）臘月節。

游凌霄：昆明婦女消閒生活之調查（用調查表，並用談話方式搜集材料。範圍太廣，敘述太簡，像是新聞記者的工作）。

梁樹權：昆明招貼之研究（是新穎而饒有趣味的題目，但所下工夫不深。門聯一類所搜集者十分之九屬於商店，因此是很容易的，餘爲住家及自由職業者。理髮店聯云：既入頭無絲毫之不善；即洗耳有消息之可聽。茶館聯云：勞人草草偷閒坐，世事茫茫信口談。）

周顏玉：一個關於使女的研究（訪問昆明市內外使女八十人，每一次談話所記不多，約自一五〇字至七〇〇字；有許多是浮面話，有許多是重複的事實。這個研究不可採用訪問法，不可注重訪問的次數，或被訪問者的人數，應注重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相識的程度，相識愈久，愈能得到親密的材料，否則被訪問者不肯吐實。因此調查員應以友誼的態度，和被調查者接近，久而久之，可於談話中不着痕跡的得到可靠的材料。這樣材料，被調查者在平常是不肯告訴人的，

并爲避免主人的虐待，亦不敢公開告訴人的）。

張征東：大學男生的婚姻生活研究（大學男生結婚的年齡，平均爲二二歲，女生約小兩歲。本研究採用調查表，問題分婚姻背景婚後生活及婚姻態度三大類，共約六十題。問題表發出二〇〇，收回一四八，可用者一〇〇份。有些由研究者填好，大部由被調查者自填。按所列的問題言，數目太大是顯然的缺點。按性質言，列入些不重要的問題，這些反使重要的問題受了不良的影響。本問題對於個人有極親密的關係，用普通的問題表，得不着有趣而可靠的材料。）

鄭文寶：婦女婚姻生活調查（和張征東所用的表格是一樣的，但本文專分析女子的婚姻生活。分析簡短，解釋嫌不充分。）

李仲民：聯大男生婚姻態度的研究（採用問題表，所列問題，和前述二人有不同處。作者對於每個問題有瑣碎的敘述，無系統的總結。本問題的研究，不能如此機械式的。）

徐澤物：空襲與昆明社會（作者費了相當長的時間，搜集了不少材料；惜乎本文的內容，似乎是新聞記者的工作。據報告，自民國二九年五月二日至三〇年一二月二四日昆明共有預行警報九五次，空襲警報七二次，緊急警報五二次。在前述警報中，自空襲至解除，共約三〇〇小時，這是全市人民的間接損失。以聯大學生論，如每人每學期選讀四〇學分，每週上課二〇次，每次四〇分鐘，逃警報所費時間，約等於二三週的上課時間或一個半學期。）防空司令部

關於緊報各種損失，有下列的統計：

年	度	敵機襲擊天數次	數機	數死者	數傷者	數
二	七	年一（在一個月內）	一	九	九四	四七
二	八	年三（在二個月內）	三	八五	一五三	一七六
二	九	年七〇（在一〇個月內）	一二八	一、二一四	三〇三	二三五
三	〇	年八一（在九個月內）	一九〇	一、二〇四	四九四	九五六
總	計	一五五天	三二二	二、六一二	一、〇四四	一、四一四

孫觀華：江蘇無錫的婚喪禮俗（婚姻禮儀如下：（甲）訂婚，（乙）結婚，（丙）盪養媳，（丁）續絃，（戊）冲喜，（己）冥婚，（庚）再離。所謂冲喜是指早已訂婚，遇公婆病危時替兒子結婚，俗稱冲喜，禮節與平常婚姻同。又遇未婚夫病危，亦可冲喜，拜堂時夫婦姊妹代行禮并代入洞房過花燭之夜（是夜必需二人同睡）。不幸夫死，新娘往往守寡終身。冥婚概況如下：凡自幼訂婚，未婚前一方死去，可以冥婚，如未婚妻死去，未婚夫按女婿穿孝送殯，棺前有紅轎（魂轎）內置死者牌位。未婚夫行於轎旁，送到墳上，紅轎子撤去。夫抱木主返夫家，置木主於家祠。以後夫喪時只能續絃。無錫喪葬的情況如下：（甲）斷氣時的處置，（乙）開吊，（丙）七期，（丁）入葬，（戊）修墳及卜墳，（己）壽衣素棺，（庚）喪服，（辛）冥壽。

袁方：昆明市之都市化【第一部：昆明市之都市化背景，第二部昆明市之都市化過程，（1）社會解組，（2）行會（手藝人概況，行會的演變），（3）人口流動，（4）論都市化吸收農村人口，（5）都市化與鄉村社區。本文最費工夫處在手工業行會的調查與分析，自手工業者改行的觀點，研究都市化的進行。其次對於昆明市引誘鄉村人口的問題，亦有相當的分析。】

社會學系本屆畢業生（三一、七、二七）

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此次抱嚴格態度，經審查後，認為下列五人本屆不能畢業，李仲民、游浦鈞、游凌霄、周顏玉、梁樹權。余反覆解釋，前三人諒無問題，後兩人因缺公共必修課，恐難畢業。教育部於民國二十七年頒布大學科目表，內分公共必修，及各系必修科目。今年畢業級正值該法令實行期。去年十月二十二日，畢業生成績審查委員會曾與系主任開聯席會議，詳討此事。惜余是時在重慶，致未接洽。本系畢業生向來未發生若何問題。抗戰以前，每屆畢業人數較少，對於每人又嚴格審查。抗戰以後余鑒於學生求學之艱難，稍事寬容，但每屆畢業時，亦無問題，因尚未嚴格施行部頒章程。今年校方因首次施行部章，本系有兩人恐難照章畢業。註：後經余與梅月涵教務長說明情形後此兩人亦准畢業。

勞工問題講義大綱（三一、九、九）

余自民國十五年起，將勞工問題自立一課，為一學期功課；自十八年起改為全學年功課。授課時隨時搜集材料。余讀書時總有筆記，出外調查時亦作筆記。各種筆記甚多，年年有增加

者。自余授勞工問題一課以來，下列數事是重要的事實：

- (1) 余於民國十八年，印行中國勞工問題一書（商務）內中包括余歷年所研究的一部份。
- (2) 余於民國十四年及十八年，曾兩次遊華南（閩粵）搜集關於我國工人運動的材料。
- (3) 余於民國十八年冬及十九年春，往夏威夷大學講學，討論我國社會變遷及工業勞工問題；歸國時在日本及朝鮮短住，研究其勞工問題。

(4) 余於民國二十年五月至八月，在上海（及無錫）研究我國工廠法。

(5) 余於民國二三至二四年遊南洋，搜集我國海外契約工人的材料，民國二四至二五年遊歐，搜集一般勞工問題材料，特別注意德意及蘇聯。

近年來余對於勞工問題一課，每年增加材料，修改內容。手頭尚有舊講義大綱一份，民國一九年至二十年度所用，當時稱社會人類學系。此大綱分三編（問題的分析，勞資協調，勞工運動）共十九章，用報紙、鉛印、共二十五面。此外尚有列年的筆記，共計五四四面。這些筆記大概用鋼筆寫，用筆記本，大多數僅抄一面，間亦有抄兩面者。

余的講義大綱，隨時修改，內容亦時有增減及修改。今年暑假在呈貢又從事修改。計自八月二十日開始至九月九日，共修改二十一章：章名列下：（一）勞動者的演化，（二）勞力的性質，（三）工業革命，（四）工資與工資學說，（五）生活程度，（六）工作時間，（七）童工與女工，（八）災害與疾病，（九）工人流動與失業，（一〇）勞資爭議，（一一）勞資協調，（一二）勞動者的

組織，（二三）勞工法規，（二四）勞工檢查，（二五）社會保險，（二六）國際勞工保護，（二七）淨利的分潤與股票的購置，（二八）工人代表制與勞資合作制，（二九）科學管理與工業合理化，（三〇）人事管理，（三一）合作。尚有關於勞工運動部份，尚須繼續修改。

社會學系學生讀書報告（三二、一、七）

自抗戰以來，大學生的英文程度愈見降低，其主因有二：（1）中學的程度在軍事期間漸形降低。（2）大學一年級生因書籍缺乏，空襲頻仍而課業欠嚴。余對於提高本係學生英文程度用兩種辦法：（1）強迫學生選修大學二年級英文，（2）勸學生多讀英文。余所授人口及勞工兩課，每人於上學期須讀英文至少三百面。並須作筆記。自民國二十七年起實行，成績尚佳。今年兩班筆記，余方於前星期閱畢，勞工班有法律系學生兩人，所作筆記，十分之九雷同，顯係抄襲。

社會學系系會（三二、一、十三）

本系全體教授出席，計有下列各位：陳序經、潘光旦、吳澤霖、李景漢、陶雲逵、李樹青、主要議決案如下：

（一）由清華撥來研究院設備費一萬五千元，指定一萬三千元為社會學博物館購置費，保留二千元作為他種費用。

（二）致函聯大常委會，至本年六月止，請撥參觀調查費二千元。

(三)由余函張鴻鈞兄，詢社會部所允補助費二萬元事。

(四)畢業生論文，定爲由三年級下學期開始至四年級上學期終時完成。

社會學社年會(三二、二、十一)

去年社會部在渝舉行社會行政會議時，中國社會學社出席社員，議決於重慶成都昆明分別舉行第七次年會。昆明分社乃於二月一日及二日在雲南大學舉行年會。宜讀論文者有：(1)潘光旦(工與中國文化)，(2)李景漢(戰後農村問題)，(3)吳澤霖(戰後邊疆建設)等(餘見論文摘要，但須增蘇汝江(中國平均人壽的推測)及李舜英(我國物價指數形式之研究)。余讀論文一篇題目『戰後人口政策的商榷』，並領導討論『戰後社會建設討論綱要』，此綱要由重慶擬定，分寄成都與昆明，作爲討論時的依據，內容包括：(1)社會組織，(2)社會福利，(3)社會服務，(4)社會運動四項。

社會處限制工資辦法(三二、二、二六)

社會部爲加強限制物價案，在本省昆明市舉辦限制工資事。自今年一月起，聘余爲社會處顧問，主持工資調查。余自一月二十五日以來，規劃此事，已擬：(1)昆明市手藝工人工資調查表，(2)昆明市縣工廠工人工資調查表。約定社會系同學十人爲調查委員，以七人調查手工業，三人調查工廠，由社會處加委，已於二月二十四日開始調查。關於此事余與社會處社會福利科孟立人科長已商量四次，與同學業已開會五次。

旭都往昆明就學（三二、三、二十）

國立華僑中學呈貢分校，近與國立中山中學合併，擬在昆明開學，但計劃尚未定妥。旭都事前因擬投考西南聯大附屬中學高中二年級下學期。十五日發榜，已蒙錄取。昨日旭都收拾行李書籍，坐午車入昆。學校允許試讀一個月，如及格可肄業於二年級。旭都從前肄業於清華成志小學時，有同學沈鳴謙、張德華及蕭慶年，俱隨其父母因抗戰而來滇，現仍為同校同學。但前述三人，皆降一年，如旭都在二年級肄業，和在成志小學時年級相符，不致降級。

旭都往昆明就學係第一次離家，余夫婦俱覺清冷。其胞兄旭人曾於成志小學畢業後考入求實中學，該校在北平安定門內，亦是常在校住宿的。當時我們住清華西園，逢星期六或旭人回家，或余夫婦入城。呈貢離省雖近，交通不便，旭都恐無時常返家的機會。

旭都考入聯大附中（三二、十、十五）

旭都於今春入聯大附中為試讀生，暑假中參加入學考試，蒙錄取為高中六年生。十月十日余陪旭都坐滇越火車（近因我國與維瑣政府絕交，此路已收歸國有）往昆明。票價三十一圓。車兜增加，乘客稱便。昆明下車後挑行李至北門內文林街昆華中學宿舍，四十五圓。余與旭都在小飯館吃飯，每次每人點一菜，兩人共用一清湯，飯費每人約三十五圓。本系研究生戴振東有房一間，不用，余商准借給旭都，以便讀書就寢及安置用物，聯大附中對於市外學生保留宿舍，但每屋住十六人，上下牀，各人無桌椅，置物不便。旭都可在校中包飯，每月七百元，自

十六日開始，十日起上課。旭都在上海時（民國二十七年）我家寓赫德路，往北四川路青年會中學作通學生，早出晚歸。此次考入聯大附中，當在外常期住宿。

余近住於北門街四五號宿舍，但於十月一日起，搬入北門街七一號宿舍，房間甚小，惟光線頗好，一人住宿無不方便之處，房租每月四十五圓，外加炭，電及開水費。用冷水洗臉。

交友與戀愛（三二、五、七）

五月三日晚，社會系同學舉行交友與戀愛討論會，參加者約二百人，足見他系同學對於本問題深感興趣。會場發言時，有些人自認聯大的社交有不正常處，一部份女同學認男同學爲『危險』，有些男同學，交女友的主要目的在求婚，如不能達此目的時，對於異性的友誼立時中斷。余以爲此種討論，很可以指示青年人思想的傾向，深望一年生指導委員會對此特別注意。

社會學系本屆畢業同學歡送會（三二、五、二十六）

余在該會的演辭以治學方法爲題，略謂有些天生的學者。其治學方法是不可以學的，有些學者的治學方法是科學的，是可以學的。先說我國的學者，如梁任公先生，余初在清華任教時，主編清華學報，適思永世兄在班上課，一日請轉向任公先生投稿，二日後即以清代學風的地理分佈一文見惠，此文有人名地名書名及著作出版年月數百種，但任公先生全憑記憶寫出，此因其天生記憶力甚強，他人不能學。那時校中尙有大師王靜安先生，曾任清宣統帝太師，亦曾向學報投稿，就中韃靼考一篇，關於搜集材料，王先生曾讀完遼金元三朝正史，及有關著

作，凡關於鞣韌的記載俱有筆記抄出，此種方法我們可以學習。其次余又說到英國社會學者二人，一爲斯賓塞爾。他是天生的大思想家，平素不常讀書，健康又不好，但其綜合哲學，是近代社會思想的鉅著之一。對於這種學問我們實無可學的方法。其二便是新近死去的韋白夫人，她自九歲時就開始學習作日記，喜歡作文，遇到所見所聞，或與人談話時視爲值得記錄者俱作筆記，她的筆記是用活葉的，以便整理材料時，可以按日期按題目將筆記反覆排列，以期看出線索，因果或結論等。例如韋白夫婦已著『工會主義史』，但未在書內敘述工會主義的理論，後將活葉筆記重新排列，才看出此種缺漏，乃於四年後在『工業共和』書內補述工會主義的理論。此種治學方法我們可以學亦應當學。

民國三二年夏社會系畢業生論文（三二、七、六）

陳譽：茨廠勞工（昆明縣茨廠中央機器廠）。

沈瑤華、常紹美：昆明紗廠與勞工（裕漢）。

陳道良：雲南紡織廠勞工調查。

蕭遠浚：昆明市二一個商業同業公會的研究（堆店業、飴糖業、牛羊乳業、牛肉食館業、沐浴業、豬毛業、糕餅業、茶社、旅社、京菓、海味、醬菜。）

全慰天：昆明二七個同業公會之研究（手工業工會如金銀、金箔、象牙刊刻、文具、筆墨、裱畫、屏聯、木器、皮箱、皮鞍。）

白先猷：昆明市二六個同業公會的研究（服用品業如成衣、鞋棉絮、估衣、皮革、布疋、帽、斗笠、顏料、蠟繡、新衣等。）

虞佩曹：昆明市離婚案件之分析（由地方法院得一〇〇案，包括民國三十年及三十一年。）
朱鴻恩：昆明市十六個職業工會之研究：（一）由行會演變者如運輸業、刊刻業、木器業、各職業工會，（二）實為同業公會的職工會如建築、花瑤、木業、捲煙業、棉紡織業、沐浴業等，（三）不純粹的職工會如縫紉、汽車、人力車等。

廖寶昀：（昆明市）社會救濟事業之研究：（一）姪婦，（二）嬰兒，（三）兒童，（四）老人，（五）埋葬，（六）疾病，（七）殘廢，（八）犯罪，（九）飢寒，（一〇）淪陷區難民，（一一）國外僑胞，（一二）空襲，（一三）抗戰軍人家屬，（一四）節婦。

劉懋修：聯大同學消閒生活調查。

賴才澄：（昆明縣）大普吉農村社會實況及其問題。

徐先偉：（路南縣）尾則夷族之生活概況。

研究生考試（三二、十一、十三）

社會學系自成立以來，僅有研究生一人即費孝通，於畢業後赴英習人類學，中日戰起，畢業歸國，在雲南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兩年半前本系研究院恢復，戴振東入院專修人口問題，十一月十日舉行口試得八一·三分，此為第二研究生。戴君畢業於大夏大學，抗戰後在貴陽肆

業，時吳澤霖兄在彼任教。

留英庚款第八屆考試（三三、六、一）

留英庚款第八屆考試學門十八，總額三十名，已於今年二月間舉行考試，內法律門二名，一屬於行政法組，一屬於勞工法組。余被約任勞工法命題及閱卷委員。應考者共十二人，余共出六題，今日已將各題閱畢，因成績惡劣，將各卷各加十分。其結果及格者僅兩人，最高者得六十五分，其次得六十分，餘十人俱不及格，最少者僅得十八分。所得印象頗壞，以爲大多數應考學生，似未曾讀過勞工法一類的書。或雖已選習關於勞工問題的課程，但未了解其基本內容。成績如此惡劣，實出乎意想之外。

雲南選縣社會行政研究（三四、二、十二）

民國三十一年秋，當社會部在渝舉行全國社會行政會議時，余曾向谷叔常部長建議，謂該部可以委託西南聯大社會學系同人，研究滇省社會問題，供該部的參考。谷部長表示同意，次年春，部方與同人互商結果，決定工作如下：（1）李景漢兄擔任昆明市的研究，（2）吳澤霖兄擔任雲南少數民族的研究，（3）余擔任滇省選縣社會行政的研究。隨後余即選定昆明縣昆陽縣及呈貢縣爲研究範圍。其調查工作亦於民國三十二年六月開始，調查完畢，組織材料，成五章：（一）曰社會行政與社會福利，（二）曰農民生活，（三）曰合作事業，（四）曰勞工事業，（五）曰結論。共四六二面，全稿於今日掛號寄奉谷叔常部長。今日爲舊曆除夕，對於此種工作的完

成，余認爲了一大願，甚覺愉快。

(戊)旅行與調查

箇舊之遊(二七、七)

涂奇轡 李景漢與余離蒙自赴箇舊。晨十時乘箇碧石鐵路班車，晚五時到達，此是商辦鐵路，窄軌，每車兜約有坐位十六，兩人一排，這是頭二等的設備，三等無坐位，容量較大。旅客中有人不買票，有人買三等票坐頭二等的車。車經雞街買得石榴，每個重約一斤，價國幣二分，時在陽曆七月，紅白石榴俱佳，至箇舊，住於教育局內，蔣天民局長與夫人款待殷勤，時小學舉行畢業禮，余等與縣長同席，縣長曰『砂丁大半是兇蠻及刁頑者，有一次砂丁結隊拿刀砍傷一個錫鑛經理，把他的口部及牙床削去一大半；砂丁們還到縣衙門來告狀。』我們聽了，覺得砂丁是兇惡的工人。第二日上山，見有兩個砂丁的屍首，殺後被抬下山埋葬，對於死者又未免表示惋惜與同情。關於勞資糾紛，往往因內容複雜，有時難得公正的分析，此即一例。

舊式錫鑛，最盛行的採掘方式謂之喇尖。普通在山的一面掘喇，高不及五尺，寬不過三尺，一個成年人入洞時必須折腰。入洞者手提一安全燈，因洞內昏黑，行路只賴此燈。洞內枝叉又甚多，如遇得鑛苗，即開一叉，以便工人開掘，有些洞，深達三華里，不漏光，亦不透空

氣，因出入只有一礮，掘鑛工人，在礮內大約須停留八小時，背礮工人（礮掘好的鑛尚未洗淨者）在礮內的時間要看礮的深度。背礮用一布做的長口袋，兩端有袋，一垂胸前，一在背後，兩袋約裝礮五六十斤。身體長大者背了礮在礮內須彎腰行，不能挺胸而前。礮內頗潮溼又甚熱，行路又不便，背礮工人在礮內往往流汗，每人備骨質汗片一枚，預備括汗。背礮工人出礮時，類皆疲乏不堪，一出洞口立刻拋去礮袋，躺下吸新鮮空氣，喘息不停。背礮工人平常穿棕色布衣褲。但因時入洞內，衣褲盡爲黃土所染。出洞時個個都是黃泥人，臉色蒼白，手脚疲軟。經過長時間的休息，始能再背礮袋到公司，公司所在地，離洞口一里二里不等。通常進洞三次算一工，所需時間要看洞的深度及公司離洞的距離。此種辛苦的工作，余在國內他處尙未見過。余在荷蘭網甲島曾參觀錫鑛數處。彼處工人的工作雖亦繁重，但繁重的程度遠不如箇舊，且衛生的設備遠勝於箇舊。

工人的住宅與伙食，大致由工頭包辦，住宿擠在一處。長一丈六寬一丈的屋，普通要住工人六人或七人，還要預備煮飯的地方。他們的床是疊起來的，有上下兩舖。相隔約三尺。屋內只一門，無窗亦無光，工人即用安全燈作照耀之用。飯食粗陋，菜蔬簡單，量與質俱不適於營養，普通用湯一碗內混有青菜豆腐，伴送大米飯入肚。

無浴室的設備，因山上缺水，飲用水與洗物用水俱須從山下挑來，工價太貴而不敷用，雨後或在雨季期內，泥潭內往往有積水，無知的工人即用粗布取水以擦身。泥潭的水污濁，且

混有糞質，因工人們對於大小便既無定處，亦無正常的習慣，所以往往得病。

舊式煉錫用竈，備有大風爐，工人六七八人或十餘人不等。採錫與煉錫往往是家庭工作，規模不大。未入爐之錫，先用水洗，洗錫通常在雨季，因平時難得充分的水量。洗錫法的一種是在山下掘溝，山水順流而上。洗錫工人把下擺在半竹（一竹破成兩半）裏，山水在半竹流過，錫下沉，雜物帶水流去，謂之冲坑尖。

洗錫的又一法是在山上掘坑，以便積水，倒坑於近旁，工人用鋤頭翻坑加水，再用篩。已洗之坑置另一處。此種土法開採，俗稱草皮尖。

半新式採鑛法，對於挖掘尚援用舊法，但對於運鑛則利用滑輪。由山頂洞內掘出之坑，置於鐵兜內，一連可有六兜，各兜用鋼索繫緊，利用滑輪原則，由山頂盤旋而下，預備傾入煉錫爐。未入爐前先洗，洗與煉俱採現代機器法。雲南錫務公司的洗與煉，即屬此類。

採洗而煉俱用科學方法者，僅資源委員會一鑛，當余等參觀時，鑛場房屋正在修蓋，技術工人由申招來若干人，機器尚未安置，採鑛尚未開始。

箇舊衛生院，房屋業已落成，醫生已開始工作，藥品尚不多，足見工人的健康問題已惹起政府及雇主的適當注意。

自蒙自至申（二七、八、二——十五）

八月二日離蒙自，同行者有沈仲端、崔書琴、周先庚諸兄。在碧色寨遇潘仲昂兄由昆明

來，亦往申；余等坐三等火車，由海防至香港坐統艙（仲端坐二等艙）。今將旅費要目列下：

蒙自至海防三等火車

國幣一五・〇〇元

老街天然旅館一夜連飯

西貢幣三・二〇元

海防天然旅館一夜連飯

西貢幣三・八七元

海防至香港統艙

西貢幣一〇・〇〇元

港旅館房費五天（海陸通）

港幣一・〇〇元

港飯食五天

港幣一四・〇〇元

港至申三等艙（荷輪）

港幣四〇・〇〇元

以上外幣八二元國幣一五元，外幣等於國幣二元，約共合國幣一八〇元正。

廣東輪的統艙，佔船的中部，位於最下層，地位雖低，空氣並不十分污濁，因有極大的窗。我們所謂窗，實際是裝卸貨時必用的空地。輪上載黃牛四十三頭，俱與我們為隣，但俱在我們的上面，仲昂兄曰『牛比人高一等』。我們的臥處，即在窗的地位，躺下時可見牛在上面，有時牛含一口草，伸首向下探望，草屑飛到我們頭上，先庚與書琴偶發怨言，因微風時常帶來牛味及糞味。余笑曰：『我因嗅覺不靈，反佔便宜。』

赴申接眷（二八、六、三十）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下學期開始上課，余所授社會立法，於六月二十五日舉行學期考

試。人口問題於六月二十九日舉行學期考試。次日晨余乘漢越慢車離昆赴申。同行者有劉壽民兄劉欽華夫人（攜女僕一小女一才八個月）。七月一日到開遠，宿法國酒店，出街往合盛樓吃中國飯。七月二日到老街，宿四川旅行社，房間不潔，飲食不佳，但價值相當昂貴。七月三日因火車誤點一小時餘，不能赴海防，住河內大世界旅社，社主爲廣東人，經理爲寧波人，設備與招待頗佳，爲新開旅館之佳者。七月四日往海防，住華僑旅運社，每人每夜房金安南幣貳元。七月六日下午三時怡和公司德生輪開駛，余坐房艙，壽民兄用官艙。房艙原是水手住房，因生意太好，改售客票，一艙共有吊鋪二十餘，各鋪盡賣出。七日晨六時到北海，下午五時開，八日晨二時到海口，正午開，兩處上下貨品極少，足見戰事的不良影響。九日晨九時到港，因輪不對碼頭，余不上岸，十日余上岸買物及訪友，十一日晨與劉欽華夫人坐山頂電車，正午余在九龍劉馭萬兄寓所便飯，見陳翰笙兄及 Miss Edith Chalmery 女士爲我校對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一書，並指出誤點數處。余當時寫信至昆明，請倪因心兄按原稿校對。晚在九龍霍克基兄寓所便餐，本夜宿新新旅館，十二日下午四時德生輪開，十三日過汕頭不停，風平浪靜，旅客稱快。十四日大雨，大風，艙客大半臥床，嘔吐者甚多，余飲食如常。十五日下午一時到申，余雇小汽車返赫德路寓所。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一書原稿已由上海別發書局排好，並已由 Miss Edith Chalmery 校對二次，余在香港時業已接洽。現余到上海，中國太平洋學會，請別發書

局將稿寄八仙橋青年會內太平洋學會，促余作末次校對，兩星期後全書校對竣事。余在原稿中找出錯誤若干處，加以修正，又英文編輯 Bruno Lasker 先生於編輯時亦有些錯誤，余亦爲更正。

余到申第二日，國幣又跌，以後繼續下降，待余校書完了，朱仲梁兄約余在清華同學會晚餐（靜安寺路金城別墅），與同級友十餘人晤談。余在席間報告雲南社會概況及對於抗戰的勞力，其最惹人注意的要點之一是余關於物價高漲的申述。余謂昆明米價每石（一二〇斤）售國幣三十元，聽者和上海米價每石（一五〇斤）十二元相比，認爲太高。是夜聚餐的級友如下：施博羣、吳希之、孫克基、林振彬、林樹民、張光圻、唐官賞及裘維裕（南洋大學畢業考取遊美公費同年同船赴美）鄭翠娥及其她女同學二人。

上海的政治情形，較余一年以前所見者更形混亂。日本軍部及偽政府擬以恐怖手段擴展其勢力。房東武佛航先生有至友某君，在靜安寺路辦中學，平素對於國事抱公正的態度，對於難民的救濟，有顯著的成績，敵人屢次設計收買不屈。一日被人暗殺，此類慘事，在上海日漸加多。

余準備攜眷往昆明，故常至舖中購買家用物品，添辦衣服，於九月十二日乘太古公司太原輪離申，梧蓀及旭都、旭清同行。朋友同輪者有沈家瑞夫人及二女，朱君毅夫人及其公子祖同。太原輪於晨十一時由法國外灘駛出，十五日上午十一時到香港，自申至港途中並未靠埠，

下午一時半余一人登陸辦理雜事，晚楊壽標兄在 Windsor Cafe 共餐，柳無垢女士隨後來談話，十六日余與梧蓀、旭都、旭清於晨八時半登岸坐山頂電車，下山後過渡至九龍，在劉馭萬兄宅午餐，旋至傅尚霖兄寓所吃點心及冰淇淋。尚霖兄與夫人不久即往雲南澂江縣，繼續中山大學社會學教授的任务。澂江是呈貢的鄰縣，相距約八十里。十七日下午三時太原輪開行。次日晨微雨，過瓊州海峽時有浪，梧蓀略感不適，十九日晨雨浪甚大，十一時抵海防。輪上有少數客人，因須補打防疫針，抵岸後就開六小時才準登岸。海關已停止辦公，行李不能取出，夜宿愛華酒店，業已由沈嘉瑞兄接洽，因嘉瑞兄由「明來海防接眷。夜大雨。至次日下午才止。余等至海關取行李，三十八件中僅存三件，因余帶有河內劉鼎三領事西南運輸公司及西南聯大的介紹信。二十一日下午赴河內，住大世界旅館，次日因旅途勞頓，余等接受蔣夢麟夫人的建議，在河內休息一日。二十三日晨八點二十六分離河內，晚宿老街。過國際橋至河內電報局，發倪因心兄電請派人在呈貢車站招呼。二十四日晨雖河內，晚十一時到開遠，離開遠南約四公里處，昨日被焚的火車，今夜尚見火燒餘燼，據說有一車兜滿載汽油，遇火燃燒，焚斃及傷旅客數十人，已焚之車塞住鐵軌，今夜旅客至此下車，步行半里餘，行李每件搬費國幣伍角。天雨，道路泥濘，行李堆於開遠站，余等請三人看行李。二十五日晨離開遠，下午五時半到呈貢，未見倪因心兄，知電報未到，天雨，余等即乘原車到昆明。嘉瑞兄與余冒雨找旅館，惜處處人滿。往迤西會館工學院與倪俊章名濤先生相商，派校工二人在車站看守行李。余等在護

國路西南旅行社過夜。沈夫人及兩女用一帆布床。梧蓀與旭邵、旭清共睡一帆市床。嘉瑞兄與余在飯廳內各睡一桌，幸自帶被褥，不致受涼。二十六日晨余往近日樓電話局打長途電話。下午二時往呈貢，見旭人及縣政府所派巡警在站相候，天雨，行李用二牛車，由公路運去。余與旭清合騎一馬，餘每人騎馬。因連日下雨，已逾一星期，沿路低處有水，小羊落堡前面最低處水沒馬膝。六時到縣城，即在文廟休息，溼衣換下後，梧蓀赴縣政府李夫人之宴，今日人事登記訓練班舉行畢業，余即在文廟參加聚餐會。余未赴申前已在斗南村租定畢宅，並已於七月起付房租。但斗南村離縣城約五里，步行須半小時。因心兄將此宅退租，另爲余租三台小學的一部，樓房三間，廚房一間，月租三十元，屋在三台山脚，由文廟步行三分鐘即到，其後數日收拾行李，打掃房屋，布置安妥後，旭清在三台小學一年級上學，即在寓所內上課。旭都在呈貢縣立中學初中二年級肄業。由寓所步行五分鐘可到。

逢星期四、五、六，余往昆明在聯大上課，擔任人口問題及勞工問題兩門，上課地點改在文林街昆華中學北院，由青雲街寓所步行五分鐘可到，歷史社會學系社會組二、三、四各級，本年共有學生四十一人。

昆陽之行（二九、十二、二六——二八）

國情普查研究所，原擬於今年寒假舉行十縣的人口普查，惜於七八月間日本在安南加緊軍事行動，威脅雲南，教育部令西南聯大遷往四川，以策安全。學校當局隨後準備遷移，因此本

所上述的計劃即行取消。另擬人事登記的推廣工作，本所現在呈貢縣的人事登記包括七萬餘人，如再加三萬人，即可編製生命表。袁貽瑾氏前以廣東中山縣李氏家譜的材料製生命表。Harry Seiffert 近以金陵大學卜凱教授的農村人口材料編製農民生命表，但尚無人用登記方式搜集人口材料來編生命表者，因此我們的嘗試是有學術價值的。

近來梅月涵校長與余會晤民政廳長李子厚先生時，曾提出本所推廣工作的意見。李先生以爲昆陽是可能區域之一。余於便中遇李右侯前任縣長，蒙介紹昆陽朱競烈縣長，李與朱俱石屏縣人，爲表兄弟。

二十六日晨八時由三台小學動身，余騎馬，馬伕挑舖蓋，順昆玉汽車路而行。十二時一刻到晉寧，共行二四公里。十二時五十分繼續前進至五五公里處，有一指路碑，西折入小路，進昆陽境渠東里村，經渠西里村入縣東門，時五時二十分。由渠東里至縣城約行一小時半，計一四華里左右。如不走岔路，而由汽車路前進須由昆陽南門入城，近城門處石碑是六二一·八公里，據此自呈貢至昆陽約有九〇華里。

二十六日下午五時半在昆陽東門內飯館與馬伕同餐，店主人建議，讓我們試嘗昆陽瀟鴨。此地飯館和雲南他縣一樣，不賣青菜，我請店主人代買些鹹菜，否則這一餐飯，完全吃鴨與肉，錢包既吃虧，胃亦恐起反感。餐畢入縣政府見朱縣長，蒙介紹第一科唐嘉學科長及第三科朱映楨科長，晚宿縣府第三科同仁的宿舍。

二十七日晨七時起，余即擬往南門外看汽車路上里數碑，惜城門不開，因昨夜城內一布店被搶，余今晨在路上遇見被捕的嫌疑犯一人。九時半余向宿舍行，過內地會，見牧師 Robisch 德人 (Dresden) 近由安徽懷寧來。據說昆陽信教者向來甚少，以前幾個牧師多無好辦法。余問汽車路里數，彼亦不知，僅云：自昆明至此約六十公里，和一般人所說者相似。余到昆陽後對於此事問過職業不同者十餘人，但無人能給予確實的答案。實際，最近的里數碑離南門不過一百碼。惟無人注意此事。最後余吩咐馬伕去看石碑，他聽本地人傳說，南門外的汽車岔路離城約五厘，岔路盡頭才是昆玉汽車路，因此他未去看石碑，幸余於空閒時，到南門外自己看清，抄下里數。

關於昆陽縣概況，供給材料者有朱縣長，唐科長，朱科長及第三科韓雨蒼科員，要點包括下列各端：(一)地形及面積，(二)人口的估計，(三)交通，(四)教育，(五)鄉村概況。

穿昆明湖至昆陽(三十、三、二十二)

三月十九日晨八時昆明湖淺水輪自昆明西門外大觀樓開，十時到觀音山，十一時半到海口，十二時半到昆陽縣城海邊，改坐小木船到小東門上岸，時下午一時一刻。余先到衛生院留下服一條，後訪朱縣長，適縣長問案改於晚飯後與張院長同訪朱縣長，商量辦事處房屋，縣署以爲文昌宮比較適宜。出縣府張與余訪朱映楨科長，入門方作雀戰。雲南式麻雀余爲第一次參觀，每人座前共鑲二十五行，每行二牌。牌內有花甚多(共六十四花)，盞時多者過一萬盞，

據說壺時較濟麻雀容易些。我們參觀十五分鐘，即有一人天壺。

文昌宮位於小山上，屋外一面有柏樹林，一面爲籃球場，可望見昆明湖，遙矚晉寧，晴天並能遠望呈貢。文昌宮共三進，第一進爲廚房及二小房；第二進爲大廳，第三進爲一更大廳，辦事處可用第一進及第二進，第二進可用木板隔成三間。當時招木匠估價約須國幣三百元（用木板五丈，每丈國幣三十元，餘爲工資及零修費。）第三進向爲小學生宿舍。因漏雨未用，經修理後亦擬作辦事處的一部。朱競烈縣長於舊曆年初返石屏嫁女，回任時路過呈貢，訪李悅立縣長，討論安江水利案。即率眷屬往晉寧，由衛生院護士的介紹在院宿一夜，縣長臥於前屋，眷屬臥於後屋，以木板爲牀。競烈縣長與李右侯縣長爲表兄弟，李時寓貢龍街，未往訪。余適往重慶，亦未來余寓所。

海晏之遊（三十、五、五）

昨日爲星期日，國情普查研究所同人舉行交誼會，遊海晏（呈貢縣城西南，濱昆明湖）。全體會員除景漢兄，旭人及楊成之夫人外，俱參加。非會員同去者有吳澤霖兄，旭都及楊葵君令郎。晨八時出發，行五十分到烏龍浦，沿昆明湖邊走，十時半到海晏。天微雨，在小學休息並進點心。入校門見郵政代辦所招牌及兼辦小款匯兌通知。這是爲昆華女中方便而設的。上次余到海晏時，在去年舊歷正月三日，時該校已在海晏石龍寺上課，但未見郵政代辦所。一年半以來，海晏已有顯著的社會變遷，郵政代辦所的設立即其一端。余等於雨止後往石龍寺，蒙羅老

師招待，參觀昆華女中，並照團體相數幅。據說該校有初中十班高中八班共學生六百餘人，在廟內寄宿，在村中上課，前述小學即其課堂之一。女生採分食制，每人兩菜，俱素。一日三餐，用乾飯，每人飯費月出二十五元。余等繞海邊散步，歸與女生賽排球，二比一，女生勝。余等球隊係臨時湊成，余年最長，旭都最幼。下午三時在小學內吃麵。大司務在海晏買些白魚，不去鱗，不去內腸，整條魚用清水煮熟，食時助以醋及醬油，隨手去魚鱗及內腸。歸途聞春麥與紫麥之分，據說前者穗有鬚，後者無鬚。麥田中飛起鵲鵲一鳥，這是我在雲南三年第一次所見。老師告我曰『本地用網或鷹捉鵲鵲，認此鳥爲筵席珍品。』三時四十分離海晏，經太平關、松花坡、三岔口歸縣城，時五時五十分。

昆陽人事登記講習班（三十、八、十一）

人事登記，近由呈貢推廣至昆陽，蘇汝江兄已於五月二十日往昆陽籌備，練習生李紹敏、李尙志、楊棻，於七月十五日前往協助，李景漢兄，戴世光兄與余參加講習班。余等八月二日由昆明大觀樓乘輪船前往，三日下午二時，在昆陽縣立中學舉行開學式，到會者有縣長朱光明（競烈）第一科（民政）科長唐嘉學，第三科（教育）科長朱映楨，衛生院張院長，蘇汝江主席，演講者有朱縣長，朱科長，景漢兄，世光兄及余。此次省教育廳在昆陽舉辦進修班，召集全縣小學教員六十人受訓。本所利用此機會，另召二十八人，所以講習班學員共有八十八人（報到者八十一人），講習期自四日起至七日止共計四日，課程見另表。末後有測驗，參加者

共七〇人，內六〇分以上至七六分者一七人成績最劣者三人，此三人答案見另紙，觀其所答，知其了解能力極低。且此次測驗，及格者不及五分之一，足見小學教師品質之劣。當舉行測驗時，偷看書者六人，此六人成績俱在五十分以下。交頭接耳，偷閱考卷者甚多。兩人同座，一人已答完，旁人請其解一題，答曰『我才不管題目的意思呢！讓命題人出他的題目，我說我的就是了。』結果此人得八分，另一人於測驗進行時問曰『教育程度』作何解釋。小學教師中年齡最小者一人，僅一七歲，最老者一人已六八歲，年在五〇至五九歲五人，四〇至四九歲者七人。高小畢業者一人，簡易師範畢業者佔大多數。私塾出身者俱屬四十歲以上的老師。

學員們每日兩餐，晨十時與下午三時半爲開飯時間，每桌七人，四碗一湯，內有串葷一碗，餘爲素菜，每日開十四桌（連辦事人及工友）。我們每日約費一百元，四日飯費合五百三十九元七角正。小學教師雖各鄉俱被召，但九渡鄉僅到四位，最遠者離城兩站（一二〇里），步行兩日才到。此次來參加者其最遠之距離去縣城六站（二四〇里）。

我們擬辦六鄉的人事登記，以練習生四人任之，卽中和鎮，河西鄉爲一人，中寶鄉，寶山鄉爲一人，仁德鄉爲一人，但負責調查平定鄉，以便卽將登記推廣至該鄉。內甸鄉爲一人，但負責調查九渡鄉。以便推至該鄉。

昆陽保長班測驗成績（三十、八、三十）

昆陽縣地方行政幹部人員訓練所，自七月初卽召集全縣職字的保長受訓。報到者共八九

人，內保長四九人，民政幹事一人，副保長七人，保書記一三人，甲長一一人，他職員一八人。這些是比較受過教育的人。八月二七日蘇汝江兄舉行測驗，共出二題如下：（1）『我的傳略』，（2）『試述你對於辦理戶口異動的經驗，意見和感想』。測驗分數如下：

分	數人	數
六	〇至七	五
五	〇至五	九
四	〇至四	九
三	〇至三	九
二	〇至二	九
一	〇至一	九
〇	至	九
總計		八〇

六十至七十五分者共十一人，餘均不及格，且有兩人略識數字，不能動筆，得零分。此外成績最劣者其答案如另紙。

石林之遊（三二、二、十一）

梧蓀與余約顧時敏君（妻妹夫）至呈貢寓所度舊歷年，時敏服務於滇緬鐵路，約友人蕭國祥、蔡子明同來。二月四日晚同余全家吃『年夜飯』，飯後三人與梧蓀竹戲。五日（即舊歷元旦）晨九時，三人與余全家（包括梧蓀、旭都、旭清）乘時敏所備旅行車遊石林，十二時十五分到。路經呈貢三岔口，松子營入宜良縣境，由宜良入路南縣，順陸良縣岔路至石林。石林由平地聳立，大石連接，奇偉異常，綿延不斷者十餘里。至一處層峯挺秀，環一小湖，最奇者爲釳峯，峯旁有岩石無數，形如屋頂，遮蓋天日，大石上有學正李如桐於康熙壬辰年題詩，其詞云『何處飛來怪石叢，盤根竅節玲瓏，森森稜稜鐵騎列，千門萬戶曲澗通，崖窟層層瑣玉關，羊腸鳥道苦難攀，恍疑紫雲天上路，五丁把住留人間。危磴高峯眞鬼斧，球琳琅玕奚足數，中有一線清泉流，老藤穿壁苔痕古。』

二時離石林，往路南縣城，三時至文廟內雲南大學附屬中學。因在寒假中，職員不在校，留學生僅十餘人；適有西南聯大丁學院學生旅行團先鋒隊已至，余等即與之接洽，商量包飯事宜。余等即在教育室內暫作寢室。晚飯後蕭與余入城雇滑竿六乘，準備六日晨往大滴水，每乘一四〇元，大滴水離縣城四十里，以瀑布著名。楊教務主任與余至縣政府請派護兵兩名。時有夷人至縣府耍龍燈，獅燈，音樂及武器。余最愛霸王鞭，鞭以竹做成，長約二尺半，另有繩，繩上繫銅錢若干，擊時有聲。八人一隊，分兩邊，互擊約十五分鐘。

六日晨早餐畢，余入城催滑竿及護兵。縣長雖於昨夜允派，但事實未派，各科辦事人尙臥牀未起，余視狀知非短時間內可以派好，決計不用護兵，免因稽延而至晚歸。滑竿夫十二名，於九時才到文廟，半小時後動身。天氣陰寒並下小雨，行未及十里，時敏決定取銷大滴水之行，十一時半余等離路南縣，十二時三刻至宜良縣城。余見街上有春聯，其下聯云『百無一用是書生』，認為是許多書生的寫照，急欲知其上聯。余走進門口，見一老者問之答曰『十有九人堪白眼』。余是書生，此聯下段文字，彷彿描寫我的生活。蔡子明先生根據在軍隊的經驗，以爲將書生改成學子，可以引用到新畢業大學生之入軍隊者。下午四時抵呈貢，時敏等即返昆明。

昆陽人事登記視察（三四、三、十三）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晨七時三十分，往訪孫春臺兄，約同往昆陽；孫已離家，余乃一人行至三岔口，孫不久即到，九時四十分孫與余坐木炭汽車，價七〇〇元，十二時十五分至昆陽。午餐後，周榮德夫人與余二人至西門外參觀馬哈赤墓，相傳此爲鄭和之父，余疑鄭和非雲南人，據碑昆陽，馬哈赤，因功賜姓鄭，其子名和或與鄭和不過姓名的巧同。史傳對於鄭世，並無詳細的記載，昆陽州志並無鄭和傳。我們亦不知鄭和如何由雲南往江蘇；更奇者經歷和的身遠路去做宦官，情形非常，深足使人懷疑。前安甯縣長李士厚有『鄭和碑傳考釋』，此碑爲重要文件之一，但無證據，姑誌此以存疑。

晚飯後余三人至南門外帳篷往訪美空軍三人，司無線電事。三人中有一人曾約妓住於帳內

一星期，餘二人非之，每夜俟帳內息燈，始歸寢。

二十七日晨九至十二時，在辦事處開會，榮德已往昆明，出席者調查統計員四人即楊湛、杜聯元、張瓊、周尙中。人事登記共包括一鎮三鄉，分一〇五登記區，內由小學教師負責者僅十分之三，餘由私塾及保幹事負責，其成績遠不如呈貢。余帶人事登記修正符碼對照表，修正表及登記證，人事登記統計程序等交付討論。

二十八日晨與楊湛、周尙中，視察縣城附近各村人事登記，第一村所見尙佳，第二、三及四村成績均欠完善。第四村（麥地）因缺乏組織，各事俱未上軌道，此村離縣城不過一里許，成績尙如此惡劣，足見遙遠的村莊，更難辦理。下午一時歸辦事處。

下午三時在辦事處繼續開會，討論人事登記統計程序。

依環湖市縣戶籍示範工作報告，昆陽縣城六〇三戶三、五四七人，中和鎮二、四四五戶一四、九〇九人，中寶鄉六三七戶四、〇二六人，河西鄉一、二九三戶六、九九一人，寶山鄉一、二九一戶九、四七七人，上述各處爲目下人事登記的範圍。

內政部戶政督導團，對於滇黔舉行戶政督導會議，三月一日在昆明開會。昆陽縣政府爲準備戶政資料，於昨日派人至辦事處借抄中和鎮關於去年及今年的戶籍及人事登記材料。

三月一日晨九時周夫人、孫春臺與余合雇運貨的馬車，駛往玉溪，下午二時至玉溪北城，昆陽出發點爲六二公里，至北城爲九二公里。價共九百元，改乘酒精汽車至州城，距離六又二

分之一公里，票價每人二百元。李悅立縣長因出席戶政督導會議，尙留昆明。

二日晨周夫人、孫春臺與余至北城，參觀大道生織布廠。據說玉溪舊有織布機約兩萬具，用木機，由女工織布。寬一四寸的土布，長二十六尺，須五日織完，工資五百元。染坊規模較大，藍色較多，不退色。余前在昆明大道生買灰色長衫一件，洗到第二次時即開始退色。

縣政府派民政科劉科長，黃副師長派護兵，陪余等午餐，用泥鰱，俗稱鰱魚，紅燒、加辣子，爲珍品之一。店主婦買苦菜二十五棵，價四百元，小者佔一半，以上述苦菜言，在呈貢每棵約值二十元。

余等雇馬車，往九龍池，池在山邊，泉水由山流出，清冽見底，水深處逾丈，游魚頗多，似爲白魚及青魚，最大者一尾約半斤。池旁有龍王廟，廟內塑九龍。此地數年前爲省立中學借用，去年敵人自廣西向貴州蠢動時，余曾託春臺兄到玉溪察看疏散場所，春臺商於李悅立縣長，允許將九龍池借給東方語文學校及國情普查研究所。有房四十餘間，俱與九龍池毗連，目下太平洋戰局好轉，敵人已無暇擾雲南。我等到此，只不過領略風景而已。

四日周夫人與余已入木炭汽車，擬各回家，但汽車駛出玉溪不過一里，即拋錨，余等折回。是日下午三時，悅立縣長自昆明歸，謂戶政督導團曾約余赴會，但不知通知寄至何處。李縣長夫婦陪余等至黃副師宅晚餐，用豆米飯，將青蠶荳煮入飯內。春臺此行爲黃副長尊翁寫流碑，今日見碑已預備，置於院內梅樹旁。

玉溪房屋用木處甚多。屋簷有五道，每道木上俱刻花卉人物，院中用白石板鋪平，種樹木處略留小空地。玉溪爲一等縣，人民較富庶，未見茅草屋。一般的衣服亦整潔，未見穿破衣者。玉溪縣以溪得名，此溪夏間有水，甚猛，冬季無水。溪上有橋已壞，現正修理。警察分局王局長前任呈貢縣警察局長，據云在呈貢縣每月有案二十餘件，現只有十分之一。玉溪縣政府採用台署辦公制，辦公廳成立尙未到一年。玉溪縣新設電話，由縣府可通十八鄉鎮公所。去年內政部選定玉溪及宜良爲雲南省內示範縣。五日晨八時半乘酒精汽車返呈貢，下午一時半到達，票價三千元。到呈貢時才接戶政督導團開會通知，距閉會已兩日。

(己)觀感偶記

昆陽西門外月山故馬公墓誌銘(二十九、十二、二十六)

昆陽西門外靠城處有月山，其上有馬哈只墓碑，相傳爲鄭和之父，發現此碑最早者爲雲南石屏袁嘉穀先生，詳見演繹一書。余遊昆陽時於抄錄碑文後即致函安甯縣李士厚縣長，詢問關於此墓掌故，蒙贈小冊曰鄭和碑傳考譯。余對於鄭和所經歷的地方，亦嘗到過數處，如福祿壽南洋；但對於歷史的考證，未曾廣集材料，作爲證實或反駁的憑據，關於昆陽一碑，亦僅提出下列數點，作爲以後研究時的參考：(1)明史鄭和本傳，雖混稱和爲雲南人，但昆陽州誌，並未提鄭和姓名。(2)李至剛所撰馬碑爲永樂三年端陽日，鄭和於同年六月往南洋，但馬碑未述

此事。馬哈只碑文如下：

公字哈只，姓馬氏，世爲雲南昆陽州人。祖拜顏，妣馬氏，父哈只，母溫氏。公生而魁岸奇偉，風裁凜凜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過，輒面斥無隱。性尤好善，遇貧困及鰥寡無依者，多保護賙給，未嘗有倦容；以故鄉黨靡不稱公爲長者。溫氏有婦德，子男二人，長文銘，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賜姓鄭，爲內官監太監。公勤明敏，謙恭謹密，不避勞動，縉紳咸稱譽焉。嗚呼！觀其子而公之積累於平日，與養方之訓可見矣。公生於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於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歲。長子文銘奉柩安厝於寶山鄉和代村之原，禮也。銘曰：

身處乎邊陲而服禮義之習，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澤之施，宜其餘慶深長而有子克顯於當時也。

永樂三年端陽日，資善大夫禮部尙書兼左春坊大學士李至剛撰。

昆陽防空守則（南門內）

（1）民衆須熟記各種警報音響規定，及聽到後應有之正確動作。

（2）消防應用之砂與水應隨時充分準備，以免臨時缺乏。

（3）敵機來襲時應沉着鎮靜，警擾奔竄反增損害。

（4）在空襲時如發現爲敵指示目標之奸細（白天在空地屋頂鋪可疑之白布，夜間放奇異火

光或擊電筒等類）即拿交或報告縣府警局訊辦。

(5) 燈火管制時，大家要互相監視，如發現燈火，應互相勸阻或報告警團取締。

(6) 聞警報時，室內船上必須留心，用燈火務要加上黑罩，使無光線透出。

昆陽風俗（三一、九、十四）

蘇汝江兄前日由昆陽到呈貢，帶來昆陽風俗調查稿，約四萬字，係施發學（辦事處練習生）等調查所得。余閱讀一次，提出修正意見若干處，註在稿中各章節處，文雖簡短，但根據實地調查，和從前在地方志中抄錄者不同。準備攜回修改後，在昆陽辦事處油印。

賣豆腐者言（三十、四、二）

呈貢縣王家營賣豆腐者王某，今晨早車自昆明與余同車返家。據云：一擔豆腐共二四〇塊，每塊賣國幣一毫，來回火車票二・二元，在昆明住店一夜計〇・五元，飯兩餐共二・五元，豆與工約一四・〇元，每入昆一次約淨餘四・八元，來回一次須兩日，每日淨餘二・四元，王某自說抗戰以來，物價高漲，一般的小農不能獲得大利；但王某自認抗戰前他賣豆腐不坐火車，那時票價國幣二角二分，要賣豆腐四十塊才把票價賺出。王家營離昆明六十里，王某挑擔步行入省去賣。我以爲現時比抗戰前賺錢較多，由王某坐火車一層可以證明，雖所賺實在數目，和王某所告者容或可以相差。

雲南的強盜（三十、五、五）

雲南的強盜，先殺人，後搶錢物，這種行動是與外省的強盜顯然有別。外省的強盜，大致僅劫財，不害命。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余初到蒙自時，有許多人告訴我雲南強盜的兇暴，後來我到昆明，一般人亦如此說。我的解釋是：雲南民情慍悍，普通人的經濟又不富裕，如遇搶劫，被劫者大致要抵抗，和強盜拚一個死活。被搶者的心理，以爲如錢已被搶去，謀生要遭遇很大的困難，不如還全力抗之，幸而得勝，人財可以兩全。據余所知本地人被搶者，普通是要抵抗的，因此本地強盜決先傷人；在外省被劫者大致不抵抗，所以強盜只搶錢物，不準備傷人。

呈貢縣近有一例，事實如下：某日傍晚，一挑擔者在縣城賣完了炭，經羊落堡回家，一壯年由樹林中出來，討洋火抽煙。壯年走近時，連下數刀，挑炭者倒地，身上被搜去國幣三十元。正在此時，挑炭者乘勢要奪刀，又被強盜砍傷手掌。挑炭者喊救命，村人奔出，強盜逸去。次日挑炭者至呈貢衛生所就醫，共傷四刀。

社會裏習慣的產生，與生活有密切關係，有利於生活的習慣，在社會裏累積起來，被認爲合於道德的。前述的習慣，有利於雲南強盜的生存，被雲南強盜保存，且被他們認爲合於道德。下面再提反證一例，說明習慣的產生，保存，與道德的關係。

福建和廣東的許多鄉村，有人「派批」，派批者往往背包，包內藏許多信，每信內有「批」款，是南洋華僑匯回老家的，由「派批」者分送。鄉人大致一望而知此人爲「派批」者，但

「派批」者沒規，是稀有的事。每信內附有零星小款，五圓或拾圓不等，許多人家依賴此款接濟家用；如果「派批」者被搶，許多人家要受影響，因此要追究，強盜很難脫逃，所以一般的匪徒，不肯輕易搶劫「派批」者。久而久之，強盜和其他的社會分子，對於此事產生道德的觀念，認搶劫「派批」者爲不道德。

我國一般人的看法，強盜如僅劫財不害命，容或可以饒恕，如劫財又殺人，認爲不道德，強盜亦自己往往認爲不道德。雲南的強盜，大致認殺人爲自衛的必要手段，并認此事爲合乎道德；閩南和粵東的鄉村，大概認搶劫「派批」者爲不道德。

獨善其身（三十、五、十）

儒家哲學裏對於修身有許多說法，獨善其身的觀念是其中矯矯的。我國人通常認結黨爲壞事，例如「狐羣狗黨」「朋比爲奸」這一類的思想。小人爲謀私利，私利是不能公開的，要大家聯合起來去奮鬥。君子勇於公益，因公益是大衆看得見的，無須鬼頭鬼腦去鑽營的，所以不必採取徒黨的形式。君子看見了團體的營私行動，怕連累了自己，所以退避。他說：「讓他們去幹壞事罷，我是不參加的。」

社會裏的勢力，逐漸分成兩個集團，惡勢力在小人手中，小人是結黨的。善勢力在君子手中，君子是獨善其身的。君子的勢力也可以向社會發展，例如在朝的君子，或立言的君子。在朝可以推行政策，其結果大衆得着了利益。立言可以闡明學理，其結果一般的讀者可以得到啓

示。不過君子不論在朝或立言，總是崇奉個人主義，不贊成有黨的。惡勢力在社會裏逐漸生長，逐漸侵犯善勢力的圍地，君子只是消極的退讓。中國的歷史，凡遇內亂，政變，革命的時期，俱有前述的現象。

我們所需要的是君子羣，君子黨。善勢力和惡勢力一樣，需要團體的奮鬥，向前的推進。一個人爲善，莫如十個人共同爲善，那末結黨是必要的。一個善人遇着十個惡人，結果善人被排擠；如果十個善人和十個惡人對抗，善人有勝利的可能。

善與惡要對抗，所以君子不能採取獨善其身的態度。對抗是前進的，獨善其身是消極的。善抗勝了惡，善可以在社會裏發展，可以把惡摒除。這種對抗工作，要有許多人參加才能有成效的。

不能適應環境（三十、五、十）

在呈貢中衛鄉附近，倪因心兄與余，一日往訪某小學教員，我們走錯了路，在一家門首扣門。一壯年自院內奔出。此人服西裝衫褲，架最新式的眼鏡。余曰：此人和其社會環境，顯然不稱。他的房屋是習慣式的，家人的生產方法是習慣式的，但此人的生活方式，一部份趕得上巴黎人。事後打聽，知此君在一明人師範學校，村中人對於他的洋化，或羨慕或諷刺，因各人的觀點而異。但無論如何，不能與此君過共同的生活。

三個社會階級（三十、五、二十三）

不論那一民族或社會，對於富強或進步最有關係的是下列三個社會階級：（甲）政治階級，（乙）軍事階級，（丙）知識階級。

國家與人民的安全及保衛，大致依賴統治者，那是政治人物。一國如遇着戰爭，勝敗操之於軍人。至於文明與野蠻的區別，如自然環境的克服，機械的發明，學術的進步等，俱有賴於學問家的努力。

我國的貧與弱，大概由於前述三個階級的不爭氣。自中日戰爭起後，這三個階級各有不同的表現。我國軍人依舊不能抵抗敵人，但自抗戰以來，我國的軍隊，大致是抵抗的。位置稍高的軍官，未聞有投降者或倒戈者，這可充分表示我國軍人的勇氣。敵國軍備的優勢，超出我國不知多少倍；而我國軍人，仍然不怕死的向前。向前的時候，自知冒着極大的危險，但並不因此而畏懼，足見軍人的忠勇。

戰時我國的政府，亦有局部的改良；但從大處着眼，我們以為其腐敗不減戰前的光景。財政黑暗如故，用人只憑親戚朋友的介紹，不講個人的能力與興趣如故；駢技機關隨意增加如故，官吏的奢侈淫佚如故，行政但講人治不崇法治如故。在上述的社會環境裏，要求吏治的澈底澄清，勢不可能。

我國自興新學以來，知識階級尚無基本的學術貢獻。自然科學者無重要的發明，應用科學者無有益於國家或人民的基本技術改革；社會科學者對於社會制度並無根本的改善辦法。一般

的文化人，在學校裏當教書匠；在研究機關裏做高等流氓。他們各人連我自己當引此爲奇恥大辱；對於國家與社會，說不上有何等貢獻。

經濟引誘力對於戰時青年的影響（三十、七、三）

在抗戰時間，有些職業增加賺錢的大機會，這些職業可以引誘青年；但除賺錢以外，這些職業恐無其他益處。有些青年對於上述一層，有時候看不透。黃炎培先生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昆明辦事處（七月一日）演講云：「諸位求學不要抱定求得高位及大薪水的思想。如謂求職在圖薪水，則不如做洋車夫，因重慶洋車夫每天可得二十元，則每月可得六百元，遠比諸位畢業後得一二百元之數多。又汽車夫之薪水，據聞可達千元一月，而銀行之行長，才得五百元一月。如只爲薪水，則行長可以作汽車夫矣……。」（雲南日報三十年七月二日）

社會的變遷（三一、一、八）

倫敦社會學季刊，一九四一年七月與十二月合刊號載卡桑德司教授一文曰，大學在近世的功用（The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Modern World, by A. M. Carr-Saunders, in Sociological Review, July-Dec., 1941）說明教育的趨勢，不僅是注重職業訓練，實係注重人格訓練，使受教育者能充分在自己的崗位服役於社會。此種見解可謂洞悉高等教育的真諦。

我國自抗戰以來，有些顯明的社會變遷，值得社會學者深切注意，即舊時「五倫」觀念的

改變。父在家庭中漸失其權勢，因子自入中學後，大概離家而久住於寄宿舍，入大學肄業後，此風尤甚；因此父與子減少接觸。子之友大致爲年齡相等者，朝夕相處，習慣行爲與思想，彼此互相影響，互相模倣。他們的行爲與思想不似父親這一代；但因戰爭摧毀社會的約束力，因此這些少年人，失去行爲的正常標準。夫與婦目下有一流行的趨勢，卽年長的夫妻年少的婦。原因雖多，但社會崇上浮囂，一般的子女貪圖安舒的生活，此種生活非初畢業的男子所能供給，因此有些女子，願意嫁年長的丈夫，非特社會地位可以提高，且物質的享受可以增加。有些丈夫是鰥夫，前妻遺下的子女，新婦的年齡與丈夫可差二十歲。此種婚姻，對於丈夫可以滿足其性慾，對於妻的前途大致暗淡，對於前妻子女的撫養大都不可能。友與友競以酒食相徵逐，現時物價奇貴，但酬酢所費，大家認爲應該，毫不吝嗇。某生向學校請求貸金。得款之後僅一次請客所費，耗去一個月貸金的三分之一。師與弟的關係變遷最大，尊師的觀念幾完全失去。今年班上所教的學生，無論在課堂內或外相遇時，學生大致點首致敬，去年上課的學生（除本系學生外）今年偶爾相遇，往往視若路人。余已試過幾次，此種學生並非忘記或倉猝間不相識，實因尊師的觀念不如往時的深切。上司與屬僚在政府裏尚存其軀殼，在一般的社會關係，今不如昔。此種變遷，無疑的由於人們誤解自由與平等。

法律與民風（三一、二、九）

德國編纂民法時，有一派人反對民法成文的編纂；這一派人的領袖是哲學家沙維尼氏

(Savigny)。沙氏認爲一國的法律須以民風爲基礎。民風須據實調查，須由全國人民了解與欣賞。如果民風尚未調查清楚，就把一國的法律編纂成文，這種法律往往不適合於本國的民族性，因此不會在社會上發生效力。沙氏的見解余認爲切中我國的通病。民國以來的社會立法，大致由於立法者，研究各國的相似法律，採其精義，譯成漢文，擬成法律。我們分析有些法律時，往往能看出立法者挾採某國的法律來做根據。事實某國的法律在本國行之有益，但被我國採用後，不見時效，原因雖極複雜，但沙氏所提出法律必基於民風一點實係最重要的。舉例如下：（1）勞資爭議處理法關於調解及仲裁，採取海洋洲，加拿大，英吉利的制度。工廠法關於最低工資部份採取海洋及國際勞工局的辦法；關於工廠會議採取蘇聯的制度。戶籍法關於戶籍及人事登記採取日本的辦法。簡而言之，我國近二十年來的社會立法，有許多地方俱係模倣他國的成文法，但因我國立法者未曾精討我國的民風，所以這些法律，不能施行。以後的努力，分明是要儘先研究人民的習慣，由習慣編訂法律，庶幾法律可在社會裏暢行無礙。

昆明最敏速的事（三一、五、三十）

據昆明習慣，幾乎各事都慢。但有一事極敏速，即喜聯或素聯的購買是。買主到店中選好空白的聯，店中有人代寫，聯語是現成的，於一小時內，買主即可取聯而歸。

我們初到昆明時，遇本地人有喜事或素事，往往贈送現金爲禮，有些本地人以爲太俗，因爲他們講究送匾聯等物，預備懸掛，以誇耀於親朋，禮成後一兩日之間，這些禮物便廢。今年

本省社會處下令，凡送禮以現金爲主，不尙禮聯。凡送禮聯者只限於廉價之物，風氣或將爲之轉變。

青羊參（三一、六、十二）

研究所練習生李尙志，有小女，於五星期前在本村（大河口）被瘋狗所咬，當時余卽勸打預防針，據本地人習慣，用草藥卽可醫治，此草名青羊參，普通藥店俱有出賣者。用國幣一元，可煮十次。用猪肉和青羊參同煮，不用鹽，患者吃猪肉及青羊參。

四川省選縣戶口普查（三一、七、二十七）

四川省前與主計處合辦三縣戶口普查，於本年三月二十九日起編戶，於四月五日起查口，除彭縣偏僻鄉區外，俱限於四月十二日以前結束，於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完成初步統計。彭縣普通營業公共等戶，計七七、一八七戶，常住人口計三七五、五七七人，現在人口計三七二、八四七人。雙流縣計三三、五六四戶，常住人口計一五六、五六八人，現在人口計一五五、三三四人。崇甯縣二〇、七四一戶，常住人口計九五、七〇〇人，現在人口九四、四五五人。

鄉間慘事（三一、八、十）

呈貢新柵村某農戶，當家人年逾六十，長子三十許，已娶，被征調作壯丁，近入某軍服務，平時勤吃懶做，偶爾偷竊。不久以前由服務處所請假返村，未回家，藏於草屋中，草屋前

有羣兒遊戲，中有其胞弟一人，約九歲。羣兒散後，此人忽自草屋出，捉住胞弟，緊握喉部不讓作聲，在旁邊池內浸死，即逃去，意以爲溺死其弟後，家中只有一丁，本人不致再往軍隊服務。老父見屍慟哭，鄰人於事前有見兇手在途中向村行者，追尋之，在鄰村茶舖內緝之歸。老父綁兇手於家，且打且嚷曰：「還我兒來」。

調查時應守的祕密（三一、八、十一）

自余任教以來（民國十二年）對於調查往往發生興趣，常聽人說：「被調查者往往不肯吐實，因此得不着可靠材料。」實際有許多事實，各人應守祕密，爲什麼要把自己的事情向別人告訴？一般的調查者，並無權向被調查者探問，因此上述的抱怨，實屬無根。被調查者不肯吐實，尚有一個重要理由，即無人肯守祕密是。以人口普查論，人民對於普查表內的各問題，有據實答復的義務；人民亦不能拒絕政府所派的普查員。但政府收到普查表之後，個別的調查表，不應輕易示人，凡可以洩漏個人機密的消息，政府大致不發表。所發表的材料，大致是包括大衆，不是屬於個人的。在歐美因有守祕密的保障，所以人民願以實告；這種守祕密的保障，我國未有，因此人民不肯吐實。

波勢氏在「倫敦人民的生活與工作」的第五本裏，討論「人口由職業分類」時，利用登記總監所發表的一八九一年人口普查資料，但於小註中聲明如下：登記總監並未供給原來表格，並未供給其他何種事實，所供給的事實，俱避免可以證明個人的材料（Population classified by

Trades, vol. 5 p. 1, footnote)

文字宣傳的無效（三一、十一、三十七）

我國的文盲人數甚多，所以文字宣傳頗受限制；且往往宣傳的文字不生效力，下列一例即可證明。昨日余在昆明火車站坐於火車中，因車久未開，注意牆上的標語（係憲兵第十三團所製），凝目甚久，看不清標語是何字，是何意。此標語共十字，每字成一圓圈，驟讀之字跡難認，意義難懂，自然失去宣傳的效力。標語原文如下：



中國人的思想（三一、十二、十七）

一般人都說中國流行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余以爲儒家思想僅支配着士大夫階級；至於其他社會階級則大體上受道教及佛教的影響。關於這一層，由民間讀物、歌謠、節令祭祀等可以看出來。鄉間比較普遍的讀物不是四書五經，而是三國演義、水滸傳、風神榜、七俠五義等。近二十年來余在國內國外旅行時，有時候注意鄉民的生活與思想，認爲有些區域的居民，似乎完全未受儒家的影響。民國二十四年余在南洋時，除泗水一市外，未曾見過孔廟，但每一華僑社區，必有觀音廟，關帝廟；有些區域且有謝安祠，二忠（張巡許遠）觀，五帝宮等。民國三十年

秋，余在內政部戶訓班任教時，一日在巴縣虎溪鄉場書攤見有讀物近二百種，除孔聖枕中記、大孝記、二十四孝，可以闡揚儒家思想外，其他多與孔孟的著作無關，但這些讀物，鄉間流傳甚廣，對於一般人民的生活與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今將讀物名稱列下：八仙圖、炎水記、監中錄、指明算法、孔聖枕中記、切要書、香山傳、玉匣記、醒人心、通仙橋、三元記、馬再興、蜀武記、防旱記、天機祕訣、草藥性、大孝記、柳陰記、遊江南、萬字歸宗、四季春、四川景志、鳳凰記、董家廟、金釵記、戲孝琵琶、蟒蛇記、四郎看母、傷心祭文、滴水珠、江湖海底、紅燈記、辭宮和番、龍碑記、春陵台、敖珠配、雪梅弔孝（斷機）、寫信不求人、降霄樓、十度林英（韓湘子）、募化皇宮、二十四孝、金彪大戰盧溝橋、最後勝利屬我們、鬧秦庭、生意精通七十二行、謀夫報、檄文詔、蘇三開懷、高平關、桂申遊巷、佛堂井天、落陽（洛陽）橋、斬子、借尸報、回營探母（八本）、孝順歌、立帝斬袍、博望坡、假投降、情海活捉、上天台、羣仙會、耗子伸冤、戰長沙、香蓮闖宮、勸兄、傷心孝歌、打鸞、千百算、四書盤歌、玉蜻蜒、飛虎崗、南橋吸水、仲三元、江油關、巴九寨、陰陽界、清官圖、遊揚州、二鬼打架、蘇三贈金、軒河嶺、三檣、盤天河、回頭思想、南陽關、空城計、桂姐修書、連符書、高射炮打日本飛機新文、（金錢板，用竹三片，相連，唱時擊之，周俊臣最著名。）草藥性、婁景傳、一掌經、醉仙圖、一孝記（安安送米）、報尸歸家（西關渡）、勸孝興家、梅花簪、上天台、白玉簪、春陵台（鴛鴦塚）、盤河橋（趙雲）、醜排朝、董家廟（武松趕虎）、泥壁樓、花仙劍、歎十

聲、金橋算命、截江救主、英台罵媒、淫惡報、新斬單(崔應龍)、法華菴、斷橋(打牙牌)、修書(羅成)、冬梅花、法華寺、想不得(風流)、雙洞房、夜歸、急救單方書、採花調(十二花名)、看母(八郎)、御河橋、問病、放牛(山歌)、鏡魁送妹、相國寺、五台會兄、燕山紅、學生歌、山伯訪友、歸正樓、三娘回書、肥耳多新文、范生贈金、新補缸、湘子渡妻、時興花文、災十二殿、漁人得利貪污報、盤天河(新度妻)、收董平、水打藍橋、封神歌、數十殿、驚夢、九連環、十二杯酒、瓜中人、鮮花調、女學生、三跑山、雙欺妹、反十杯、三巧掛畫、普勸善言、迴龍閣、財神書、萬事不求人、八仙圖、殺子告廟、流軍圖、天生物、女兒經、小姑娘、遊菴認母、陳姑趕番、出門苦情、哭娘孝歌、寡婦上墳、古怪書、麻雀嫁女、瞎子算命、四言八句、馬房放傘、旗盤山、雙花樓、曹安殺子、五里塘、十美圖、清風亭、落西斜、恰菜台、綉古人、臨童山、哭桃園、擊掌、遊金河、盜二寶、點兵、困夾牆、逼竊、別洞觀井、捉三郎、玉美人、烟花告狀、借東西、蘆花調、十開花、勸郎十杯、生子上路。

昆明與呈貢間交通(三二、一、七)

滇越鐵路以昆明市爲終點，自呈貢車站至昆明車站，計十五公里，慢車約須四十分(開遠車)，快車約須三十分。票價在民國二十七年春，計三角六分，現時爲十三元。自安南淪於敵手，火車頭及機器零件，漸次損壞，雖屢經修理，終因難以補充，至不敷應用。近來火車常因機車損壞，以致誤點，或不按時開行或竟致不開車。昨日余自昆明北門街步行至火車站，候至

正午，站上職員告以無車，乃赴近日樓，改乘公共汽車往呈貢。

自松花坡飛機場開工以來，自昆明至呈貢，添設兩公共汽車公司，票價爲二十五元及三十元，以木炭爲原動力，車身較佳者車價較高。自近日樓至呈貢縣城計一九・四〇公里，須時約一小時半。乘客最先入車者可得坐位，餘人往往站立；後至者甚至無立足地位。兩公司有汽車八輛，自晨七時至晚八時輪流開駛，然每車每次乘客，擁擠不堪，松花坡乘客最多。

三十二年一月十日余下午五時十分自縣城往火車站步行，途中遇本地人賣雜貨者一人，年約四十，自認每日吸鴉片八分，約三十元，一人每日生活費連鴉片煙約九十元。離火車站約一里半，宜良車至站，余卽速跑，經賣商人只能慢行。宜良車誤點超出六小時。至西莊站，昆明下行車方向呈貢開出。

說歡迎上賓（三十二、一、十七）

凡有大賓到縣，各機關派代表到城外汽車路去歡迎，小學生排隊，由老師率領迎接。民國三十一年夏，內政部某次長路過呈貢，小學生亦排隊歡迎。第一日下午小學生在烈日下等候三小時，大賓未來；次日又等，亦未來；第三日才等着。等候處並無一樹可以遮陰。下午一時與二時之間，陽光最烈。小女旭清，時九歲，在初小二年級肄業，亦加入學生隊，由母親自送草帽一頂，藉遮日光。小女對母親云：「爸爸做的事，真教沒有意思！天天在文廟讀書，沒有人理他。這位客人多少威風，前兩天接不來，今天我們還是來接呢！」

由昆明市步行歸呈貢（三二、三、十一）

旭都於前日乘午車至昆明，昨日投考西南聯大附屬中學高中二年級下學期，計考國文，英文及算學三門。國文考作文，英文考繙譯，數學考幾何三角及大代數的上半部，是否錄取尙不得而知。旭都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雲南的學校自元月至十二月爲一學年）在呈貢縣立中學初級部畢業，即往縣南龍街華僑中學肄業，該中學的學年自七月至次年六月。旭都在家溫習後，即考入高中一年級下學期，近因該中學擬與國立西南中山中學合併，但未和何日可以上課，旭都打算投考聯大（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昨日下午三時至五時余應雲南省地方行政訓練團（團長由省主席兼任）之約，在昆明市華山小學講演，講題爲「我國戶政的推行」聽衆爲全省各機關服務人員（省政府自科長以下）縣政府職員（科長以下）。

十一日晨五時半起，余與旭都向火車站出發，到站時呈貢車剛開出，晨無其他下行車。現因機車頭大都破壞，行車次數甚少，時間又不準確。余與旭都決定步行歸家，六時三十五分自昆明站起身，十一時至呈貢文廟，中間在官渡鎮茶館休息三刻鐘。里程大致如下：自昆明站至西莊站九公里，在西莊走小路至官渡鎮約一里半，至官渡鎮時八時二十五分，離鎮時九時十五分。一直走土路至呈貢文廟寓所時十一點。離官渡鎮後至蘇峨村折入昆呈汽車路，時爲十時一刻，距離約爲十里。蘇峨村走上汽身路處有里程碑石柱知自昆明市至此爲十二又二分之一公里，

自此處至呈貢北門爲三公里半（因其石柱所示自昆明至此爲一六公里）。總距離自昆明火車站至呈貢文廟約三十八華里。

浙江大學教授宣言與戰時生活費（三二、三、十二）

我國自抗戰以來，生活費逐漸高漲，昆明市漲價最先，升漲最快並最高。公務員，教員與其他薪給階級受害最烈。雖人人感到生活的艱難，但尙無任何團體向政府提出補救的辦法。浙大地處貴州遵義，生活費的高漲程度，尙不及昆明，但其教授對於生活費的高漲有宣言及呈行政院文（呈文錄後），是戰時對於本問題饒有興趣的文獻。

呈行政院文：竊以遵師重道，爲吾華數千年來立國之精神；而我領袖在民國二十四五年間，亦屢以斯義詔示國人，豈不以救國牖民，實本於學術，厲世摩鈍無越於道義，非徒寵獎師資，固將敦勸禮俗也。稽之典籍，於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爰暨後世，立國初政亦無不先之以臨僻雍，禮師儒，降其禮貌，異其名數，故必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後始克盡其尊與重之道也。今者寇患方深，疆土未復，賴我領袖賢明，倡義抗敵，安奠河山，國運漸亨。但年來姦商巨猾，暗事壟斷，物價高漲百倍戰前。同人等館穀所入，率才二三倍耳，惴惴朝暮，無以自保。初猶斥舊書籍，典質衣物，既則易飯以粥，忍病不醫，子女荒嬉；婦嘆於室，然而枵服從公，曾無去志者。誠以側身學校任重道遠，雖無恆產，猶有恆心，實欲自奮於危時，殊恥偷生於歧路也。惟是講貫之業，責異守土，義無坐斃，理許改圖，深恐人情

至不可忍，或入他校兼課務，或進仕途爲廳吏，或趨市肆營錐力，甚或去爲汽車司機，以冀幸暴富，學子觀摩所及，自必放於功利，不事潛修，學術之水準日低，禮義之防閑盡撤；危害國本，殊堪隱憂，即使苦節可貞，死守不去，而飢渴之害，累及身心，營營皇皇，但爲口腹。雖憂舍如林，師弟如雨，亦何以救智識之饑荒，振道德之淪落哉。歐美戰時教授生活無遜平時，研究著述咸可殫心，吾國苦戰數載，財力消耗！同人等以身許國，誓共艱苦，於生活最低條件之外，豈忍有所希冀，但今悉索敝賦，不足維持數口之渴飽。津貼名目雖繁，多不能按時發給，政府統欠學校（浙大應領未領之款已一百餘萬），學校即不得不欠教員（學校欠同人之款每人約一千數百元），逮補發之時，物價已高漲數倍，終無以解決其生活之困難。且舉目公私機關，苦樂顯有異同，往往新進之子，技藝之員，廝養之役入膏潤之地，計其待遇遠遜軼於窮老盡氣之教授。凡同人等所稱安貧樂道之精神，盡成社會訕笑之柄，所講明恥守義之名理，亦爲青年疑難之資。以貪墨爲得計，以淡泊爲落伍。師道掃地，造成國民精神之總崩潰。豈我領袖諄諄提倡尊師重道之本旨乎。同人等清苦之不卹而國本是憂，誼難緘默，查本屆參政員楊端六先生等，已有將大學教授薪給按物價指數增其倍數之提議，實有以見其事之嚴重，而爲一勞永逸之圖，補救之計，莫善於此，用特呈請。

鈞長，請將該案即日採用施行，並飭有關各部，以後對大學經費不得拖欠，俾絃歌不至於中絕，道義並得以維繫；事關國本，想必蒙

俯准也。

社會階梯（三二、四、二十二）

在中國，一個窮人要想向社會梯層的高一級去爬，有能力者是可以辦到的，但因難甚多，已經爬上了之後，他的兒子可以佔光，雖沒有才能，亦可以享受父親的榮譽。同是一個窮人，在英國或在美國，爬起來的時候比中國容易；他已經爬上了之後，他自己或他的兒子，如無適當的才能，不能佔住這高位，往往就降下一層。所以在歐美社會裏，階級間的流動性大，較大於中國社會。因此歐美社會容易鑒別個人的才能，個人因此可以得到充分的發展，社會因此乃得公平。在我國社會，個人若單靠本事，無所憑藉，難得上升的機會。關於前述一層，歐美社會與我國社會實有重要的區別。

本地人容易衰老（三二、五、八）

女工李嫂，前在余家服務，去年春，其婆促之歸。李嫂時年二十七，歸後，於農忙時畔莊稼，有時出外賣工。農閒時或在家工作，或種菜賣菜。一個月前到余家一次，余初不識，因其憔悴如四十許人。勞作過度可以促人衰老，再加飲食不尚營養，住居不講衛生，俱是李嫂所以早衰的主因。此例未可視做特殊情形，因據余觀察，本地農民早衰者人數不少，窮人尤甚。

發國難財者（三二、五、八）

本地發國難財者人數太多，今就熟人中舉三例如下：（1）當地某小學教員，在縣城街上開一

小雜貨店，資本國幣一百七十元，至今年四月已滿兩年，贏餘約值國幣十五萬元。(2)某君與數友合股，在昆明市創辦小報，資本共國幣二萬元，現營業滿三年，該報總財產估計為國幣五千元。(3)研究所練習生本地人，自松華坡飛機場開工以後，偷賣鴉片，某次囑其妻自昆明偷帶鴉片二十兩。先將鴉片盛入猪水泡內(膀胱)，然後將猪水泡掛在兩腿間，陰門之下，未被警察查出。此人常曠課，所中有人追究其曠課原因，即辭職而去，據說此人於三個月之內，賺國幣三萬元。

米貴(三二、五、二十六)

廣東台山縣是美國遷民區之一，產米不多。近由粵籍同學傳來消息，說該縣米價甚貴，每擔約須國幣四千元，至現在止，這是最貴的米價。戰爭期間遇到如此高的物價，一般人如何維持生活呢？

美國國會擬取消禁止華人入境法(三二、六、七)

自蔣介石夫人訪美以來，美輿論界不時表示中美應有進一步的親善。美國社會一部份人士，提出取消一八八二年禁止中國工人入境法，以為中國徙民應和他國的徙民受同樣的待遇。近聞美國議會有人提議中國徙民亦按照定額法，如此中國徙民每年入美國者可得一〇七人。事實上中國徙民能入境者人數甚少，但中國人的心理對於取消此法後必感覺愉快，因法律明指被禁止者為中國人，未免損害國家的威嚴及個人的人格。法律取消之後，中國徙民將與他國的徙民受均等的待遇，當然比較公平。

活埋親生兒（三二、六、十二）

呈貢縣江尾村，離縣城約三里，某住戶髮妻沒後續絃，前妻有子一，約三歲，續絃所生子尚不滿一歲。端午節夫妻爭吵，續絃抱子出門而去，曰「如不安頓小娃，我不回來過節。」丈夫素懼內，一手抱前妻所生子，另一手拿鋤頭，至村外挖坑活埋。縣長得報告後，傳夫妻到縣拘押治罪。

我國人才的選拔（三二、六、十五）

據普通觀察，目前我國有地位有勢力的人，大半由士大夫階級選拔出來，其家族大致有人「在朝」，或有人在工商界服務，很少是「平地一聲雷」，由鄉間自己奮鬥出來的。惟其如此，此輩人的成名，多少有所憑藉，因為有所憑藉，往往成名太快，對於自己的責任，有時不甚明瞭，有時視之藐然。不像是歐美的名人，有許多是依靠自己的能力，逐漸高昇，那些人都是腳踏實地的。在我國腳踏實地者不多，因一般入本來經驗不足，所以各界的領袖常常債事。

在我國社會，窮人爬上社會階梯，不是容易事；但既上了階梯，又不易跌下去。世家子弟依賴祖或父的勢力，可以維持幾代，雖子或孫可以是毫無能力的人。歐美不然，有能力者爬階梯是比較容易的，既上了階梯之後，如沒有能力維持地位，自己或兒輩很快的要往下降，所以歐美的階級流動性，較中國為大為速。歐美的社會選拔人才因此亦較中國容易而公平。

戰時英政府注意兒童的營養（三二、六、十八）

“Britain's Healthy Children” in British Digest, vol. I, No. 3, May, 1943 作者說明自己準備了英國空軍，他的四兒現在小學肄業。自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在校用午膳，每人於這五日內共費一先令十辨士，或每人每餐費四辨士半，或四人於五日內共費四先令九辨士，此外醫生每日可飲牛奶兩次，其量共等於三分之一品德(Pint)，每人每日出一辨士，不及市價的一半。小孩在校中的飲食，不包括在食品限制之內，因此他們回家之後，尚可按政府所允許的食品，依法享受。

校中的食品尋常如下文所列：烤羊排，加番薯與白菜，乾李子果與點心，另有麵包一個。賣價四辨士半，與倫敦餐館相比，其價應加十二倍。

依普通情形，學校學生總數的一半，在政府食堂內用膳。不但如此，政府並指定醫生往校中作衛生檢查或醫治，其收費亦甚微。

記張嫂（三二、六、三十）

張嫂年二十六，不知者以為是四十餘歲的婦人，平日在家不論那一種工作都要操勞，并天天如此。挑水賣錢，往往肩一雙大桶走兩里多路；田中粗工全能做；家住小山上某富戶的守墳處。她出嫁已是第七年，每年懷孕，前日第七胎足月，夜間生產，她自己用瓦片把臍帶隔斷，嬰兒生後裸體，同住者某太太聞小孩哭聲，贈以破孩衣。張嫂於嬰兒生產前兩日尚挑水，前一日尚往龍街買碎米回來煮飯。現在因米價太貴，碎米雖細尚須每升（八斤）六十元（上米每升

約一百五十元）。丈夫當雜工，身高不過五尺，甚窮，無田，無地，夫婦俱以幫工爲生。

戰時知識分子的生活（三二、七、二十二）

知識分子的生活，在戰爭期內降低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和其他社會階級相比，困苦特甚。某大學教授近因事赴重慶與某省社會處長同住，有一次該處長得着自家中匯來款項，其數爲國幣一十萬元，供某處長應酬及旅中支用。處長對某大學教授曰「君在此旅費恐亦須數萬元」，某教授答曰：「數萬元不須，數千元是不可少的。」處長不信，以爲這是不可能的。其實教授們對於各種用費的減省，實已到最後地步；清苦的生活，大致由他們忍受。發國難財者，固然比他們好，卽一般的公務人員亦大概較優。

抵抗力（三二、七、二十四）

昨日呈貢縣城又屆徵調壯丁之期，有壯丁兩人，年滿十八歲，體甚健，因細故口角，一人出刀刺敵人之胸，後又連刺兩刀，中臂部。受傷者抬至縣城衛生院就醫，受傷者宿院中，次晨，另一壯丁背受傷者出院返村，村離縣城一里餘。傷者身受三刀，流血甚多，但於極短時間離醫院，足見抵抗力之強。

尊師（三二、七、二十四）

重慶大公報七月十四日登下列廣告一則「敍永李祝衡先生講學三十週年紀念：本校國文史地教師李祝衡先生自民國三年講學本校，迄今三十年無時或輟，樂此不疲，其尤足述者，民國

五年護國之役，學校屯軍勢將瓦解，適先生任校長，竭智周旋，厚遣傷兵，修葺堡宇，學校復興，十八年駐軍某贈以匪產易校產，先生以大義詰責，積威之下，校產竟得保全。今先生年且七十，力請致休，省府爰錫「誨人不倦」四字以旌之。生等丁茲末造，覺玄德雅言之既泯，幸獲祈招庶休光盛業之可繼，乃爲斯述用誌欽崇。四川省立敘永中學全體學生恭述。

余對於前揭廣告，甚感興趣，因去秋余出席社會行政會議時（重慶）某晚有學生三十餘人宴余，主席第一句話是「帥道之不算也久矣」，足以反映今日我國社會對於尊師的態度。

自縊（三二、七、二十七）

昆明縣某農民數月前被抽調入軍隊充壯丁，入伍不久，潛逃。軍隊由保長通知其家，令覓人代替。其妻四出找替人，數日後替人已找着，但村中人互相傳說，凡替人當兵者可得其財產全部。妻聞此言，以爲自夫離家後，即自行耕種，以資養活二男一女。若財產充公，各人衣食無着，懸樑圖自盡。其家有某大學教授分租，某小兒由窗縫窺見慘狀，破門而入，自盡者得慶更生。

戰時的社會（三二、八、十）

近來新聞紙常有關於社會解組的討論，最先惹人注意的是報酬的不公平，例如大學教授的收入款，趕不上理髮匠，人力車伕及皮鞋工人等。目下漸有關於社會道德墮落的討論，那是社會改組更進一步的象徵。這些俱表示我國的社會，去現代化太遠，一遇非常的變動，如戰爭，將

各種弱點暴露無遺。問題的嚴重程度，不容我們忽視。

某大學教授，戰前已在大學任教十年，家中雇用男女三僕：自抗戰以來，因物價不斷上漲，不得不節減用費，最近將僅有的女僕一人解雇，其妻年五十歲，自己買菜煮飯，清掃住屋。其妻因工作過勞，一年中臥病日數約佔三分之一。已解雇的女僕，得着新雇主，是金融機關的主持者，其主任是大學三年生，其餘三辦事員俱初中畢業生；但因經營農民放款收利甚大（每月息金五分），可以出極大的工資，比教授所付者高約四倍。主僕俱覺得意，教授見此情形，只有自歎窮酸。

某村有教育部主辦的學校，校長業已呈准教育部依呈貢私米市價，發給教職員米貼，七月份所得米貼爲每公石二千一百元。西南聯大教職員同月米貼爲每公石八百元，相差爲一千三百元，其理由爲昆明區公米官價爲陸百肆拾元，所以才發米貼如上數。事實持此米貼買不着公米，而私米市價每公石超出二千元。清華有某研究所，在呈貢與前述某校相去僅四里餘，但工作人員所領米貼與昆明聯大同人無異。某校長一日謂余曰：「我國今日的社會，要使好人逐漸餓死，要逼迫一般人走邪路，要使他們不擇手段來企圖達到自私自利的目標。」這幾句話是經驗之談，是戰時社會的實在情形。但長此以往，不知我國將如何立國！

威權（三二、八、十九）

一個團體裏必有領袖，他是發號司令者，號令一出，他人必須服從，這就是威權的表現。

在社會解組時，威權往往不行，例如政府的命令，會長的公告，家主的教訓等，我國在抗戰期間，威權掃地，習以爲常，姑述數例如下：「某大學系主任任職十餘年，曾介紹其學生在系主任任教。有一日此學生公開批評該系的課程，以爲缺陷甚多，不足以充分訓練學生。系主任認爲失言，假如此人真嫌缺點太多，可以另行高就，不必毀人名譽，即以私人名義，勸其離職。此學生表示不滿，商之他友，擬運動開教授會以抵制之。他人有提及此事者，俱與此學生表同情。余認爲此乃系中事務，系主任可以全權處理；前述的論調，充分表示威權的旁落。余所最注意者即他人對於此學生表同情一事；如果系主任無權處理上述一事，不知尙有何種威權可以自由行使？」

甌脫飛洒地（三二、八、二十五）

中央日報（昆明）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載雲南民政廳令云：依照縣各級組織網要暨實施計劃曾於三十年五月八日令各縣調查甌脫飛洒地，今後催各縣局依限填表繪圖具報。查我國舊地理書曾有關於甌脫的敘述，但不常見。雲南各縣屬甌脫仍多。昆陽九渡鄉與雙柏習峨峨山三縣交界，但界限不清，九渡鄉內尙有上述三縣土地，俗稱「飛地」。因不知該土地的來源，所以鄉人用飛入縣境的說法，來描寫其存在的原因。此種飛地在我國古籍，俱歸入甌脫一類。

中國人不注重事實（三二、十、七）

我國向來注重詩學文學經學哲學，這些學問以理論，冥想爲主，無須對於事實，仔細推

敵；因此以往的學者很少根據數字來作立論的根據。此種習慣對於少年人及初學者有不良的影響，因大家俱不注重事實，成爲普遍的風氣。

當雲南戶籍示範工作進行時，余爲求正確起見，致函陸地測量局請供給環湖各市縣的面積，並親自拜訪一次。不久得復，關於晉寧縣面積，列爲四千一百方公里。余甚詫異，又函問之，得復書曰，實係四百一十方公里之誤。

昆明縣政府呈民政廳的公文中，對於該縣的面積，俱作一千三百六十方華里，但陸地測量局則作七七五·三二方公里或三一〇一·二八方華里。

昆明縣城距昆明市，據一般人以爲是一二〇華里，但無人確知里數。余在該縣南門外看汽車路旁石碑，知爲六二·三公里。

昆明市高出海面幾何呎或幾何公尺，無人能確答，余於滇越火車昆明站見其所標示者爲一、八九六·〇〇公尺。

笑與哭（三二、十、八）

我國人民對於笑與哭往往不能表示適當的感情。譬如有人挑水一擔，繩斷，水流瀉於地；旁人見之，應表同情，抱不安之狀；但吾人所習見者是旁人對挑夫大笑，此之謂笑之不適當的表現。最近余在呈貢縣中上課，搖上課鈴後約半小時，某生才入講堂。余因其擾亂他人，命其退出講堂；此生非特不覺自羞，且大笑，此又是一例。

東方語文學校講演（三二、十一、一）

斗南村東方語文學校，由教育部主辦，以造就專才派赴安南、緬甸、印度、馬來亞、東印度等處工作爲目的。約余講演社會問題，余允講三次，每次二小時，題曰：（一）我國戰時移民運動與社會變遷，（二）我國戰時勞工問題，（三）我國戰後的社會建設。該校約有學生一百五十人，來自各省，但大半年齡不及二十歲，女生約佔五分之一。有許多學生尚未屆中學畢業，如何能往上述各處充特務人員而勝任愉快？教育部漫無計劃，浪費鉅款，於此可見一般。

戰時謠言（三二、十二、十九）

戰時謠言甚多，重慶有一種謠言傳播甚廣，最近且在昆明流行，說法不一，但大致如下：某要人託人帶一信，由重慶帶至南岸，帶信人一望知爲南岸一廟宇。正疑心間，聞廟內有哭聲。因廟旁無人家，帶信人不敢入廟，即返重慶。數日後警察在南岸廟中破案，實係鴉片販賣者在廟中殺人，準備裝鴉片於被殺者的腹內，以便販賣。所帶之信即說明將帶信人殺害，作灌鴉片之用。

重慶尙有一謠言，其傳播亦甚廣，大意如下：某婦人失去手抱小孩，因愛兒心切，到處找尋，特別是火車站、汽車站、船埠等處。一日在輪渡中見一小孩，狀似己孩，但不作聲亦不哭。母親欲奪之，其人不肯。正爭持間輪已達彼岸，母親急忙用手亂抓，染鴉片，其人匆匆在人叢中逸去。其實此兒已被殺，腹中滿儲鴉片，以便私賣。

叉虎法（三三、一、二十七）

袁方與張之毅，俱爲余言，湖南獵者，用鐵叉叉虎，叉分三齒，練習時用稻草浸水中，叉入稻草細，隨將此細挑起，並立即放下，以資熟練。叉虎時，一人持叉，叉上有肉，虎來時先取叉上肉，叉虎者速取叉刺虎喉，其餘獵者一齊擁上，以刀及其他武器將虎刺傷或死。此法在湖南中部山中常見之。前述叉虎法可與東三省獵人相比。出獵時組成一隊，約在六人以上，各持火鎗一枝，分佔山上虎出入的路上。各人先預備草堆一個作藏身之用。近虎穴處置一羊，虎來食羊，最近的獵人開鎗，開後即藏身於草堆中，此後虎所經過的路線，由最近的獵人開鎗，不管中鎗與否，獵人於開鎗後，即刻藏入草堆中。如此虎行過獵人隊的路線時，往往可以中數鎗，或傷或死，獵人因此得虎。

戰時遷民運動與西南教育（三三、三、二十四）

余此次自渝歸時，與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常道直司長同乘飛機，談及抗戰對於教育的影響。常甚感興趣，余約其來呈貢參觀某校，該校曾屢次表示，不願聘本地人當教員，因本地人對於課務欠認真，師資欠佳，且本地人尚有各種人情上的不方便。自本學期起某校不聘任兼任教員；校中所有專任教員俱係外省人，並除一人爲雲南大學畢業生外，餘爲西南聯大畢業生。本縣教育顯係受抗戰的優良影響。常曾於本月十五日偕中山中學校長陳保泰君到呈貢，參觀縣立中學及本研究所以。余謂抗戰的積極影響，有時被人忽略，教育的影響即其一端。

流亡者的工作（三三、三、二十六）

自抗戰以來，流亡者人數大增。流亡者大致過着艱苦的生活，但亦有非常的機會。且世界上有些傑作，是流亡者的工作：例如 Chopin 的音樂是流寓時的作品，或波蘭志士 Pilsudski 曾於被囚於德國監獄中，完成復興波蘭的計劃。或捷克人 Masaryk 於流亡時計劃建立新捷克國。但最惹人注意的是 St. John 當流寓於 Isle of Patmos 時，寫成 Book of Revelation。我國自抗戰軍興，流亡者人數甚多；究竟他們如何利用這些機會，目前尚不得而知。以西南一區而論，流亡者對於提高當地的教育與文化，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雖然個人的特殊成績，現尚無所聞。

貪污（三三、三、三十）

我國政界的貪污，有一個大原因，是因為無健全的會計及審計制度，或雖有其制而未能認真實行，如賬目不公開，及用款者與管賬者同屬一人是。貪污者可以是昏瞶而無良心的人，但不必一定如此。有些貪污者儘管是頭腦清楚舉動端正的正派人物，但因為無人查賬或查賬人可以查不出弊竇，樂得冒險作一些不名譽的勾當。最近有朋友明瞭鄰近某縣的情形，對於當地的貪污，頗類似前述最末一點的光景，因簡敘其要旨於後。

某縣長初上任時，頗廉潔，博得民間的好評。此人性嗜賭，精於各種賭法。近來雲南流行外國紙牌。戰前上海製的國貨紙牌，每副賣國幣四角者，現價可賣國幣六百元。本地通行的賭

法有數種，一曰蘇哈，大約係英文 Show-and 的誤解。一曰哈棋，不知何意。雲南土話說「哈人」等於普通話的「騙人」。上述兩種賭法簡單，輸贏極大，賭客八人，一夜間曾有一百萬的局面。本地麻雀牌裏喜加花數十種，一人壺了，多者可得一萬壺，輸贏亦極可觀。某縣長的賭友，包括各界人士，如縣政府職員、醫生、銀行經理、鄉鎮長、店主等。縣長有時或與他們勾結，暗中舞弊。某縣近來米價每升（八斤）值國幣二百五十元，但公家的米每升僅賣一百二十元，有一個鄉長照此價買人三百石（一石等於一〇〇升），其他買五十石及一百石者有十餘人，某紳士到縣府查賬，當面申斥主管科長，其時縣長正在隔壁房間，默默無言。據有人報告，某縣長與某鄉長等，在某村屯積大量的糧食及雜糧。據說每高粱一石（一〇〇升）買入時五、〇〇〇元，近價約一五、〇〇〇元，僅此一項可得贏餘一百萬元。某鄉長贈縣長扁柏壽材四塊，值國幣二十萬元；另一鄉長聞之，贈一同樣禮物。從前該縣賭與鴉片，曾受嚴格的取締，我們雖在呈貢，亦偶爾聽人提到。現在該縣的賭與煙，比呈貢壞得多，據說因縣長與歹人同流合污所致。上述的貪污，似由於賬目不公開，無健全的輿論，所以縣長與少數小人，可以爲所欲爲，肆無忌憚。

其他一縣有某小學教員，在校經營總務及會計，近亦有貪污情事，聞之格外傷心。據說此人刻好私章，包括校內各教職員，每人一份，存於自己家中，準備於必要時報假賬，蓋上二人或數人的私章。又該校買米時，此人必要求將米送到校內自斛。此人已定做斛子，比公斛大

些，因此每次佔些便宜。這些不正當的收入，此人平常與另一教員暗中分贓。近來因分配不均，被人告發，私章及斛子俱被人拿去作爲證據，亦足稱爲教育界的醜事。

學生的輿論（三三、三、三十）

昆明市的大學學生（不包括雲大）數年前曾有打倒某院長的運動，但僅有標語，並未見事實。近院長因公來昆，與各大學接洽對學生訓話，略云：「在抗戰期間各人俱感受經濟的壓迫。你們果然是窮，我亦是窮。」學生中有發出「嗤嗤」聲者。特別是西南聯大四年生，已入軍事委員會譯員訓練班者。

雲南火腿（三三、三、三十）

雲南人某君近攜宣威火腿若干罐，至重慶送禮，每罐二百四十元。送完，尙嫌不夠，在重慶添購若干罐，每罐一百二十元。雲南的土貨運到重慶，其實價僅有昆明的一半，不知研究物價者如何解釋？

公共汽車乘客的爭先恐後（三三、三、三十）

公共汽車方由太平關開到呈貢縣城，停於南門外，乘客爭先恐後，擁擠不堪。一人被擠入路旁秧田，兩褲脚俱濕。待各人入車後，知各人俱有站立的位置，實際無須爭奪入車的權利。余此次在重慶時，覺得公共汽車比以前更進步。區間車每客十二元，不論距離遠近，特別快車每客二十五元，亦計算距離。乘客在站旁候車，一人成行，次序不亂，亦無爭先恐後

者。待車時往往見前面有客甚多，但不久即輪到自己，未知昆明何日可做此辦法！

某縣貪污的傳聞（三三、六、四）

某縣長於上任前所出運動費，據說爲五十萬元。前任縣長雖去職已半年餘，尚未交代，因賬目未清有人以爲不能交賬。前任縣長曾一度在昆明活動，擬設法留任，無結果，但已用去三十萬。縣中人士曾與舊縣長（三年前的縣長）打通，控告前任縣長（即半年前撤職者）約費二十萬。

監獄有三犯，三日後將被鎗斃，某夜除去腳鐐手銬，逃脫，知有人受賄，實數不詳。縣長出門前呼後擁，隨從者約二十人，雖晚飯後散步亦如此。

新縣長到任，帶來親信人員甚多，私人秘書二人，會計一人，警局長一人，科長二人，政警四人。

李悅立縣長榮調（三三、八、三）

李悅立縣長，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二日就職，在呈貢任內共四年又七個月，自民國以來在職爲最久者。今晨八時挈眷乘交通部公務處卡車赴玉溪縣履新，玉溪爲一等縣，近奉內政部令，作爲本省示範縣之一（餘一縣爲宜良）。縣府街住戶，於門前置香案，焚香，並插鮮松毛，列小鏡一面，供清水一碗。頌揚廉潔之意。至於鏡子的寓意，認爲吏治賢明，足資借鏡。旭清與孫福熙女惠英各執鮮花，行於李夫人之前。出南門，小學生中學生排隊立汽路旁，軍

樂隊奏樂，縣各機關代表設案置酒及點心祝別，李縣長飲酒，並與各紳耆握手話別。玉溪離此約七十餘公里，往玉溪時，如用卡車一輛以酒精作燃料，往還約須三萬元。

民國二十九年春，邑人曾送別李右侯縣長，當時由李悅立縣長領導紳耆在縣東門外歡送。是日余因往昆明市，與右侯縣長同往火車站。上火車後，有人燃放鞭炮以示歡送，右侯縣長在任不到三年，爲期僅次於悅立縣長。

余夫婦於七月二十六日約李悅立縣長夫婦在文廟內崇聖祠寓所設宴餞行。二十九日又約縣長到研究所，以所名義話別。

八月三日下午，縣中尚有值得記述的一件事，即司法處舉行成立典禮。據云：雲南省近選二十縣成立司法處，這些縣份大致有飛機場，與外人接觸較多，交通方便，在戰期內事務繁雜，非縣長一人所能處理，因將普通法規的案件，劃歸司法處，僅有特別法規內所有的案件如煙賭等尙由縣長處理。關於刑事須先由縣長檢舉，轉司法處辦理。

軍隊的暴行（三三、十、八）

縣外有駐軍某營，常至本縣西門內水果市買梨。寶珠梨市價每挑（約二百個）國幣二千元，但兵士只給價八百元，水果商以此爲苦。縣府爲補救計，將果市移至縣府旁戲台前，以爲容易照顧。前日兵士又來強買水果，商人報告縣府，縣長親去解釋，兵士不服，出槍刺及手榴彈相對，縣長將三兵拘押，一連長脫逃，不久，約同一連人到縣府，兵以刺刀及鎗對縣長，縣

長以手鎗相對。縣長曰「你們要殺我的話，快殺。你們如不殺我，我便要殺你們。但是我落一顆腦袋，你們該要落多少呢！」兵士不敢動，遂和解。兵士三人被釋放，允許不再來。當日所已買成的梨兩挑，亦爲他們肩挑而去。

司法處衝突（三三、十、十六）

今日往縣府時，見縣長親自問案，甚爲詫異，因八月初本縣司法處業已成立，照理該處應審訊民刑各案。後聞縣長與司法處有衝突，結果縣長局部恢復從前情形，或自問案件，或請祕書審訊。

棉花婦人被殺（三三、十、二十八）

昨晨，縣府斜對面彈棉花婦人，攜國幣八千元，擬乘滇越早車往昆明買棉花，行至小羊洛堡後，款被搶，人被殺。據人估計，此款與戰前物價相比，約值國幣六元四角。以此小數斷送一命，令人難以理解。

呈貢鴉片吸食者的估計（三三、十、二十八）

據深知本地情形者云：呈貢全縣每日消費鴉片約一千兩，如果一人平均用煙二錢，約有吸煙者五千人。目下每兩煙價國幣五千元，戰前每兩價國幣六角。昨日遇吸煙者三人，俱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與湯恩伯同時。此三人自有難以來，墊居鄉里，向未負重要職務，對於個人及社會的損失，不言而喻。

烏龍坡搶案（三三、十二、十八）

呈貢松花坡飛機場離烏龍坡約二里，中國農民銀行在烏近設辦事處，以便利機場的用款人。某建築公司經理七日前由辦事處取款二十萬，自攜拾叁萬，令小孩攜七萬，行至烏龍坡湖邊路上，有着軍服者五人遇見，一人開手鎗，子彈自經理腿穿出，傷小孩足部。經理倒地，款被搶，小孩叫喊，村人及警察捉住二軍人，出其手鎗，一彈殼尚有火藥味，後榮譽師團部行公文索二軍人，將五軍人詢問，副官被打三十軍棍，兵士各被打十五，款未還，經理尚在醫院診治，本案就算了結。

某縣貪污（三三、十一、十四）

某縣長去職後，承審員宣布每月解訟費二萬元於縣長，縣長每月解訟費二千元於高等法院，餘均中飽。糧政科長賈田一畝得二萬八千元，當晚賭場上輸去二千元，餘款作運動費，二月後被委糧政科長，二年後蓋新房，買田並開酒坊，據估計酒坊投資及傢具共值二百餘萬元。最近於舊曆八月中秋節，贈鴉片煙一包於參議會某職員，約值國幣五十萬元，其目的在緩和縣中一部份輿論，要求清算糧政科數年來徵實徵購的賬目。因賦經理處某職員有子，不成器，去年冬，刺死某村流氓一人，受難者家屬告於縣政府，縣長不理，又告於昆明，令縣長傳案，亦不理。

參議會某職員，近接留昆大學生同學會函，告以十款，其一云：「以徵實征購款一百五十

萬元，存某銀行，月息五分（七萬五千元），全數中飽。

第二次世界大戰遇險（三三、十一、二十四）

清華舊同事某君，於中日戰起後由中赴星加坡，擔任官方宣傳工作。自日軍開始攻星加坡後，情勢日益危急，某日當地政府公布：不論何人，俱可憑證登戰艦離埠。星加坡本有三十六艦，被敵沉者已三十四艦，某君所登者爲二巡洋艦之一。駛入海面後中魚雷三次，末次中雷後由船長宣佈放棄此船，各人登橡皮艇，二人一艇，但某君所乘者共三人，內中有英吉利人及哀爾蘭人各一，飄流海上數小時，一人忽謂見有船自遠方來，二人側身爭視，橡皮艇傾翻，三人俱入海。但船駛近時，三人遇救，俱入帆船，船主外尚有男人一，小孩二，及船主之妻，俱闖籍，由巴達威來，擬往星加坡。某君與二英人勸船主返巴達威，告以無米無水，不從。某君與二英人計無所出，一日晨誘船主至艙面，以手鎗相向，不准行動，二英人之一至船內掌舵改易方向，向巴達威行駛。事妥，盡出所有星加坡幣約二千元，與之，作爲川資。二英人各無上衣，但有短褲，某君一絲不掛，船主婦以破布縫成短褲，紅黃藍各色俱備。據船主估計，約需十九日可至巴達威，十五日後船中水盡，各人一日間不得喝水。次日晨船中用本圓桶，上有蓋，旁有罐，桶下加火，主婦用此濾海水，約煮五小時，可得淡水一小罐，各人分飲，次日燃料用盡，劈船中無用木料及船邊裝飾物燒之。次日青菜盡，僅餘醃魚。每日有醃魚，但佐以青菜，自青菜完後，醃魚頗難入口。次日靠近巴達威，但船主告以在口岸外海灘無人處上岸，以避免

檢查。離海岸約一百碼，某君與二英人入海，向岸邊游泳，某君上岸，警察出手鎗，取去某君手鎗，拘某君入看守所，過一夜由駐巴中國領事館保釋。二英人入另一看守所，亦由駐巴英領館保釋。

某縣土豪劣紳素描（三四、二、十八）

土豪劣紳在鄉間往往是領袖人物。余自抵雲南以來，對於該問題常常聽人提到，且亦有時下鄉，目擊實情。今將某縣情形，約略記之如下：

某甲年約四十，畔莊稼，不識字，好賭及鴉片，家貧，所有田地大致賣完，有母及妹，已娶。一日婆媳相爭，媳被毆死。娘家知其窮困，亦無人出面起訴。某夜某甲偷鄰家高粱，裝入木船運往昆明賣出，以後不敢回家，遂流亡在外，至昭通時因難以生活，託人寫信向母親請求接濟，母以自顧不暇拒之。不久與本省著名流氓結合，私賣鴉片，一帆風順，漸有積聚，近十年來，頗有資財。爲誇耀其發跡並洩村人的藐視，現在本村內興造新屋，實際所費幾何不知，但據人估計約在三千萬以上，聞某縣新組縣銀行，資本一千萬元，此人認股約在半數。

某君年約五十六，曾在某軍任會計處長，並於某省任縣長，在縣長任內，因某事爲當地軍警及民衆包圍縣府，乃自後門攜卷及款潛逃，不敢回縣，某省最高長官下通緝令。此人返雲南故里隱匿，改名，操縱地方金融。

某君年約四十，本地簡師畢業，任糧政科長，將縣中稻若干石（八〇〇斤）送省糧政局職

員，作爲禮物。解糧時用成色較次的穀，又往往不足額，但每次照收。逢八月中秋，以鴉片煙五十兩送縣參議員某君。此人在本村蓋新屋，開雜貨店。

，某君年五十，縣小畢業，家貧，因某人推薦，曾在昆明市某小學任會計，因事去職，返鄉後無以爲生，往往向人借貸，所得款輒於短時間內用盡，從未歸還。四年前在縣田賦處任事，與某鄉長通同作弊，將斛做大些，每五公斗大半升（一升重八斤）。又以公款屯高粱及買黃金。近亦發財，蓋新屋，屋價逾一千萬元。子某不務正業，曾與無賴合流，因故將無賴殺死。死者家屬告於縣府，縣長不理，告於省，上級政府有公事到縣，飭縣查辦，未辦而縣長去職。其父近因田賦事至某鄉，宿於某紳家，某地痞聞訊，集同黨數人持武器圍宅，紳士有子懼惹禍，對地痞曰：「一旦有事，牽涉吾家，不可無禮」，地痞才不敢動手。

第八章 呈貢的見聞

(甲)民風與節令

舊曆新年

除夕的晚餐，大致吃素，素菜中用青菜（如苦菜）及白菜，表示清清白白的意思。送灶君上天後，有些人家即吃葷。正月初一諸神下降，有許多人吃素，是日早起閉門，不動用刀及筴帚，快到正午出門燒香，婦女輩尤多。

自元旦起，有些人家吃『松毛飯』。用新鮮的毛松鋪地，吃飯時各人坐於松毛上，不用凳椅，如此吃法自三日至八日不等。

元旦男女俱穿新衣，其男子帶黑緞帽，以黑絲絨爲帽邊，上身穿竹布薄綿襖，上加黑緞背心，下穿白條單褲，脚穿『皮拉脫』。皮拉脫的底是牛皮做的，綁是花緞，前端似草鞋，大姆指與二姆指間有細緞條繫住。在行走時，此人所穿的襪，全部可以看見。

某已嫁婦年約二十五歲，上身穿紅色棉襖，腰圍巾，巾上綉花，巾下端有一小銀圈，此巾用綠絲帶束於腰，絲帶用絲網結成，下身穿白單褲，褲脚尖有黑色綉花。紅色紗襪，荷色鞋，

鞋前端綉花，後跟用綠布鞋拔。

三台山燒香者最多，寺內有送子觀音，尤爲婦女所崇敬。

少年男女，自妙齡至二十歲左右，都喜歡『使鞦』，正月初一至十六爲使鞦期，普通的鞦用一根長牛皮繩，兩端分繫於兩樹，中間下垂，離地約三尺處，成一個灣，使鞦者足踏此灣，全身搖動，技精者能蕩得高出地面一丈半左右。不養牛的人家自然沒有牛皮繩，可向別家租用，使鞦一次國幣五分，另一辦法不用牛皮做鞦，改用粗索，索不如牛皮之長，堅性亦差，較小的孩童們亦往往喜用之。

舊曆新年，家家大門上黏貼門神（現稱門堂），門神大致是歷史人物，兩扇門上共貼一對，如岳飛、班超、文天祥、史可法、張巡、許遠、伍子胥、張世傑等，上海四馬路陳正泰印，雲南省黨部指導委員會審定，昆明紙業同業公會發行。

呈貢縣一般的人家爲農戶，其春聯大致表示農家的本色，某家有正匾曰六畜平安，上聯曰牛似山中虎，下聯曰馬如海內龍。春聯採用習慣式，紅紙黑字，春聯兩旁各貼甲馬，甲馬是招財童子，童子騎馬，馬首向大門，引財入內。

西南聯大教育系畢業生梁發榮君疏散於呈貢，任縣立中學英文教員，原係星加坡華僑，曾積有國幣二百五十元，在縣城南門內租小屋從事織襪，爲縣內青年襪的創始人。民國三十年元旦，其廠前懸有春聯，正匾曰機如輪轉，上聯曰忙裏偷閒，姑拾棉花辭舊歲，下聯曰苦中求

樂，暫停機過新年。平仄雖欠妥，命意亦有可取處，生活襤廠於民國二十九年始業時僅有木機十五，至民國三十四年春，發展至二廠共有木機一百餘架。

中秋賞月

中秋節前一夜，縣立中學昌景光校長，約余賞月，晚七時半到校，桌上陳有寶珠梨（切成片）、鮮胡桃（帶殼）、石榴（切碎）、茅荳（煮熟帶莢）、松子（盛盤），客人十餘，隨便取食，過一小時，大家圍坐一桌，飲升酒，吃米線，菜中有兩樣是今夜必有者：（一）羊肝，（二）羊肉。羊肉切片，蒸熟。用雲南甜醬油漬食。

南城外重修雙石橋碑記

歸化人秦光玉先生，前雲南省教育廳廳長，作碑文紀念邑宰李晉笏（右侯）重修南門外雙石橋，有一段云：『南城外二橋，一在左方，爲通龍街要道，石橋已斷，一方面爲過古城咽喉，石將脫落。邑宰李右侯，審查地勢，左右兩座，統建爲圓凸橋，旁砌欄杆，藉防危險，以三台爲呈邑主山，左有龍翔寺，名左橋曰應龍。右有鳳翥宮，名右橋曰起鳳。始於戊寅三月，迄九月落成。』據碑文所述，此碑已於民國二十八年大呂月建立。實際此碑遲至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始行樹立於南門外。右橋的欄杆已於同年三月初旬毀壞，距立碑前約七個月。

龍街在南門外，離城約半里有鎮曰雲龍。住戶有二百三十七戶，九百二十四人，商店僅次於縣城鎮，雲龍鎮俗名龍街，同時本縣最大的集市，即在該處舉行。據本地風俗七日舉行兩頭

街，如第一日有街，第七日又有街，因此一個月中約有集市五次。龍街的集市，在全縣爲最熱鬧者，每次趕街人數通常有一萬餘人。大古城離縣城不及半里，有四百二十八戶，一千六百八十二人。小古城離城稍遠，約有一里，人口較少，僅有九十七戶，四百三十八人。

婚喪禮儀與費用

婚與喪，一喜一哀，俱是人生大事，鄉間極爲重視。由於不同的排場及費用，可以反映當事人及其家族的社會地位。酒的桌數，及菜的数量與質，往往可以暗示身份，親友以此爲談話的資料；村中的輿論，亦大多以此爲毀譽的根據。講究的人家，逢喜事或喪事，預先準備着幾隻肥豬，及相當大量的米，以資招待賓客。

呈貢的舊俗，凡中等及以上的人家，遇婚或喪禮，俱須宴客三日，親友及街隣被東邀者大致全家出席，謂之全福。自抗戰以來由於外省的徙民入縣及本縣人遷至外省（如服務於六十軍，並旅居湘、贛、皖、蘇各處）的結果，漸使婚喪禮節趨於簡單。比較開通的分子，認爲繁文褥禮，徒足損耗資財，逐漸採用簡單的禮節。有些人家，對於喜事或喪事，宴客不過三餐，比以前減少一半尚有餘。

我在呈貢寄居數年，遇有婚事或喪事，往往設法請管賬先生抄示所用的物品，及估計每物當時的市價，從此我們可以知道用品的種類及價格。下列對於喜事及喪事各舉一例，其代表上等人家，其代表中等人家。因時期不同，所以同等的物品，可能有不同的市價。

民國三十二年二月研究所調查統計員畢正祥君，有介弟正清擇吉完婚。余除道喜外，並探得其用費清單，臚列於后，此可代表中等人家的喜事。

(1)聘禮：計猪肉三斤，砂糖三斤，點心二斤，襪子兩雙，禮銀三百六十元，以上數種約須國幣六百二十元（以當時價值論）。抗戰前猪肉每斤四角，砂糖每斤二角，點心每斤七角，襪每雙六角。

(2)提籃禮：計土布二個，豬腿二隻（約重十六斤），襪子二雙，玉八仙，方玉，戒指，禮銀三百六十元，以上約需國幣一千六百四十元。

(3)小禮：計猪肉半個（約六十斤），茶點約二十餘斤，衣服一套，土布四個，細布二份（計一丈二尺），襪子二雙，手鐲一雙，戒指一對，禮銀六百六十元，以上約需國幣五千一百四十餘元。金每兩戰前國幣一百二十元，現在五千六百元。

(4)大禮：土布八個，細布一丈二尺，猪肉九斤，禮銀一千六百元，以上約需四千八百五十餘元。

(5)擇吉迎親：（俗稱開口）土布一對，猪肉三斤，砂糖二斤，以上約需國幣六百九十餘元。

(6)邊豬禮：豬一口（係活的，重約一百斤左右，猪肉每斤現價三十六元），玉手鐲一雙，戒指兩對，新婦頭上裝飾品，玉簪，襪子一打，棉衣，單衣各一件，褲子一條（係白色）

上以約需國幣七千三百二十餘元。

喜酌：猪肉約三百二十餘斤，米約八斗餘升，炭薪，蔬菜，酢料，其他雜項，以上約需二萬六千五百餘十元。

其他雜費：如新郎被服，衣帽什物，彩轎以及其他零星什物，以上約需國幣一萬二千餘十元。

總計以上各項約需五萬九千八百餘元。如在戰前，約國幣一千餘元（以五十倍估計之）。此次喜酒四十七桌，每桌八位，用豬八碗，共五餐，內中有十桌僅用四餐。炭八十斤，每斤四元五角，蔬菜二百斤，每斤三元五角，燒柴一千六百斤每斤一元一角，米每斗八十斤，每八斤價六十二元。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三十日縣立中學昌燦雲校長之父杏林先生去世，享年八十有二，當杏林先生出殯前一日，余往昌宅行三鞠躬禮。孝子披麻答禮，下跪，余亦跪，次日晨十時出殯，余往送。先行者有錢樹及銘旌，旌上寫死者行狀及事蹟，多諛語。昌校長囑余拜旌，具余名並用余簡歷。旌後有老婦八人，率鮮菓，其後有棺，其後有送殯者，賓朋在先，後有承重孫，孝子，血親戚屬。送殯者至龍街操場，棺暫停，親屬繞棺行，婦女放聲大哭，示與死者長別。承重孫伴棺至墓地，其餘親屬去素衣，謝送殯者，並與送殯者同時歸家，下午二時昌宅舉行主禮，燕召亭兄與余爲大賓，吳澤霖、戴世光兩兄爲陪賓。余先寫杏林公神主，先寫『內堂』（木主的裏

面），後寫粉面（木主的外層），對於神主二字，各漏寫一筆，即神字無直，主字無點。大賓點主時將其補上，行點主禮時用方桌，燕與余坐上位，司禮者由承重孫的右姆指取血。燕取筆染血，先點內堂，司禮者唱曰『提筆通神』，『點主主存』。後點粉面，再點神主前後，曰『光前裕後』。再點神主上下曰『上天』『下地』。再點神主左右曰『左耳聰，右耳明』。末點神主後面曰『自下而上，後輩子孫連陞三級』（共點三次，點時自下而上）。

杏林先生喪事，由燦雲校長及其餘兄弟共五房主持之，其出殯時各種用費，可以代表上等人家的情形，今為探誌如下：

唸經（用九人，頭七唸兩日）。

國幣

叁〇〇元

孝布（五服內男女用，一個布合二丈八尺每個計九〇元（現價須加一倍））

叁〇〇元

酒席（三餐，每餐一〇〇桌，不用酒，省去八百元酒每斤十二元，現價加一倍。）

壹陸〇〇元

雜費（燈油、茶水、煙、碗、工錢。）

壹〇〇元

紼彩

五五元

棺材（漆、漆工、松香在內）

陸壹〇〇元

總計

貳〇捌伍〇元

酒席用米，每升（中央稱斗）估計二十四元（現加一倍，戰前國幣四角），豬肉每斤十三元（現時二十元，戰前二角五分）。棺材折價六、一〇〇元，如在戰前，木料約國幣五〇〇元，漆及工約一〇〇元。昌家此次約收奠儀六、〇〇〇元，因此實支共計一四、八五〇元，由六房分攤（棺木早已買好，不算在內），燦雲校長擔任最多，計二、八〇〇元，餘房有寡婦一家出一、六〇〇元，出費最少。

昌宅不幸，杏林先生去世後不到一年，其夫人楊太夫人亦壽終，享年七十七歲。依舊習，死後停靈於家。親友攜香燭元寶及豬肉三斤慰問。慰問者在靈前行禮，孝子答禮，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吊，原約余點主，惜因感冒臥牀不能去。親戚來吊者二十餘家，外加朋友及鄰居約有一百桌，三餐約共三百桌，各種用費如下：

（一）收入：

奠儀洋三萬八千二百八十元，

祭帳二十三幅二萬九千九百元，

祭肉壹百二十斤八千四百元，

總計 洋七萬六千五百八十元。

（二）支出：

米一石三斗（共一千另四十斤）洋二萬三千四百元，

豬肉四百七十斤洋三萬二千九百元，
火腿五十斤洋四千元，
燒柴二千二百八十斤洋五千七百七十元，
栗炭三百四十斤洋二千一百三十八元，
柴煤五百三十五斤九百六十三元，
印計開及紙張洋一千五百三十元，
孝布七十二個洋三萬二千四百元，
香油二十斤洋一千元，
唸經費洋四千元，
僱亭子洋三千元，
酒五支洋六千元，
酢料洋四千九百七十五元，
煙類洋一千四百六十元，
洋臘洋八百八十元，
幫忙廚子煙茶洋一千九百九十八元，
洋油洋一千另五十元，

鹽三十斤洋九百元，
砂糖三十八斤洋一千四百七十三元，
火炮洋三百四十五元，
利市洋三百三十六元，
漆用具洋二千九百四十一元，
素粉洋四百六十元，
茶葉洋九十元，
廚子工洋二千元，
雜項用洋一千三百元，
猪宰稅洋一百二十元，
打猪洋一百元，
乳扇十一斤洋一千四百三十元，
租碗洋八百元，
租被洋三百四十元，
小經洋四百五十元，
雞蛋洋六百元，

筍絲洋六百六十元，

小菜洋八千六百二十元，

賠償損失費洋三百五十元，

總計 洋十五萬零七百七十九元。

外加棺材洋一萬二千元。

城隍廟燒香

呈貢縣城隍府街城隍廟，已於光緒三十二年改建學校，當時稱爲高等小學堂，並於宣統三年陰曆十一月將菩薩搬出廟外，鄉人至今到廟外燒香者尙每日有人。燒香者拿紙馬、香燭、神紙、雞蛋、白米等；有人亦有僅拿雞一隻來供神者，神既早已由廟內遷出，信徒即在廟外路旁拜跪。口中唸經，燒香者普通有兩人，由一人問曰『可來了』！另一人答曰『來了』！通常謂之『叫伴』。鄉人相信，病的來源，係由靈魂離身，如城隍廟菩薩顯靈，魂可叫回。一人既說『來了』。另一人不再唸下去，大家就回去了。

餌餒（三三、一、二三）

每到舊曆年邊，呈貢人幾乎每家要春餌餒，其法可簡述如下：在空場用蓆支棚，棚長約一丈六，寬亦如之。內掘圓孔，周兩尺，置石曰其中，曰四面用草蓆圍之。木碓一，長約八尺，三人用足輪流踏之，如江南車水入稻田的光景。一人坐於石曰旁，照顧石曰，春餌餒者拿煮熟

的米置於臼中，踏確者徐徐踏起。散於草蓆上的米，由看守者或餌餵主婦隨時撥回臼中。餌餵舂成後，成大團的米糕，另一人攜入棚內門板上，用手做成長方的餌餵，每個約重一斤半。棚邊砌成鍋三，餌餵主人拿米入鍋，煮成飯，運入棚中去舂。每升米（八斤）須柴四公斤，外加工錢國幣三十元。每升米可舂餌餵八個，餌餵每斤市價二十五元，每個約值四十五元。呈貢餌餵只用粳米，新年元旦家家用此，親友餽贈普通亦用此。

舊曆除夕赴宴（三三、一、二四）

一月二十四爲舊曆除夕，李悅立縣長夫婦約余夫婦在縣政府度歲。正房地上鋪松毛，堂前供佛手，大者約三斤，又供米花糖，圓形，徑約一尺，米炒好，和糖做成福喜壽等字。是夜有客兩桌，大部份爲縣府外籍職員，在呈貢無家屬者，余家小妹亦去，旭都因聯大附中本學期開學較晚，原擬不放寒假，臨時放假歸家，李宅未約，但餐後亦來縣府，吃湯圓，湯圓用白酒及梨同煮，味甜，李夫人雲南姚安縣人，用冷葷四盤。其中一盤，係姚安土產，內有醃豬肝，香腸等，又有醃肉一碗，已去油，味甚佳。餐後有人拉胡琴，唱西皮二黃。又有人說故事，最難得者是一位秘書，廣西人，曾在杭州服務，唱杭州小調，用孟姜女尋夫歌原調。

龍燈（三三、一、三十）

縣政府依法過陽曆年，因此不主張民間過舊曆年，並不歡迎龍燈到縣政府去耍。呈貢的龍燈由江尾村人組織，夜間到縣南門大街來遊，接連兩夜，先來東，順接燈者送國幣至少二百

元，龍燈來時至店前即耍燈，店主放鞭炮，每串五十元（戰前國幣一角）。今年江尾村的龍燈有十一節，耍燈者俱村中壯年男子。

證婚（三三、四、九）

四月四日余爲李舜英兄證婚時，照例要致訓詞。余事先由曾文正公嘉言鈔選數百字，當場宣讀，大致關於結婚立身，處世及治家各端。余謂現今我國對於婚禮及喪禮，俱欠簡單而隆重。遇喜事證婚者隨便演說並說笑話，介紹人報告戀愛經過。記得某友在燕京大學結婚時，新郎及新娘俱服清時通用的禮服，觀衆見之大笑，如此不莊重，實是社會變遷中畸形的現象。最近社會部人口政策研究會。開會時，余對於結婚主張用簡單而隆重的儀式。余宜讀曾文正公嘉言鈔，來替代演說，不過貫徹上述目標的一端。

新式結婚（三四、一、三十）

本月二十八日本縣合作金庫袁義豐會計員與張述祖營長女公子結婚，在縣黨部舉行結婚典禮，由陳吉庭先生及周克光（前合作金庫經理）先生證婚，採用新式儀式，新郎新娘交換禮物，有演講。美空軍某君參觀典禮，並來照相，參加典禮者書其名於粉紅緞面作紀念，內有空軍翻譯員二人（華人）用英文簽名。酒席係舊式，在西門內觀音寺。上第一道菜時，有二人代表主人向賓客作揖獻菜，無何，新郎與新娘向賓客敬酒，此二事尚係呈貢舊習。

新郎用藍色西裝。新娘兜紗，着淡紅色上衣，用裙，行禮後放鞭炮。

舊曆元旦（三四、二、十三）

晨袁方，張榮華，其妹胤芳至崇聖祠賀年，余與梧蓀正在廚房煮湯圓共食，食畢余與旭都往七步場小塘子釣魚，因大風，未得魚，歸時經新草房村，某農家門首懸有春聯，上聯曰：主義實現天下爲公。下聯曰：革命成功萬民有慶。有二點值得注意：（1）抗戰以來漸採用新思想（如革命抗戰等）。（2）上下聯倒置，因農民不識字，亦不懂平仄聲。

賀年（三四、二、十四）

余與梧蓀、旭人、旭都、旭清，按鄉村習慣往孫春臺宅賀年，並約孫氏夫婦及惠英往倪縣長公館賀年。宅中用松毛鋪地，正堂供關公，供品有佛手、米花球、橘子、紙元寶、上鋪一招財童子，點臘燭及香，香爐爲會澤紅銅，不點燭，但點菜油，油置於燭台上端，長約一寸半的銅盒內。倪老太太信佛，平常吃素，縣長示其祖父所畫花鳥，家藏書畫的一部。老太太與倪太太，約余等吃餌飲並親入廚預備午餐。內有一菜梧蓀認爲有學習的必要，即雞蛋包肉，切成圓段，味佳，並美觀。

呂校長約余夫婦晚餐，席間有縣立中學男女教員八人，美人空軍運輸員一人。按本地習慣，凡吃新年酒者須先飲白米酒，味甜，示甜蜜及富於希望之意。

（乙）生活一般

鄉民住宅

余下鄉時，對於一般人民的住宅，往往注意，茲由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的日記中，任意選出四家，草草畫出如下，以示普通的情形。關於第一家最可注意之點是全屋僅有兩門一窗，窗的面積極小，因此陽光與空氣俱嫌不足，這是鄉間一般住宅的缺點。可與之作反比者，是第三家，因天井中陽光甚大，惹起我的注意，認為這是與他屋特別不同之處。第二家入門以後，驢與豬即在眼前，那是比較普通的現象，與家人的牀相去不過六步左右。第四家的大門有一聯，其上下聯倒置，這亦是鄉間所常見的，古城鄉鄉民四住宅如第三圖所示。

大古城降龍寺借用告白

奉白闔村老幼見字知之，今有本鄉○○○爲次男完婚，謹擇於九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宴客三天，預先借到降龍寺一所，大小殿，東西廂，大小廚房，桌凳鍋缸水桶俱全，庶免雷同，無謂言之不預也，特此謹白。

借用人○○○拜訂

民國二十八年釣魚紀錄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寓所，後門即是一小湖，雖不與翠湖通，卻是在翠湖旁，且水滿時自然翠湖之水可以流入，此小湖爲房東所有，小湖有石橋，過橋另有一湖較深，屬昆華圖書館，此湖即在館旁，余釣魚時即在房東所有的小湖。雨季水約五尺，水泥，魚類較多。餘時水甚淺，

往往僅二尺左右，水清，白日無魚可藏身，此湖內種藕及野菱白。夜聞魚聲，諒自圖書館旁之湖游入。余於無事時，下滾釣於此湖內，下午四時以後下釣。清晨六時左右收釣，大體言之滾釣上得魚約佔總數四分之三，持竿釣得者僅四分之一，晚間所得以釣魚爲最多。昆明天氣不冷，雖在冬天，可於地下掘得蚯蚓。寓所後門有小花園，余所用魚餌幾盡是蚯蚓，完全在此花園內得之。有時候用肉，希望釣黑魚，結果兩次得烏龜，始終未得黑魚，余所用滾釣，每線長約兩丈，每線用六鈎，鈎用七號或八號者，線用杭絃，自上海買來，鈎係於戰前在日本、蘇聯、日內瓦、美國及上海各地陸續購得者（釣魚日期及次數從略）。

戰時物價昂貴是否與農民有益？（二九、十一、二九）

吳景超兄近發表一文曰：抗戰與人民生活（新經濟半月刊四卷二期，二十九年七月十六）說農民的生活在戰時比在平時好得多了。但一般的農人，都說物價高貴和他們沒有好處，這似乎不合理，不過對於該問題我們值得研究。

農民最大的理由是：普通的農家，生活必需品，還是買進的多，賣出的少，以米而論，不夠吃的人家多，夠吃的人家少。龍街二三八戶中，聽說米夠吃者僅三〇戶，其他鄉村是否情形相似，俟農業普查的材料整理後，我們可得具體的答案。

物價是無疑的上漲了，戰爭以前，龍街近處的中等田每工值國幣六十元（或每畝一八〇元），現價（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每工值一千元。每工田可出米兩斗（一斗八〇斤），戰

爭以前米每升（八斤）值國幣四角，現價每升四元，已高十倍。戰爭以前農工每日工資四角，現時每工三元五角。戰爭以前油枯（即菜油餅）每個九分，現時每個要賣一元九角。

假如農夫真正得不着物價高漲的益處，何人得到益處？理由如何？我們對於上列問題應該找尋適當的答案。

民國二十九年釣魚紀錄

本年釣魚有足述者數事：（一）得鯉魚一尾，重一斤十二兩，爲余到昆明以來所得最大者，（二）余每想在呈貢覓得釣魚處所，曾見呈貢有一老警士偶爾出東門在小河中釣魚，余雖亦去過幾次，然因此地水小，河寬不過五尺，水深二尺，不藏大魚，但於雨季來臨之先，一日余與旭都往七步場大湖試釣，此湖面積約二百畝以上，水清而深。第一次雖不得魚，以後去釣，幾乎每次得魚，余既得步行之益，且得釣魚之樂，心甚快慰。（三）青雲街一六九號寓所，於九月底租期屆滿，房東要求加租金幾比原租金高出一倍半，校方不允續租，因此遷北門街四五號，余亦因此失去在昆釣魚的機會（釣魚日期從略）。

呈貢苦旱（三一、六、十二）

今夏雨少，入芒種後才下雨一次，約得雨一寸，雲南各處缺雨，呈貢稻田不能栽秧者甚多，東門外河內無水者已二十日，因上游各村作壩積水泡田預備插秧，縣城居民無飲水，東門外龍井幾乎見底，在井內所挑之水含泥甚多。河水每挑國幣一元，無處可挑。余家所用水及飲

水，俱由西門外龍井挑來，離西門約半里，每挑二元，昨日家人到龍井邊去洗衣，足見水的缺乏。

稻已難得下種，如再不下雨，雜糧亦難栽植，如高粱、蕎麥、玉米等。呈貢水田少旱地多，因此雜糧關係民生至鉅，殊爲可憂。

霍亂（三一、六、十二）

入緬我軍自臘戍慌亂退出時，有些僑民隨軍入滇，財產大致遺失，所帶行李亦少，貧窮者在旅行時，甚至取田間濁水飲之。此輩把霍亂帶至昆明，近三星期來又自昆明沿滇越鐵路，昆宜公路等交通線蔓延。鄰昆明縣份如呈貢、宜良、開遠等處俱甚猖獗。此乃急性霍亂，患者自得病起五小時內即可喪失生命。呈貢可樂村某家九人，一日半之內死四人。麻荻村三十戶，每戶已死一人，龍街有某男孩，七歲，方與羣兒遊戲，肚痛歸家，六小時內畢命。

昆明湖的白魚

昆明湖內白魚，最佳者在春日桃花初開時，俗稱桃花白魚。是時白魚下子，魚夫用麻線籠捕之，籠長三尺，圓徑一尺五寸，有口，魚能進不能出。籠兩頭用石，沉於湖中近底處。下午四時放籠，晨五時收起。桃花白魚每尾約自十二兩至一斤，細鱗，紅眼，肉肥嫩，次於此者，下子較遲，在蠶豆結實時，稱荳角白魚，每尾約自三兩至十兩。捕法如上。本地人烹白魚如下法：鍋內放冷水，用木柴燒之，白魚自湖內取起以清水洗之，入鍋，不去鱗，亦不去內臟，鍋

不加蓋，冷水逐漸煮沸。不加油鹽。如此煮法魚甚嫩并鮮甜。食時自加蘋果酸醋，醬油與鹽，內臟與魚骨，順手取去。

羊落堡釣魚（三一、七、二九）

今夏雨水來得較遲，呈貢縣內有許多池塘，都被農民車水至見底。王家營小塘子、七步場大塘子，在芒種（陽曆六月六日）與夏至（陽曆六月二十二日）之間，俱已無水，因此使余無處釣魚。陽曆七月初，天始響雷，繼之以雨。余自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工作，逢星期日往往釣魚，但是日又常陰雨。七月五日爲星期日，旭都與余往羊落堡老龍潭釣魚，旭都得大鯽魚一，甫出水而脫鉤，余得小肉花魚二，下鉤不久，細雨濛濛，下午一時許，大雨至，余等徒步歸，衣褲鞋襪盡溼。內人云：『逢星期日往往下雨，不如趁晴天釣魚爲佳。』從前在王家營小塘子釣魚，因塘邊大樹甚多，可以躲雨，羊落堡老龍潭，僅有大樹一棵，遇雨實難應付。七月十八日星期六旭都與余又到羊落堡釣魚。老龍潭長約四丈，寬約三丈，但水深處約一丈，且清水時由潭中流出，因此水不乾，魚尚多。是日大小鯽魚得十三尾，旭都得八尾，余得五尾，共重一斤二兩。以釣魚的成績論，余所得者較前次爲多。旭都與艾翠已來過兩次，每次得魚約有一斤。

羊落堡釣魚（三一、九、十四）

昨日爲星期日余照例釣魚。呈貢今年因旱，近縣城各湖水乾。昨日吳治衡旭都與余往羊落

堡釣魚，八時半離家，行三刻鐘，到潭，余用竿下釣，五分鐘後得鯽魚一尾，長僅一寸，余放入水，以後十五分鐘內連得四尾，大小相若，亦放去。村童二人來，余問曰『有大魚乎？』答曰『近因幾次大雨，水由溝入潭，潭中大魚逆流逃出』。余聽此言知大魚已少，以後將釣上各魚留起，至下午五時許共得鯽魚三十五尾，肉花魚四尾，鱖一尾。除鯽魚一尾約重三兩，餘爲小鯽魚，每尾長不過寸許。旭都得鯽魚十八尾，肉花魚二尾，鱖魚二尾，鯽魚中最大者約重四兩。吳治衡得小鯽魚四尾，肉花魚一尾。余與旭都所用釣竿各有兩鈎，吳竿有一鈎。余今日有兩次，每次提竿時，各得二魚。六時四十分到家，因今日小雨，到家時已昏黑，留治衡晚餐並將余所釣得各魚擇其大者八尾贈之。

物價（三、十、四）

昨晚研究所宴請合作醫院農志伊及衛生院華院長等。席間李縣長云：抗戰以前鄉人由大營（近歸化，離縣城二十五里）挑一擔梨到縣城，可值國幣一元（一挑用兩羅每羅四升），目下值國幣四百五十元。

同時談到呈貢前任李右侯縣長時，有慘案一件，略情如下：張富村有一少年，品行甚壞，村人恨之入骨。某日村中領袖約其父商談，羣謀所以處理此人。父贊成後，村人掘一坑，強迫此人入洞，此人先飲酒，如約入洞，村人在洞外堆土，先聞洞內有聲，不久即無聲，後掘洞，見此人面上流血，另覓地葬之。

羊落堡釣魚（三一、十二、十九）

余因未得釣魚機會，今日雖是星期六，本因工作，適天氣晴朗，與吳治衡及旭都至羊落堡釣魚，余晨往，二人於上課完畢往。不料該村鄉民方由大冲放水泡田，大冲離村十餘里，以致村邊老龍潭被淹，鄰近各田俱被淹。這是冬天泡田方法，須到明春播種時，才把水放出，由馬料河退去。對此點余前不知，因此不能在老龍潭下釣，旭都在森林及樹叢中用皮槍彈鳥，得斑鳩一，黑頭公七。晚留治衡在家便餐并食鳥肉。

黃桃（三一、十二、二四）

今午李悅立縣長請客，席間有法國園藝專家 M. Carlan 及本省農林處黃處長，黃處長云美國運來的罐頭黃桃，每罐內僅有三桃，共六片，其桃種據說係三十餘年前由雲南峨山某教士攜返美國者。此事黃處長於峨山調查時曾問過本地人證實，此事並在美國農業年鑑某版，見其敘述。

耶誕節（三一、十二、二四）

昨日余由昆明歸呈貢途中，往甘美醫院牙科德國女醫士，謝其拔牙，並祝賀耶誕。抗戰以前余每年郵寄歐美及日本朋友賀片，外人認此為一年中最大禮節，戰爭起後余即停止。今夜吳澤霖兄在其寓所過耶誕節，約余夫婦及旭都、旭清參加，主要目的是讓兒童們聚樂。吳家四兒童，孫惠惠，加余家二人，共兒童七人，於餐後唱歌，說故事等。完畢後每童得禮物一包（梧

孫亦帶一部份去），說是耶誕老人所贈，由澤霖兄分給，各童皆大歡喜。

楊花菜（三一、十二、三一）

呈貢有些蔬菜，本地人向來不吃，例如菠菜，洋辣子（又稱狀元紅，即西紅柿）及楊花菜，即椰菜花。三年前當余初到呈貢時，一日見鄉人負小擔，大約係往昆明者。有中年婦指其擔而問曰『這是裝那一樣的？用青菜包着些豆腐渣，是好吃的嗎？』椰菜花被此婦看作豆腐渣，因呈貢尙少有人種，少有人吃的原故。近來種者漸多，生意漸好，俗稱楊花菜。菠菜與西紅柿的歷史，大致類似。

呈貢寓所的老鼠（三二、一、八）

雲南的老鼠，大如松鼠，重約十二兩者常有，能由庭柱直上，上爬時四腿支開。分兩排，一口氣能爬上約兩丈。余寓三台小學樓上，共三間，夜間時聞屋外的扶梯有老鼠上下，但主要進口是由土牆挖洞。余見洞即堵塞，大致以樹桿、竹枝或石片爲材料，隨堵隨挖，一洞堵好後別處又見一洞，有時每日堵，有時隔三日堵塞，夜間時聞鼠聲，余有時起牀活捉。某次見大鼠上蚊帳，由帳爬上粗繩，余用手杖擊之，中頭部墮地死。樓下廚房內老鼠特多，一日下午以打鼠機打之，一機於半小時內得五鼠。廚房內有木頭水桶一對，俱被老鼠咬一孔，圓徑約一寸。水桶一副，三年前購入計七元，現價約須二百元。

昨夜三時，有物自門上墮下，彭然有聲，忽驚醒，知爲大鼠，今晨六時半起，聞臥室內筍

衣中作聲，在牆壁間視之，見大鼠，以手杖擊中之，受重傷，不久即死，重約十二兩。

文廟同人在廚房前後養小雞，一日傍晚母雞帶一羣小雞在廚房旁邊繞圈，忽聽小雞狂叫，見一大鼠，咬住小雞兩隻。女工陳嫂連嚷帶追，老鼠放下雞一隻，餘一隻拖入洞內。

江尾村毛巾工廠（三二、一、二一）

江尾村毛巾工廠成立已一年有半，現有男工十人。女工四十一人，工作自晨七時起至下午五時止，中間除去開飯一小時。工人在廠內吃飯，自一月份起每人每月自出一五〇元，廠方每人每月約貼一〇〇元。去年十二月時每人每月出飯費七十五元，廠方每人約貼五〇元。普通洗臉毛巾，熟練工人每人每日可織三打，大多數工人織二打，計件付工資，最多者每人每日得二〇元，少者得一〇元，中等工人得一五元。

葉農大會（三二、一、二四）

呈貢有葉園的各鄉村，昨日派代表到縣，在戲台前舉行宣傳會。張西林廳長及黃日光處長，俱有演講，晉甯縣長賈場長亦參加，余於事前囑所中將農業普查各項材料檢齊，託羅振堯兄請張廳長到所參觀。余往斗南村東方語文學校參加開學典禮。余出門不久，張廳長等到所參觀，認為有些資料，富有科學價值。下午二時半余返縣城參加宣傳會，張廳長事後對余云：擬派員到所抄錄統計材料；並勸余以所搜集資料為根據。從事編纂新式的呈貢縣誌，為我國他縣樹立楷模，余允為考慮。

搬家（三二、二、十八）

家屬自上海搬到呈貢縣後，即住於縣城三台小學內，樓上三間爲全家住宿之用，樓下一間爲廚房及下房，樓上三間用木門木窗並以木爲地板，朝西，光線充足，小學生的上學時間爲早自七時至九時，此後爲休息及開飯時間。十一時至下午三時，繼續上課，在上課時間聲音雜亂，餘時頗安靜。自二十八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五月，每月房租國幣三十元，在三十一年五月，小學校擬增一班。促余家搬出，余夫婦往龍街及古城找屋，無合適者，乃與學校商議，繼續居住，房租增至每月六十元（三十一年六月至三十二年一月）三十二年一月，學校又擬添加一班，再度促余搬家，並勸余家遷入文廟後進崇聖祠，不納房租。余夫婦於寒假中布置。崇聖祠有屋三間，高而寬，惟光線較差，另蓋一廚房。兩邊有現成的土基牆，另一面用舊篾籬笆，頂用草蓆，蓆上覆以稻草，廚房長一丈四尺，寬八尺，用泥地，雇一本地瓦匠，說定每工六十元，此人嗜酒及鴉片。每日飲市酒兩次共半斤，計十元，抽鴉片一次，計五分，計二十元，每日工作時間自晨十時至下午四時，廚房各種材料及費用列下：（1）稻草十二個，每個五元，（2）草蓆十一條，每條八元，（3）竹九根，每根十元，（4）籬條二，每個五十元，5石灰十五斤，每斤二元五角，瓦烟筒一，三十五元。

崇聖祠茶會（三二、二、二七）

余夫婦因搬家甫畢事，約友人至新寓所茶敘，客人共二十八位，有李悅立縣長夫婦，昌景

光校長，孫福熙夫婦及研究所全仁全體，梧孫自做點心共十二色，外買松子瓜子等四包，談話中最惹人注意者爲物價問題，抗戰前紅錫包香烟十支裝每包售國幣九分，現在市價六十元，增五百餘倍，李縣長談及今日在下莊子斃盜一名。其概況如下：自松華坡飛機場集中大量工人後，夕人混入縣內，現因工作將完，感受生活痛苦的無賴，往往結夥竊盜，下莊子因地勢偏僻，業已發生自晝搶劫數次。今晨是貢縣保衛隊中隊長假裝買豬商，攜手提皮包過村，被人嚇住，直認帶款買豬，盜三人勒令交款，買豬商正在取款時。埋伏的兵士二十人擁上開槍，一盜以手鎗拒捕，失敗被擒，在村鎗斃，割其首，取回懸掛縣南門示衆。

倪因心君來信（三二、四、二九）

因心於三月三十一日由芝加哥發航信，四月二十六日到呈貢。說自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一九四二年八月，每日工作三小時至四小時，以便賺得讀書補助費，自此以後清華准給獎學金一年（美金六百元），及中美協會給予半官費，因此可以維持至明年夏天，並已決定準備博士論文，論文題暫定我國的農村人口，與蘇聯，印度等國人口的比較。以前關於呈貢梅子村的資料，對於博士論文當然不夠用。因心擬利用呈貢人口普查的資料，此固適宜，余擬託汝江帶環湖戶籍資料，以資補充，因心附致旭人旭都及旭清函各一件，並紀念其已死的黃狗（埋於文廟後首靠牆處）。

安江水利生產合作社（三二、五、七）

昨日本縣安江水利生產合作社，舉行第二年開水典禮，余被約參加，晨九時半至南門外等待他人同時出發。十時半，李縣長，何主任倪局長十餘人步行至三岔口，路上遇自昆明市來小汽車，係赴安江開會者，有雲南省合作金庫楊總經理合管處鄒副處長，農行楊主任。李縣長與余被約同車前往。何主任隨後步行至安江（離縣城約三五里），安江社有社員六百餘，已購抽水機二，俱係舊物，經修好後使用者，其款由金庫、縣金庫及邑紳陳吉庭籌借而得，總數五十餘萬元。去年放水約四十日，灌溉三千餘畝（每畝二工），收成每畝比平常高出一倍，但以前常有荒年，有『十年九無收』之謠。自有水利社以後，灌溉可無問題，因此年年可以豐收，今年昆湖水位底二尺餘，社員全數參加挖溝一道，自湖邊引水至機器所在地。溝長六〇〇丈，寬深各約六尺餘，每戶攤挖八尺，約八日全部工程告竣。據估計今年放水所需日數，約需增加百分之二〇。工程師某君方病死，幸地方上已有二人受訓，可以管理機器。對於會計人才尙感缺乏，官渡鎮有合作訓練班，望安江可以保送青年受訓。楊經理於六年前即在呈貢舉行農貸（富源銀行），當時人民不了解，目下情形頗有進步。

、合作社晚餐時，用塘裏魚，此爲鯉魚，用紅燒與清燉兩種烹法。此魚生長在塘子裏，塘水由昆湖灌入，非但是活水，且不帶泥土。魚亦無泥土味。下午六時離安江步行至廣濟，三岔路上見孩屍，約二歲餘，頭已割下，裸體，肉與血尙鮮，疑是昨夜死去而拋路邊者，縣長促保長卽派人掩埋，並根究棄屍人。大約居民對於兒童的養育，有一種迷信，卽凡不能養大的兒童，

認爲『鬼胎』，死後支離其屍，以示懲罰，使已死者不再投生，並使來投生的嬰兒，有長成的希望。

所中每舉行大規模調查時，余必親赴各地指導，特別在工作開始時，並在重要的區域，余曾到安江三次，即人口普查，農業普查及人事登記開始時。有一次余在安江及子村工作整日，約七小時，晚宿歸化，因歸化離安江僅十三里。

安江明時設治，據呈貢人口普查（民二八）安江及子村九，共有七二二戶，但水利社不包括子村全數，安江本村有三七八戶，若與子村共計，現爲呈貢第一村，次爲斗南村有五二〇戶，其次爲上可樂村，有五一〇戶，安江與晉甯接壤，相距僅四公里餘。近年以來，安江水利不興，雨水太多則田地被淹，旱時則無法灌溉。舊有水龍會，但因管理不良，並無成績。

廚房漏雨（三二、七、六）

昨日晨六時起，天昏黑，但階前各桶、盆、缸、俱未接着雨水，因前一夜並未下雨。余入廚房預備燒洗臉水，甫點着松毛，聽雨聲，接着就是崇聖祠前簷滴水聲，接着就是廚房草披漏雨聲，余用飯碗接漏，灶上共擺五碗，各碗很容易漏滿，余忙於倒水，輾轉倒換，周而復始，此外有一漏甚大，另用鋁飯鍋接之，如是者一小時半，雨漸小，余才開始煮稀飯。廚房長一〇步寬七步，今日有漏十四處。餘杭有諺描寫貧人的住屋云：『晴天十八個日頭（太陽），雨天十八個鉢頭（接漏用）』，我們的廚房離此標準已不遠。

釣魚（三二、七、十一）

自戶籍報告開始編撰已來，余未能抽出星期日來釣魚。今日爲星期日，旭都約吳治衡與昌明同往羊落堡老龍潭釣魚，旭都三日前自昆明歸，因聯大附中才放假，治衡不久即往貴陽去，擬入清華中學肄業。今日天氣清朗，爲雨季中不可多得之天氣，到老龍潭時見水深約七尺，因雨後二日，甚混濁，無水草。四人下釣約一小時，無人得魚。旭都提議往黑龍潭，余因聞雷聲，恐下午下雨，勸勿往，吳小弟昆仲興致亦高，助旭都慫恿，余允之。往東行，經桃園見熟桃即採，帶食帶走，行約十里經新棚小村，中村，大村，始至黑龍潭，水流甚急，挾大量泥沙，時已正午，出麵餅食之，少待，旭都治衡昌明解衣入淺處洗身，余亦坐於石上洗身，因水冷，余未入龍潭游泳。旭都得汪刺四，昌明與余各得汪刺二，治衡得汪刺一。旭都與余所得魚，俱贈吳氏兄弟，離羊落堡後約二里，遇某農夫，告以老龍潭近被人用石灰炸魚，潭中魚盡斃而被捉去。

物價（三二、八、八）

七月份物價，大致已增一倍，自八月一日起昆明公米加一倍有餘（由每公擔六四〇元增至一、三〇〇元）省政府認爲一般物價俱漲，公米如不增價，未免賠累太大，因此增價，同時禁止糧商抬價，未免矛盾。

昏厥（三二、八、十六）

八月十四日晨六時余由昆明北門街四五號往西門外汽車站，乘車家壁汽車至普坪村下車，往乾溝尾雲南蠶絲公司內印刷廠，接洽承印戶籍示範報告事，該報告已印出初稿五千字。余校完後，即與朱文浦經理林日淵工務課長商談以後續校事，余順便參觀蠶絲公司織綢廠。因繭子不多，繅絲部已停工多日，織綢女工年齡自一五歲至二五歲，未嫁者佔十分之七。受訓三個月，資方管食與住，無工資。受訓期滿，工資每月五〇〇元至一、二〇〇元。日工一〇小時，夜工八小時，深夜工在晨間二點三十分停工，星期日休息。食與住由廠方供給，女工寄宿舍離廠僅五〇〇碼。

歸北門街時晨十一時三十分，午餐後睡半小時，即赴近日樓，擬乘公共汽車返呈貢。第一汽車甚擁擠，余於上車後因無立足地，天氣又熱，即下車。第二汽車至，余又上車，擁擠情形相若，已買票，但覺頭昏，且站立不穩，身體扭轉，余立志下車，即與旁立者商讓路，至車門口，雲南人不肯讓，余曰：『請讓路，因余將倒地，有車票一張奉送』。旁立一人睹此窘狀，讓余出。余已失去平衡，不能行，車職員扶之，余行約五步見有旅客放木箱及衣物等物於路上者。余坐木箱上，日光昏黑，頭不能轉動，特別向左轉，左頸頭部下兩寸許有核一，大如扁豆，浮於膚面。手足相麻，惟未失知覺，三刻鐘後略有汗，漸清醒。此病余曾發一次，時在呈貢，兩年前，某夜黃昏時，余亦在三台小學門口，坐下半小時餘才返寓所。

病發一小時後，余復乘公共汽車返呈貢，至寓約在六時，因梧蓀患胃病，臥床約一個月，

余未報告患病經過。次日晨請農志伊醫師診治，據云血壓一七五度（平常爲一六〇度），雖稍高，但無礙。小便經檢驗後有磷化合物，但無糖質等，亦認爲不重要。

余因此病於兩年內已發兩次，有恐懼心，醫生認爲神經衰弱，用腦過度。假如最近期內無大進步，余擬向清華請假，暫不往昆明上課，以資休養。

雞窩（三二、八、二十一）

大成殿後簷下余家曾於今春找瓦匠楊文學砌一雞窩，長一丈，高二尺半，只有一門，楊瓦匠曰『黃鼠狼兇得很，很小的洞都進得去。』這是他不另作出氣洞的曲解。余家養大雞一七，小雞一四。自入春以來，平安無事，近已入雨季，潮氣甚大。昨夜黃昏時雞叫，聲急，余與李嫂取燈視之，不見有異狀，今晨旭都開雞窩門，見大雞死者二，小雞死者三，余即找楊瓦匠來，楊允重修。以一二〇元爲工資，據云等於一日的包工工價，余與旭都及李嫂當小工，余提議將雞窩加高一尺半，加長二尺，兩頭開兩門，中間開兩窗，以舊鐵爐條爲窗，藉通空氣。楊每日吸鴉片煙一次，吞煙泡一次，喝酒二次，據云鴉片煙黑市價每兩七、〇〇〇元，每日約用煙一分五，計一〇五元，楊每日工作約五小時，算一工。

金線魚（三二、八、二三）

三星期前，在呈貢縣合作金庫晚宴時，安江水利社理事陳吉庭君報告金線魚不久即將上市，昨晨李悅立縣長約赴晉寧牛懸村吃金線魚。同行者有合作實驗區何修義君及李景漢兄。晨

七時，余等在縣府早餐，七時半在南門外乘昆陽公共汽車出發。九時半到牛戀村，該村屬晉寧縣河西鄉，離縣城約五公里，瀕昆明湖，余等至時，陳吉庭先生等已開始早餐，余等先參觀金線魚。魚在金線洞用網捕獲，昨夜一夜共得二〇〇尾，魚首有四鬚，背有黑點一二至一六，分列兩旁，每點作長方形，約一厘至二厘，自頸以下，一直至尾，俱用五吋以上的魚不見此黑點，魚身自鰓至尾，正中間有線一條，即鱗分界處，將魚身橫分兩部，上部鱗與下部鱗各自排列，橫貫魚身不斷，此即所謂金線。因係鱗分界的線，實應稱銀線因其色甚白。鱗甚細每吋約自二三至二六，五吋以上的魚，其口、背鰭、腹鰭、尾鰭俱現紅色，狀如白魚。腹部較寬，嘴尖，下唇微向上。無倒刺，腸細而長，魚無腥味。金線洞有泉水流入昆明湖，魚逆水而上，據云此魚脂肪甚多，喜泉水，由洞流出的泉水，成溝，溝旁置線網（如白魚網），逆水而上的魚，有時入網被捕。金線洞屬於張姓，洞旁有網約一〇〇分，租者約一〇〇魚戶，每租一網之地，每年納國幣三、〇〇〇元於張姓，並納魚四、五〇〇尾，捉魚期約有三月即陽曆九、十及一月是，稍有前後，但相差不過半月左右。

烹魚用冷水置於鍋內，去蓋，放鹽，魚入鍋中後燒柴，魚游泳其中，不去鱗及腸。活魚於煮熟後可由其眼珠凸出及身灣辨認之。食時用醬油、醋、薑、辣椒等調味，食者用全魚，不去鱗，但去腸及骨。技精者，以左手持魚頭，頭與脊骨及魚尾一次取出。六人共食活魚六四尾，魚湯上面浮脂肪一層一如雞湯，李縣長食一三尾，余食一一尾。大魚長約五吋。小魚二吋，每

尾價國幣五元，如在昆明市，其價約二倍以上。昨日晉甯縣長獻魚三〇〇尾於龍主席，今日軍政部駐滇辦事處主任全眷至牛戀村嘗此異味。

停止上課（三二、十、四）

余既患昏厥如前所述，即與學校及知友商議，決定休息一學期，以避免每星期來往昆明之苦，同時致函梅月涵先生，辭去社會學系系主任之職。余近來因所中事務清閒，常往鄉下散步，惜近處池塘，俱於栽秧時乾涸，釣魚的機會因此減少。自中秋節以後，呈貢至比明的公共汽車票價自四五元加至七〇元，且擁擠比前更甚，柴價炭價已增，因此票價隨之，但其主因在軍人乘車者比前大增，車內軍人往往佔乘客自三分之一至半數，軍人大致不買票，有時買票亦僅出十元或二十五元，其不足之數，無形中由其他乘客補足。

梧蓀病狀（三二、十、六）

近一個月來，梧蓀以大部份時間，消磨於牀榻，醫生診為慢性腸炎，胃痛，發冷發熱，腸痛，飲食不佳。在抗戰以前，吾家雇女工二人或三人，治理家務。自入滇以來，女工工資每月國幣一元增至三百元以上，且有續漲之勢。工資尚不是最重要的支出，最重要者是食品，抗戰以前，中米八斤價國幣四角，目下市價為一百五十元，在此情形之下，梧蓀願自己操勞，最近自李嫂解雇以後，家無女傭。值茲物價飛漲之時，工作繁重，心境不甯，營養不足，無怪臥病兼旬，幸近數日來漸見恢復。十一月一日起牀，體軟脚酸，但飲食漸增。

松子歉收（三二、十一、一）

呈貢松子盛產於七甸及頭甸山中，謂之克松。今年克松生蟲，不結松子，以致松子價漲，每升（八斤）一八〇元。

呈貢秋收（三二、十一、一）

呈貢今年掉穀不熟，掉穀畝數約等於所栽稻畝的三分之一，掉穀不需肥料，收時每畝比水稻約多四分之一，因此鄉人都喜栽種。但不耐寒，因今秋早冷，掉穀一概不熟，鄉人蒙受極大的損失。

包穀做酒

呈貢舊習，用包穀餵雞及豬，不作人用食料，惟窮人有時磨成麵，煮包穀飯，今秋價大漲，每升（八斤）賣七十元，因漸有人用以釀酒。縣政府決定設法禁止，以包穀煮酒。因掉穀歉收，今年以包穀當食糧者必較去年為多。

呈貢稻田（三二、十一、十三）

呈貢稻田以三工為一畝，所謂一工指一人一日可以插秧完畢而言。中等稻田每工可以出穀四斗（即二百二十斤）。每工田所需勞力，自挖田至收穀可以估計如下：

挖田四工 本年收穀時男工每日國幣一二〇元，雇主管飯，一日三餐，女工每日六〇元雇主管飯。

犁田一工

栽秧二又二分之一工 每工田須用菜餅（俗稱油枯）六〇個，每個約須三五元。
拔秧一工

去草六工 本年每升米（八斤）本錢約需國幣一百元。

收割二工 每工田（中等）可出穀四斗（二二〇斤）。

物價增加率有徐速（三二、十一、十七）

本年二月間（即舊曆新年）中等米每升七十元（八斤），美金鈔票黑市每元可兌國幣四八元，現在中米每升一百六十元（八斤），美金鈔票按法律已禁止買賣，但仍可託人兌換，兌換率爲國幣七十九元，如果有人囤米，其獲利遠較收藏美金爲厚。

呈貢徵實徵購估計（三二、十二、二十一）

自民國三十一年起，我國政府實施徵實徵購，對於呈貢的農民的影響今估計如下：

（1）中中田每工（三分之一畝）在抗戰前可以賣滇粟四百五十元，眼前可賣國幣一萬二千元。

（2）中中田每工可出穀約四斗（每斗五十五斤）。

（3）中中田每工以前納耕地稅國幣一角一分。耕地稅現金一元，變國幣五元，每國幣一元收公糧穀子五公升，徵實穀子一斗二公升，徵購穀子二公斗四升四合。

(4) 中中田每工現納公糧，徵實徵購共七公升五合九（合呈貢一升二合一分四厘四），以前第二條相比，約納出穀總額四十分之一，關於徵購部份政府付米價的一部份，約等於市價的四分之一，用國幣及美金儲蓄券。

厘定等則以當地最近普通買賣平均地價爲標準，其分別如左：

民國二十一年以舊滙票計算：

- (一) 每畝價值在一百五十元以上者爲上上則，
- (二) 每畝價值在一百二十六元以上不滿一百五十元者爲上中則，
- (三) 每畝價值在九十六元以上不滿一百二十元者爲上下則，
- (四) 每畝價值在七十元以上不滿九十元者爲中上則，
- (五) 每畝價值在五十五元以上不滿七十元者爲中中則，
- (六) 每畝價值在四十元以上不滿五十五元者爲中下則，
- (七) 每畝價值在二十五元以上不滿四十元者爲下上則，
- (八) 每畝價值在十五元以上不滿二十五元者爲下中則，
- (九) 每畝價值不十五元者爲下下則。

徵收耕地稅按照等則分別徵收，其稅率如左：

- (一) 上上則耕地每畝每年納稅現金三角，

- (一) 上中則耕地每畝每年納稅現金二角四仙，
 - (二) 上下則耕地每畝每年納稅現金一角八仙，
 - (三) 中上則耕地每畝每年納稅現金一角四仙，
 - (四) 中中則耕地每畝每年納稅現金一角三仙，
 - (五) 中下則耕地每畝每年納稅現金八仙，
 - (六) 下上則耕地每畝每年納稅現金五仙，
 - (七) 下中則耕地每畝每年納稅現金三仙，
 - (八) 下下則耕地每畝每年納稅現金一仙。
- 耕地稅一元現金變成國幣五元，每國幣一元收縣給公糧穀子五公升，徵實穀子一公斗二公升，徵購二斗四升四公合。

呈貢徵實徵購情形（三三、一、三）

縣府舉行縣志編纂委員會時，余趁便對於徵實徵購，詢問田賦處主管人云：稅額國幣一元，已於民國二十九年加成五元，自此以後每上上田一畝應納一元五角（未加前納三角），中中田一畝應納六角（未加前納一角一分）。以現況論，每稅一元，應納縣給公糧穀子五公升，徵實一公斗四升四，徵購二公斗四升四，前三次共合四公斗一升四。

中中田一畝可收穀呈貢斗四斗。一畝約合六四方丈（營造尺每尺等於裁尺的百分之九十

二)。

中中田每畝應納呈貢升三升九，如上述約等於收成（四斗）的十分之一。

民國二十年時，納稅演票一元，自徵實徵購後須納穀呈貢斗一擔，才能相當，人民負擔加重的倍數，實是驚人。

痢疾（三三、四、九）

前星期日余於晚六時四十五分乘演越火車往昆明，不料是日誤點約有一小時，到北門街七一號時，廚司云：『忘記將熱水壺灌滿開水，不過尙有些停湯的開水，灌了半壺』。次日五時半余起床後，照例吃雞蛋二，用開水沖炒米粉，覺得開水僅微溫，但亦不介意，吃完至校上課，即七時至九時，星期二晨起後僅吃雞蛋一，及炒米粉少許，約抵平時的一半。午飯吃麵一碗，地點在校門口小館。今日下午余爲李舜英兄及王士英女士證婚，在昆明寶善街大利春，酒席頗講究，每桌五千元，但余胃口不佳，所吃極少，小女旭清亦在場觀禮，余即攜之同往北門街就寢，余九時半上床，腹微痛，即用痰盂大解，每隔數分鐘一次，至天明時已三十餘次，晨九時至校醫徐行敏先生處就醫，斷爲痢疾，囑服藥每三小時一片，共八片，計三二〇元，余與旭清坐公共汽車返呈貢靜養。余不知病原何在，由於停湯的開水？或係小館子的麵？或係另有原因？近日頗覺疲倦，每餐食粥及易消化的菜，昨日復原，今日精神較健。

目力衰退（三三、四、九）

余兩目近視，目下所用眼鏡，只能看遠，不能讀書。研究所書房光線不明，兩年前余即想更換，但迄未實行。自新年元旦以來，余每逢早晨在大成殿廊上用桌椅看書或寫作，下午因自己書房內光力較大，即在書房中寫作。熟人離我一丈，余即不辨其面貌，一般人尙未知余目力衰退至如此程度。

種菜（三三、五、十一）

立夏後一日（前七日）即下雨，今年的雨季，似來臨較早。余在崇聖祠前挖地一圓圈直徑約一丈半，散冬莧菜種子。係於民國三十年秋，余由重慶帶回者，又在文廟廚房後面拋地一塊，散成都蘿蔔菜種及種西紅蒂三十五棵，三星期以前曾大雨一次，梧蓀促秀英在廚房後拋地一塊散刀荳種，洋芋種及荷包荳種，前日雨後荷包荳出五棵，刀荳與洋芋各出數十棵。

三日前余同男工趙啓洛在崇聖祠後靠牆挖地一長條，土甚鬆，因係由牆上土基經雨淋後塌下來者，此土最肥，除去年外，余於以往四年俱在此栽西紅蒂，第一年余做開荒工作，見此地滿佈仙人掌且甚肥大，雜草深約五尺，余於掘清後種西紅蒂，成績頗佳，第二年收成平常，第三年因捲葉病收成僅五折，去年未栽，研究所調查統計員莫剛君由斗南村攜來西紅蒂秧五十餘棵，今日下午四時余即種於此處。

計口售鹽（三三、八、四）

七月三十一日呈貢合作社供銷處，爲計口售鹽事開會，到者有物價管理處主任褚輔成先

生，合管處長鄒枋，合作金庫楊克成經理，及全縣鄉鎮長，合作社理事等，議定由合作社計口售鹽，每人每月得十二兩，舊秤每斤售四十五元，等於市價的一半。依此估計全縣每年可省國幣二千七百餘萬元。

褚先生今年高壽七十二歲，余於浙江初光復時，在杭州見之，彼時褚任諮議局局長，余在蔣伯器都督任內服務，時肄業於杭府中學（後改第一中學）。任職數月，余即往北平繼續在清華肄業，褚住於諮議局內，每晨習柔軟操，今日年雖老，精神尚健，此事當有幫助，會畢聚餐，余與之同席，升酒尙乾三杯，余甚欽佩。

八月三日由昆明得來消息，說食鹽已奉中央令加價，每舊斤成本約合國幣七十元，如此與市價相差無幾，料市價又必增加無疑。

種菜的經驗（三三、八、二十五）

今年余家在文廟後園開菜地八塊，崇聖祠前兩塊，每塊不過寬一丈，長一丈六尺，略述如下：（一）廚房後種白薯及刀荳，刀荳由余及旭清下子，成績不佳，白薯尙好，諒可收七成。（二）西門內種刀荳及荷包荳，荷包荳種子由李悅立縣長送來，共四十粒，出種者五粒，目下開花即已結實者僅二棵。（三）西門內往東，種刀荳包穀洋芋，成績不如去年。（四）李福昌舊種煙草地今年余改種蘿蔔、茄子、辣子，茄子恐不能結實，辣子不到三成，蘿蔔出十五棵。（五）往東，種刀荳，成績甚佳。（六）往北種黃荳，被馬吃過兩次，今雖又長，但恐收成不佳。（七）北

牆邊每年余種西紅蒂（去年未種），今年由莫剛老師贈秧五十，種後先由松鼠偷食其莖（因莖略帶甜味），結實後松鼠有時食其果。一日梧蓀與余站一樹旁，一大西紅蒂由樹上墜下，舉首尙見一松鼠隱藏於枝葉中。（八）屋東種西紅蒂及南瓜，西紅蒂今年有黑病，初患時枝葉發黑，繼而黑及其果，潰爛，余每晨擲棄五枚左右，最多者一次擲去十六枚。南瓜爲毛蟲所食，毛蟲初出時旭清卽說『此地毛蟲太多，將來連人多走不過了』。余用火燒，燒死者果多，留下者尙不少。毛蟲先吃花，後吃初生的瓜，後吃葉，最後吃藤。至目前止，一藤已吃完。（九）屋南卽崇聖祠前，種西紅蒂及冬苣菜，余於民國三十年時由重慶帶子，去年夏在三台小學住所前下子，甚佳，今年下子在此，幾乎全軍覆沒。（十）屋東南，雨季中，幽高逸鴻兄囑買冬苣菜子，寄到後卽在此下子，無出者，綜述今年的經驗，下列數點應特別注意：（一）下種或種菜宜早，須在雨季前一個月。（二）肥料宜加多，例如油枯。（三）西紅蒂必須有架子，否則結莢後在地上腐爛者必多。（四）刀荳喜爬樹，不知可否利用文廟後園大樹，特別陽光較好的處所。（五）毛蟲初生時必須大規模的燒死，否則任其蔓延後，爲禍必烈。

羊落堡釣魚（三三、十、十六）

昨日星期日，余與旭都往羊落堡老龍潭釣魚，近數月來，因工作繁忙，久未嘗試，此乃罕遇的機會。晨八時出發晚五時半到家。余得鯽魚六尾，旭都得鯽魚四尾，內有一尾重四兩半，爲旭都所得，今年所得各魚，此爲最大，鯽魚十尾重一斤。

物價狂漲（三四、一、二八）

當敵兵侵黔時，本地物價漸跌，近因局勢轉穩，且天久不雨，價又飛漲，中米每八斤七百元，黃荳同量同價，菜子每八斤九百元，雞蛋每個三十元，青蠶荳每斤一百元，荳芽菜每斤六十元。

呈貢升斗捐投標（三四、一、二九）

呈貢縣的商務，除正常的店鋪外，尚依賴集市，俗稱「作街子」。全縣選出人口集中交通方便的處所十二，作為集市的場所，依照陰曆，輪流「作街子」，俗語所謂「七日兩頭街」是。逢街子日，買主與賣主蜂擁到場，凡生活的必需品，俱可買賣，買主與賣主在空場上作交易，買物與賣物，各按品類佔一定的地點，但無商店。凡大宗買賣如糧食、肉類、肥料、燒柴、木炭等，俱須納捐，此種捐稅由縣政府招標，使人民自由投標承辦。每年至陰曆年終舉行開標一次，得標者於第二年包收一年。

升斗捐的主要用途是全縣的教育經費，例如龍街的入款，大致用作維持縣立中學及中心小學六所之用。其餘各街的收入，其主要支出，充作全縣各保國民學校的用費。

自抗戰以來，各街子的標價是逐年增加的，民國二十八年，龍街得標者僅付國幣四千八百元，彼時中米一升（八市斤）賣價國幣七角，升斗捐（斛米費）買主每升出一分，賣主出兩分。民國三十二年一月時，中米一升（八市斤）賣價六十八元，升斗捐買主與賣主每升各出一元，逢

龍街『作街子』的日期，收捐者約需六十人，每人每日用飯兩餐，共約五十元，每人每日工資二十元（三十二年一月），俱須由得標而承辦升斗捐者付出。一年之中逢下雨或空襲時，不能『作街子』，那是承辦人的損失。但以已往數年的經驗論，承辦人總是賺錢的。

在抗戰期內，呈貢的物價，不斷的上漲，因此包辦升斗捐者所出的標價亦每年增加。即以最近的三年論，全縣的升斗已由國幣一、六一〇、九八三元增至一三、〇一一、六二〇元，詳情見下表：

呈貢全縣的升斗捐（民國三二年至三四年）

民國三十二年			
街子	名得	標者中	標價（國幣元）
龍	街趙榮昌		七八一、三三五
縣城	內李嘉植		二五三、六八六
化	城李培賓		二三三、五七九
吳	傑李錫恩		八五、六三〇
頭甸	七甸王禮寶		六一、一〇〇

頭甸	七甸	吳品興	二五三、二五〇
吳傑	李仁	三五〇、〇〇〇	
化城	段德	九五六、五三三	
縣城	內楊	七三一、二〇〇	
龍街	李國	二、五二二、〇〇〇	
民國三十三年			
總數		一、六一〇、九八三	
可樂	麻瑞	三四、五〇〇	
興隆	李坤	一三、五〇〇	
車站	王雨	三四、五〇〇	
中衛	尹芳	一八、七九〇	
烏龍	鄭禮	九、九九〇	
安江	周禮	一八、三五五	
太平	李培	六六、〇一八	

太	平劉品忠	一〇〇、五〇〇
安	江李芳	八九、九八六
烏	龍劉明德	三五、五五五
中	衛蕭秉信	八五、三一〇
海	晏蕭秉信	四八、二一〇
興	陸陳宗堯	四六、二五〇
可	樂李秉春	一〇三、〇六〇
總	數	五、三二一、八五四
民國三十四年		
龍	街	五、五三二、二五〇
縣	城內	二、三一二、一一〇
化	城	二、三五五、六九〇
吳	傑	八一五、一九〇
頭	甸七甸	三五五、六一〇

太	平	三一五、二二〇
安	江	一八五、〇二〇
烏	龍	一七八、九五〇
中	衛	二〇六、七七〇
車	站	四三、二一〇
海	晏	七五、二八〇
興	隆	二一三、一七〇
可	樂	四二三、一五〇
總	數	一三、〇一一、六二〇

呈貢縣銀行（三四、四、二九）

今日下午四時，本縣銀行開第一次股東會。據報告本行資本國幣二千萬元，官股（縣府）三百萬元，六鄉各出十萬元，餘爲商股。畢昇一人自認五百萬元，本縣現有中國農民銀行，縣合作金庫，俱經營金融事業。

工資與物價（三四、四、二九）

荳麥與菜子，因初春受霜打擊，收成不好，只抵去年的六折來往。穀子近幾日才撒種，荳麥與菜子正在收割中。

男工（每日工資）八百元

女工

二百元

東家管飯兩餐。

菜子 每升（八斤）二千六百至三千二百元。

米 二千七百元。

麥 二千元。

荳芽菜 每碗三十元。

雞蛋 每個五十元。

洋芋 每斤一百五十元。

豬肉 每斤九百元。

蕷菜 每斤一百五十元。

（丙）國情普查研究所

早年的努力

民國二十七年，余於離蒙自前一個月，接清華聘書一件，聘余爲國情普查研究所所長，學

校決定以預算的一部設立五研究所，內四所與自然科學有關，即：（一）金屬，（二）無線電，（三）航空，（四）農業，其第五所與社會科學有關，特別注重人口，經費每年四萬元，七月末旬戴世光君，自歐洲歸國，已由學校聘爲本所職員，到蒙自時關於研究有所商談。余擬選一試驗區，作小規模的人口普查，請戴君協助，戴君前在清華經濟系畢業，考得遊美公費，專修統計學，注重人口統計，余並約本年經濟系畢業生二人（沈如瑜、李天瑛）社會系畢業生二人（任福善、袁可尙）入所幫忙。同時請李景漢兄指導，特別關於調查方面。

余於十二月二日由上海至昆明時，研究所同仁到站相迎，有戴世光、倪因心、李作猷、沈如瑜諸君，研究所在青雲街一六九號，臨翠湖，頗幽靜，余與旭人同住一房，旭人入西南聯大經濟系二年級肄業。聯大借雲南農業學校爲校址，距小西門外三里，自研究所至彼，步行約二十五分鐘，研究所同仁在所自組飯團。每晨每人用雞蛋兩個，早餐用稀飯，午晚兩餐用乾飯，每人每月膳費八元五角。

戴世光君對於選擇試驗區事，已着手進行，除路遠者不適宜外，余親赴昆明市近處視察，先到昆明縣屬官渡鎮及其近村。官渡離昆明市南門外約五里，一日下午與戴步行去，歸時沿滇越鐵路走，遇火車來到九門里時，車雖徐行但不停，余等一躍登車。

余與戴君另一日往呈貢見縣長，並到迤龍鄉在鄉公所與鄉長保甲長小學教員相談。余有意選呈貢縣爲試驗區。李景漢兄適由迤西歸昆明，某日請李與同仁二人，往官渡及呈貢視察，以

便蒐集各人的印象，作最後的決定。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五日余第二次往呈貢，次日決定以呈貢縣爲人口普查試驗區，十三日沈蕪齋、潘仲昂與余坐校用汽車往晉寧。二兄因校事，余與工業學校畢近斗（仲垣）先生接洽，並託介紹呈貢縣紳士，以利工作的進行。

一月十九日訪教育廳廳長龔自知（仲鈞）先生，請下令呈貢縣長，以便聘任全縣小學教員爲調查員，接洽定妥。

一月二十六日與梅月涵校長往訪民政廳廳長丁又秋先生，請下令呈貢縣對人口普查給予便利，並協助進行。丁廳長因事不久去職，余於第三次訪問時在其宅中見之。下令雖用丁廳長名義，且在其任內實行，但不久丁廳長即辭職。

二月五日梅校長與余在研究所設宴，請新任民政廳長李培天（子厚）先生，呈貢縣長李晉笏（右侯）先生，及本所同仁，商議人口普查進行事宜。三日後余往呈貢縣組織人口普查委員會，十二日在呈貢開成立會，到會委員有李縣長，縣黨部鄧迪民書記長，李景漢戴世光兩兄，此外尚有梅校長葉企孫先生，教育廳代表，地方各團體代表及本所同仁，李作猷倪因心兩君於開會後即常住呈貢，先借住於縣參議會，後以縣黨部爲宿舍。人口普查進行時，本所即以縣黨部爲工作站。

呈貢人口普查

三月一日余往呈貢參加調查員訓練班，計有小學教員八十二人，全縣保甲長約二百餘人，住於文廟，飯食由本所供給，至六日訓練完畢，十二日調查開始，五月一日調查結束。

當人口調查進行時，余爲總巡視員，全縣八十二調查區，余僅有八區未到，對於山區余最愛楊柳沖，彼處近梁山，梁山最高處計二、二〇〇米突，楊柳沖通澈江縣，由山沖小道可過境。近昆明湖各村余最愛大灣，位於海晏（俗稱石子河）東北，相距約五里。大灣有沙灘，游泳最方便，有土山，樹叢，住戶僅十餘家，清靜之至。

當抽查進行時，余於四月十六日約陳岱孫、吳文藻、潘仲昂同往，到呈貢後李景漢、戴世光、鄧迪民亦加入，分兩隊，俱往可樂村。

余對於此次調查，決定依照下列原則進行：（甲）調查表內問題要少，問題的內容要簡明而扼要，以適合於近代式的人口普查。（乙）調查員要比較的有訓練，能了解各問題的意義，並能忠實的填寫表格。關於（甲）參照陳達人口問題九八至九九面，決定十個項目。關於（乙）以小學教員爲調查員，受訓後由保甲長領導調查，本所同仁負訓練指導及監察的責任。

因昆明爲抗戰以後後方的重鎮，敵機漸來施行轟炸。四月八日下午三時一刻，敵機分兩批來炸巫家壩飛機場。余與研究所同仁商議，決定將人口資料的整理工作，遷往鄉下進行，以策安全。旋與李右侯縣長相商，蒙允借文廟爲研究所辦事處，一面用考試方式，錄取統計練習生十二人，大部份是參加人口普查的調查員，六月下旬同仁等遷往呈貢文廟，開始統計的工作。

呈貢試辦人事登記

自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一日起，人事登記先在呈貢縣城近處二十七鄉村試辦，由倪因心兄主持（李景漢兄指導），登記項目爲出生與死亡。報告人爲保甲長與家長，登記員爲小學教員，登記的責任由保長負之。出生表或死亡表每張填好後由研究所付津貼國幣五分。所內有輔導員三人（李尙志、李忠、馬興仁），巡視各鄉村，指導監督，以利進行。自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一日起，將登記推及呈貢全縣，登記項目加婚姻與遷徙。七月末因心兄由校派送芝加哥大學入社會學系修社會學，其工作暫由余擔任。余首先在每鄉開會，一縣共分六鄉，請李縣長悅立，楊警官成之及余演講，每次開會時鄉長保甲長及小學教員必須到會，結果到會者約有半數以上。因余忽患瘧疾，有兩次會，分別請李景漢戴世光兩兄出席，十一月由蘇汝江兄主持人事登記，將續不好的登記區挑出，加緊督促，該月後半月，每日在各區開保甲長及小學教員會議，在近處開會時，余亦參加。除輔導員三人外，另有練習生三人協助。

呈貢農業普查

李右侯縣長於民國二十八年末辭職，就省政府祕書職，研究所於十二月二十四日開普查委員會於文廟，到會者有蕭叔玉潘仲昂及本所同仁，當時決定舉行呈貢縣農業普查。規定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九日（陰曆十二月一日）起小學教員受訓一星期，於一月十八日（陰曆十二月十日）起開始調查，舊曆年假休息十四日（陽曆二月四日至十七日即陰曆十二月二十七日至正月

十日），以後繼續工作，至全縣調查完竣爲止。二十九年正月，李悅立縣長履新時，我們依照既成計劃進行。

農業普查較人口普查更難。因問題中往往包括數量及價值。關於這兩種的答案，比較難以準確，不但如此，一般的農夫，即使知道數量及價值，有時候因爲種種顧忌，不願將真實的答案告訴調查員。

農業普查的問題，按性質分下列數類：（甲）須挨戶調查者如耕地面積，灌溉方式，作物種類等。（乙）選樣調查，由三十農家裏選舉一家如肥料，農具度量衡（市鎮與鄉村的選樣）農作物市價。（丙）估計，如森林（按定義凡有森林的村莊，對於面積及產量須作估計）。

呈貢人事登記

十二月六日（星期日）本所召開人事登記會議於文廟。昨日爲本縣縣政會議，因此今日開會是趁便，出席者如下：李縣長，民政科長，教育科長，衛生顧問，四鄉長（龍街鄉及七甸鄉二鄉長缺席），本所人事登記組周榮德主任，警察局長，安江警察分局長，本所人事登記三輔導員。由李縣長主席，討論主要內容如下：（一）有許多鄉村的住戶尚用民國二十七年舊戶牌，與現時戶內人口不符，應換新戶牌。（二）有些小學無故放假，以致教員離校，妨礙登記工作，應禁止無故放假。（三）各村因有外來駐軍，致有些校舍被佔，學校停辦者應恢復。（四）明年委小學教員時，應將『人事登記』工作明白聲明於委狀內。（五）抗不登記者應受罰，並請警局及

警分局嚴厲執行。

呈貢縣舉辦戶籍及人事登記（三二、三、二十九）

呈貢縣政府近奉民政廳令，集中全縣保長及小學教員，在三台小學受訓，以便舉辦戶籍及人事登記，自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課程表由研究所協助排定如下：

（一）保甲三小時，由縣府民政科長授課，（二）兵役三小時，由縣府兵役科長授課，（三）戶籍法三小時，由余授課，（四）戶口普查六小時，討論二小時（由何其拔擔任），（五）戶籍及人事登記六小時，討論二小時（由周榮德擔任），（六）填表實習（戶口普查）四小時（由研究所輔導員擔任），（七）填表實習（戶籍及人事登記）四小時（由輔導員擔任）。

第一日上課時，保長與教員到者不過半數，民政科長依照法律講保甲，不及半小時即下課。第二日報到者加多，第三日人數最多，約佔全數十分之八，第三日講演已完，至第四日實習時，所發表甚少，各組俱不敷用。此次調查定於四月一日開始，十五日畢事。調查完竣即編保甲，調查表由民廳發下，戶籍及人事登記表冊，按內政部規定，由民廳發木板，已刻好表式，縣府以薄棉紙印刷後即散發應用。

受訓者伙食由各保自理，每日每人各發飯費五十元，在飯館用餐，至於住宿，或在戚友處或在南門內財神寺。

受訓一事由縣府主持，但常川辦公者僅戶籍主任昌受五一人，縣長因公赴激江，民政科長

於上課後即請假離縣。昌爲民政科科員，遇重要事不能負責。

戶籍主任月薪壹百壹拾元，食米五升（每升八斤），科員九十元者一人，米五升，尙未到差。各鄉公所設戶籍幹事，全縣六人。

今年民廳增設戶籍科，科長爲前第三科保甲組主任。技正爲楊文定，前內政部戶訓班學員。另一學員爲馬培圻，近就糧政局事，官職較前爲高。

縣政府既奉令辦戶籍及人事登記，本所急需設法與縣府合作，業與縣長數次商談，原則近與決定，縣府必須依照法律舉辦，本所協助。本所在呈貢人事登記依舊進行。縣內小學教員事實上須擔任兩種登記工作。

雲南全省今年擬舉辦戶籍及人事登記，第一期舉辦者凡五十餘縣，呈貢即其中之一縣。

研究工作與雲南政治及學術機關（三二、八、二）

雲南大學與經濟委員會近合組社會研究室，昨日在本縣魁閣開會，到會者經委會有金龍章先生，雲南大學有熊迪之先生，及社會系諸同人，此外到會者有社會處何代表，教育部高等教育視察員陳東原。余亦被約出席。熊校長報告合作經過，謂經委會補助拾萬元，以便提倡本省的社會研究。午餐畢，余約全體參觀研究所。陳東原先生特別注意戶籍示範的教育情形（及呈貢縣）並囑抄有關係的統計。金龍章先生代表經委會，該會亦戶籍示範合作團體之一，近捐九萬元作報告的印刷費。余趁機表示感謝。社會處代表對於研究工作亦感興趣。

自八月一日起，公米價由每公擔六四〇元漲至一、三〇〇元，在八月內普通物價已漲一倍，余向陳先生表示，請轉報教育部特別注意此事，一方面余已請梅月涵校長向教部呈文，建議請教部准許依私米市價按月給予米貼。呈貢縣斗南村有東方語文專科學校，由教部派人主持，其教職員七月份所領米貼為每公擔二、一〇〇元，即按本縣私米市價計算者。

呈貢縣戶訓班（三二、八、二一）

本縣四個月前奉民廳令，按戶籍法辦理人口普查及戶籍人事登記（三月二十五日起開始訓練保長甲長及小學教員）。普查已畢，登記已在進行中。但至今日止，各鄉鎮村統計未報縣政府，其主因在地方自治人員如鄉保長及小學教員等，忙於他種公務，無暇及此，所謂他種公務指公產調查，私產調查，房屋調查，壯丁冊編造等。保公產包括田地房屋等項，房屋指人民自有房屋，縣府調查其房屋品質及間數準備抽捐。壯丁冊的編造，大致由小學教師擔任，除縣城龍街、斗南、可樂及附近縣城少數村莊外，其餘教員大都無暇任教，停課業已四個月以上。縣府睹此情形，認為鄉保長及教員，難以負責舉辦戶籍及人事登記，決議訓練各保辦事員，以一個月為期，全縣八六保每保一人，今日開始報到，余被約擔任戶籍學一課。保辦事員是否勝任，由此次訓練班可以知其梗概。

太平洋學會職員參觀研究所（三二、九、十七）

太平洋學會擬於明年冬天開會，近派人往各會員國接洽。總幹事 E. C. Carter 及研究幹

事 Wm C. Holland 近遊我國，二君已在重慶約三星期，日前抵昆明，中國太平洋學會主任幹事劉馭萬君同來，余本年因任研究幹事，與二君有數方面的接洽。關於中國所擬的研究，分短期及長期兩種，短期研究專爲明年開會時提出論文的準備。長期研究擬對於我國的社會科學，作學術性的研究。關於此問題，共開會兩次，一在戰地服務團第一招待所舉行，因二君暫住該處。一在南開經濟研究所昆明辦事處舉行。時在九月十四日晚間，參加者除荷蘭德君外尚有劉馭萬、陳岱孫、陳序經、潘光旦、王贊愚及余（後四人爲主人），是日適值中秋，當余等於夜間十一時散會時，月色圓潔，迥異尋常。惜因現值我國抗戰，政府爲減節無謂的消耗計，禁賣月餅。九月十二日晨，卡德氏與荷蘭德氏，偕同劉馭萬及余，乘小汽車到呈貢參觀研究所，認爲對於搜集我國社會科學的資料及研究，頗有裨益。

呈貢人事登記（三三、四、一）

四月一日（星期六）本所登記組與縣府戶籍室開聯席會議，該室提議與本所合作，議決案如下：（一）戶籍室與本所合辦戶籍及人事登記，（二）本所輔導員一人陪同戶籍室一人，每月下鄉督導，（三）本所輔導員由縣府加委爲名譽督導員，（四）已由本所委託辦理登記的各小學教員由縣府加委爲戶籍及人事登記登記員。

自本年一月份起，每填表一張，由本所付津貼費國幣一元，如每月以七五〇張計，約增加三七五元，小學生對於報告消息特別勤謹因而改善登記工作者應得獎品。此層前已議決，現擬

擇期施行。

據縣府戶籍室昌受五主任談，民廳近有令到縣，責成小學教員辦理登記。

呈貢安江人事登記的視察（三三、七、十五）

昨日晨六時二十分，騎馬赴安江視察人事登記，同行者有縣政府昌戶籍主任及合作實驗區何修義主任，何因他事同去，九時五十五分到安江。輔導員李尙志前數日已去，縣政府通知亦於四日前到達。昨日晨十時在保公所開會，出席者應有鄉保自治人員戶籍人員及教員等。是日到會者爲保長二人（應有十二人）甲長十餘人（僅有二保的半數）中衛鄉戶籍幹事，安江戶籍員，安江小學教員四人（全體）。首由余演講人事登記的重要及安江成績的不佳，認爲全縣惡劣村鎮二十五處之一，並鼓勵各有關人員今後努力的必要。次由昌主任說明縣政府推進戶政的決心，並謂對於抗不登記及犯其他過失者每次懲罰國幣一百元，以一半交鄉公所，餘一半交保公所公用。次由李尙志問到會甲長對於登記的報告，發現下列各端：（1）有一部份甲長係新換者因任事不久茫無頭緒，人數約佔三分之一。（2）有些甲長雖已滿一年，從未報告過，人數約佔四分之一，（3）已滿一年的甲長平均報告過兩次，此後即討論，發現內政部的登記與普查所的登記由兩種人負責，前者由戶籍員後者由小學教員，因此有時惹起糾紛，部表已填者所表或漏，所表已填者部表有時亦漏。關於此點的補救辦法，決定如下：（1）填表應在一處如小學校。（2）每月底以前將已填好之表格校對至少一次，以便決定部表或所表是否有漏填處。

正午離安山往張蓮村，至學校時十二時四十五分。入校時副保長云：昨夜與今晨兩次通知各甲長開會，但無一人出席，此村有二百餘戶，編一保半，李尙志前月來抽查兩甲，漏報者已有五家，正保長因兵役繁重，感覺難於應付，已避匿一個月，副保長目不識丁，自謂手足無所措。村內領袖分四派，互相排擠，任何一派出頭，必遭他派反對，以致公益事無可辦者，余細察校內有某教員，於民國三十一年春曾被派爲戶籍調查員，分發在晉甯縣城工作。因其才力不勝，不久即令返張蓮本村（離晉甯縣城約五里），足見本村人材的缺乏。因無開會的可能，余等即促副保長召來抗不登記者勒令登記。旋有中年婦人帶兩小孩，到校登記，並付罰款，昌主任將罰款分別交付於中衛鄉戶籍幹事及張蓮村副保長，並囑將前次所查出的遺漏各件，於一星期內補登。

下午三時三刻離張蓮，三時抵馬經舖，下馬喝茶，此爲余往年常來釣魚之處，今年却未曾來過，鄉人云，今年塘內水位較淺，但未乾（據云五十年內僅乾過一次）。近來松花舖飛機場美空軍人員往往到此遊玩，昨日尙有人來，舉鎗向塘中黑魚射擊，得大魚一條，重約三斤，余等歸時馬行塘邊，見二鄉人各攜黑魚一尾，一重約一斤，其餘約重二斤，俱由魚釣得之者。余等六時到家。

今日馬費國幣五百五十元，民國二十八年時一日馬費國幣七角正，五年半之內約增八百倍。

昨日晨，未出發前余在寓用早餐，有稀飯饅頭及雞蛋，行時自帶午餐，即雞蛋兩枚，桃子兩個。開會後未用餐，歸時余將雞蛋贈昌主任，一桃贈何主任，自食一桃。至馬經舖時，余飲茶，昌與何各用烤餌餅，歸後用晚餐，亦未覺太餓。

昨日余在馬鞍上墊毛毯一，座位尚安舒，雖騎馬八小時半尚能支持，昨夜與今日下身酸痛（民國三十年時，曾由呈貢騎馬至昆陽一日騎九小時，行九十二里）。

昨日視察的感想如下：（1）鄉人不遵時間，我們到安江後，鳴鑼後一小時才開會。使余回憶於民國十七年時，在高麗京城所見的日文標語。第一段云『一分遲到，兩番汽車。』說旅行時要遵守時間。第二段云：『一人遲到，萬人迷惑』。說開會時要遵守時間。（2）但農人在田間工作，我們所定的時間，多少於他們有防礙，以後是否有比較適當的辦法尚待研究。（3）自縣政府奉命推行戶政後，本縣有兩種人事登記，究應如何合作，如何劃一辦法，以期減少衝突而提高效率，亦應切實研究。

龍街鄉人事登記檢討會（三三、七、二三）

昨日龍街鎮因人事登記開會，到者有李崇義鄉長，保長，副保長，甲長十二人，鄉戶籍幹事，保戶籍員，小學教師二人，輔導員華立中。余促華問明甲長任期及在任期內對於人事登記所報告的次數，甲長半數已任一年，餘自今年舊曆新年接任。十一人並未報過，餘一人為十五歲學童，代父親出席，余謂此後開會，不能找幼童作代表。余依次須問老師，據云甲長雖無報

告，但因人事登記已辦理數年，人民習知其性質，有些人家，一見普查所職員，即自動報告，因此每月尚可舉行登記，雖所登記者顯有遺漏。此保所有保長副保長及全體甲長，俱未能執筆記述，中有三人略識若干字而已。鄉戶籍幹事曾參加人口普查及人事登記訓練。保戶籍員曾充保辦事員，識字不多。小學教員一人已受人事登記訓練，餘一人則否。

下午一時，昌戶籍主任與余至三岔口開會，前四日華立中已將縣府通知交保長，但并未轉告何人。余等到時石碑村六甲（到會者甲長五人），三岔口六甲，無人到會，經催請後，來甲長四人，保長自謂目不識丁，全體甲長同然，半數已任職一年，餘自今年舊曆新年接事，內有甲長一人，曾向戶籍員作死亡報告一次，並付登記費十元，餘人無報告，且不知應作何項報告。余謂此種報告實由縣政府層次上報，最後應報告中央政府，甲長一人知國民政府主席爲行政最高長官，但全體甲長不知內政部長爲戶政最高主管長官，且無人曉得周鍾嶽先生爲內政部長及雲南人。教員二人分別在石碑村及三岔口國民學校任教。其中一人爲因無人來報，所以不能登記，希圖卸責。余謂當事人登記開始時，三岔口的成績佔全縣最優區之一，彼時由周沛老師任教，近來（自今年舊曆新年）成績爲全縣二五區最劣者之一，顯因人謀不臧。教員應利用在校學生，詢問村內人事變動。三岔口與石碑村合爲一保，各有八十餘戶，各有學校一所，校內各有學生三十餘人，決不致數月來毫無人事變動。

閉會後，昌主任，張戶籍幹事，華立中與余往訪三岔口紳士繆讓卿團長，擬請其便中勸

告，以便改進村中人事登記工作。繆留余等晚餐，歸呈貢時約在六時三十分。

海晏人事登記視察（三三、八、一八）

昨日繆寶駒君與余往海晏，視察人事登記工作。晨七時一刻，由文廟騎馬出發，出南門經可樂烏龍坡。自烏龍坡出發，繞飛機場西部。近該機場已加長八百碼，準備超級空中堡壘之用。路上遇拉土車者，據說自備馬與車，一日可拉五車，如拉完兩土方，可得一千六百元。機場的西部已在太平關村邊緣。九時三刻到海晏，離縣城約十六里。至關聖廟，爲保公所及保國民學校所在地，因有人尚未到，寶駒與余往海邊，余擬往街子買魚，今日正逢作街，一人以一百二十元購得汪刺十五條，約一斤十二兩，餘爲小魚，余未購成，十一時返關聖宮開會，到者有化城鄉戶籍幹事，保長五人，甲長二十餘人，教師二人，戶籍員一人。化城鄉輔導員李尙志，先二日已接洽妥協。余在演講時，問保長云：（1）那幾種人事變動應報告？二人回答時俱漏遷徙一項。甲長大多數未督促戶長作報告。教員二人，大古城人，今年陽曆三月才來，未曾利用學生（有一〇四人）作報告員，教員的登記大概由戶長來報，戶長因已習知普查所工作，李尙志每月來收表，李伴大河口，離此不出三里。前述各項人員，僅一人知中央有『民政部』，無人能舉內政部長及次長姓名。戶籍員一年前在歸化附小畢業，任事已八個月每月津貼米二升（每升八市斤）已領五個月。戶籍員填縣府（即內政部表）所發表格，小學教員填普查所表，表數彼此有不同者，至於所填內容，戶籍員往往有錯字，如出生嬰兒填職業（包括農、工、『吃

乳』及『吃如』等），又出生嬰兒於出生日即登記，非事實。王清於民國三十三年舊曆五月二十四日死，陽曆八月十六日登記，吳福安於三十三年舊曆六月六日死，於同年陽曆八月十六日登記。又同在一張表上，各格內寫法不一致，有些自左而右，有些自右而左，例如王清表年齡欄自右而左，生日自左而右，農務寫作農務，農助寫作農肋。又出嫁登記，於關係人欄僅填父親一人，於本人不另作遷出登記。

余演講約兩小時，完畢後，保長請我們用麵，歸化戶籍幹事，曾參加戶口調查。我們在呈貢舉行第一次調查時即已受訓，爲工作人員中最有經驗者。二時半出發，五時二十分到呈貢縣城，每匹馬三百五十元。歸時經烏龍坡，往訪軍事委員會工程處田處長，據云工程約於兩個月後結束，現外勤內勤共有工作人員約一百七十人。

大古城人事登記檢討會（三三、八、二十二）

昨晚七時，大古城保公所開人事登記會，出席者縣政府戶籍室昌主任，保長一人，副保長兩人，戶籍員，甲長十五人，小學教員二人，廖寶昀，昌用五及余。兩保自去冬起，改由戶籍員二人登記，二人俱高小畢業，一人曾在歸化鄉公所任書記，近因生活高貴，在縣城某店任店員，餘一人曾任保幹事，在聯保辦事處填寫，未曾利用小學校學生擔任宣傳及調查。昌用五點名時，詢問甲長關於登記的情形，發現下列事實，有二人於出嫁滿兩月尙未報，有一人，於出生二月半尙未報，有一人於死亡七星期後尙未報，有一甲長自己家中死去一人已六星期尙未

報。大半的甲長俱說，『來報時戶籍員不在，戶籍員在時卻又未來報』。對於此點，余謂利用小學，即可減少困難，因教員自星期一至六，必須在校，必須上課。有一甲長因事未出席，請父親作代表，余因其不能作答，謂不能請代表。依呈貢舊習，戶政班受訓人員，往往有請代表者，類皆保長及甲長，其結果有些保長及甲長，未曾受訓而任事，以致有些事不能接頭。余向甲長六人發問：那些人事變動？應報告，三人只知出生與死亡，一人漏遷出，一人漏徙入，餘一人能舉登記項目全數。昌主任因副保長一人遲到，罰在天井內站五分鐘，某甲長家中死人不知者論，小學教員的人選對於知識，經驗及信仰等俱超過戶籍員，但戶籍員的設立，係根據戶籍法的規定，小學教員僅於施行細則中載明，『有協助之義務。』

練朋尾人事登記視察（三三、八、二五）

昨日下午一時往練朋尾視察人事登記工作，在小學校開會，出席者如下：戶籍室昌主任，保長，廖寶駒，昌用五，甲長到者八人，不到者七人，余問人事登記應報者幾項，甲長中無一人能全答。內有一人年二十，代其父親出席，一無所知。甲長俱說應『向保公所戶籍員報告』。余於演講畢，又用一種方式問另一種關係：問甲長如有人事變動，應向何處報告？一人答應向縣府報告，余次第詢問其他，答案相同。末後一人說應向鄉公所報告，余問鄉公所在何處？各甲長俱無能答，隨後保長說在縣城內北門街鳳肅宮，離練朋尾不到三里，練朋尾計一保，分三村，餘

二村爲殷家村及小王家營，殷家村與練朋尾相連，小王家營則相隔約半里。小王家營有五甲，但甲長到者僅一人，演講至一半時又來兩人。保長對於不到會者的解釋是，因該保有一半人家，以作臭豆腐爲副業，天未亮挑擔乘演越火車往昆明，下午二時以後返村，但昌主任云，縣府通知開會已在四日以前，各甲長都應先有準備。講畢往小王家營抽查，關於出生，死亡，婚姻，漏報者自春間以來約有十餘起，余所抽查者不及三十家，全村約七十家。因天雨，未及全村抽查，戶籍員曾在高小肄業，有兩戶云戶籍員會各收登記費拾元，實際不應收費。

在小王家營，余見最貧者一人，此人住一屋，以土基砌好，頂及屋旁俱以稻草遮蓋。出入無門，僅留一空洞，一邊有鍋，余見此人方炒羊芋，別無他食品，鍋旁即睡處，無床，僅有破衣數件，堆於地上。此屋長約一丈，寬約一丈二尺。此人即在此屋內食宿與住。

戰時國內移民運動及社會變遷（三三、十、二）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一日太平洋學會將在美國舞奇尼亞省溫泉開會，中國分會主任幹事劉馭萬兄前約余撰英文論文一篇。余已於七月二十五日開始工作，十月二日完成，題曰戰時國內移民運動及社會變遷，因打字機已壞，自己抄寫，得四五面，附統計表九張，文與表約一四、〇〇〇字。據太平洋學會來函，已於十一月十九日由外交文袋寄美，余每日晨約六時半或七時開始作文，下午五時止，其工作八小時或九小時。本文實由春間另一文加長而來，因當時程海峯兄約余爲國際勞工局月刊撰文，余作成一稿，名曰“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South-

west China During the World War”。四月間海峯赴美國出席國際勞工會議時帶去。今將內容擴充，篇幅加長約一倍，名曰“Internal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During the Present World War”。

中國人口問題專題研究（三三、十、二）

學生蘇汝江倪因心等及中美友人，促余將近年來關於我國人口問題的研究寫一論文，余於二月八日致倪因心信時內附致 Prof. W. F. Ogburn 一函，謂如在美有發表機會，余願作一研究報告，六月二十八日倪覆函，七月二十九日烏格朋教授覆函，俱報告接洽妥適，將在美國社會學雜誌發表，附於其後，作為研究報告。倪函於七月二十七日到，余即着手撰述，每日把雜事摒擋就緒後，從事著作，一日約用八小時或九小時，星期日亦工作。暫時名曰“Studies in Chinese Population: Ch. I: An Appraisal of China's Historic Population Data. Ch. II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Demography. Ch. III: Sex, Age, Size of Family and Density of Population. Ch. IV: Births, Deaths and Marriages. Ch. V: Occupations. Ch. VI: Migration. 前述為太平洋學會所作論文，將為本研究報告的第六章。至今日止，初稿大致完成，惟尚須修改，改正後打字。打字尚無可靠辦法，廖寶駒兄自云從前曾學打字，但四年來未繼續工作，目下是否純熟尚是問題。余於抗戰期中未曾自打長篇文字，此次是否試打，亦待考慮。本研究報告，文與表約有六萬五千字的地位，今年耶誕節前寄往美國，是否能如期寄出，須俟

余努力如何。本年度（自秋季起）余每兩星期往昆明上課一次，日期爲星期一、二及三，餘時在呈貢，因此比以前應有較多的時間，可以用作撰文之用。

中國人口問題的研究（三四、一、二十五）

中國人口問題的研究報告，英文本，共七章，一三〇面（雙位行），統計表六五。統計表如折成排字地位，約共六五、〇〇〇至七〇、〇〇〇字。已於一月十四日完成，十七日托昆明美領館卓副領事用外交文袋寄華盛頓，轉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烏格朋教授，準備在美國社會學雜誌，九四五年三月份季刊發表，作爲專刊，向美國社會學會會員及該雜誌定閱者分送。然後酌量裝訂成書，以便在美及在歐銷售。

本書的計劃，與前述大致相符，惟增加一章即第七章，名曰『人口政策』（Population Policy）。又倪因心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信副本已於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到，烏格朋教授六月二十九日來函未見，航函副本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收到，二信原本前爲郵局遺失，因重寄副本。

本書選述始於去年八月一日，材料大致是現成的。惟關於人事登記的統計表，大部份須編製。故自九月份起，將輔導員三人及其餘調查統計員三人，俱留文廟工作由李舜英君指導。此六人直至今年一月二日才工作完畢，下鄉收取登記表。（原來下鄉收表者僅三人，但自去年七月份起，許多表格未收，因派六人分頭辦理，約至一個月末可以竣事。）

研究所照相（三四、四、二十二）

美國新聞處職員 Gust Carlson 及 John Gutman 昨日上午與今日在本所照相，凡關於工作各方面者俱擇要攝影，擬在美國發表，以資介紹在抗戰期間我國學術的進展狀況。雲南大學呈貢工作站的工作，亦同時酌量照入。

(丁)讀書隨筆

印度鄉村社會的改造與教育(三一、七、三十)

P. C. Lal: Re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in Rural India,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2 本書敘述詩人泰谷爾(Rabindranath Tagore)所提倡的一種運動，名曰“Viveka-Bharati (Where the whole world finds its one single nest)。提倡本運動的動機由於詩人遊歷日本及美國時(一九一六)，目睹國家主義的極端發達，認為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因。詩人在美國各地演講，反對國家主義。余時初入麗得大學(Reed College)，有一次在奧拉剛省鉢崙市(Portland, Oregon)親聆詩人的偉論。詩人着古銅色綢袍，長鬚及肩，發音尖而細，在電燈下演說並吟詩。詩人歸印度後發起前述運動，約印度各著名宗教家，思想家，遠東及歐美著名學者，來印度研討人類文化的共同性及國際和平的基礎。本運動於詩人第二次遊歐美後(一九二一)在印成立，其地點在 Santiniketan(離加爾各答九十九哩)。這是理想的學校，通稱國際大學，學生的年齡自八歲至大學生俱有，除特殊情形外不用課室，學生在戶外樹陰下結成小團體，靜坐默

思，溫課。隨性所好，一般的學生選習音樂、美術、手工等課。教師只是引導，不採用呆板的教授法。晚間有演劇，娛樂等。校中無宗教一課，但宗教的精神充滿於校內。

離此校一哩半，是東印度公司舊址。從前是繁華區域，目前是貧窮鄉村。詩人選定此區 (Sriniketan) 舉行改造鄉村的實驗。在一九二一年時，詩人於紐約市遇英人 J. K. Elmhirst 考乃耳大學農科學生。此人已遊過印度，詩人約其擔任鄉村工作。其夫人爲前 Mrs. Willard Straight 出於豪富 Whittier 氏之望族。Straight 曾一度爲駐奉天美國領事。

實驗區內設立鄉村改造學校，教師與學生崇尚犧牲，互助，對於鄉民求了解並友愛。課程注重職業教育，如耕種、養雞、木工、織工、衛生等。以童子軍爲基礎，普遍推行初等鄉村教育。爲求理論與實際的接近，學生及鄉民可隨時在實驗農莊上工作。消費合作及合作銀行亦竭力提倡。總括言之，此種鄉村教育注意下列各點：(1) 衛生的提倡，(2) 公民訓練，(3) 識字，(4) 成家運動，(5) 娛樂，(6) 文化活動，(7) 社會活動，(8) 宗教教育，(9) 職業教育。

泰谷爾認爲鄉村是住家之所，容易與自然接近，人類最容易得到快樂：People, as a whole, do and must live in the village, for it is their natural habitation. But the professions depend upon their special appliances and environment, and therefore barricade themselves with particular purposes, shutting out the greater part of universal nature, which is the cradle of life. (Introduction p. 16)。至於市鎮是各職業所在地，不過職業中

人應以富其家爲目的，不應損其家而粉飾其職業。· The city, in all civilizations, represents this professionalism, some concentrated purpose of the people. That is to say, people have their home in the village and their offices in the city. We all know that the effect is for serving and enriching the home and not for banishing it into insignificance. But we also know that when, goaded by greed, the gambling spirit gets hold of a man, he is willing to rob his home of all its life and joy and to pour them into hungry jaws of the office (Introduction p. 16)。按理市鎮與鄉村應共存共榮，有高度的合作，但以實際言，市鎮剝削鄉村，市鎮的繁榮即由鄉村的衰落得來。· The city, which is the professional aspect of Society has gradually come to believe that the village is its legitimate field of exploitation, that the village must at the cost of its own life maintain the city in all its brilliance of luxuries and excesses; that its wealth must be magnified even though that should involve the bankruptcy of happiness (Introduction p. 17)。市鎮剝削鄉村，因此鄉村益窮。泰谷爾的鄉村改造，即對於市鎮而發動的；不過貧窮不是最嚴重的問題，不快樂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Such a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village can remain strong only so long as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self-sacrifice is a living ideal in society. When some universal temptation overcomes this ideal, when some selfish

passion gains ascendancy, then a gulf is formed which goes on widening between them; then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of city and village becomes that of exploiter and victim (Introduction p. 20)

According to us, the poverty problem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e problem of unhappiness is the great problem (Introduction p. 20) True happiness is not at all expensive, because it depends upon that natural spring of beauty and life which is harmony of relationship (Introduction p. 17).

綜觀以上所述，印度的鄉村改造與教育，注重：(1)調和，(2)合作，(3)犧牲。關於調和一點，市鎮與鄉村須調和，前已申明。泰谷爾又特別注重人生的調和，那就要任性之自然，情之融洽，不尚法之拘束；且舉一例以明之。印度鄉村舊日每村舉出年高德邵者五人處理該村的一切糾紛，即所謂 Panchayat System p. 5 自工業文化侵入後，此制漸廢，而以法庭代之，其結果為訴訟者耗鉅款，訴訟事件往往經年累月不決，律師與政府各有收入，鄉民多添爭執與不快樂而已。

遺傳與社會問題(三一、八、一)

英國貧窮律的實施，雖已歷一百年(一八三四開始)，且在一九〇五年皇家委員會曾費四年的工夫，討論貧窮律的改革；但無人具體討論到貧窮的原因。貧窮究竟起原於遺傳呢？環境

呢？遺傳與環境呢？抑遺傳與環境各有可以測量的限度呢？倫敦優生學會對於前述問題，深感興趣，於實施貧窮救濟時往往發給受賑者譜系圖，以明其家世及受賑人數。不但如此，於倫敦市東區，選貧窮區一，共有人口十二萬，內有受賑者約三千人；對於這些人作譜系的研究，注重個人的人格，能力等，即通常所謂遺傳問題。主其事者爲 E. J. Lidbetter，其工作始於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八年，第一本報告完成，名曰遺傳與社會問題組 (Heredity and Social Problem Group, Vol. I London, Arnold, 1933)。所謂社會問題組，指貧窮律實施範圍的一部，分明是社會裏的窮人，依賴公共救濟以生活者。本報告包括譜系二六，內有一系共有一八四人，這些是有血統關係者，因品質不良，須受公家的救濟。報告中僅列譜系，每系前有簡短的描寫及統計資料，無結論。

勞工契約 (三一、八、一)

耶穌教向來對於勞工問題發生興趣，禮拜堂裏往往設社會服務組。在工人運動中基督徒往往單獨組織工會，在德國與荷蘭，勢力特別雄厚。不但如此，基督徒工人尚有國際組織，如耶教工人國際聯合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ristian Trade Unions)。討論勞工問題的書籍，有些不提耶教工人，有些雖包括他們，但語焉不詳。喜爾茲教授 (B. F. Shields)，在勞工契約一書內 (Labor Contract: London, Oater and Washburne, 1933)。相當注重耶教工人的問題，並於每章之首引用羅馬教皇所頒布教條的一部 (教條有二即 *Perum Novarum*, by

Pope Leo XIII, *Quadragesimo Anno* by Pope Pius XI) 在第十章討論工人組織時，特別敘述耶教工人的組織運動及其工作。

血汗制（三一、八、十）

波勢氏在「倫敦人民的生活與工作」(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Macmillan 1904, By Chas. Booth) 鉅著內，曾經關於血汗制作專題的討論 (Vol 4 Ch. 9)。根據，倫敦市東區的情形，血汗制在許多職業裏盛行着，例如成衣，製鞋，木器業，普通女子職業及碼頭工人等。在工業革命初期，成衣業的二師傅，讓有些夥友們，於工作時間以外，在自己家裏工作，此即謂之血汗工作。這個名詞，多少含有輕視的意思。後來這些人利用妻與女的額外時間，在家內工作，因此開家庭工業之端。復次，他們又雇用非家庭人員作工，強迫別人流汗出血。到了這一步，血汗制即便產生第二種意義。

血汗制這個名詞，先由成衣業傳到製鞋業，實行者仍舊是指二師傅，後又傳至木器業。在這些職業裏，血汗制除非特別聲明，不包含惡意，雇傭條件優者與劣者俱有，不過輿論對於血汗制，總認為是剝削工人的辦法。

血汗制有些勞工管理員，與血汗制無關，有些是血汗制負責人，我們應分別清楚，例如：(1) 工頭 (Sub-contractor)，(2) 中間人 (Middle man)，(3) 血汗者或工房頭 (Sweating Master or Chamber Master) 其職責各有不同。如下所述：

(1) 二工頭

凡有大批工作，由一個工頭整批承攬，他就和資本家訂立合同，他把工作的一部份，另訂一合同，由二工頭承攬去，因此二工頭不過分一部份工作，普通不致因此而剝削工人的情形。又如某種工作，在程序上可分數部份，大工頭用合同方式，把這種工作承攬了去，把程序的一部用合同方式交給二工頭。

(2) 中間人

中間人處於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上述二工頭一定是中間人，但中間人不一定是二工頭，因有些中間人的工作僅及商業不涉及製造業。血汗者既不是二工頭，又不是中間人。

凡家庭工業或鄉村工業、對於分配工作時，往往需要二工頭或中間人。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替工人找工作，或把工作分配後，使於若干時間內可以完成。爲這些工作他們得着報酬，並不能因此剝削工人。

(3) 血汗者或工房頭

血汗者在下列條件中產生：(一)利用小工作場所或家庭，(二)雇用工人，(三)採用剝削的雇傭條件，如不規則的工作，長時間的工作，工資的低小，擁擠的住房及不合衛生的生活情形。因前述的雇傭條件，血汗者從工人們的權益裏非法剋扣，因此得着不正當的贏餘。依上述的情形言，血汗者不是二工頭，因他已經和工人們直接訂立合同，不過他採用的是苛刻的條

件。血汗者亦不是中間人，因他實係直接雇用工人的雇主，惟所雇的人數不多，因工廠是小規模的。

對於禁止或預防血汗制，波勢氏有兩種建議。（甲）執照：屋主於出租房屋爲小規模工場時須領執照。製造家於利用房屋作工場時須領執照。（乙）檢查：工廠檢查員不但檢查工廠並應檢查小工場，如家庭工業等。禁止血汗制的法規如下：海洋洲維多利亞工廠與工場法（*Factory and Workshop Act, 1896*）、英國貿易局法（*Trade Boards Act, 1909*），德國家庭工作法（*Home Work Act, 1923*）。

前述血汗制，實已產生第三種意義。凡勞工問題中所討論者，大致屬於這一類。英國上議院指定委員會第五次報告（一八九〇）云對於血汗制雖不能指出肯定的意義，但報告中曾認爲該制的罪惡，包括下列數端：（1）非常低小的工資，（2）冗長的工作時間，（3）不合衛生的工作場所。下議院指定委員會報告（一九〇八）對於血汗制的定義如下：『有許多工人在某種情形下工作，每人所得的工資，不夠一個成年人的適當食品、衣服及住房之用。』（*B. F. Shields: The Labor Contract, p. 46*）。

貧窮（三一、八、十一）

波勢氏於前著的第八本裏，有兩章是討論貧窮的。第三章內述十二家庭每家各人的生產，凡有事實可記者盡量描寫，這是遺傳與環境的混合影響。第四章包括短篇故事五十，敘述貧窮

的主因。綜而言之，酗酒，疾病，犯罪，比其他原因爲重要。

倫敦市人民的生活與工作（三一、八、十一）

在一八八六年，波勢氏開始倫敦市的貧窮研究，計劃卽於是年擬成，翌年倫敦市東區的調查開始。在一八八八年完成東區的職業及專門問題。東區的調查是本研究的主要部份，大致依賴教育局的調查員。本區有調查員六六人，每人有記事冊，冊中載明有學齡兒童的住戶，包括戶長姓名，及職業，街道，住屋間數，學齡兒童數，東區有三、四〇〇街，分載於四六記事冊內。波勢氏以此爲根據，把東區居民按經濟與社會地位分成八級如下：

(A) 流浪者，偶爾工作者，犯罪者有一一、〇〇〇人或全人口（九〇〇、〇〇〇）的百分之一・二五。

(B) 偶有收入者，極貧者，有一〇〇、〇〇〇人或百分之一・二五。

(C) 無經常收入者，

窮者，每家每週得十八至二十一先令

(C) 有七五、〇〇〇人或約百分之八。

(D) 有經常收入者（但數目小），

(D) 有一二九、〇〇〇人或百分之二四・二五。

(E) 有經常收入者（有標準）……在貧窮線之上，人數最多，幾全爲手工業者，有三七七、〇〇〇人或百分之四十二。

(F)高級工人(技工)精於手工業者，有一二一、〇〇〇人或百分之一三·五。

(G)中間階級下層，如店主書記，小雇主，下級自由職業者，有三四、〇〇〇人或百分之四。

(H)中間階級上層，凡G級以上者俱入此級，包括雇用僕人的各種家庭有四五、〇〇〇人或百分之五。

波勢氏主其成，與之合作者男女共十餘人，有數人近已成名，並與「倫敦市生活及工作的新調查」發生關係，如韋白夫人(調查東區女工，東區猶太人，碼頭工人等)及 H. Llewellyn Smith [調查東區的運動，東區的中等教育(男子)]，Clara Colett, George Duckworth 等。前述斯密士氏爲「新調查」的總幹事，但韋白夫人未在「新調查」擔任工作。一八八九年關於貧窮調查的一部，在倫敦印行，其餘陸續發表。其工作最晚刊印者爲一九〇四年。全部工作共九本，外附倫敦市圖五幅。圖的作法甚精巧，以街爲基礎，按前述人民八級的分類，每類用一種顏色，一街是一種顏色。除非一街中住有兩級的人民，那就有兩種顏色。總圖一幅，餘四幅把倫敦市分成四區。

倫敦生活與工作的新調查(三一、八、十一)

一九二八年，倫敦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負責調查倫敦市，在波勢氏之後已四十年。調查委員會有二人曾經幫助波勢氏從事調查，即委員長斯密司氏(Sir H. Llewellyn Smith)及委

員達克和斯(Sir George Duckworth)。第一本專論四十年間的變遷，在有些方面當然看不出很大的變動，因倫敦是世界舊市之一，倫敦市民富於守舊性。在其他方面，顯示極重要的變遷，例如貧窮的減少。所謂顯著的變遷，包括物質，社會及文化三方面。第二與第三本討論工業。碼頭工人已實行登記制。每小時銀元工資在四十年間增加三倍，實際工資增兩倍。工程業因受國內及國外的競爭，變化最大且最多。重工程業的一部份已離泰和士河而他遷，其他部份有極速的機械化。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有許多工廠是替國家製造軍需品。建築業不受國外的競爭，但受國內季節的變動及信用與物價的變動。木器業，製鞋業在波勢氏時代，認為與貧窮有關的職業，但這些並不受貿易局的管束，足見其雇傭狀況尚稱滿意。家庭僕役的人數比波勢時代減少一半，其銀元工資將加三倍。有些僕役入軍需廠工作，但近年來家庭有了新改革，當然減少僕役的人數。波勢氏用五本來描寫工業，此次縮短至兩本，因近來有些現成材料，無須從詳記述，例如勞工部，內政部俱有統計報告，且失業保險法亦陸續刊行有價值的資料。

前書第三本緒言（三一、八、十二）

第三本連同附帶地圖（第四本）是本調查關於社會與經濟最重要的工作。本調查主要目的有二：（甲）研究倫敦市今日的康樂與貧窮，（乙）對於一般人心中的問題供給答案：例如究竟倫敦市向何方面走去？貧窮是增抑減呢？倫敦市的生活與工作是變好呢？抑變壞呢？（第一本第四面）。

第一本是歷史的探討，分析有繼續性及有比較性的材料，以便偵察四十年來倫敦生活及工作的變遷。除少數例子以外，所有數字指示物質情形的顯著進步。據報告，今日的倫敦普通工人，和四十年前相比，以一日的工資可多買三分之一的生活用品，且其工作時間業已縮短一小時。假如這種利益是每人或每級平均享受的話，貧窮實由波勢時期的百分之三〇減低到今日的百分之八（第一本第二三兩）。易辭言之，貧窮已減少到四分之一。不過這種比較難得確實，除非再按波勢的辦法，重新調查一次。第三本的內容，實際是調查的結果。不過這次調查，範圍較波勢氏爲廣，人口較多，已超過兩倍半（約二百五十萬人）。本屆調查方法有二：（甲）家庭選樣（House Sample Analysis）第一章至第六章，（乙）街道調查（Street Survey）第七至八章，前述第二法，與波勢時所採用者大體相似，第一法則注重統計的分析。

在東調查區（Eastern Survey Area 較波勢氏的東區爲大）裏，用隨意選樣法，選出勞工家庭一萬二千家，其方法大致採用蒲樓（A. L. Bowley）教授關於市鎮貧窮的研究（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四）。在可能範圍內，貧窮的最低標準與波勢氏相同。本調查不但對於貧窮問題供給許多新知識，並對於社會與經濟情形貢獻很多資料，如勞工家庭的數目，組織，賺錢能力，入款，房租及住居情形等。街道調查的方法和波勢氏相同，亦包括倫敦市內有學齡兒童的家庭共二萬六千家。材料的來源是間接的，大部份由督學員（School Attendance Officers）處得來，但職業介紹所及警察亦供給一部份資料。結果把街道住戶依經濟狀況分成四級即 P U SM

是，內中「C」級與波勢「B」貧窮線下生活者相符。

與家庭選樣相比，街道調查是較粗的方法，且內容亦較略，但對於每街的康樂與貧窮有較明顯的表示。東調查區內每街窮戶的分佈，用五幅着色的圖表示之，每街按經濟上昇的情形，畫成藍、紫、淺紅與紅色。藍街的住戶，過半數是在貧窮線下討生活者。凡遇一街有數級住戶者用若干種顏色表示之。五幅圖包括八四方哩一萬條街道。街道調查因此有兩種意義：（甲）表示在貧窮線下的家庭與個人並其住所，（乙）表示任何經濟階級的個人，其住所係在貧窮街道內者。

綜合言之，前述二種調查指示東調查區的人口，其貧窮線下的百分數比波勢氏的東區與東南區減少了三分之一。易辭言之，如果波勢氏時代的情形繼續至一九二九至三〇年不變的話，貧窮線下生活者要有七十萬或八十萬人，但實際僅有二十五萬人。但如果四十年來東區勞工階級改進的利益，每人可以平均享受的話，貧窮的減少應尙不止此。貧窮所以不再減少的原因甚多，但下列二因是比較重要者。（甲）永久的住房短少，因此擁擠的情形，其減退率是遲緩的。（乙）倫敦市民的向外遷出，特別是光景較好的家庭，每因交通方便，由市中心區遷至附廓去居住，因此市中心區的貧窮不能有很顯著的減少。

家庭選樣調查，不僅包括在調查期間（一星期）貧窮的人數；並估計在調查期間，如果能賺錢的人俱有工作的話，仍難脫逃貧窮的境界；因此本書所謂貧窮不是指暫時的，是指慢性的或永久性的。

由街道調查，我們知道倫敦貧窮的性質業已發生變遷，特別是集中性的減低與分散性的提高。比較的說，窮街的減少比窮人的減少來得顯著。在波勢時代，藍街的住民，佔窮人總數的五分之三，現佔五分之一，目下窮人分散住於別種顏色的街裏。有許多貧窮中心，至今還是存在着，只是因為交通不便，如鐵路或運河的缺乏，使得窮人不能遷移。但以大體言，現在的窮人有散居的趨勢，他們是顯然受了貧窮窟清理運動的影響。

前述歷史的比較，有時可以引起誤會，因我們如果觀察東調查區的現在情形，覺得不允許我們過於樂觀。在東調查區內，十人中有一人（或在波勢氏的東區內，七人中有一人，）對於生活用品感覺不足。如果長此下去，他們不能有別的享受，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並對於近世的物質及文化進步必然得不到益處。同時我們知道，這些人的半數是受失業或不充分雇傭的影響，因此他們的生活得不着快樂。

在這個當兒，我們可以打量一番，究竟貧窮應該如何分析與測量？「我們沒有隨時隨地可用的貧窮定義，因其意義往往因區域因時間而變。」貧窮的主要意思是『匱乏』，所謂『匱乏』不一定是真正困苦（Actual destitution），但按某時某區的習慣標準，對於生理的初步需要，如食品衣服與住房得不着滿足。因此貧窮不能用心理的測驗，如快樂，因快樂為主觀的。譬如某甲的入款，如果用在衣食住的正當費用，可以敷用；但他過了奢侈的生活，因此感覺匱乏。某甲是不是窮人，我們很難斷定。我們只能根據物質的條件，立一個標準，低乎此者即為

窮人。這個標準不能包括快樂，因快樂是不能測量的。這個標準要包括動的因素（Dynamic element）和靜的因素（Static element），前者如失業，後者如低小的工資。近四十年來，前者增加而後者減少，因工業發展而失業增，但因政府與人民對於勞工階級的注意，工資提高。本調查對於貧窮的測量，僅注意物質的幸福，包括生活必需品的供給。

波勢氏以爲有經常收入者，每家每星期入款在一八至二一先令者，在貧窮線下過生活（由物價的研究，在一九二九年凡每家每週入款在三八至四〇先令者等於波勢時代的二一先令（第三本七一面）。在波勢時代，貧窮線下的普通人家，其入款比無技工人的工資要少四先令，在今日同樣人家要少一七先令。

街道調查不能分析貧窮的主因，但根據家庭選擇，則貧窮的主因爲失業。在調查週內，貧窮線下的半數是失業者，或不充分受雇者。失業的最主要因素，當然是工商業的變遷，因此失業保險顯示其極大作用（第九章）。老年與貧窮的關係，不如波勢時代的嚴重。六五歲以上的人，在波勢時代每千人中有四〇人，現時增至七三人；在波勢時代每三人有一人接受救濟，今日每七人中尚不到一人受濟，分明是老年卹金制的影響（第十章）。

關於擁擠的情形，以一九三一年人口普查爲根據。把每一間屋住居的人數統計出來，畫成擁擠圖，以各種顏色表示擁擠的程度。此圖包括新調查的全區。

家庭選擇對於普通工人的工資及普通勞工家庭的入款俱有統計。成年男子（二〇歲至六五

歲)一個星期得六十三先令，半數以上得六〇先令以上。普通家庭一個星期的人款是八〇先令，中數(Median)是七十一先令。

其餘不是貧窮的重要因素，例如無家的窮人(即波勢氏的A級)總數自二萬至二萬五千人。又如沿街販賣者三萬人，採忽布(Hop)的婦女約五萬人，每年秋季由東區遷往東南區與西南區者，無須敘述。

蘇聯選讀(三一、九、十八)

近因修改勞工問題講義大綱，有些書籍須重讀。今將關於蘇聯各書列下。這些書籍屬於中國太平洋學會，借存於余處(因余為該會研究主任)。民國二十八年自上海運到昆明，存於研究所(青雲街一六九號)；後因避空襲危險，余將其運來呈貢存文廟，共約四百餘冊。今因該會在重慶籌設辦事處，不久即將運往該處。

(1) John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London, Martin Lawrence 1932 pp 332 記述十一月共產革命。據說，列寧對於本書讀過三遍。著者是美國人，本書第一版於一九一九年在紐約印行。

(2) O. Piatnitsky: *Memoirs of a Bolshevik*, London, Lawrence pp 284 著者是共產黨老會員之一，述秘密活動(一八九六至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止。他是成衣業工人，在鐵路及交通業秘密活動，下獄三次。

(3) A. Monkhouse: *Moscow 1911: 1933*, London Gollancz, 1933, pp 349 著者是英國建築公司駐俄代表，居九年，對於蘇聯不表同情，被拘並受審問。

(4) Margaret I. Cole(ed.); *12 Studies in Soviet Russia*, London Gollancz, 1933 pp 282 新費邊研究所同仁於一九三二年遊蘇聯，各記其所見，讚揚社會主義的試驗。余前已讀過一遍。

(5)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N. Y. International Publishes 1933, pp 127 在彼得格拉印行，這是他前一年在就力希著的，關於俄國時有隱諱，期避免被拘，例如討論屬地問題，不敢直說俄帝國主義，而以日本代之。

(6) S. and B Webb: *Soviet Communism Vol 2*, Y. N. Scribner's 1936 pp. 535-1174. 此書係章白夫婦遊俄後著，余前已讀過一遍。

下列各書同時閱讀：

(1)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Social Services*: 1931, pp. 688

(2) G. D. H. Cole: *Labor in Coal Mining Industry;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World War*: Carnegie Foundation, 1923, Oxford, pp. 274

(3) R. M. Duncan: *Peiping Municipality and Diplomatic Quarter*: Peiping, 1933,

pp. 146 本書作者以政治學者的立場，分析北平市及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市鎮及管理。

贛南鎢業員工福利事業（三一、九、二五）

資源委員會鎢業管理處，於三十一年三月印行『贛南員工福利事業設施概況』小冊，計四四面。該處所管轄之礦區包括贛、湘、粵、桂四省，贛南鎢砂實佔全國產量百分之八十，產區分佈於大庾（西華山）、虔南（大吉山）、南康、信豐、龍南（歸美山）、寧都、興國（龍下山）等十八縣。有礦區三十二處，所有礦產皆由該處直接向鑛工收購，并無鑛商組織公司（如湘、粵、桂）。該處并嚴格統制生產，在數處開闢新式窿洞，雇工開掘，設辦事處以管理之。所屬機關職員一千四百餘人，警役工夫一千六百餘人，鑛工三萬人，內中由該處直接雇用者限於西華山、大吉山、及歸美山之新式窿洞約一千餘人，餘為自由鑛工。前述四山有鑛工約一萬三千人，此輩與該處未訂雇傭契約，居處分散，且大致乘農閒入山採砂，因此管理不易。

主要福利如下：（一）生產貸款，由該處以六厘貸款，給鑛工以生產上的便利，（二）代辦物件（生產用具如鋼條硝鑛及生活品如米與油鹽），（三）消費合作社三處（大庾、贛州、歸美），（四）救卹：如因公或積勞致傷病或死亡者資源會依照員工撫卹規則辦理，（五）教育：包括員工子弟教育，鑛工成人教育及社會教育，（六）醫療：自民國二十七年始，在各鑛區逐漸設立診療所，至三十一年春計有總診療所一，診療分所十七，又注重公衆衛生，如接種牛痘及預防注射

等，後者包括霍亂傷寒及赤痢等。

戰後英國工人運動（三一、九、二六）

Allan Hunt: *The Post-War History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 London, Gollancz, 1937, pp. 320 本書敘述英國工人運動，自第一次歐戰（一九一四至一八）至一九三七止。著者是左派工人運動者領袖之一，參加工作約有二十年。本書所述，實與 Cole: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Workingclass Movement* 一七八九至一九二七緊相銜接。本書特別注重共產黨，外交，英國對於西班牙內亂，國社黨及蘇聯的態度等。

中國社會史教程（三一、十二、十）

鄧初民「中國社會史教程」桂林文化供應社印行，二九二面，取材於我國歷史，探討我國社會的發展。本為廣州中山大學中國社會史的講義。第一編史前社會，分為原始社會及氏族社會兩段。第二編正史時代，分為：（1）奴隸社會（夏殷），（2）封建社會，（a）西周至春秋戰國，（b）秦漢，（c）三國至唐天寶，（d）唐天寶至清鴉片戰爭，（8）半封建社會（自鴉片戰爭至現在）。書中注重社會基礎，著者以為應包括：（甲）生產力，（乙）生產方法，（丙）生產關係的總和。由此形成經濟構造，然後產生政治法律及意識形態。著者的觀點是唯物史觀，著者的方法是辯證法。他自己說：『我們把中國封建社會的全部歷史作一總的觀探。從西曆十六世紀到十七十八世紀約三百年來的歐人東漸，不能不說是一個大樞紐，而其總結是鴉片戰爭。但在鴉

片戰爭以前的全部封建社會史，都是演着如下一種近於循環的變革。卽在這全部歷史上，向來都是爲水旱災，饑饉，戰爭，內亂，外族的侵入。不斷的近乎週期性的破壞其社會生產諸力，因而也是不斷的近乎週期性的建立其近似的同一的生產諸關係。換言之，也就是說中國歷史發展的辯證法，與其說中國社會發展到某一程度而是以那種比較高階段上歸於揚棄的因素爲特徵；寧可說是以那種被保存下來的或反覆重現的因素爲特徵。那末，這一時期……自唐末至清鴉片戰爭……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仍是和西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各時期的中國社會，同是一個範疇……封建社會的範疇，這是從這一時期社會經濟，土地佔有關係等的敘述，充分證明了的（二六一面）。』

余以爲著者的觀點及方法，俱屬偏誤，但近來關於我國社會史的研究（量既不多，質亦甚差）全是和著者一樣。自 K. Wittvogel 陶希聖至於著者，觀點與方法，俱脫不了馬克斯派的唯物史觀與辯證法。但前述第一人的著作，尙未完全發表，我們尙難下正確的批判。

本書如當作一部中國史看，嫌其太略；如當作社會發展史看，嫌其太偏。但本書亦有其優點，可略述如下：（1）舊式的史書，大都是呆板的敘述事實，譬如按年或按題目，往往使讀者見樹木而不見森林。本書敘事實時，雖有時嫌其瑣碎，但大致能保存其系統，並大致是有條理的。（2）著者因爲要研究社會的發展，從史實裏選出若干部份（如生產方法，社會制度等）作較詳的討論，使讀者專門注意某幾種事實，免得擾亂思路。

有許多人俱說我國歷史是「循環式」的，但對於這現象的解釋，卻人人不同。目下是否時機已屆？是否可以作比較合理的及有系統的解釋？那就是我國社會科學者的責任。

四川農業調查（三二、一、十三）

四川省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由中國農民銀行與金陵大學合組，業於民國三十年在四川省作選縣調查，主要工作分在溫江、樂山、綿陽、射洪、南充、內江、宜賓、巴縣、萬縣、安縣十縣舉行，并於三十年末，印行調查報告七本，計有：（一）總論，（二）四川農場經營，（三）四川主要糧食作物生產成本，（四）四川農業金融，（五）四川主要糧食之運銷，（六）四川農村物價，（七）四川租佃制度。

本報告關於四川農業搜集些有價值的材料，我們對於下列諸點，認為應特別注意：（甲）農場經營：在抗戰期間，特別是近來，因法幣價值的低落，農民得不着大利。據報告每一農場的現金賺款（即淨利）為四六元，較二六至二七年度加五七元，但同時期的物價則增加甚多。農場各種現金收入為一、四五四元，除農場及家庭開支尚虧三三七元，因此形成入不敷出的情況。二九至三〇年度每農場借款三四〇元，及至三〇至三一年度則借款須增至七八六元，（但據農民自己的估計，以為只須六三二元，因其未能確知物價上漲之速度所致）。

佃農農場平均面積為二五市畝，自耕農為一七市畝，因此前者有較優的利潤，因其對於各種生產比較可以發揮效能。佃農納租以後，所得工資較自耕農為高。

地主利潤減去地稅以後所得投資利息約合年利百分之八。○七與目下銀行定期存款年利百分之二〇。○相比稍低，與租值與地價之比率（即百分之九・八）相比幾相等。佃農於租額及其他費用支付之後，除房屋與農場經營總報酬四五二元之外，還可獲得本人及其家庭之通常工資。據此，地主剝削佃農一層，似乎言過其實。

（乙）主要糧食成本 主要費用包括土地肥料及人工三項。以每市畝論，現金與非現金的比例如下：水稻爲一比一小麥爲二比三，甜薯與玉米，非現成各佔百分之六四。（1）水稻總成本每市畝爲九〇元，每市石爲三一元，（2）小麥每市畝爲六九元，每市石爲一〇三元，（3）甜薯每市畝爲七八元，每市石爲二二元，（4）玉米每市畝爲七一元，每市石爲七七元。

（丙）農業金融 一般的農民，俱須借債，二九至三〇年度，每農場借三四〇元，或每市畝借一六元，由合作社借來者等於總額的百分之二五。合作社的借款，有百分之八〇作爲生產用途（如買牲口，肥料，付工資等）。向放債人借來者，僅有百分之二五至百分之二九作爲生產用途，可見合作社已發生有益的影響。合作社社員，佔社區內農民總數百分之七二，此據已調查各縣而言。

（丁）糧食運銷 四川白米輸出的中心有五，即：（1）沱江流域，（2）嘉陵江流域，（3）長江流域，（4）成都平原，（5）涪江流域；輸入中心爲長江流域。白米每年輸入六、二〇〇、〇〇〇市石。水路用木船，陸路用板車或人力挑負。白米自本地市場至運銷中心，運費及貿易

費爲每市石五四元，輸入以後再運至他處加九四四元，民國二九年時，每市石白米農民得七四・四元，運銷中心批發價一九〇・九一元，運費一三・七六元，此外商人的營業費及正常利潤二八・一〇元，因此每市石白米由生產區至運銷區，所有商人運銷成本與批發價格的差額爲七四・九八元，此數即爲商人或投機分子的過分利潤。

(戊)農村物價 生產用品的物價，種子增加最速，次爲飼料，牲畜及肥料，最少者爲農具。農作物各價：穀物增加最速，牲畜及畜產最緩；油類作物的增加速度介於二者之間。消費物品各價：食物增加最速，次爲衣服，燃料及雜項。工資增加較生產品爲遲，年工增加最緩，日工較速。土地價格的增加亦較生產品爲緩，地稅尤緩。

在抗戰頭幾年，農作物漲價每較生產品爲先，因此農民所得利益較戰前爲優。及至民國三〇年度，農民所付物價比所得物價爲高，因此不敷開支，必需借款。

(己)租佃制度 凡工商發達，土地肥沃之區，佃農比數加增，例如川西平原之成都新縣，佃農佔百分之七〇，川東的巴縣江北，川南的瀘縣，佃農均在百分之八〇左右。四川自耕農約佔農民總數百分之三一，半自耕農百分之二二，佃農佔總數百分之四七。納租多用穀租，每年所繳租穀，約佔農場稻穀產額百分之七一或農場收入百分之三一・八。四川的租期是不定期的，但大致在十年左右，租佃契約，大概草率從事，又以偏於地主的利益爲多。高坡丘陵的田，常遭乾旱，但地主不願將水田改作旱作。佃農如以獲利一分，銀行定期存款年息一分，借

款購置田地，約須二十三年之久，才能將借款還清，將買進的田地算作自有的。

『我的學徒』(一)(二)(三)(四)

『我的學徒』(My Apprenticeship, 2 vols, By Beatrice Webb 實是韋白夫人的自傳。不知是何年寫的，但第一冊裏會指一九二六年爲『現在』，那末大約在該年相近的時候脫稿的。余所讀者爲 Pelican 叢書之二(包括在 Penguin 叢書之內)，是一九三八年版的。

韋白夫人出身望族(Potter)，其父親是加拿大 Grand Trunk 鐵路公司的經理，其外婆家是 Heyworth 名族，但她從小就不喜歡過奢侈的生活。她有姊七人，妹一人，弟一人(夭折)。她從八歲起就寫日記，這種習慣到八十歲以後還保存着，本書即充分利用日記寫成的。她的日記不僅寫她的日常工作，往往描寫她所遇見的人物，包括人物的面貌、言語、行動、及她對於他們的感想及批評。第一章(Character and Circumstance)稱斯賓塞爾爲家庭熟友之一，常與父母閒談。在一八八七年曾同屋而居，並常與她表同情，因他是體弱的幼女，並勸她向科學工作去努力，到一九〇三年斯氏逝世之年，兩人有三〇年以上的交誼。自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二年，她曾充斯氏的文書(Literary Executor)。她於一八九二年與 Sidney Webb 訂婚，韋白是社會主義的信徒，當時社會主義在英國尚時常受人譏嘲。斯氏已是第一流社會哲學家，恐其名譽因與社會主義者發生關係而受損，乃取消韋白夫人文書的職務，但兩人的交誼並不因此中斷。

第二章 In Search of a Creed) 追述少女時代(一八七六至一八八二)曾醉心於科學，嘗

之曰『科學的宗教』，但亦覺其內容空虛。至於對於宗教的玄秘，她不希望由奉耶教來找出路，但依賴禱告作為正直行為的指示。母親於一八八二年去世，父親於一八九二年去世，她即於是年結婚。

第三章 (The Chance of a Craft) 一八八二至一八八五年她立意要做腦力工作者，要想寫一部受人歡迎閱讀的書 (p. 131)，但她不知如何下手。自母親死後，她需作主婦，發命令，講交際，對於寫作並無多餘的空閒。

在維多利亞時代，一般人相信科學是萬能的，例如 G. H. Lewes'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81) 勸人摒開形而上學，斯氏的綜合哲學，摺宗教於『不可知』之境地。孔德的實證哲學，且主張利用人的智力，盡量向社會發展。韋白夫人因此下斷語：以為她不願意替上帝服務，要替人類服務，因此要採用科學方法，因此要作社會問題研究者 (p. 174)。當一八八三年，她參加救濟委員會 (Charity Organization Committee)，在倫敦東邊貧窮區 (Soho) 從事訪問。不久她即移住於 Brompton 工業區，與工廠工人往還。她與看護婦同住，不用自己的姓名，這些經驗與事實，助她決定終身事業，即對於社會制度的研究。

第四章 (The Field of Controversy) 貧窮是必須的麼？社會的研究，可以成一種科學的麼 (p. 200)？貧窮救濟應無限的賑施麼 (p. 231)？貧窮的起源如何？是由於自己的不振作，因此應該貧窮的麼？是由於生命過程的不幸，如疫病或失業組成的麼？或依社會主義者的觀點以為由

於窮人得不着文化中應享受的權利麼(p. 242, 243)——

第五章 (A Grand Inquest with the Condition of the people of London) 敘述 Chas. Booth 的計劃與工作，及與韋白夫人的關係。布勢氏是造船廠的股東及商人，有科學的頭腦，受當時政治與貧窮救濟思潮的影響，要想知道人民生活的真像。據其夫人所作的傳而言，布勢氏的努力，擬對於下列各問題找尋答案：英國人是怎樣的民族？他們的生活如何？他們究竟要些什麼？他們是否要些好東西？如何可以得到？(Chas. Booth-A Memoir, by Mrs. Chas. Booth pp. 13-5, Macmillan 1918, 他在倫敦市東區，先調查 Tower Hamlets 及 Hackney 兩區，包括一百萬人，等於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實是最窮的區域。他的方法是兩面並進：(1)區域調查，(2)職業調查。前者他利用一八八一年時人口普查的家庭調查表(Household Schedule)，但家庭調查表所得的材料，不會精詳，因此布勢又借重督學員(School attendance officer)的幫助。這些人對於每家的情形俱很熟悉，因此可以證實並補充人口普查的內容。在東區的督學員，共有六六人，布勢氏俱約請他們前來會談，每人的談話俱摘錄於日記內。關於 Tower Hamlets 共費一九又四分之三小時，關於 Hackney 共費二三又二分之一小時，足見其詳盡的程度。韋白夫人稱此法為集體會談(Wholesale Interview)。此項工作，給予韋白夫人極深刻的印象，自稱『用「的學徒」(Industrious Apprentice)。布勢氏把倫敦的人民，依職業，入款，社會地位及生活狀況各點，分成八級如下：。

(A) 最低的偶然勞動者，『白相朋友』近似犯罪者。

(B) 偶然有入款者——『甚窮者』。

(C) 入款忽有忽無者 } 『窮者』。

(D) 小規模有正當入款者 }

(E) 經常的有標準入款者——在貧窮線之上。

(F) 高級勞動者。

(G) 中間階級的下半。

(H) 中間階級的上半。

『窮者』與『甚窮者』的區別是免強的，前者雖有正常的入款但其數甚小，例如每家每星期一八至二一先令。至於後者的入款比此更小。『窮者』剛剛可以維持習慣上的生活程度，『甚窮者』則不能。因此前者對於生存競爭的必需費用可以得着，後者則常感不足 (Poverty, i, p. 33)。

布勢氏依前述八級把倫敦市四百萬人據實描寫，內中百分之八〇因屬於督學員職權的範圍，所以敘述確實，至於其餘百分之二〇因係中級與上級的人家，除家庭僕役的人數外，得不着何等材料。但此與大體無關，因其主要目的係在就倫敦市總人口中(1)斷定永久貧窮的人數，(2)貧窮的人數(即剛在貧窮線上)，(3)工人階級的人數，比較是享受安舒的生活者。這

些人等於百分之八〇，由於 Householders' Schedules 的分析及『集體會議』的結果，與布勞氏所任用的工作人員所供給的消息而得到的結論。

『貧窮錄』(Poverty Series) 第二冊有倫敦市的估計，計四、三〇九、〇〇〇人，分別如下：

第一表倫敦市人口：依家庭入款分類

社會階級	人數	百分比
A 與 B (甚富者)	三五四、四四四	八・四
C 與 D (窮者)	九三八、二九三	二二・三
E 與 F (安舒的工人階級，包括各種僕役)	二、一六六、五〇三	五一・五
G 與 H (中間階級的下部，中間階級，上級)	七四九、九三〇	一七・八
共計	四、二〇九、一七〇	
貧苦階級的人口	九六、三〇〇	
(估計人口，一八八九)	四、三〇、〇〇〇	

第二表 倫敦市人口：依住屋的人數分類

窮者	三人或以上住一屋者	四九二、三七〇	一二・〇%
	三人以下住一屋者	七八一、六一五	一九・〇%
普通宿舍		二〇、〇八七	〇・五%
中間階級	一人或二人以下住一屋者	九六二、七八〇	二三・四%
	不到一人住一屋者	一五三、四七一	三・七%
	一家有四屋以上者	九八一、五五三	二三・九%
	僕役	二〇五、八五八	五・〇%
住宿在大旅店中者		一五、三二一	〇・四%
上級	四人以上雇用一僕者	二二七、八三二	五・五%
	三人以下雇用一僕者	二四八、四九三	六・〇%
旅館、食堂、宿舍等雇用僕役者		二五、七二六	〇・六%
共計		四、一一五、一〇六	
慈善機關內人口		九六、六三七	
總計		四、二一一、七四三	

(Final p. 5)『僕役』指第一表內G與H所僱用者(上級)，本表將僕役列入『中間階級』，

因其經濟與社會地位相似。中間階級指(Central)不是 Middle Class。

布勞氏既得貧窮的材料，用各種顏色指示貧窮的程度，謂之貧窮圖，先把倫敦市分成段，一段有三〇、〇〇〇家，一段因貧窮的程度不等，可以有一色或兩色及以上的圖。布勞氏利用人口普查法，那是注重數字的，同時採用集體會談，個人觀察，那是注重品質的。他的最惹人注意處，是兩法的互用。此種工作經歷十七年，費用由自己負責，這是規模最大經時最久的研究。當研究進行時，他曾宣布倫敦市人口的百分之三〇，在生存線下討生活，這是警人的發現。韋白夫人的工作，是研究碼頭工人，及血汗制的一部（關於女工如成衣、鞋業、紙煙及傢俱業），已於一八八九年出版的貧窮錄第四冊中重新印行。

第六章(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敘述研究工作的進行。韋白夫人曾擔任工人住宅的管理員(Katherine Buildings)。當時有人提議，將東區的失業者送到倫敦市近郊以資救濟。韋白夫人鑒於工人住宅的低工資與不衛生的情形，對此種提議，用公開的信在 Pall Mall 雜誌發表，這是她生平第一次發表的文字。關於日記的用處及其批評，如(Arthur Ponsonby 對於 English Diaries 的意見，在 p 327 的小註及 p 328—329)俱有深刻的討論。對於倫敦市東區的工作，本章內亦有詳盡的敘述，但最惹起我們注意的是英國上議院血汗制委員會的工作及韋白夫人向該委員會供給的證據。夫人答該委員會的問題，認為血汗制是『研究製造業僱用工人的各種關係，這些關係是不受工廠法及工會所管束的』(p 379)。為說明這

個定義，她利用東區各種研究，使她放棄當時盛行的個人放任主義而依賴政府干涉，因此她得下列的結論：

In short it is home work which creates all the difficulties of our problem. For it is home work which, with its violation, renders trade combination impracticable; which enables the manufacturer to use as a potent instrument, for the degradation of all, the necessity of the widow or the greed of the Jew. And more important still, it is home work which, by withdrawing the workers for the beneficent protection of the Factory Acts, destroys all leg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part of the employer and the landlords for the condition of employment an idea which I conceive to be embodied in all the labor legislation of this century is) the direct responsibility, under a capitalist system of private property, of all employers for the welfare of their workers, of all property owners for the use of their property B. Webb: *My Apprenticeship II*, p. 383

韋白夫人的見解，和當時血汗制專家的意見有出入，例如 Arnold White（血汗制委員會的辭人之一），他的意見可以簡述如下：

“ I think it impossible to give a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term, but it involves 3 ideas which are sufficiently distinct. The broadest definition that I can give of a sweater

s, one who grinds the face of the poor; the second is that of a man who contributes neither capital, skill nor speculation, and yet gets profit; and the third is the middle-man.”

第七章 (Why I become a socialist) (一八八二至九二年) 韋白夫人 (時年三〇至三四歲) 目擊東區的窮人生活，發起研究社會制度的宏願，因此注意合作運動的分析。當合作運動開年會時，遇劍橋經濟學教授馬歇爾氏，馬氏勸其專門研究女工，夫人不從，結果對於合作運動有值得注意的發現：(1) 合作運動為消費者所控制，所有的生產品以謀消費者的利益為前提，(2) 生產不是謀盈餘的，乃以求滿足各種用處為目的，(3) 贏餘的免除。合作運動是工人階級的運動，因此夫人又由此深入工會及社會主義的團體。當時漸有勢力的社會主義團體是費邊社。自與該社往還較深之後，她就結識韋白。她在一八九一年七月七日的日記裏有一段云：「他與我是二等腳色，但我們是很奇怪的聯合在一起的。我是長於調查者，他是執行者，我們倆人認識許多人，熟於世故。我們有由遺產所得的入款。這些是稀有的境遇。如果我們依照有心的並堅決的意志，利用聯合的才具，我們應該做許多的事情。」當一八九二年在她父親死後六個月他們結婚，時三四歲。『我的學徒』一書敘述至此即告結束，以後的生活及工作便是『我們的合股』(Our Partnership)。當一九三八年 The Spectator 雜誌賀她八旬之壽，這部書即於是時出版。

附錄(1) Personal observation and statistical enquiry 前者的定義是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of Units，後者的定義是 Quantitative Observation of Aggregates。

附錄(2) The Method of the Interview 稱爲是依賴技術的發問的研究方法，這是社會學者獨有的工具，猶之乎化學者的玻璃管，或細菌學者的顯微鏡。會談法的要點如下：(一)會談者自己的準備，對於問題的要目必須知道，否則被人輕視，不肯說實話，(二)被會談者的知識必須是會談者所不知道的，否則不必會談，(三)會談時態度要和藹，不要強辯，讓被會談者盡量吐露其所知者，有時即使不合理亦不可駁斥，(四)會談畢，將全部談話寫出，愈詳愈佳，但談話時不可用筆記，免啓被會談者的疑慮。

附錄(3) The Art of Note-taking 筆記對於社會學者的重要性，不亞於物理學者的分光鏡，因藉此可以作分析。史學者常用之，例如 Chas. Langlois and Chas.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Study of History p. 103, translated by C. G. Berry, 1898 或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p. 555, 1908，筆記不要用本子，要用活葉，每一張活葉紙，只寫一個日期，一個地名，一件事；所以一張紙只記一件事，這一件事是發現於一個地方一個時候的。如此記法，以便活葉紙多了，可按照許多方法去分類，如按問題地方或按時期等。每一次分類，可以發現新的事實，新的意義或新的假設。作者舉出工會主義史(一八九四年)來作例證。當該書印行之後，韋白夫婦才發現他們沒有在書內說明工會主義的應用或工會主義的實

效。他們把活葉筆記按照前述分類法重新分類，其結果他們發現了工會主義的理論，這理論在他們的工業共和(Industrial Democracy, 1897)一書內說明。

附錄(4)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 Science 認爲經濟學不必單獨成一種學問，可以作爲社會學的一部，因其主體是社會制度的一種，這一種是專門注重贏餘的取得。這個觀點可與近年來經濟學與社會學分家或合併或取消其中一門等論戰並存，例如 Loewe: Economic and Sociology。

按韋白夫人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初病亡於倫敦，享年八五歲。

讀書摘要(三二、四、二二)

近數星期所讀各書，下列兩種值得提出：

(1) Gordon Waterfield: What Happened to France; Oct., 1940, London, John Murray 作者是路透社的駐巴黎記者，隨法軍的通訊員，目擊法軍慘敗的經過，認爲法軍戰敗的主因，有下列數端：(一)政治不統一，並有不能負責的政治領袖當權；(二)軍部的無能力，並迷信馬奇諾防線，以爲德軍必不能越過此線；(三)法國的財政與金融，由第一次歐戰以後並未恢復過來；(四)法軍所用陣地戰的技術，不適用於抵禦德軍的流動及閃擊戰。雖有上述理由，但仍舊不能解釋法國的戰敗，因法國人似已死心塌地，接受德國爲戰勝者而與之妥協；但有些民族，軍備遠遜於法國，雖遇強敵，卻不肯停止抗戰，如中國之抵抗日本，即是一個顯例。

(2) Ella K. Maillart: *Forbidden Journey: From Peking to Kashmir*. London, Wm Heinmann pp 309, 1936. 作者瑞士籍，應巴黎新聞報館之約，遊亞細亞中部，由北平出發，同行者有倫敦太晤士報記者 Peter Fleming，經蘭州、西寧、天山、青海（庫庫淖爾）、Tsoidam 高原、玉田（Khotan），新疆的一部、西藏的一部，越喜馬拉雅山，至印度，由德里乘飛機赴歐，約六個多月。經沙漠時一日平均行一五哩，乘機時，一日行一、五〇〇哩。描寫人民生活，地勢地形，偶爾談及政治。文筆甚佳，內容多聞所未聞。最惹社會學家的注意者有二事：（一）入青海後，普通食品是藏饅（Tsampa），開水煮沸後，水內有茶葉，食者用燕麥粉及牛油，以手做團，加沸茶湯食之，此習自青海至西藏俱有，（二）差不多與前述同一地帶的住民，逢主人留客住宿時，往往請女兒與客同眠，次日客去，留下褲帶一條，女如懷孕並有生育時，願意尋生父者以此為證，其父不能拒絕，此俗在綏遠亦有。本書作者所經之地，歷史上是馬古普羅遊程的一部，亦即中華與歐洲通商販運絲貨的航路，此俗或即由商人傳到綏遠一帶亦未可知。

揮山記事（三二、四、二九）

揮山記事 (Scott of the Shan Hill) 是 Scott 夫人記其丈夫在緬甸的生平。司高脫是蘇格蘭人，其一生在緬甸工作，對於緬甸劃歸英屬一事，有偉大的貢獻。緬甸與安南暹羅劃界時，亦任劃界大臣。至對於中國的關係，即中緬劃界一事最為重要。司高脫忠於英國，字裏行間，時時透露，對於劃界自然時時為英國打算。關於景東的地勢與人情風俗的描寫，為我國冊籍所未載，

並云將普洱茶送給英皇后，當時稱爲有名的土產，足見普洱茶早已名揚海外。有些民風值得社會學者的注意，例如未開化的 *Man* 族，以取得人的頭顱爲榮，往往割下人頭，置於木之上端，成一單行，立於入村的路口，少者數十木，多者逾二百木。司高脫死於一九三五年，本書於次年出版。

印度人口普查（三二、五、十三）

印度一九四一年的人口普查，其結果最近公布(British Embassy, Broadcast News Bulletin, May 10, 1943)，全國總人口有三八八個百萬，自一九三一以來已增五〇個百萬。識字人數已加百分之七〇，全國識字者等於總人口的百分之二二，最顯著的增加是女子識字者，自百分之二，增至百分之五。自一九三一年以來市鎮化大有長進，十萬人的市由三五增五八。在一九三一年大市內居住的人口等於九個百萬，現增至一六又二分之一個百萬。以民族論，Hindus 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六，回教人佔百分之二，四，其餘爲少數民族，內中印度人信耶教者佔百分之二・五。

蒙古遊記（三二、五、十三）

Owen Lattimore 近著蒙古遊記(Mongal Journeys)，由倫敦 Jonathan Cape 出版(1941, pp 284)，內中最有趣的一章是著者參加成吉思汗大祭的典禮，地點在鄂爾多斯。不但這是稀有的機會，且由此可以知道許多歷史上，社會上有價值的禮節。本書不僅是遊記，且是供給社會學資料的一部著作。書中記載許多故事，內中有一段是涉及成吉思汗的死，據傳說他是被『紅

城女子』刺死的。這件故事有好幾種傳說，對於每一種書中俱有敘述，俱饒興趣。社會學者最注意的恐怕是遊牧民族的習慣，書中所提到的甚多，有一事特別可以注意，即已嫁婦不能走近祭祀的帳篷，例如夏至大祭（Oho o the Summer Solstice），未嫁女則無此禁忌，表明已嫁婦已非本族的女子，本族的神也不保佑她們了。

『決不半途而廢』（三二、五、二三）

著者時服務於倫敦美國大使館，目擊德國空軍轟炸倫敦及其他英國市鎮。英雖遭遇重大損失。但著者以爲依照英國民族性的表現，英決抗戰到底，不致半途妥協。書中詳述德人殘暴，作爲找軍事目標而施行轟炸，實際被炸之處，往往並無軍事機關或設備。德人破壞倫敦市東區，意在引起貧民對英政府的反感，結果適得其反，使其更加緊團結，因此著者預料英國的抗戰『決不半途而廢』。

俄國遊記（三二、五、二六）

英國議員 Henry Norman 著俄國遊記一書（All the Russias）一九〇二年出版，共四五七面，書店爲 Heinemann。此書有幾種特點：（一）著者文筆清順而暢達，善長於描寫，使讀者得着深刻的印象。（二）著者在書內插入許多攝影，是他自己所照的，最美者是文人托爾斯德的便裝像，及 Samarkand 的回教各建築如禮拜堂墳墓等。（三）著者所敘述的俄國實包括許多民族，各民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習慣生活方式等，不啻無數小國，因此俄國實可分作許多國或許

多讀者，但其政治單位是整個的。

馬來亞華僑史綱要書評

姚枏氏近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三二面附表六面參考書目二面民國三二年商務版）一小冊，對於馬來亞華僑問題，供給些有用的材料，其材料來源，大致出於我國的書籍及西人的著述。內有一部份材料，平常不易看到，經著者搜集後，在參考方面可以得着便利。該小冊名曰『馬來亞華僑史綱要』，實際作者並未簡敘遷徙歷史或馬來亞華僑發展史，僅將華僑問題內作者認為重要的部份，分節研究。以後者的觀點言，有些地方亦可商榷，例如：（一）馬來亞華僑的社會組織與生活，作者除於『僑團』部份略述外（約佔二面）餘無討論。（二）『會黨與猪仔』雖係值得討論的問題，但因限於篇幅，是否應在本小冊中提出，頗成疑問，至於應否幾佔小冊五分之一（附表除外）更屬可以辯論之點。（三）本小冊材料的分配殊欠均勻。例如華僑經濟的討論僅佔四面（附表除外），與他節材料相比，已嫌不稱。而學校問題其重要性決不減於經濟，但僅佔一面，實嫌過少。

作者對於馬來亞華僑問題，除蒐集重要事實見於中外書籍者外，益以作者歷年在南洋的經驗，分類簡述，堪為我國關於南洋問題參考資料之一種。

人口學原理書評（三二、十二、二十四）

人口學原理（南方日報出版社，民國二七年印行，共一二章三六二面，外加參考書目一六

面)本書由『譯』『編』與『著』三種工作湊成，『編』佔最大部份，『譯』次之，『著』的成分不多，因著者自己的見解與研究，比較少見。本書主要材料是由中西文有關人口問題各著作引用的。非特材料係由他書得來，有時連見解或觀點亦是別人的。因各書的觀點或所用的名辭不一致，著者於本書中亦往往有矛盾的觀點或不一致的名辭。關於名辭部份舉例如下：社會學 (p 234) 又稱羣學 (p 168) 生產率 (p 127) 又稱生育率 (p 312) 優生學 (p 217) 又稱優種學 (p 216) 區別生產率又稱軒輊生育率 (p 265) 重農學派 (p 26) (Physiocrats) 又稱自然學派 (p 216) 生育節制 (p 254) 又稱產兒限制 (p 264) 等。至於本書各部，可分節簡評如下：(一)本書以『原理』命名，其實專論人口學說者僅三章，其餘九章俱係事實的討論。雖由事實的分析，可以得着原理與原則，但其量不多，且純粹原理的討論，所佔篇幅很少。至於事實的討論，有時嫌取捨失據，或分量欠當。例如著者討論人口的遷移(第十一章)時，對於我國華僑的材料似嫌太多，致與其他材料不稱(雖著者曾旅居荷蘭屬地(p 286)關於華僑當然特別感覺興趣)。(二)著者在有些地方，似缺批評的態度，我們的印象是，著者一見材料，往往拉雜亂書，不問所取的材料是否可靠，或是否大致已為學術界所公認，或所引材料，是否可以成為本書的一部，與他部完全配合。(a)對於可靠性有疑問者如我國歷史上的戶籍制度(p 196—200)及身材體重智力對於遺傳及環境的關係(p 220—28)。(b)所引材料與本書章法顯有不合者，如中國時(p 258—9)及珊格夫人的論述(p 259—60)。(c)非學術討論以不引入本書為是者(如創造的

死），(p 250—1)，(三)觀點欠清，組織欠嚴密，第十章大部份係關於節育的討論，但討論人口限制的方法時，卻泛論一般的方法而節育僅佔一小部份。關於人口限制的理由，著者初則列舉贊成與反對兩派的理由，繼則駁斥反對派。著者顯是贊成節育者，何必浪費筆墨，列舉反對派的理由呢？(四)有些重要事實，似不應有錯誤。例如：(a)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p 3)，(b)中國人民的向外遷移，較世界任何一國都早，移民的總數，亦較世界任何一國為大……(p 283)。(c)中國移民以海洋洲(即南洋)及澳洲為最多，(p 290)(按此與本書)(p 288)衝突。

延安一月(三四、二、二十四)

南京新民報主筆趙超構著，民國三三年一月出版，書中可以注意之點如下：(1)延安民間有秧歌，由男女少年參加，如跳舞，俗名扭秧歌。最著名的民間故事為『兄妹開荒』，最著名的時事為『動員起來』。

(2)人民的生活，因共產黨的命令，已漸標準化，很少個人的活動，對於這一點，作者表示遺憾。

(3)教育方針注意三事，即：(甲)羣衆學校注意羣衆的訓練，包括村市的成人與兒童。(乙)初級幹部的訓練，包括區與鄉的幹部。(丙)中級幹部的訓練，包括專門學校(如邊區政府工作人員的訓練)。這些學校俱注重訓練，其用意必在宣傳共產主義無疑。

(4) 婚姻法：(甲)結婚者得在鄉政府登記並領證書，患花柳病者不准結婚。(乙)非婚子女，與婚生子女享同等的權利，不得歧視，經生母證實其生父者政府得強制其生父，負責教育。(5)土地政策：有些縣已將土地重新分配，但遭人民反對，因此取消土地充公的政策。大半的縣份未曾實行分配，只減租減息。對於公荒實行『誰懇誰得』的辦法，土地的買賣，典押，及繼承，現俱實行。

(6) 變工隊（包括機工及唐將班子）是鄉間的換工制度，特別行於農忙時。採集體勞動制，人力畜力俱可交換。

(7) 工廠：近世工廠正在萌芽。尚停住於木質機器的應用。

(8) 勞動英雄：已選出的英雄包括農業、打鹽、工業、部隊及合作社各類。公約如下：『發展自己經濟，幫助別人生產，領導變工機工，創立模範鄉村，爭取耕二除一，自己首先完成，擁護咱們軍隊，攪好自衛民兵，切忌虛偽誇張，承當勞動英雄。』

(9) 三三制：中共十大政策之一（邊區施政綱領），敘述與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者合作，使其參加邊區行政及管理，共產黨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10) 新民主主義：綱領仍採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但實行民主集中制，以便真正代表民意。新民主主義認為是共產黨的現在的綱領，或最低綱領；而將來的社會主義是共產黨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新民主主義是共產黨領導各革命階級達到專政的綱領。

第九章 抗戰建國

我國在抗戰期間，所習聞的口號莫如『抗戰建國』，自盧溝橋事變以來，整個國家無日不在抗戰之中，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在戎馬倥傯之際，同時要推行建國的設施，一定會遭遇許多的困難。的確，戰時及戰後的各種建設方案與實施程序，不斷的在研究討論與施行中，這顯示政府與關心國事的個人有堅強的決心，並有百折不撓的毅力，實係抗戰所表現的積極精神。余自掌教清華以來，已歷二十三年，平素對於人口及勞工兩問題，深感興趣，並即以此課後進。自抗戰軍興，隨校旅居雲南；上課而外，對於有些研究工作，實較戰前更為加緊。中央政府為討論及決定國策時（如社會政策），余曾屢次被約赴會，參加愚見。雲南省政府為推行戶政，亦曾約余合作，俱在本章內簡述之；以示政府對於社會建設的努力，及余個人對於社會建設的意見。至於各種研究的嘗試，則戰時亦並不比戰前缺乏機會。凡此諸端，俱足以表示學術與行政機關，有合作的需要，藉收切磋琢磨之益。

（甲）全國主計會議

國民政府主計處，召開第一次全國主計會議，會期自民國三十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

余以顧問名義被約出席，二月二十一日由昆飛渝，三月十日由渝飛還，簡述其印像如下：

本次會議，以國民政府大禮堂爲會場。自去夏以來，此禮堂被炸八次。凡大禮堂，銓殺處，主計處，大門俱屢次被炸，惟文官處未遭殃。已炸各處隨時修理，至今尚有數屋無頂，以席棚蓋之。爲防敵機空襲，本會議會場預先準備三處，但因霧大，開會期間未遇警報。余在渝共十八日，因此平安度過。國府後首有極堅固的防空洞，洞有三出口，洞內最高處約有三丈，寬處四人可並行。洞內有電燈，有長椅，兩旁用小圓木架起，約每隔一尺有圓木一根，上面緊貼洞壁處亦用圓木橫鋪，兩圓木相離不到一尺。

主計會議有會員一百五十人，除主計處所屬歲計局會計局統計局職員外，尚有專員及各省主辦會計統計人員。會議性質分大會及小組會，余入第三組即統計組爲召集人之一。其餘召集人爲王仲武（交通部統計長）及吳大鈞（統計局長）。本會議共通過議案二百三十餘，屬於會計者爲最多，統計議案較少，歲計爲最少。統計部份余所最感興趣者爲人口普查及相關問題，如下所述。

人口普查案爲提案一四七號，由余提出，經大會通過交主計處參酌辦理，原文另錄，尙有一案由陳長蘅衛挺生諸君提出，經大會通過，議決以民國三十年起各縣試辦人口普查，自三十二年一起，各省試辦人口普查，自民國三十六年起，全國試辦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後每隔十年舉辦一次。此外尙有一案由劉南溟君提出，由陳長蘅，鄭堯梓及余副署，經大會通過，此案提議

編製經驗生命表，以我國人壽保險公司的實際資料爲根據，統計局對於此案亦表示深刻的興趣。

人口普查案先在第三組討論，費時一小時半，在各案中佔時較長（統計局所提統計方案，佔時最長，討論三次，共費約九小時）。余以國情普查研究所，在呈買的工作爲根據。提議在抗戰期間，以四川貴州及雲南爲人口普查試驗區，其辦法如下：（甲）請立法院，內政部，統計局，會同商籌施行辦法，（乙）請與學術機關合作，妥擬技術方案，（丙）請國民政府指定經費。小組會同仁認本議案爲本會議基本議案之一，原則贊同，但對於實際的困難，有人特別提出下列意見：行政者以搜集自己所需用材料爲最高目的，對於學術的研究不感覺深切的興趣。余的答復是，人口普查的主要內容，政府的需要與學術界相符，並無衝突。目前四川省政府與統計局商議，聯合舉辦選縣人口普查，經費各出二十萬，其特點在利用人口普查，同時編製保甲。蔣委員長曾有手令限四川省於三月底以前，把保甲編完，否則自民政廳長起，皆須受處份。因此四川省於最短期內舉辦人口普查。

余所提人口普查案，經大會討論後通過，其文如下：人口問題的基本事實。通常可由現代式的人口普查得之。這些事實，對於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設施有重要的貢獻。民主政治的選舉，往往以人數爲標準，例如國會議員。政府實行抽稅時，或以人數爲根據，如人頭稅；或以人民的經濟能力爲基礎，如所得稅。至於一國的強弱貧富，大概可由全人口的社會狀況表現出來，如教育職業低能殘廢等。前述各項，大致屬於人口普查的範圍，在我國尙欠精確的統計與

報告。已往各省的戶口調查，大致方法欠妥，且關於技術人員的訓練，調查與整理的步驟，亦未能整齊劃一。近年來雖有現代式人口普查的嘗試，但往往規模狹小，難期普遍應用。因此我國政府，對於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設施，感覺根據的缺乏，我國的社會科學，感覺發展的困難。況且目下國難當前，關於人口，尤有急待研究的項目，例如壯丁的選拔，兵士的數目，保甲的編制，均須依賴可靠的人口統計，至於食糧的產量與運銷。天然富源的蘊藏與利用，亦屬與人口普查有聯繫的研究。爲今日計，莫如以四川、貴州、雲南三省爲人口普查試驗區，在每省之內，按政治、經濟與社會情形，選出若干縣份，舉行現代式的人口普查及進行相關的研究。此種試驗工作即可作全國人口普查的根據。既以適應長期抗戰的需要，并爲戰後確定政府各項設施的標準，及樹立我國社會科學的基礎。關於實現上述人口普查的辦法，下列三端急待進行：（甲）請立法院，內政部，統計局會同籌備，妥擬計劃。（乙）請與學術機關合作，詳討實施的具體方法及調查與整理的技術，設法訓練關於人口普查的各項人才，以資應用。（丙）請國民政府指定經費，以貫徹前述的計劃。

本會議於二十五日閉會，是晚中央統計聯合會，在上清寺松鶴樓宴會會員若干人，特別是統計同仁，席間吳大鈞兄報告統計局在合川縣沙溪鎮及北碚金剛碑的人口普查試驗；前者包括七百戶，後者包括八萬餘人。據說金剛碑面積自南至北約二十餘里，東西亦相若。人口富有流動性，外來的機關約有一八〇，此外尚有駐軍。調查時採用集中查記法，調查員在一適中地點坐

候，令保甲長帶戶長報到，聽候查填，另一部份由戶長自填（如外來機關）。用上述辦法每日可查白三十戶至五十戶，五日內可以查完。吳君以爲呈貢的挨戶查問，最長的時間須五十日，似嫌太長。余謂此乃因山間村落，人口稀少且交通不便所致，不是一般的情形。吳君又提實際人口應與住所人口並查，特別如遇調查時期過長，人口必有移動。余謂我國是農業社會，人口富於固定性，自以住所人口爲比較適宜，但在大市鎮，工商業發達區域，可另作實際人口調查，以資比較。

二十六日晨九時在統計局開統計人員談話會，專論人口普查問題。關於技術問題陳伯修與余所提出者大致相同，包括下列各項：（1）調查法（挨戶調查），（2）戶的分類（應否預先決定），（3）人口性質（住所與實際普查），（4）普查日（舊曆年或雙十節以後），（5）調查員（小學教員及保甲長的利用），（6）調查項目（限於人口，以簡明扼要爲主。由統計局擬定表格，各省縣市一致採用），（7）中央指導與技術合作（統計局內設國情普查設計委員會）。是日鈞局長提出幾個實際問題，請求各省主辦統計人員答復：（一）大會決議於民國三十年起始試辦縣人口普查，有困難否？（無，並決議每省於三十年度試辦三縣），（2）是否須待鄉鎮組織健全以後才辦人口普查？（否）（3）三十年度辦人口普查時是否附帶人事登記？（應附帶並接辦簡易的人事登記），（4）人口普查與保甲編製，須合辦或分辦？（不分）（5）已辦一縣人口普查，到全省舉辦時該縣是否再查？（再查）

余於空閒時，乘機與各省統計人員詳談，福建統計長杜俊東，廣西統計長陽明炤，四川統計長李景清前在清華時曾從余上課，對於呈貢的人口普查甚感興趣，並允歸任後設法推行。山西統計主任劉治乾原名莊，爲余在清華時舊同學，低余一級，亦願嘗試。陝西統計主任李儂諸暨人，曾在湯恩伯部下多年，爲余言湯軍駐在地，必先作調查，以查人口實數，壯丁確數等，因此對於調查已有經驗。此次到陝不久，但對於人口普查感覺興趣，自信能說服省長，於短期內舉行人口普查。浙江統計主任闕家駱，去年畢業於計政學院，高等考試及格，年三十許，雖於統計無經驗，但精敏並富幹才，自述願於相當期間試辦人口普查。

行政院縣政計劃委員會戶口組於三月四日在李家花園開會，修正戶籍法施行細則，其重要之點如下：（一）戶籍法規定之人事登記事項，先辦出生死亡結婚及離婚登記，（二）關於死亡原因，請衛生機關協助，（三）全省分縣分鄉之戶籍與人事統計由省政府統計機關分別統計。開會前一日伯修與余訪李伯英主任委員，即在其宅午餐，開會時余首次遇見許世瑛醫師。

三月五日伯修與余受戶口組之委託，在美專校街十七號修正戶籍及人事登記報告表，盡量簡單化，以便縣政計劃委員會呈行政院請求批准。余一面函吳景超兄囑轉告行政院陳之邁兄說明修正的經過。

主計會議閒話（三十、三、十五）

二月二十四日國府 林主席親臨主計會議訓話，內有警闢語如下：馮申公云：『爲政不在

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又引曾濬生語屬勉各會員云：『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

國府紀念週林主席爲主席，孫哲生院長演講，介紹蘇聯合作制度及事業。

孔副院長於二月二十四日到會演講，對於會計統計工作，勸審慎從事，用『諸葛一生都謹慎，呂端大事不胡塗』爲喻。又以會計及統計的學理與技術，時時推陳出新，引財政部某君遊美時，其老教授告以下面一段話：『What I taught twenty years ago is now thrown overboard. Don't quote me any more.』

二月二十四日，有三議案係關於改善主計機構者，注重充實職權，並討論主計處的隸屬問題。提案人希望提高並加強主計處的地位，反對者以爲上述提議，會使主計處根本動搖，反對者發表富於談諧的言論，拿隸屬問題譬作父母結合，譬作胎兒的先天問題，對於該問題胎兒自己不能顧問，一般人聽之未免發噱。

主計處草成工作報告，請大會通過，有些會員，未閱內容，誤以爲大會宣言，起立發言云：『本席贊成將宣言內容通過，文字交秘書處修正。』

主計處於開會前請貴州省政府派會計統計人員出席，省府覆電謂該省尙未設立超然主計制度，不能派人參加，所需報告另函附送，會員中有人臨時動議，有人連署，文字有一段云：『貴州省政府弁髦中央政令，不奉行主計制度，來電拒絕參加全國主計會議，應請國民政府嚴令譴責並飭依限設置以重計政』，及秘書長宣讀貴州省政府電文，連署者紛紛撤消，本案保留。

開會儀式中有會員代表答詞，推余擔任，詞云：『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業已施行福國利民的要政多種。內中最能表現民生主義的，要算社會政策與主計制度，主計制度已經成立十年。在這十年之內，機構逐漸完成，工作逐漸進步。本會議秉承總裁及主席訓示，在主計長領導之下，開第一次全國會議，檢討已往的工作，計劃將來的發展。本會議同仁，就各人職務以內各種歲計會計統計問題，提出議案，互相討論。對於有些會計及統計問題，已經得着解決的辦法。對於其他的會計及統計問題，或喚起主管當局的注意，或提醒專家的研究，以便對於將來的解決辦法有所貢獻。這些非但於會計統計的應用方面，開闢新的途徑，即對於學理的研究，亦供給實際資料。本席服務於大學十八年，平素注重學理的討論，對於本會議深感興趣並獲實益，覺得政府的計政，與學術界業已發生兩層的聯繫，因本會業已決議向學校建議，在會計統計課程中增加教材，並且議定期舉行人口普查及國勢調查，以期樹立我國社會科學的廣大基礎，本席感覺本會議對於個人頗有裨益，諒其他同仁必有同感。主計長於十年之內，勞苦辛勤，熱心指導，各同仁非常感謝。本席敬請各同仁起立，向主計長致敬。』

重慶機關參觀

(1)合作社 中央黨部消費合作社在上清寺，民國二十九年五月成立，幹事部有職員十一人，社員八百人。股票每股五元，股息七厘。資金六千元，黨部借來二萬元，一年營業五萬元，贏餘八千元。贏餘百分之二〇作為公積金，百分之一〇充職員酬勞金，百分之二〇為公益

金，百分之五〇分配爲社員紅利。社中經售日用必需品以米炭油爲大宗。大部份貨品由平價購銷處來，有一部份（如肥皂）由生產合作社來。社員買貨低於市價百分之二〇，憑交易證及買貨發票結算，當場結清。非社員買貨略低於市價，不分紅利。

大陽溝消費合作社成立於民國二十年一月，股金一萬六千元，自建立後周轉資金六千元，每日營業一千元，社員與非社員俱可買貨。前者憑交易證於年中分紅利後者則無。社員俱住大陽溝鎮，此爲鎮合作社，已有社員八百人。目下該社計劃試辦計口授糧制，糧食由糧食管理會來，該社只管分配，不管來源。按政府規定，每石米價批發與零售相差九元，內運費五元，利潤四元。該社售米時即將利潤減少。

（2）工廠 豫豐紗廠（三十、三、七）原廠在河南鄭州，穆藕初氏所經營。抗戰以後遷重慶沙坪壩，今已在新址營業三年，現爲中國銀行企業。棉花有百分之二五，一部份自四川遂寧來，有一部份自陝西咸陽來。目下交通不便，自陝西來者每斤運費約合國幣一元。廠內有女工一、九〇〇人，男工人八〇〇人，工資每人每日最高三・〇〇，最低一・二〇，伙食男工人每月出一七・〇〇女工人出四・〇〇，餘由工廠貼補。每擔米工人自出一二・〇〇，餘由廠貼，以市價計，每擔米廠貼三八・〇〇。工人分兩班，每班工作時間十二小時，工人每月休息四日，但不按星期日休息。

渝鑫鋼鐵廠（三十、三、七）工人約七百名，內有技工三百，工資每人每月最高三・〇〇元

最低一・二〇元。工人有眷屬者每人每月貼四〇元，無眷屬者一〇元，工人有宿舍，不取宿資。電爐每日出鋼八噸，本廠供給兵工廠軍需如鋼鐵件品，現從事製造平射炮，製各種鋼條拉絲等。

重慶見聞雜記

余自珊瑚壩飛機場下來以後，向重慶一望，看見一般的房屋俱沿山築成，坐車經過市中心，如都郵街，新街口，觀音岩等，見有許多房屋已被炸毀，有些小屋正在殘垣中重新建起。每日似聞炮聲，實係開鑿防空洞時所用的炸藥。重慶的防空洞，多而且好，據說全市的防空洞可容三十萬人。香港政府近派人往重慶參觀防空洞。山邊依石鑿洞，小者容十餘人，大者容數百人。

余住曾家岩五十一號軍事委員會招待所，其下有堅固的防空洞，此洞在石岩下，岩高約三丈，岩底鑿空成洞，能容一百人。

早點用荳漿，每瓶三角，約有小茶杯一杯半。油條每條二角。午飯與晚飯常有朋友來約，每人點一菜，在飯館中吃飯，每人約需五元。

某晨余在上清市菜場，見有人買活鯽魚，每尾約重一兩，每斤四元五角。買主顧余曰：『活魚尙便宜，可買一些。』鯽魚在十二兩以上者每斤九元。據云長江與嘉陵江，因水流甚急，出魚不多。魚多由湖沼得來，近因漁夫改業，出魚少而魚價高。

米每斗十五斤，價十六元五角，豬肉每斤二元四角，牛肉相似，蠶豆每斤六角。

社會系畢業同學，各級俱有，少數找到適當的位置，多數雖有事，工作乏興趣，待遇亦不甚佳。一般的同學，喜歡跳機關，每跳一次，於待遇有增加，於工作無進步。

某畢業同學來見，哭述政府工作的乏味，並云閱歷尙少，受人愚弄。余勸其入研究所工作，二日後再來，所述和以前不符，究竟是何用意，莫明其妙。

有一部份同學，感覺清華畢業生，在各業與各機關，俱有相當勢力，但缺乏領袖。清華同學的職務，所佔的位置大致是次要的，很少是佔最要的地位者。

向社會部的建議

社會部由中央黨部遷出改隸行政院，以谷正綱先生爲部長。余此次出席主計會議，谷部長約余在部午餐，並與部中負責人相談，有次長，司長，統計長等共七人，垂詢部中亟應舉辦的工作，余建議如下：（1）於最近期內設立工廠檢查人員訓練所，於後方創設工廠檢查制度，使工廠檢查人員得到職業的保障，不隨政治力量而進退。工廠檢查制度應與郵電海關一樣，作爲專門職業。部長原則贊成。余介紹張天開君爲專員，負責計劃此事。（2）舉行家庭預算調查，以工人及農夫爲研究對象。社會部爲實行社會政策的機關，必須特別注重工人與農夫，於可能範圍內必須調查大量的家庭。所需要的零售物價報告，可採用他機關的工作，不必自行調查，但社會部可自編工人與農夫的生活費指數。

余爲社會行政計劃委員之一，該會已決定建議教育部，恢復社會系，充實課程如增加社會

行政等課。同時建議社會部於地方政府增設社會行政的機構，於省設社會處，於縣設社會科。孔庸之副院長某夜在嘉陵館宴客，被約者爲糧食會議及主計會議會員，約二百人，用西餐，並由各人自己取菜，孔副院長報告云：今晨顧少川大使自巴黎來信，內述旅館中生活概況。旅客用咖啡時，無牛奶與方糖，吃麵包時不用牛油，頭等旅館尙且如此。出外去買襯衫褲，問了幾家百貨商店，無貨。法國人每人每月，政府只准吃牛肉二兩，好的食品都送給軍隊裏去了。』

(乙)內政部各省市戶籍幹部人員訓練班

內政部召集各省市戶籍主管人員，到重慶受訓；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始業，十一月十五日結束，受訓者四十一人，分佈如下：閩(一)贛(三)鄂(二)康(二)粵(三)桂(二)浙(一)豫(二)甘(二)青(二)皖(三)湘(一)陝(三)黔(二)滇(二)川(一)此外四川巴縣送二人，江北縣送一人，重慶市送三人，內政部送二人隨班聽講。另有巴縣虎溪鄉戶籍幹事，以余書記名義聽講，大部份教官由內政部主管長官充任。立法委員陳長蘅被聘爲專任教官，余被聘爲專任教官兼實習指導。余於九月二十二日飛渝，次日起始授課。戶籍班設在陳家橋虎溪河老木樅胥宇中學內。十月二十一日起始實習，十一月二日實習止。四日起開始統計，至十二日完畢。余授課三星期，每星期十二小時，內容講人口普查及人事登記。以虎溪鄉爲實習區，據鄉公所報告，該鄉有二八保三〇〇甲三、五三六戶，二八、五五三人。但依實習的結果，計有本籍戶四、七一二戶，二

三、七九〇人，寄籍戶，二〇〇戶，八三五人。據說當民國二十九年，川省編保甲時，共費國幣約一千萬元，虎溪鄉是內政部所在地，但戶與口數與本次實習所得者相差甚大，雖保甲戶與戶籍法的戶性質不同，但編保甲時，漏戶與漏口情形，實在太多，由前述的數字，可以概見。巴縣爲東川大縣之一，有鄉鎮六三，約十三萬戶，人數約有九十萬。民國三十一年縣預算爲國幣五百三十八萬元。虎溪鄉前任鄉長，曾負責辦軍糧，吞公款十餘萬元，棄職潛逃。

虎溪鄉是邱陵地，無村落，各戶散居，普通每戶居一院落，俗稱院子。院子的構成大致如下：最低處爲水田，田中終年有水，每年僅種水稻一季，秋收後用水養田，農人四犁四扒，俱用水牛；因田內積水不乾，所以蟲災甚少見。農人對於面積，不以畝計，但講收成，以擔計，如幾石穀子等。老石一斗合三市斗，每老斗約四十二市斤，一市斗合十四市斤。

水田埂上栽黃豆或菜或麥。高於水田者爲旱田，種麥、豆、紅薯，花生及其他雜糧。更高處爲小山，栽桔樹、桐子樹、松樹、杉樹。過此小山爲另一院子，所有土地與水田大致類似。除虎溪河外，不見河或湖，農民不能蓄水，賴雨以灌溉。下雨時甚多，一年四季雨量甚勻且甚充足。陽曆十月末卽有霧。晨起在田埂上走時，面前見微細雨點，卽是霧，九時以後，天始清朗。

虎溪鄉地勢低窪，爲瘡疾區。

虎溪鄉實習時，將學員分十組，每組四人，山區兩組，每組擔任兩保。餘每組擔任三保。

每組以保公所爲辦公地點。每組推一人爲組長，餘三人爲組員，每一組爲一隊，以學員爲隊長，餘由保長一人（或甲長一人）及小學教員一人爲隊員。保甲長負領導之責，教員負記錄之責。實習工作分兩部：即戶的調查（工作完畢接辦戶籍登記）及人事登記。俱以戶籍法爲基礎。此鄉有保甲戶口清冊，實習時即作爲藍本，惜保甲的戶與戶籍法的戶性質不盡同。前者爲經濟戶，後者爲血統戶，因此保甲戶口清冊往往不適用。

民法一一二二條稱家者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爲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又一一二三條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爲家屬；雖非家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爲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爲親屬。戶籍法八條即根據上述規定稱戶籍之編造以一家爲一戶，雖屬一家而異居者各爲一戶（戶籍法施行細則五條雖同居而已分產者各爲一戶）。

保甲的編製，有主要目的二，即：（1）派款，（2）查究奸小。按（1）無錢者不能立戶（如寡婦一人，貧者不立戶，富者立戶）；按（2）流動人口必須編入，且必須予以注意，因此保甲必須常編，往往一年一次。依上述，保甲戶的個人，以經濟狀況爲標準，有時候個人可以漏填（故意的或非故意的），有時候戶亦可以漏填，有時候戶可以併合起來（例如甲戶三人，俱爲農工，與鄰居乙戶兩人鐵匠鋪學徒，併成一戶，以便派款時，各人可以減輕經濟的負擔）。

新橋保近山，山上有三甲，共四三戶，俱爲窮戶。地處兩保之間，兩保長互相推讓，不願接受此三甲。某保長曰：「三甲不能舉出一個甲長來，其窮可知。本人自然不願意將他們加入

本保，因為他們負擔不起經濟的責任；但地方如有小偷，說不定就是他們去做」。

保甲的編製往往不合理，例如（1）同院三戶，內二戶屬於一甲，一戶屬於二甲。（2）同院五戶，內三戶屬十二甲，二戶屬十四甲。（3）同院四戶，內一戶屬虎溪鄉，三戶屬曾家鄉。

保甲戶與戶籍法的戶既然不同，由下列一表可以顯示：按表，虎溪鄉二八保的戶數分保列書。以第一保論依保甲冊共有一八七戶；但依實習的結果，計有本籍戶二二〇戶，寄籍戶零戶。餘保所有戶數見下表：

保	別	虎溪鄉保甲冊中所列戶數	實習後所查得戶數		
			本籍	寄籍	籍
一		一八七	二二〇		〇
二		一六四	二一六		〇
三		一一〇	一五〇		二
四		一四九	一六九		九五
五		一二二	二五三		一一
六		一一六	一九三		一一
七		九〇	一四一		〇

二	一	一三一	一九七	一〇
二	〇	一五八	二四〇	三
一	九	九八	一五七	〇
一	八	八五	一八四	一
一	七	九八	二八四	六
一	六	一六〇	二二一	〇
一	五	一四五	一七〇	一
一	四	九八	一〇二	四
一	三	九〇	九八	二
一	二	一一七	一一五	一
一	一	一二八	一三九	三
一	〇	一五七	一七〇	〇
九	—	一六〇	二〇六	〇
八	—	一二四	一五六	四

二	八	一三〇	一二六	四
二	七	一一五	一二七	〇
二	六	一三五	一四五	〇
二	五	一〇五	一二一	二
二	四	一一三	一四〇	一
二	三	一二一	一四七	一五
二	二	一三〇	一四五	二四

漏戶之例見前表，漏口之例再擇要述之如下：

(一)一四保小屋基二甲

戶長

圓

男

五十一歲

妻

李氏

女

四十八歲

子

十三歲

子

十二歲

女

八歲

子

二十六歲

子

二十四歲

女	二歲
孫	二歲
子	二十八歲
媳	二十七歲
孫	三歲

曲線以右者爲保甲戶口清冊所載人數，曲線以左者爲實習時經學員屢次追問，該戶吐實報告的人數。隱瞞各人中有壯丁兩名，一爲二八歲，一爲二六歲。

(二)二四保田家屋基

戶長	賈	男	七十六歲
妻			七十四歲
子			三十八歲
媳			三十四歲
傭丁		男	五十六歲
親家		女	六十四歲

下列各人經學員詢問後，該戶吐實報告者。

孫	七歲
次孫	五歲
孫女	十四歲
孫女	

○歲（三十年七月三十日生）

(三)二八保 甲龍家增

戶長

龍

男

六十五歲

(妻)

四十二歲

三十年一月續絃。

(長子)

四十二歲

碧山縣布商，過山即是碧山界，離家僅六里。

(次子)

三十八歲

碧山縣烟店店主。

(三子)

三十三歲

碧山縣烟店店主。

長媳

三十二歲

因保甲冊有此人，乃追問之，先問出姪子，由姪子問出他人。

(次媳)

三十一歲

(三媳)

三十歲

隨夫在碧山。

長孫

六歲

(次孫)

五歲

三孫

三歲

長孫女

十五歲

二孫女

十一歲

三孫女

八歲

四孫女

七歲

(五孫女)

四歲

戶長二弟

六十二歲

戶長三弟

五十七歲

此戶住於山中，過山即碧山縣，兒子三人俱屬壯丁年齡，俱隱而不報。經戶調班學員查出後，戶長懼壯丁被征

不敢向保公所聲請設籍辦戶籍登記，經勸解後始照辦。按保甲冊此戶有十人，依實習結果該戶共有十八人。名外加括弧者係隱瞞的人數。

本調查最不準確的項目當推年齡。際此全國抗戰之時，內政部主辦戶籍及人事登記，一般的鄉民俱誤認為藉此來抽壯丁。此次戶訓班學員受訓，一律着軍服（因中央各種訓練班俱採用軍訓管理），當學員臨門調查時，往往被鄉民誤認為軍人。最不幸者，當鄉公所於九月二十三日開實習籌備會議時，內政部某視察員發表下面的演說：「這一次的調查務須確實，某家有幾丁，有幾口？有租穀多少擔？務須據實報告，特別是本鄉有名的紳士（列舉最有名者三戶）。如果有隱瞞，將來查出後定，要懲罰。」余聽之不寒而慄，因人民方疑政府藉調查來派款或抽丁，此君對於這兩事，彷彿「不打自招」，使人民的疑懼得着實據，當然對於實習要發生惡劣的影響。

虎溪鄉以甲子紀年，俗稱「年頭」，一般的人民以實足年齡來計算歲數。但學員問年齡時，有許多人以不知甲子對，老年男女大概能說甲子及年齡，壯年與少年男子，往往只記得年齡不記得甲子。第二十八保在山中，有一二六戶，幾乎每人能說甲子；餘二十七保的居民，大都不知甲子，顯係隱瞞年齡，因說報年齡易，說報甲子難；前者因無出生證，難以證實；後者說報甲子後，尚須說報年齡，使與所說報的甲子符合，比較困難。隱瞞與說報年齡的例甚多，今述其顯著者於下：

(二)調查員見老婦，問長女幾歲？答一九歲。問她在那裏？答在地上採菜。調查員隨後見一小姑娘，問：幾歲？答一一歲。調查員轉詰老婦，答曰：「我們對於年齡，大半是隨便說的；她報一一歲，你就填一一歲好啦！」

(二)老婦有子三人，長子二二歲。媳一八歲；次子一四歲，三子一〇歲，各人俱在本鄉。父在貴陽經商已十九年，未曾回家過一次，每年到陰曆年底，寄款到家。(如上述報告可靠的話，次子與三子何由而生？)

(三)壯年男子入門，調查員問：幾歲？答三八歲，不知甲子。調查員曰：「不像是三八歲人，你的年齡決計要小些」，余從屋旁上前曰：「我與老兄同年，我亦是三八歲。」此人把我自上至下，看過一遍，笑而不言。知我的年齡決計大於三八歲。調查員續問：已婚否？答：已婚，婦二七歲。問：已婚幾年？答：「已婚六年，結婚時二六歲。」如果所答屬實，此人應為三二歲。

(四)

戶長	何	男	三十九歲
妻	李氏		三十歲
母	童氏		五十歲
子	大娃		一歲
戶長二弟	陸揚		三十二歲

母親五十歲不能有三十九歲の子。

三弟

吉昌

二十五歲

四弟

隆西

十二歲

五弟

何老五

十五歲

五弟十五歲四弟才十二歲。

調查方法自以直接訪問爲原則，調查員須親到每戶加以調查，並須向每人直接訪問。有時調查員偷懶，把被調查者集中在一處，爲每戶派來代表一人，調查員向此代表問戶內各人。曲水寺近山各戶，被集中在一處，調查員用三小時四十五分的時間共查四二戶。對於漏戶，漏人，謊報年齡，謊報廢疾等自然格外容易。

調查員以保甲戶口清冊爲藍本，每日工作七小時，平均調查四〇戶，二〇五人。此種調查大體上係校誤的工作，按照冊上每人添補，改誤或刪除項目，當然要比每項新填者爲省時間。但清冊有時漏戶，漏人；且項目與戶籍及人事登記不同。冊上除姓名與性別外，他項俱須更動，因此所省功夫不多，且修改後冊內字跡難辨，錯誤因此增加。

調查所需時間，各組不一，舉例如下。一四保學員一人隊長甲長一人，保隊附一人，二一日查二三戶，每戶用一〇分鐘，二二日查四四戶，二三日查四〇戶。一七保二一日查四二戶二〇三人，用六小時二八分，行路除外。二二日查四六戶二四七人，用六小時二三分，行路除外。二三日查五六戶二八〇人，用七小時三六分，行路除外。二四日查三二戶一六一人，用四小時一四分，行路除外。

調查所需的時間，舉例如下：

(一)

查戶(改保甲冊)	戶	數人	數	所需時間(分)	每戶平均需時(分)	每人平均需時(分)
		五二	二五二	五四五	一〇・五	二・二

(二)

院	子戸	數人	口	數	每戸調査所需時間(時)	每人所需時間(分)
一		六	二五	一・〇〇	二・〇	
二		三	一〇	〇・二五	二・五	
三		一	一一	〇・二〇	一・八	
四		一六	四五	一・四五	一・〇	
五		三	一五	〇・三五	三・〇	
六		二	一八	〇・二三	一・〇	
七		三	三五	〇・四五	一・〇	
八		一	五	〇・〇七	一・〇	

〇	三	一七	〇・一五	〇・九
一	一	五	〇・一三	一・八
二	三	一七	〇・二〇	一・二

另一組的日記如下：二四保二一日查二四戶，二二日查二九戶，二三日查四一戶，二四日查四三戶，平均每查一戶約一五分鐘，行路除外。各戶散居，兩戶相隔約半里。二八保二二日查房子二〇幢二九戶一三三人，二三日查房子三六幢六二戶二一六人，二四日查房子一六幢三三戶一三三人，此保為山地，一幢房子等於他保的一個院子，工作時間約自天明至昏黑，吃飯時間除外。

下列一組在平地工作，住戶俱屬農民，近虎溪場。(一)隊二一日上午查四一戶二〇八人，下午查一九戶一〇二人，二二日查三六戶二〇二人，二三日上午查一〇戶六一人，是日下午整理表格，二四日逢虎溪場趕場，本隊停止調查，在保公所整理表格。二五日上午查一五戶七三人，下午整理表格。(二)隊二二日上午查二二戶，下午查一六戶，二三日上午查一三戶八七人，下午查一五戶七九人，二四日整理表格，二五日上午查一四戶八六人，下午一三戶七〇人。(三)隊二一日上午查三四戶二三二人，下午一七戶一〇四人。二二日上午查四二戶二六四人，下午二三戶一二三人，二三日上午查二二戶一三七人，下午一九戶一一五人，二四日休息，二

五日上午查二二戶一三五人，下午二〇戶一〇八人。(四)陳二一日查三四戶二三二人，二二日查二五戶一〇五人，二三日查一八戶八〇人，二四日查一〇戶六一人，二四日整理表格。

戶籍登記分四種，即設籍，除籍，轉籍，遷徙是。本次實習，僅有設籍一種，設籍分三類如下：本籍，寄籍，及暫居戶。某甲住居滿三年者得設本籍，滿六個月者得設寄籍，不滿六個月者稱暫居戶。某甲有原籍時，可以原籍爲本籍，以現在住所（滿三年）爲寄籍；如撤銷原籍得於現住地設寄籍。某甲同時不得有兩本籍或兩寄籍。舉例如下：

本籍

(一)王士恆自有田十畝，自耕。他的父親即在巴縣居住，至今已五十年，可設本籍。

(二)張有禮原籍安徽，抗戰以後遷居巴縣，在內政部任技正，並在虎溪鄉置有房屋，作爲眷屬居住之用。張向第一保公所聲明，撤銷安徽原籍，請求在巴縣設本籍。

寄籍

(一)趙天龍成都縣人，父母兄弟住於成都市，天龍本人住於巴縣，并在虎溪場開五金店，已滿六年，妻子亦住在店內，天龍可設寄籍。

(二)孫一鳴湖南人，原來供職南京，任交通部無線電報局拍電員。近隨局遷重慶，在陳家橋任原職已三年又四個月，妻子住於陳家橋。孫願保留湖南原籍，得在巴縣設寄籍。

暫居戶

虎溪場店主錢明新，有夥友劉安亮，大足縣人，在店兩年，妻子住於大足縣城，本人住在店內。尚有徒弟范大朋，碧山縣人，未婚，在店已二十個月。劉與范在巴縣俱無住所，以店爲住所。二人可設暫居戶，以店主錢明新爲戶長，並爲聲請義務人。

內政部近處，有臨時家庭，俗稱「僞組織」。大致因夫人在淪陷區，丈夫與本地女子戀愛，發生夫婦的關係組織家庭。此女子不能填「妾」，因自民國十八年民法公布以來，妾無法律地位。此女子既與丈夫同居，並永久共同生活，可填「家屬」。調查員至某宅，老婦在家，調查畢，老婦領調查員至一旁屋，起竹簾曰：「我家尚有寶貝」。調查員視之，見髻齡美女。老婦問曰：「如何填法」？答曰：「家屬」。調查員問曰：「擔任那樣職務？」老婦曰：「寶貝只會吃飯，沒有職務！」

金鑑秋三十一歲，東方中學任庶務。父介眉，叔父春巖，二人同炊，鑑秋亦同炊。春巖無子，故鑑秋娶二妻，段氏在民國二十一年娶，爲介眉之媳。鑑秋於三年後又娶歐陽氏爲春巖之媳，俗稱「兼祧」，民法規定一人不得有二妻，因此歐陽氏無法律地位，歐陽氏與戶長的關係，認爲「家屬」。

戶籍聲請書須由聲請義務人（通常是戶長）填好交保長，保長交鄉鎮公所戶籍主任，登入戶籍登記簿。此簿一戶一張。戶籍簿正本存鄉鎮公所，副本照抄後存縣政府。戶籍登記辦妥後，接辦人事登記。今年春當主計會議時，行政院縣行政計劃委員會乘便開會，修改戶籍法施

行細則，余提議先辦出生，死亡，婚姻及遷徙四項，議決通過。後經內政部修改，定爲出生、死亡、結婚、離婚；將遷徙一項歸入戶籍登記。

學員實習僅兩星期，每隊以保爲單位。恐在此少數人口中，短期內無人事登記事項，因此學員得不到實習機會。余乃規定凡民國三十年陰曆正月初一日起，該保內如有出生、死亡、結婚、離婚，俱可作人事登記。結果僅有一組（三保）不依規定，擅自以調查期間作爲人事登記期間。

戶籍及人事登記有二主要問題：（一）主管人對於表格內各問題的了解。（二）辦理戶籍及人事登記所需的時間與經費。對於第一問題，各省市的學員，似無大困難，因俱係戶政主管人員；但每組的助理員往往不甚了解，這些助理員，包括保長、甲長、小學教員與年長的學生等。將來各省舉辦時，人選當亦不外保甲長及小學教員，因此所用表格是否適宜，值得考慮。戶籍聲請書與登記簿，有同樣的項目，且填寫時較容易。人事聲請書與登記簿內所有項目，全與戶籍聲請書相同，但因用一樣的聲請書來填寫性質不同的人事登記，困難較多，錯誤較易。例如當事人一項在出生登記爲嬰兒，在結婚登記爲新郎與新娘；又如關係人一項在出生登記可以是嬰兒的父母或監護人；在結婚登記包括男女家的家長，主婚人，證婚人，介紹人等。又按表格，關於死亡登記的：（一）症狀，（二）死亡原因，無法可填。因此有些學員，以爲不如用呈報及昇陽的人事登記表，每項一張，既簡便並可減少錯誤。

關於所需工作人員及經費一層，實習時每組俱有記載，今擇要述之如下：

類	別	數人	數	所需時間(分數)	每戶平均所需時間(分)	每人平均所需時間(分)
抄錄戶籍登記簿	別	七二	三三九	一、〇七五	一四・九	三・二
抄錄戶籍登記簿	別	七二	三三九	八三五	一一・六	二・五

抄寫戶籍登記簿時，曾舉行小規模測驗兩次，結果如下：

第一測驗				
每人寫人	表數	每份表人口數	每份表所需時間(分)	每人所需時間(分)
甲	一	四	一〇	二
	一	六	一二	二
	一	四	一二・〇	三・〇
乙	一	五	一四・〇	二・八
	一	八	一九・〇	二・五
	一	四	一三・〇	三・二五
丙	一	五	一三・〇	二・六
第二測驗				
甲	六		一四・五	
	一一		一六・八	
乙	六		一四・〇	
	六		一八・〇	
丙	九		二二・四	

人事登記因各種理由容易脫漏，特別是抗戰期間，戶長往往故意不報，下即最顯著的例子。第二十四保三甲杜家，戶長（男）四八歲，妻三七歲，長子一一歲，次子一〇歲，主子七歲，四子一歲，女八歲。各人俱由妻報填，末云長子已死，死期爲民國三十年陰曆四月一日，調查員取出死亡登記書，告家人曰：「按民法，人的權利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此人既死，應作死亡登記。」三日後該戶長到保公所對保長云：「長子未死，請撤銷死亡登記」：保長追問之，調查員來時，何以報告長子已死？答曰：「妻見穿軍服者入門，疑是辦兵差者。此長子年紀二〇歲，正直壯丁年齡。」俗有迷信，拿活人報作死人，於本人及家中不利，故請改正。

調查未開始時，先開保民大會，宣傳調查目的及解釋各項辦法。某保開會時，保幹事爲主席，讀 國父遺囑，認 國父爲耶教信徒，先作禱告，後行禮，並靜默。

實習討論會

實習自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日，以後學員返戶訓班，開討論會兩次，每次參加者有陳伯修兄及學員全體。第一次關於戶籍及人事登記冊簿的討論，要點如下：

出生、死亡、婚姻用同樣的聲請書，但各項對於當事人，關係人，聲請義務人不是一樣的。填寫時容易發生錯誤。

戶籍及人事登記簿缺婚姻狀況欄，有時關於戶內各人的婚姻狀況不能填寫。

戶籍法規定，凡數目字用中文大寫，但關於聲請書及登記簿號數似無須如此規定。

死亡登記於登記事項欄應添關於死亡的項目如下：（甲）症狀，（乙）死亡原因，（丙）醫師診斷。

聲請書與登記簿的天地應規定，冊簿的長短與大小應規定。原來規定登記簿每本一百張，不適用，應改爲出生與死亡每種各訂一冊，結婚離婚各訂一冊。

聲請書有一五行，無須如此之多，因婚姻登記所需行數最多，但八行已足。項目中有格子太小者，例如年月日一格太小，填時大部分兩行寫，有人分三行寫。

第二次討論會分兩部：（甲）關於保甲戶口清冊。保甲用經濟戶，戶長大致爲尊親，男戶長雖久離家，有時亦仍作戶長。戶內各人填寫時無一定次序。最大的缺點爲併戶，凡在一院住者姓張與姓李，爲派款便利起見，可併入一戶。第二缺點爲臨時性，保甲須每年改編，注重流動人口。今年編戶時按地理形勢列第一戶及第二戶等。到六月時，第一戶內臨時加二戶，把原來第二戶改作第四戶，增加戶太多以後，把原來戶數弄得十分凌亂。第三缺點爲立戶以經濟力爲標準，不以人口爲標準：某甲有財產在巴縣，雖人不在巴縣，可在巴縣立戶，某乙人在巴縣，因赤貧，不能立戶，往往與他人併戶。某院共住一五戶，只有一個門牌，因不能出錢者多，所以僅立一戶。保甲之偏重各戶的經濟能力，難以想像。

各省俱有保甲，十四省戶籍人員，俱在本省辦保甲，保甲冊普通備兩份，一存縣，一存鄉鎮公所（四省備三份，加保公所一份）。

(乙)戶籍法及施行細則：戶籍法規定血統戶（保甲之船戶、棚戶、臨時戶、特編戶等往往可以歸入本法的普通戶）。但無公共戶，因此與戶口普查條例（分普通戶，營業戶，公共戶）不同。人事登記先辦出生、死亡、結婚、離婚。戶籍法應普遍施行，意即全國施行，免得甲省舉辦，乙省不辦，易起參差不齊之弊。

關於遷徙，戶籍法有四四及四五兩條，內政部又有暫居戶口登記辦法。余謂遷民與徙民，以單身人爲多，單身人大概尚未立戶，因此遷徙問題屬於戶籍法範圍內者，僅屬一小部份。又遷民與徙民，有時是長期住居者，因此亦非暫居戶口。陳伯修兄以爲戶籍法已充分包括遷徙問題，並舉民法兩條爲證據，但此種證據似尙不能推翻余的意見，親屬編一、一二七條云請求由家分離之已成年或雖未成年而已結婚之家屬，可以遷徙。又一、一二八條云由家長令其由家分離之已成年及雖未成年而已結婚之家屬，均得依戶籍法爲設籍，轉籍或遷徙登記之聲請。

(丙)雲南環湖市縣戶籍示範實施委員會

(a)緣起 當內政部主辦戶籍人員訓練班時，周惺甫部長，對於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的工作，深感興趣。余即乘機建議與內政部及雲南省政府合作，在雲南舉辦戶籍示範工作，以利戶政的推行而宏學術的研究，經周部長及張蕓鳴次長同意後，余即草擬『雲南環湖市縣戶籍示範實施委員會組織大綱』。周部長乃於民國三十年十月八日致函雲南省龍志丹主席，提出合

作辦法。龍主席於十月二十九日復函贊成，一面電行政院將兼院長，呈戶籍示範計劃大綱，一面請周部長面請蔣兼院長批准計劃，並請撥款補助。龍主席呈蔣院長電文有一段云：『查清華大學在雲南設國情普查研究所，從事戶籍調查及人事登記實驗，凡三年於茲；對於研討方法，訓練人材，改進技術，節省經費各點，確有成效。在呈貢昆陽兩縣業已舉行人口調查，人事登記，農業普查，貢獻行政機關及學術研究。本省政府認爲此項工作，對於內政教育國防衛生等的設施，俱關係至鉅，擬與內政部及該校合作，設戶籍示範區，由呈貢昆陽擴充至隣縣，以利戶政的推行。』同時龍主席致周部長函云：『頃電蔣院長報告本省政府現正籌備與貴部，及清華大學合作，設雲南省環湖市縣戶籍示範實施委員會，試辦戶籍調查及人事登記實驗工作，以利戶政的推行。除附呈電稿外，將該委員會組織大綱草案，另紙抄奉，請求面呈蔣兼院長。至於經費除由本省政府及清華大學合籌十萬元外，擬請貴部轉請行政院核撥二十萬元，以資補助。』同年十二月二日周部長致余函，述雲南戶籍示範計劃，業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行政院第五四一次會議通過，中央補助費照數發給。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四日，環湖市縣戶籍實施委員會在清華大學昆明辦事處舉行預備會，由雲南省民政廳李子厚廳長主席，出席者有內政部代表張慕鵬次長，清華大學梅月涵校長，民政廳王子祐科長，李景漢戴世光兩教授及余，主要議決案如下：（一）本會簡章按內政部呈行政院原文修正通過。（丑）本會依照簡章由內政部雲南省政府及清華大學分別遴選十五人組織之。

(寅)決定以昆明市昆明縣昆陽縣及晉寧縣爲戶籍示範區。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九日本會在雲南省民政廳開成立會，由李子厚廳長主席，龍主席頒賜訓詞，張尊鵬次長，梅月涵校長及余均有演說。是日接開本會第一次會議，主要議決案如下：(子)決定戶籍工作人員的訓練日期(包括監察員調查員登記員及管理員，并限於二月十五日以前訓練結束。)(丑)決定以三月一日(即陰曆正月十五日)爲戶口普查及設籍開始日期。(寅)通過預算。(卯)通過調查隊的組織。(辰)決定本會任期爲一年。

(b)監察員的訓練 本所自民國二十八年成立以來，業已在呈貢舉辦人口普查農業普查及人事登記，每次調查員由本所訓練當地小學教員充任，自第一次工作結束以後，並約成績較佳者常川在所內服務，稱練習生，現時擔任職務者有十人。自民國三十年春，本所推廣人事登記於昆陽，設辦事處，招收練習生六人，此次舉行戶籍示範工作，除本所練習生十六人外，尙就呈貢縣已受訓並已有經驗的小學教員中調用二十五人，在文廟受訓，日期爲自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受訓期間由會中供給伙食，每人每日以國幣三元計。伙食由文廟原有飯團經理，民廳第三科科員楊文定及馬培圻，前余往重慶時曾被派在戶訓班聽講，此次亦約來參加受訓，並擔任分組討論時的指導工作。受訓完畢時戶籍委員會即發委任令，於受訓者擇優委爲監察員，分配如下：(一)昆明市十三人，(二)昆明縣十六人，(三)晉寧縣四人，(四)昆陽縣六人，內昆陽部份即係本所辦事處練習生，監察員訓練班課程表列后：

監察員訓練班課程表

日	點	七至八	八至九	九至十	十一至十二	一至二	二至三	六至八
二十七(二)	地方自治	戶籍法	戶籍法	調查員須知	調查員須知	調查員須知	調查員須知	討論調查
二十八(三)	調查員須知	調查員須知	調查員須知	填表實習(調查)	填表實習(調查)	填表實習(調查)	填表實習(調查)	死亡原因
二十九(四)	戶籍人事登記	戶籍人事登記	戶籍人事登記	填表實習(登記)	填表實習(登記)	填表實習(登記)	填表實習(登記)	討論登記
三十(五)	監察員須知	監察員須知	監察員須知	監察員須知	討論(監察員須知)	討論(監察員須知)	討論(監察員須知)	宣傳、法發給證件用品

(c) 調查員與管理員的訓練(三一、二、二十一)

(一)晉寧 一月三十一日畢正祥與余自呈貢騎馬赴晉寧，約二十五公里，共行四小時半，暫居於民教館，揣其情形，以爲余等決不至到得如此之早，因余住處事前毫無準備，余等至後，自己打掃房屋，整理畢，至縣府，適有人打長途電話云：『告訴呈貢陳所長，晉寧訓練班各事全多準備好了。』余聞此語，不覺一笑，因余等已看過文廟，地點雖經指定，但室內空空，全無準備。第二日晨起，畢與余往文廟清掃，余取樹枝及小刀開舊式鐵鎖五把，然後將屋內打掃乾淨，取出草席曬之，旋拿鐵錘釘好飯桌兩張，並接洽借鋪板六十副。二月一日下午離返

巷、李紹敏、李椿、張汝培至，分工合作，準備大致就緒。二月二日全縣小學教員應該報到。是日縣城是街期，但午前無人報到。下午一時以後，兩三人成羣到文廟內來觀望，有人吸草煙，有人持旱煙管，無一人帶鋪蓋者。本縣的通令業已說明每人須自備筆墨及鋪蓋，振菴與余俱云：『非拿鋪蓋來，不能報到。』下午五時有一位教員，酒氣薰人，對余曰：『余家離縣城五十里，今日不能返家取鋪蓋，請求通融，准許今夜在文廟和朋友同睡，明日託人去取鋪蓋。』今日來報到的人數中，有三分之一未拿鋪蓋，原因有下列數點：（1）從前凡遇集會，大致只須在簽名簿上畫到，報到以後來聽講與否，可以自由，（2）有些人在家時與他人同床，往往沒有數餘的被褥，（3）有些教員在縣城有親友，可以寄宿並與人同睡。二月三日晨六時起床，全體排隊由軍事教官率領至西門外河溝洗冷水臉，有些教員不帶洗面用具及牙刷。余洗面畢，置嗽口杯及牙刷於橋上，某教員取兩者而用之。歸時遇老婦對人云：這些是老師們，約有四十位來往，他們甚有精神，剛才洗了冷水臉回來呢！今日第一日上課，余擔任戶籍及人事登記，共講六小時，即自七時至十時（十至十一時開早飯），及自十二時至三時（三至四開晚飯），旋余至衛生院請盛院長演講死亡原因，方在院中長櫬坐下，有一狗來臥於櫬下，不久余覺頸徐徐移動，以手拉之，見頸下邊背而部份已被咬破約四寸。二月四日晨七時余出東門步行向盤龍寺走去，經三十分到山脚有一盤龍寺橫匾。由萬松寺直奔山頂，至樂師殿，內有茶樹二：高約一丈五尺，每樹開花近一千朵，人如牡丹，色紅。由殿前半地可遙望昆明湖，距離約十里，過

殿另一小道下山行，有雷神殿，斗母宮，紫金台（內供觀音），房屋大致破舊，無足觀者，又下山爲正殿卽祖師殿。此殿稱咒龍台，相傳元至元七年蓮峯禪師遊晉寧東山見龍潭，謂可建寺，咒龍遷徙。龍去水滴，遂建寺。台有龕，香火鼎盛。明嘉靖十三年建兩廊，後有其他建築。祖師殿下爲大雄寶殿，殿前有梅一，高約三丈，分二幹，徑逾二尺。方丈云，此梅係蓮峯所手栽。萬松寺前有一楹聯，劍川趙藩撰，周鍾嶽作隸書，文云：『唐時遺構萬松寺，古學分宗三大師。』民國十五年立，晨八時三刻下山至山脚，九時一刻返文廟。晉寧縣政府大堂前有一聯，措詞甚有趣，文云：訟庭看花落，喜案頭政簡刑輕，無煩桔桔拘人罪；囹圄盼草生，羨邑中民良士秀，幸免縲絏禁獄冤。知州事戴奇勳撰時光緒丁酉年。

此次晉寧受訓，有小學教員七二人，被派爲調查員者計五十六人，鄉鎮長四人，民政幹事二人，保長四七人，小學教員計受訓九日，其餘計二日，課程表如下：

科目	時間	星期							
			七至八	八至九	九至十	十至十一	十一至十二	一至二	二至三
一	戶籍人事登記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討論（戶）
二	登記填表實習	全	全	全	改或登記填表分組	全	全	全	討論（戶）
三	調查須知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四	調查填表實習	全	全	調查填表分組	全	全	討論(調)
五	調查填表實習	全	全	調查填表分組	全	全	討論(調)
六	調查實習	全	全	測驗	全	全	戶籍登記聲明書填表實習
七	地方自治	戶籍法	戶籍人事登記須知	測驗	測驗	登記須知討論	宣傳品發給

經費分目如下：(甲)訓練辦公費一四六・二〇元，教職員來往旅費共計二六六・二〇元，(丙)訓練班伙食計三、〇八二・四五元，(丁)臨時雇用工人(衛兵二人伙伙四人零工七人)用七天，餘自一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日每日每人約三元，計一五三元，總計三、六四七・八五元。米每升(本地斗)計一四，五元，猪肉每斤七元，柴每百斤一七元，開十二桌飯，每桌八人，用米八升(每升八斤)。訓練班連辦事人及受訓者人數最多時一百四十五人。

(二)昆明市 二月七日晨十時二十分，余自昆明南門乘西南運輸處卡車至昆明東門外三公里處，車費二五元為司機『私貨』俗稱『釣黃魚』。找挑夫擔行李到北門街，景漢告余昆明訓練班概況如下：(1)社會局孟立人局長因本市小學教員的缺乏，招考壯丁受訓，於二月三日起在武成路華山小學上課，(2)本市物價高貴，監察員每人每日發津貼七元，打破每日三元之例。(3)周榮德伴監察員十三人住於華山小學內，以資照料。(4)有人到訓練班對於訓練提出批評。要點列下：(甲)課程表排列欠佳，因戶籍法僅一小時，且排在末一日。余謂戶籍法係專門

法律，一般調查員（小學教員）大致不能了解，勢難於短期內作詳盡的解釋。由該法內提出於戶口調查最有關係者若干條粗解之就是。此課排在末日，俾調查員與管理員（保長）可以同時聽講。（乙）訓練班所用者為民國二十年所頒布的戶籍法，而非二十三年的修正者。余曾比較研究，將其不同之點註明，但所修正者僅屬不重要的字句，去年余自內政部帶回的修正本，曾與之比較，知漏文七條，其餘條文內有若干錯字，近已全數更正。李成謨兄演講戶口普查條例時，認為戶籍法的修正條款，僅有騎縫蓋印一事，雖實際所修正者不止於此，但所修正者，俱無關宏旨，確係事實。（丙）戶籍登記聲請書中不應採用符號。此點余曾注意，並已於參加晉寧及昆陽訓練班時，在戶籍及人事登記須知中，逐條加以更正，並擬囑昆明市及昆明縣兩隊照改。

二月八日晨八時至十二時，余參加昆明市調查員實習。第十一監察區監察員周沛率調查員七人，分配在民權街調查，第十二監察區監察員昌用五調查員七人，分配在洪化橋，第十三監察區監察員蔡錫恩率調查員十五人分配在富春街。調查員中僅有小學教員一人，餘為考取的壯丁。壯丁流品不齊，識字不多，余所見者有鞋匠，成衣匠，紙烟店主，農夫，保長候補人等。戶口調查表填寫時錯誤甚多，其顯著者如下：（1）婚姻欄有些人誤填，因此同是一人可以有下列情形：未婚及配偶，離婚及鰥寡。（2）教育程度欄填『軍戒』意指軍界，（3）行業欄錯誤最多。有些人把行業與職務俱填『自營』，有些人在行業欄填『皮草』，意即皮衣莊，在職務欄填國民兵，意即皮衣莊中有人正當國民兵。晚孟局長召市府負責人開會，報告壯丁不能

勝任的情形。余謂彼等是烏合之衆，決難充任戶口調查員，遂提議恢復原定計劃，俟其餘三單位調查完畢，調用其調查員。景漢榮德附議，市府各人贊成。

二月九日，景漢兄因昨夜吐瀉，促余代講戶籍法及戶口調查，時間爲自八時三十分至十時五十五分，聽講者爲區鎮長保長警察約二五〇人。榮德接講人事登記及地方自治。下午一時半戶訓班結束。余返辦公室，囑昆明市縣監察員按余所提出各點，修改戶籍及人事登記講義。

二月十日晨八時至十二時閱畢人口問題學期試卷一六本，及讀書報告一六本（本學期尚有報告一六本，前已閱畢），勞工問題學期試卷一〇本，讀書報告一〇本，另一〇本前已閱，經評定分數後即自送至成績股登記。順便至系辦公室一覽，入門見統計圖一張，自牆上墮地，又見碎紙滿屋，知辦公室久無人去，爲余任教十九年以來所罕見的情形。

二月十一日清華以節約儲蓄券十二萬元向富滇新銀行借到八萬元，以李子厚廳長及梅月涵先生作保人，月息一分，以六個月爲期。此款因中央撥款二十萬元未到，暫爲戶籍示範委員會借用。下午姚佛同與余往民廳，交借款合同，請蓋章，余並致廳長函，報告四單位戶訓班經過情形，孟局長在海棠春宴戶籍會一部份職員，報告市府已決定提高小學教員待遇，由每月薪金一〇五元加至二〇〇元。

二月十二日晨七時至玉龍堆袁宅問周惺甫部長住處，即往太和街太和飯店，時晨八點四十五分，有人掃地，周出門已十五分鐘。余在臥室坐待，適教育廳周栗齋秘書至，告余曰「余前

肄業日本京都大學時有友人與君同姓名』。余曰『此事甚巧』，可述其略於下。民國十九年春，余應夏威夷大學之請，講學半年，歸時經日本，過京都時，往訪同志社大學某教授，因此君前亦在夏威夷大學講學。此教授告余曰，「余已約京都大學某教授同餐，因係閣下所熟識者。」某教授至，不相識，乃曰『前有與君同姓名者在本大學習經濟』。余曰『民國十四年時美國洛氏基金團，曾指派委員會在中國各大市調查社會情形。余爲委員之一，並於旅行武昌時與陳君相遇。』余離京都後，即乘火車至高麗，抵京城，寓朝鮮飯店，該處的旅客名單每日在報紙披露，一日某女士以電話告曰『老友經此，前來相訪。』不久有扣門者，余啓門視之，一女士與余對立，笑而不言。余請入內，適我國駐高麗副領事在座，時以日語助我解釋。余告以在京都所遇的趣事，知女士在京都求學時與陳君友善，並囑余返國見陳君時，轉達相念之意。

下午五時周部長返旅館，余報告戶籍示範工作大概，並云戶訓班分四個單位，已於十日結束，除昆明市外，成績尚佳。但中央允撥之二十萬元，恐不敷用，周部長表示可以追加預算，但雲南省政府與清華允出之十萬元，必需先付，然後向中央請求續加經費，方有正當理由。梅月涵先生適在太和飯店作證婚人，余即向周部長介紹。不久周部長，張西林廳長，熊迪之兄與余同赴李希堯處長公館晚餐，丁又秋廳長，袁藹耕先生與梅先生後至。晚十時梅先生與余同車返，余往孟局長宅，報告周部長允於二月十七日下午，向昆明市小學教員訓話，以資淬勵。

二月十五日舊曆元旦，老友虞謹庸長女佩曹，係本系學生。因今日遊石林，昨夜在我家住

宿。又研究生戴震東亦寄宿我家。旭人因復興公司與富華合併，於昨夜才還家。楊豫定於今夜聚餐，除全家各人外，尙約震東兄。今日呈貢過舊年，光景與往年同，門聯可注意者僅下列一件：遍觀天下皆春色，惟有我家只素風。

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周惺甫部長在武成路華山小學訓話，聽講者約七百人，有自治人員（保長）警察及小學教員七十餘人，演詞大概如下：戶籍行政爲庶政之本，內政部近已竭力注意戶政的推行，並勸本市小學教員努力參加，以完成戶籍示範的目標。對於末一點並聲明蔣委員長已在縣各級組織綱要裏闡明廣義的教育，以爲教育工作不僅指課室實包括社會服務及生活適應。且謂四川的戶籍工作，凡受教育界幫忙者，其成績較佳，因此昆明市小學教員可以得着鼓勵。余報告昆明市縣昆陽縣及晉甯縣戶訓班工作概況，並宣布昆明市重新訓練小學教員，自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以西門外市立中學爲食宿及授課處所。本會仍按每人每日津貼膳食費叁元，不足之數由市政府補給。表市長主席，到會者有清局長、孟局長、李景漢、戴世光、周榮德諸兄。

晚七時梅月涵先生與余在西倉坡設宴，到者有周部長、龔廳長、李希堯處長、孟局長、李景漢、戴世光、周榮德諸兄。周部長謂雲南舊習慣，往往有人於除夕聽吉利語。某家有得功名的兄弟二人，於除夕藏於門後，其父在門前經過曰：『明年一個人中舉，一個人中進士』，兄弟二人認爲這是父親的戲語，改換地方，向其宅邊門藏匿。鄰居一老人，因兒子淘氣，正厲聲責

備曰：『父親所說的話句句是真的，你要記着。』席間有人提出新年吃餌缺的習慣，說是雲南的古風。相傳昆明縣官渡鎮楊家的餌缺，春工最好，煮時不碎，吃時甚脆，且湯清不混。去年呈貢李悅立縣長送我們數箇，覺得比平常爲佳。我家舊曆元旦，從李嫂之說，全家亦吃餌缺。警務處長李希堯謂政府因抗戰期間禁人民放鞭炮，因此昆明市與呈貢新年鮮聞鞭炮聲。

昆明市政府爲鼓勵戶籍調查員起見，決意提高小學教員待遇，由每人每月一〇五元升至二〇〇元，各小學教員表示滿意，乃決定重新訓練戶籍調查員，日期自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地點借用小西門外市立中學。屆時報到者教員一五二人，校長二三人，以校長爲監察員，負管理之責。授課者有李景漢、周榮德、史國衡諸位。小學教員中女性者佔三分之二。有一位於聽課時哺乳，態度從容自若。每日開飯兩次，晨十時及晚四時。每桌八人，菜四味，即炒茨菇片，羅蔔肉片，豈芽菜，烏筍豆腐，外加苦菜湯。戶籍會津貼四、五〇〇元即前次訓練餘款，餘由市府補足。余謂本市訓練班伙食較其餘單位爲優。受訓者成績亦甚佳，於填表實習時可以看出。有幾位小學教員，並批評少數監察員，認爲他們有些問題，其了解能力尙不如小學教員。余謂女教員對於戶口調查特別適宜，因爲往家庭訪問時，常有與老婦人相談的機會，彼此可以暢所欲言，必可提高調查工作的可靠程度。

(b) 戶政宣傳 陽曆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舊正月初六至十四）爲宣傳期。宣傳方式如下：（1）政府布告，有民政廳告示，該告示共一、二四五字，其詳盡程度爲歷來告示中所罕

見，業於二月底邊分發各縣市。昆陽與晉甯，大部份於三月一日前接到，雖晉甯縣六街地方，遲至三月十三日余巡視至永甯鄉公所時尚未貼出。昆明市的告示亦遲至三月六日尚未貼出。昆陽縣政府的告示由汝江擬稿，縣府蓋印，曾於宣傳期內貼出。民政廳告示四〇〇份，分發於三縣一市，三分之二的保可分得一份。(2)戶政宣傳畫，一套四張，分別描寫戶口調查，出生，結婚及死亡，共印二〇〇套，約三分之一的保可分得一套。昆明市得三〇套，昆明縣得八〇套，昆陽縣得五〇套，晉甯縣得三五套，本會保存五套。昆明市二五鎮，論理每鎮可貼一套，但因分貼時欠有計劃，余僅在街要街面見過四套。昆陽縣與晉甯，除在熱鬧地段貼整套外，大致分散貼出，貼一張或兩張不等。汝江云：昆陽民衆最愛結婚畫，因畫中有新郎新娘，俱穿紅色衣，裝束悉按本地習慣。意義明顯，容易瞭解。其次爲出生畫，紙上端畫一個嬰兒。右邊站有甲長。甲長云『恭喜大小平安』；左邊站有戶長，戶長說：「請老師幫個忙，填寫出生登記。」(3)口頭宣傳：昆陽自元旦至中元節，花燈盛行。唱花燈者成戲班，自備行頭，講究者其服裝如下等演戲班，不講究者除女戲子用胭脂花粉外，餘人僅穿普通衣服。唱戲者沿村而行，遇有要唱的人家把他們留住，供食宿，另給低微的酬金。晝夜多可唱，夜間演唱時用燈，故曰花燈。戲場用廟或曠地，有搭台者，有不搭台者。戲有底本，或無底本。花燈戲取材於京戲，演戲或民間故事，普通的劇名有賣花記、殺子報、金鈴記、烈女傳、蟒蛇記、三孝記、安安送米、西京記、滴血成珠、張小二從軍、鎗斃羅小雲等。關於滴血成珠，劇情的大概如下：古成璧（夫）

趙慶堯（妻）遇亂久別，重見時妻欲顯其貞，滴血於杯，凝結成珠。張小二從軍是話劇，目下尙無脚本，唱者自編，鼓勵從軍。七七事變前，昆明日領館低級職員羅小雲，替日人收買書報等，供給消息，抗戰軍興，羅當漢奸，被本省政府鎗斃，無脚本。口頭宣傳者組成小隊，有保長，甲長，小學教員等，往往利用花燈機會，在唱戲之先演講，或於唱戲者休息時演講。（4）宣傳大會：宣傳會是口頭宣傳的一種，大致以保爲單位，由保長召集，出席者除保長外，有甲長戶長，監察員，調查員等。開會時或在晚間或利用街期。演講者或爲監察員或爲調查員。

（一）總幹事的巡視 當調查進行時，余以本會總幹事之名義在示範區各單位巡查，共計二次。第一次自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二日至十八日；第二次自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七日，其主要任務如下：（甲）視查工作進行的概況：各單位間的工作，務期平均發展，庶幾於結束時，在時間上不致前後相差太遠。（乙）糾正錯誤，交換意見，討論問題：凡由表格或調查員須知所發生的錯誤，必須隨時糾正。凡有各種問題或意見必須提出討論，以收切磋琢磨之益。（丙）指示新辦法，提高工作的正確性及統一性，對於過去的辦法，有時須加修正，對於新辦法有時必須增加。某一單位對於表或須知有不同的解釋，以至發生不同的結果，將來的統計及其他材料，即有缺乏統一性的可能，因此須及時更正，以期提高工作的正確性。（丁）提出工作改正的建議：隨時遇到改進工作的機會，即須提建議，使示範區各單位得到改良的利益。總幹事對於全部工作，應作提綱挈領的指導。

前述巡視，係繁重而費時間的工作。今就第二次巡視中，舉昆明縣玉案鄉及昆陽縣內甸及九渡鄉為例。

四月四日十時，余自昆明縣政府騎馬出發，十二時三十分到黑林鋪，張科長即在彼等候。過筑竹寺時，擬作第二次遊覽（第一次來遊時，在二十七年春），惜因中央軍官學校駐兵，余因未帶公函不得入。下午三點三十分到龍潭，即鄉公所所在地。自筑竹寺入山，約半小時，經龍打壩。此地四方有山，中有平原，夏日狂雨時，積水深數尺，不能行人者往往在一星期以上。水來時甚速而急，數小時內積水盈尺，俗稱龍打壩。下列各村雖不經過，但由其近處上山：左面有大花紅園，大麥芋，右面有路通富民。所經的村僅茨溝一處。玉案鄉共一四保，由龍潭北至富民界（松林村）三〇里，西至羅次界一〇〇里，俱是山路。一保與二保說民家語，包括大小村，多衣村，河尾村等。共三、〇〇〇人，三保與四保說夷語，包括麥芋，花紅園，茨溝等共四四〇人，五保、六保、七保及八保說黑夷語，最高處爲小安吉及明朗坡。九保、十保、十一保及十二保說白夷語，十三保及十四保說漢話。自九保至十四保巡視一次須八日，自一保至八保亦須八日，監察員蕭汝堦的巡視工作如下：九至十四保一次，三至四保三次，五、六、七、八保一次，一至二保近鄉公所，常往巡視。

五晨六時起抄表四個，余與蕭往多衣村抽查。各人中間自己談話時用民家語。表中年齡歲數俱、錯誤，間有與鸚鵡象相比時差兩三歲者，諒係記憶不清之故。生月與日有些人不能記

憶，有些人回答時與表中所載不同，錯誤約佔四分之一，表上戶中各人未照戶籍法親等次序排列者甚多，足見蕭未先審查表格然後囑調查員抄寫申請書。晨十時三十分騎馬出發，一時三十分到小安吉即八保公所，完全行於山中，山坡僅有人行道，路不平，有些地方不能騎馬。山溝裏偶爾有稻田，秧田下種在一個月前，秧已長至一寸半，因地高天冷，須先下種，否則栽稻難熟，山上有稻及麥，成績俱不佳，有些荳田所收的荳尚不夠荳種。山路甚小，運物時用背簍，背婦用木板一塊夾頸而行，無人挑担，山坡無壩子，多數居民以背柴爲生，一人背約八〇斤。山上有小叢林，無大樹。近小安吉處，樹較大較密，有炭窯。小安吉有小學校，於民國二十九年成立，稱明朗鄉第五初級小學，至三十年末已有畢業生六〇人，常年經費新演幣一、〇〇〇元（即國幣五百元）。由四村公有的松包及私人買賣樹木項下抽百分之一〇得來，有基金國幣一、四五〇元，有教員一人即由保長兼任，男生四二人，女生八人。

由小安吉（二八戶）至大安吉（四七戶）三里，至白漢廠（八戶）一五里，至濫泥簍（四〇戶）六里，至白望寨（六戶）一〇里，至利麥一〇里。

余攜調查表至村中抽查，覺得錯誤甚多，例如某戶太太姓熊誤爲姓李。又關於歲數，生月，教育及職業各欄，錯誤相當多。余對蕭曰：『調查員未曾到此村挨戶調查』，田長始吐實曰：『老師因兼任保長職務，往往不能離保公所，乃每戶召集戶長一人，集中於保公所舉行調查。』自龍潭至小安吉繞過三山，未翻山頂。

下午二時三十分離小安吉，五時至起台村，翻一山，往前行又越一山，六時十分到章白村（七保公所）七保教員前曾患病，近已愈，五保教員來取表冊，同進晚餐。用苦刺花作菜，爲余初次所嘗者，花似金雀花而小，色淡黃，生於刺樹，山中路旁甚多，吃飯時人人用市酒。保長曰：『我們白天辛苦，到晚間喝酒以活血，把苦處都忘記了，因此明天又可以吃苦，一天一天都如此過活。我早飯用酒四兩，晚飯用酒半斤。』八時四十五分保長伴余抽查，保長提菜油燈入一門，室內有六人，此室方約八尺，無燈，三人已蒙頭而臥，餘三人聚談，兩戶俱夷人，蕭間，由保長及老師翻譯，男子大致能說普通漢話，婦女不能，答案確實。又至一家，一人圍火堆而坐（樹枝燒灰成堆，散布在室內土地上），有男童七歲及五歲者各一人。答案與調查表幾完全相符。又至一家，五八歲的老者一人方洗腳，略懂漢語，因耳聾，往往所答非所問。

返老師宅，蕭糾正表中及聲請書錯誤。保長約余至廚房烤火，廚有兩眼灶用煙筒，灶門外有長方火坑長六尺寬三尺，坑內有樹桿二，上架柴，銅壺一，煮開水用，離坑一尺許有牀，高不及一尺。牀邊有草蹬，以稻草盤織而成。客來坐牀上與草蹬上烤火，火放在坑內壺底。今晚的閒話如下：保長說：『背炭者生活最苦，由羅次邊界背炭至龍潭，須步行一日，次日復背往昆明市去賣。在羅次買進時每一〇〇公斤一二〇元。在昆明賣出時，價加一倍，但十分辛苦。燒炭人相形之下，比較還舒服些，因無須長途旅行，不過他們不能穿好衣服，有時甚至裸體，他們要時時在炭窯旁邊，特別是由窯內取炭時，大約在雞鳴辰光。取炭不能遲半小時，否則木材

燒過火了，就變成灰燼，好在不是每晨出炭，乃隔一日或兩日出炭一次。鄉公所鄉丁云：『山中對於某種信仰，往往是很深的，例如：近鄉公所有一龍潭，水清而深，魚甚多，但無人敢入內捕魚，因據傳說，從前有捕魚者往往淹死潭內。惟到雨季水漲時，淺處亦有水，有些魚游出，鄉人用竹籬罩之，每尾五六斤不等。』老師云：『立章白約二〇五戶，一、〇〇〇人，主要職業是毡，村人自昆明市買羊毛，運入織帽及牀墊後，再帶至昆明去賣，因此幾乎每日有人入省。兩年半以前每牀墊約國幣五元，現售二〇〇元，村中水缺磽，患大騶子者男女約三〇人。』立章白地勢頗高，天氣甚冷，所種青菜，往往僅數寸，其他農作物亦不茂盛，蔬菜大致由馬街買來，馬街離此約四〇里，處於山脚平原。

晨一點十五分用消夜，有市酒，醃肉，炒苦菜，炒蒜苔，外有一特別菜即生田螺肉，用醋、薑、芝麻醬及香菜冷拌。余曰『在雲南已四年餘，在深夜用消夜者此為第一次。』餘人狂飲，飽食，醉後胡言亂語，往往一句話三翻四次的說去，人人一樣。例如：『減輕人民負擔，是我們的責任，這次辦理戶籍工作，有人說是讓老師們找些烟酒錢，其實主要的是保長對於開飯有辦法才能維持工作呢！』余約於一點四十分解衣睡在老師牀上，次日晨在襯衣上尋得白蟲五。

四月六日晨六時四十五分起，各人尚睡，余促人去找鄉丁，預備餵馬出發。有人聞聲即在夢中大聲曰：『這是睡的時候』。余洗臉後，同一盆水另外尚有二人用之。余呼籲起，向第五保

出發，至保公所，保長不在，辦事員亦未起牀，經二次催促始來，余等至白眉村學校，教員已返家三日尚未返，校設在魯班廟內，有一聯云：『孔子殿下賣文章，魯班門前弄大斧，敢是投師。』蕭與余向土底村行，行於豆田中，遇暴雨（晨八時至八時二十分），大雨滴自帽直流，上身因穿羊皮獵裝，雖溼未透，褲襠與皮鞋溼透，九時至某老師家，未起。蕭入廚烤火，余因雨後天氣轉冷，且半身盡溼，冷至發怔，不敢坐停，即往前行。上山坡，疾行四十五分，才覺回暖，保長派一馬隨後趕來，過山啞口，望見龍潭，下山行，十一時三十分到龍潭。午飯後十二時三十分離龍潭，下午三點零五分到筑竹寺山坡。鄉丁二人返，余下山，至黑林舖坐馬車，五時至大西門，返北門街寓所休息五分鐘往太和街李希堯處長公館拜訪周惺甫部長，不遇。

四月十日晨九時半，汝江與余向昆陽縣的內甸及九渡出發。在出發前，余於近縣城三里的儲英舍村宋家，見其正屋貼有供奉各神的牌位，足以指示鄉間一般的信仰，文云：

招財進寶，文武財神，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

勅封有感，奎罡淨神（罡音岡，道家稱北斗星曰天罡。）

天地國親師位，

東廚司命，灶王府君，

本家侍奉諸佛菩薩，

宋氏門中歷代宗親香席。

此家的信仰，與普通人家一樣，種類甚多，包括儒（孔子）佛（菩薩）道（奎罡）祖先（歷代宗親）等。所以我們的戶口調查表，列有信仰一問題，可謂與我國的民情適合。但此家最惹起我們注意的是，『天地國親師』的崇奉。自民國成立以來，民間把『君』易以『國』，實是共和精神逐漸普遍的象徵。

此家壁間掛『八百壯士開北奮戰圖』，圖有三色，係漢口統一街正興公司出品，臥室門上有一聯云：『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蓋其家長子是保國民小學的教員，文化水準較高於一般的鄉村家庭云。

汝江與余由昆陽縣城騎馬，沿昆玉汽車路南行，至和尚莊入小道，十二時三十分到寶山鄉公所（新街），一路平地，道旁秧田今日才見有撒穀種者。與余三日前在昆明縣玉案鄉所見者不同，彼時山鄉秧田內之秧，已高一寸半至二寸。

下午二時自新街出發，步行，找一人挑行李，經後所，從潘廉泉住宅旁走過，潘為內政部長長的副官，前月與余同乘公共汽車至昆陽，在昆明車站檢查行李時，余見潘箱內滿裝新式衣服及化妝品，如印花被單，新式手帕，西裝襯衫香水肥皂等。西裝襯衫諒為潘自用，餘則疑為其家人所用。潘本人架八角式眼鏡，純粹都市化。余以為其家內各人亦已接受都市化生活；那知

其兄爲保長，家中各人，尙完全是農村人物。潘在村時，本亦畔莊稼，數年前離村往昆明龍主席公館任勤務，後隨周部長往重慶充副官。今見其人，決不能想像其出身於農村，並且全家（連妻與兒女）尙完全是典型式的農村人物。足見社會環境對於一般人有深刻的影響，並以見文化失調問題的嚴重性。

後所經過後不久卽翻石官坡，這是高山，由山脚至山頂須四十分鐘，過此山卽內甸鄉界。因此山甚高，凡往內甸者稱爲『進內甸』，由內甸出來者稱爲『出縣』。此雖高山，但依雲南習俗，仍以『坡』名之。時賢描寫滇俗，有句云：『清泓一勺皆稱海，萬丈高山盡是坡』，頗爲逼近事實。山後經石壩不久卽至椿樹營，時四點三十分，因保公所無人，余等卽在一客店食宿。此客店爲一農家，五日一街，逢街子日賣飯，同時賣其他日用必需品，平日除非遇有來往客人，並無買賣。余等在四川人店中買些醃肉，在客店內請主人預備便飯。主人由菜園中摘苦菜，煮飯，是日天氣狂熱，飯後余飲水不停，此客店中間有天井，方約一丈，陰溝已塞，穢水積至三寸。右邊爲豬欄，旁爲雞欄。余等吃飯時，公雞由飯桌上飛過，飯後主人請余等入左室休息，室有兩牀，漆黑無光。夜間余時睡時醒，難以安眠，因臭蟲、跳蚤、蚊蟲大顯其身手。

蔣老師原籍昭通，遷此已六十年，在此任教。充一保二保及三保的調查員。調查早已完畢，但峨岩村尙有四十四戶未經調查，因彼處近有傳染病，俗稱酥疫病，患者大發熱，常思飲水，熱度不退，一星期後如眼珠發見紅點卽死，全村已死十餘人，一家人如一人患病，他人

遲早被傳染。椿樹營雖有二〇戶，本村及鄰近無醫生。蔣老師在此開設小舖，各式俱賣，入夏每年約銷奎甯丸五〇〇粒，萬金油八卦丹亦暢銷，今年因村中尙欠其去年的米貼，未肯接受任教之請求。

四月十一日晨七時由椿樹營騎馬出發，十時至老江河，下午一時三十分到夕陽街即內甸鄉公所。余因昨夜睡不佳，今日頭昏，便黃，神志迷糊，今日天熱風大。風中帶來熱悶之氣，一如熱帶日中時光景。夕陽街較低於椿樹營，昏熱遠過之。是否因四面有山，不通風之故，不得而知。余即睡，下午四時起，即在鄉公所晚餐，旋第四保保長交入款項單據，請鄉長核辦。今日本鄉十一保保長俱因事在此開會，鄉長順便提出此事作報告云：『有些開支似乎不合理，例如炭火盆，因目前天時不冷，無此須要，又如送信一筆，列國幣五〇〇元，駭人聽聞。全項報告國幣四、七八九元，余以爲七八九元，因不合理主張取消，餘四、〇〇〇元，由第四保擔任一半，其餘一半由其他十保均攤。』除第四保保長外，在坐保長均表示贊同。按三月前有易門縣壯丁六人送兵至玉溪，返時經昆陽，至內甸第四保時，被匪擊死壯丁三人，搶去來福槍四枝。前述出款即爲辦理此事的用費，每日開飯四桌，共用米八斗二升（昆陽斗每升八斤），酒八十斤。兇手尙無線索，但已用去國幣四、〇〇〇餘元。地方自治的有名無實，於此可見一般。汝江與余入內甸時，經第四保出事地點，尙見三屍用樹葉蓋起。我們在昆陽時，縣長已接報告，力勸我們派壯丁兩名隨行，以資保護。

四月十二日晨八時自夕陽街步行四五分鐘後到大擺衣（即九渡鄉公所）。九渡鄉共一二保，由此至江邊，即本縣的極西端約一二〇里，因係山路，氣候頗熱，很少有人來往。從前開鄉務會議時，西邊的保長大致不出席。關於此次戶籍工作，本鄉僅有調查員二人曾往昆陽受訓，因此對於填寫調查表錯誤特多，監察員陳宇綱乃建議召集一二保的調查員於鄉公所，施以短期訓練，以便指導並填寫聲請書，各調查員遵命集中，自四月三日起在鄉公所填寫聲請書，有八保已將工作完成，調查員亦已分別歸家；另有四保尚在工作。余審查其工作得下列的結論：（1）師資程度較低，（2）字尚恭整，（3）戶中各人的親等次序，大都未按戶籍法的規定，（4）所填識字，頗甚覺含糊，因識字者如不再按教育程度分別，未免含混，因自寫姓名者及大學畢業生俱可稱為識字人。

全鄉尚未開學，縣督學從未到此視察，腐敗不堪。昨夜鄉公所有人打麻雀，同時有人被竊去小衣包，真是怪事。

離大擺衣山行五里至舊村，是夷人村落。有些人住土倉房，屋頂甚平，預備晒穀子，及打荳之用。夷女說夷語，男子大概說漢語。余等至伊某家，其住屋完全漢式。煮茶時用室內空地，用一鐵圓圈，圈內有三鐵條，壺即置於其上。入大門時有一短牆長約六尺，高約四尺，似屏風，上端有凹處二，亦即置柴炭餵開水處。奉天地國親師牌位。老者年六十三，喜打獵，逢初一及十五必出門往山中打獵，其打野雞的設備如第四圖所示：按前圖（甲）是粗木桿，（乙）

是鐵錐，預備拴入土，（丙）是較小的樹枝，（丁）是麻繩。在山上找出適宜地點，將此設備按好，繞成一圈，把誘子公野鷄一，置於圈中，趾間縛以繩，繫於地下木釘。（庚）是圈外的木桿，和（庚）一樣の木桿有五六桿不等。（戊）是粗麻繩，（己）是馬鬃一條，做成一圓圈，用活結。捉野鷄法如下，天未明，在山上安置如上所述，誘子一叫，公野鷄即飛來，因性好鬪，公野鷄在外繞圈，不能入內，往往將頭伸入馬鬃圈，圈即縮小，將野鷄頸扣住。

十二日正午返夕陽街，正逢作街日（陰曆二與五），趕街者約二〇〇人，人數如此之少，因近處有戲，并值割麥莖之故。趕街者往往用四種語言，即漢語，夷語，阿宜語及麥冲語，（一保二保及三保的）由玉溪來的夷人，有最鮮美的服裝，女子帶帽，帽用黑布，藍襖邊，帽背尖端有尾，頭圈用銀混合物，粗圓一條，此輩大致是未嫁的女子。其餘夷人婦女梳頭於後頸，用黑布包頭。（昆明縣玉案鄉夷人，梳頭於頂，亦用黑布包頭。）夷女一概天足，穿衣用闊襖邊，束腰穿褲，褲腳繡花。夷女用背籠，籠用馬鬃索按於頭部，行時常以手按頭部，如第五圖。另有夷女的背籠，用木板一塊長約一尺五寸，寬約五寸，中間有空處預備頸部套入，亦用馬鬃繩，男子大致趕馬。

內甸鄉山中往往有鐵鑛，居民用土法開採，並用土法鎔化。鎔鐵爐的構造簡單，大致位於河邊，利用水力作風箱，輸入空氣於爐內以利燃燒。爐是泥土做的，高兩丈寬約一丈，先以圓木作柱，用上砌成，中間留一圓空處，預備放鐵砂及柴炭，一層砂必夾以一層柴，燒約二四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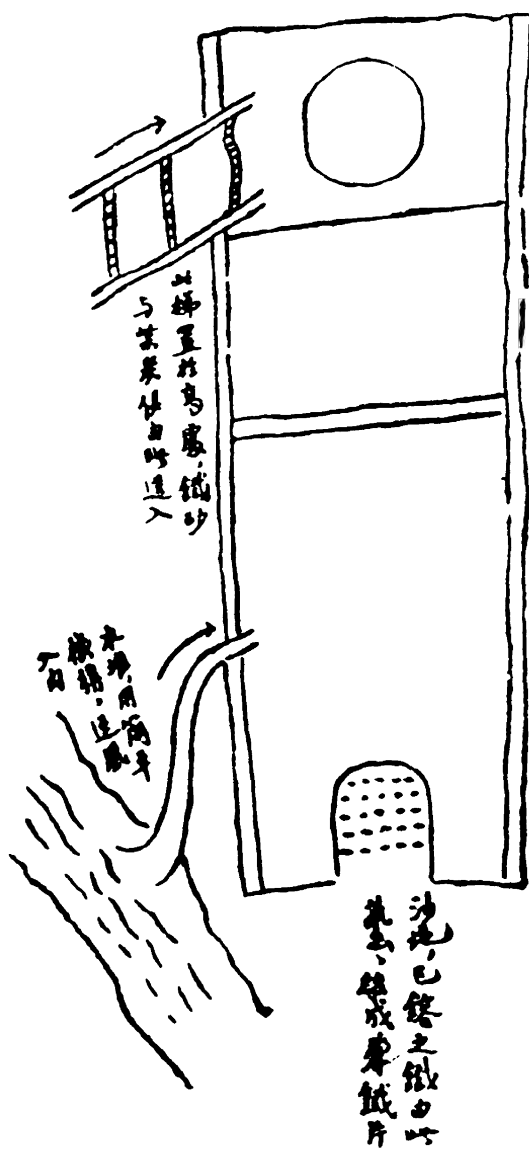
時，爐底是砂地，甚平。鎔鐵流出，結成片，大約二尺見方。用馬拉至昆陽縣城去賣。如第六圖所示。（見四三五面）

十二日下午四時離夕陽街，陳字綱老師供給兩馬，余等有些物件託陳的熟人帶回。步行一小時至大風口才見一村，約有二〇戶。山間飲水是大問題，往往不能使許多人住在一處。夕陽街的水，須由坡下挑上去，距離約半里。離夕陽街附近，山坡上盡是梯田，但最高處不過半山。水由泉中放出，灌溉尚足敷用。大風口得水比較困難些，所以住戶不多。不久經法古甸，即麻風院所在，有男女病人二三人，因院長不在，把門鎖起，病人的供給由各村撥派。山中聞公野鷄叫，次，惹起我的注意。七時到老江河（雙河廠）住於陳字綱家。陳父去年八月在昆陽人事登記班受訓，今年在本村任保長，年約六十，患傷風，余授以萬金油因山中難得藥品，本村二〇戶，離村數里尚有一四戶，無醫生。陳云內甸三村（老江河、雙河廠及楊都河），九渡鄉一村（塔克冲），原是漢人村落，餘盡是夷人村落。這是表面話，實際夷漢久已通婚，血統紊亂。字綱介弟，娶甸尾夷女爲婦，字綱有姪十二歲，爲其長兄大兒，余認其面貌如夷人。字綱一家



第五圖 昆陽縣夷婦背物

尙且血統混雜，所謂夷人村落，其混亂情形當更甚。內甸與九渡應爲研究夷人漢化程序的適宜



第六圖 昆陽縣土法修鐵爐

處所。余以爲在歷史上，此地的夷人必居於平原，待漢人到來，逐漸把夷人逼入山中，經過若干年後，漢人變爲平原的居住者，夷人是山居者，鄰近各處皆然，其經過諒是一樣的。

字網家中用晚餐，有野雞，每隻需國幣拾元（中日戰前值二元五角），及帶皮的油炒蠶豆，飯畢洗腳入寢。

十三日晨六時起，出後門見有小型炭窰三，每窰的上半截用土堆成圓錐形，高五尺，圓四尺。燒柴堆在裏面，用土糊好，錐底小孔，輸入空氣，使柴在裏面徐徐被燒（俗稱『烏』）不

可燃燒太速，否則柴被燃後成灰燼。此種炭只能鎔鐵時入爐之用。

汝江與余各騎一馬，八時離老江河，十一時三十分到椿樹營飲茶，十二時三十分起身，一點四十分至石官坡山脚，二點二十分至寶山鄉方面山脚，四時至新街。新街本日作街，翻石官坡時，見一羣一羣的天足夷婦歸去，最遠者爲椿樹營，漢女僅一人，纏足，但由內甸到新街趕街者不多，足見石官坡是天然的障礙。

汝江與余及二政警在飯館晚餐，白菜肉二碟，香椿肉一碟，鹹菜肉一碟，白菜豆腐湯一盆，飯十碗共二五元，飯後歸鄉公所，余用辦公桌爲牀，汝江用現成牀，隔壁是辦公室，有人打麻雀，一人云：『洋燭一支計六元五角』。汝江與余晚八時三十分就寢，余時睡時醒，因受打牌者所擾之故。午夜十二時，牌聲止，賭徒下樓，吹鴉片。有人云：『要吃消夜者快走』，談話聲漸小，余亦入睡，俄而又被驚醒，似有人推門，汝江與余同聲曰『整那樣』？答曰『我要進隔壁房間去』。晨四時，有二人闊步上樓梯，余又醒。次日問之，知二人之一爲某督學員，打麻雀後歸鄉公所就寢，此人有鴉片大癮，雖受委爲督學已滿半年，未曾離縣城一次下鄉查學。汝江勸過三次，無效。因有些學校不上學，有些教員久假不歸，俱影響人事登記工作。此次因新縣長接篆，此君到鄉視學，惜值鄉間收割荳麥，學校照例放農假，不能視察，鄉村教育的實況如此。

寶山鄉公所有鄉長一人，副鄉長一人，民政幹事一人，文書一人，每人每月得公費三五元

（兩個月來每人增至四九元），在鄉公所開飯，每人每月飯貼一五〇元，由鄉公所支付。另有鄉丁三人，下鄉去收款時可得『非法』的『外水』，昨夜打麻雀的就是他們。

某縣長有鴉片癮，其夫人亦然，上任時帶來叔岳父，任承審員（縣府另有法官，此人不過幫同辦事），亦有煙癮。縣府有祕書由民廳委。但縣長另帶私人祕書一人。

某縣長有紙煙大癮，一日吸紅錫包三包（十支裝）計三〇元，酒亦有大癮，每夜用升酒半斤，其夫人有鴉片大癮，及紙煙大癮。

昆陽自某縣長接事後，將平定鄉鄉長捕入拘留所，已兩星期未審問。家中人對於衙役已用賄賂錢約三〇〇元。

自昆陽縣至九渡鄉路線及日程如下：四月十日自縣城沿汽車路至和尚莊，入小道經昌家營至新街三五里。自新街經白柳莊後所翻石官坡入甸甸經石壩至椿樹營二五里。十一日由椿樹營經雙河營料草老江河雙河廠至夕陽街六〇里。十二日自夕陽街出發入九渡至大擺衣，經舊村，小山返夕陽街一五里，下午四時至夕陽街經大風口，法古甸宿老江河三〇里。十三日自老江河出發經椿樹營石官坡，宿新街五五里，十四日離新街步行至昌家營乘公共汽車（八時二十分開，四十分到）到昆陽城。

（十）人事登記 前述各戶既已聲請設籍，每戶并依法作戶籍登記，戶內各人俱應分別記載。該戶以後如遇人事變動，可就變動的性質，隨時分別聲請登記。

此次戶籍示範工作，自戶口調查至設籍完成，雖屬戶籍登記工作，但對於人事登記業已建立基礎，因戶籍與人事登記，實有密切的關係。本會乃於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雲南民政廳舉行第二次會議，以大部份時間注重人事登記的討論。

(一)登記項目 按戶籍法(五一——八九條)人事登記共有九種，關於人事變動包括至爲詳盡；惜因我國人民對於此項登記，向未養成習慣，一旦驟然施行如此嚴謹的法律，恐難生效。民國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行政院縣政計劃委員會戶口組開會時，余乃提議修改戶籍法人事登記部份，主張於法律施行之初，暫擇其基本而易行者先行登記以資試辦。並修正戶籍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後經內政部修正，規定人事登記暫以出生，結婚，離婚，死亡四項爲登記項目。本屆戶籍示範工作，即依修正戶籍法施行細則所規定的四個項目，試辦人事登記。

(二)登記機構 戶籍法對於人事登記，利用地方自治的機構，如鄉鎮公所，並借重地方自治人員如鄉鎮長保甲長等(第十、十三條等)。以理論言，此種規定似屬可行；以事實言，目前與最近的將來尙難普遍的採用。前述清華大學在雲南呈貢縣，自民國二十九年以來，試辦人事登記，呈貢縣將管理的責任，責成於鄉鎮長及保甲長；將登記的責任，責成於小學教員。全縣有八、保一三九村，共有國民學校八一所，以保小學爲中心，將全縣劃成八一登記區，共有登記員九四人，每區內有小學一所，因此必有負責登記的教員。每登記區共約有二〇〇戶，共約一、〇〇〇人，面積約有六、九方公里。

上述辦法在過渡時期實是需要的，本會簡章（第二條），業已聲明採用呈貢的經驗，但同時於可能範圍內，促成戶籍法的施行；乃請民政廳令示範圍各市縣政府，根據法律趕速完成人事登記的機構。並決定於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一日開始人事登記的工作。

（三）人事登記員的訓練 當民國三十一年春初，本會舉辦戶籍人員訓練時，業已包括人事登記的訓練，因此訓練課程特別注重戶籍及人事登記須知。戶籍調查員及登記員，實際是登記的技術人才。人事登記既是緊接戶籍登記繼續舉辦，應由已受訓并有經驗的戶籍調查員擔任登記員，以資熟練。戶籍示範區各市縣政府，大致借重上述人才爲人事登記員，雖對於後者往往再加訓練，以期提高工作效率。

（四）人事登記聲請書及人事登記簿 依戶籍法的規定，各戶於設籍之後，遇有人事變動（如出生或死亡等），應由戶長聲請登記，由鄉鎮公所載入人事登記簿。在戶籍示範期間，人事登記和戶籍登記一樣，所有關於人事變動的登記，亦可暫由小學教員代爲登記。一俟人民慣於登記之後，及鄉鎮保甲長熟悉登記手續及技術之後，所有人事登記，俱可依法所規定者辦理。

（五）登記經費 經費一項，應由各市縣列入預算，作爲行政經常費之一種，戶籍法施行細則對於戶籍經費（第十九條）且禁止地方政府按戶攤派。自中央政府對於各省財政決定由中央統收統支以後，關於戶籍經費已列爲地方經常行政費之一，將來各省縣市必有的款可以作爲人

事登記之用。

(二)登記工作概況 人事登記是連續不斷的工作，非若戶籍調查是隔若干年舉行一次的。戶籍示範區雖奉令於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一日起開始舉辦人事登記，但實際自那時起至年終，定為試辦時期；並於同年十月由內政部戶政司陳善初幫辦蒞臨示範區視察。為提高工作起見，國防最高委員會所屬工作競賽委員會近促各生產機關及行政機關，舉行工作競賽，內政部令戶籍示範區各單位，於民國三十二年一月起，舉行工作競賽，實已默認民國三十一年之戶籍尚在試驗時期。

人事登記須賴幾方面的悉心合作，才能逐漸提高可靠程度，其工作實非短時期內所能見效。呈貢縣雖於民國二十八年一月起始試辦人事登記，最初三個月的材料，其可靠性最低，以後關於調查、報告、登記及統計，逐漸提高其準確性。該縣的死亡登記，較勝於生育登記及嬰兒死亡登記。至民國三十年末，全縣的登記材料，經幾次考核與修改，才確定辦法，糾正以往的缺點及促進未來的工作。戶籍示範區能於短期內建立登記機構，進行登記工作，誠屬幸事。示範區各單位，對於人事登記，近來業已積極準備，努力進行；截至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止，各市區縣政府的概況，可以簡述如下：

(甲)機構 昆明市於社會局內設課長一人，月薪二〇〇元，戶籍室主任二人，各支一八〇元，一、二、三等課員各三人，分支一六〇元，一一〇元及八〇元，書記三人，各支六〇元，

每鎮設戶籍幹事一人（全市共二五人）月支一〇元，每保設辦事員一人（各市共三〇〇人）每人月給津貼九〇元，又戶籍室工友二人每月各支五〇元。

昆明縣政府戶籍室主任一人，月支二〇〇元（暫支九〇元），科員三人，每人月支一二〇元，各鄉鎮各設戶籍幹事一人共六人，每人月支六〇元，各鄉鎮戶籍幹事，均以小學校長或教員兼充，登記員以保小學教員兼任，共六人，登記員每填表一份，得津貼五角。

昆陽縣政府設戶籍室主任一人（同科長待遇），月支一六〇元，一、二、三等科員各一人，月共支三九〇元，鄉鎮戶籍幹事每處一人共八人（同二等科員待遇），每人月支一三〇元。登記員以小學教員兼充共一〇人，每填表一份，得津貼國幣二角。

晉寧縣政府設戶籍室主任一人，月支一二〇元，內勤科員一人，月支八〇元，外勤科員（技術員）二人，每人月支二四〇元，鄉鎮戶籍幹事每處一人共四人，每人月支一〇〇元，另由鄉鎮公所每人每月貼米三升（每升八斤）。

（乙）經費 各市縣對於經費暫須自籌。因各單位的需要不同，且因經費來源不一，以致數字有很大的差別。昆明市由旅店捐得來，其數較大，其餘各縣數字較小。民國三十一至三十二年度的預算，各市縣分別如下：

昆明市六八、九一二、〇〇〇元，昆明縣八一、四八〇、〇〇〇元，昆陽縣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晉寧縣三五、四二八、〇〇〇元。

(g)整理與報告 戶口材料的整理，有許多地方必須依賴統計方法，究竟那種統計法，應爲目前我國所採用，學者至今迄無一致的意見。余爲提倡採用條紙法的最早者，並於人口問題一書裏（面九九至一〇〇）簡單介紹。在呈貢舉行人口普查時，對於條紙法與我國通行的劃記法曾作比較的研究，結果如下：條紙法的經費比劃記法少百分之三，所需的時間比劃記法省百分之八，錯誤比劃記法少百分之八六·三。統計法最重要的條件是準確，條紙法的準確性，既如此之高，而於所需的統計時間與經費又與劃記法相似，我們以後應當採用條紙法，是最合理的結論。此次雲南舉辦戶籍示範其統計法亦決定採用紙條法，並得圓滿的結果。

至於經費一層，亦爲向來我國談戶政者所深慮。據呈貢的經驗，人口普查的各項經費，自設計至報告印成，如以每人計算，並折合戰前爲國幣〇·〇〇五七元。雲南戶籍示範關於人口普查及設籍，其每人經費折合戰前爲國幣〇·〇二元。前述雲南戶籍示範的預算雖僅國幣三十萬元，但因工作進行以後，物價不斷的高漲，實際用費超出預算三倍有餘，或九十五萬餘元；就中物價增長最速期爲民國三十二年前半年（彼時物價指數比戰前高一七七倍，最緩期爲民國三十年後半（彼時物價指數比戰前高二四倍）。本報告共九章，內除統計章囑戴世光君起草外，餘均由余屬稿，自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日開始至三十二年七月五日完成，七月十九日交雲南經濟委員會印刷廠代印。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全部工作完成，出鉛印本曰：『雲南戶籍示範工作報告』，

同年六月，復整理其他材料出油印本曰『附刊（附錄一〇B）』。

（丁）人口政策研究委員會

社會部成立不久，即組織社會行政計劃委員會，余爲委員之一。該會於民國三十年秋天，又成立人口政策研究委員會。當時余雖在重慶，任內政部戶籍訓練班實習指導，但未參加。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一日至三日，此會已在重慶開會，討論並議決關於下列各問題：（一）人口政策之遠大目的，（二）人口政策之基本原則，（三）人口政策之範圍內容。該會駐昆委員如下：龐京周（紅十字會醫師）、李景漢、潘光旦、吳澤霖及余。谷叔常部長來函，以余爲召集人。余等四人（龐因公往彌渡）在西倉坡開會三日（三月二十八至三十），並約本系研究院學生戴震東作記錄員。討論項目如下：（一）修正渝會所討論各項，並加人口政策之事實根據作爲第二項。（二）對於人口政策之實施方案，有下列的建議：（甲）關於教育：余等以爲我國學校自小學中學至大學，俱應增加關於人口問題的常識及課程。（乙）關於社會立法：余等以爲我國的社會立法，應增加或修改關於婚姻及低能與瘋狂的法律。（丙）關於增設機關：暫設人口政策委員會以資計劃，由社會部主持，但與主計處及內政部取得聯絡。於不久的將來，設人口署隸屬於行政院，掌計劃，研究，實施各要政。關於生育及品質，主張設婚姻指導所，關於增進社會健康，主張設保健院。

本會昆明組於七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在西倉坡五號開會，出席者有潘仲昂、李景漢、吳澤霖諸兄。議決事項如下：（一）建議社會部定於今年寒假期內舉行大會，（二）本組提出下列各實施方案：（甲）人口統計，（乙）扶植邊區人口，（丙）提高生活水準，（丁）禁止墮胎，（戊）提倡兩性社交。（三）建議關於人口品質，移民各問題，應請重慶組加擬實施方案。（四）建議加聘戴世光、李樹青兩兄爲本組委員。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本會昆明組開會，出席人員：有潘光旦、吳澤霖、李景漢、戴世光、李樹青諸兄，近由重慶分給本組實施方案若干起，由各委員擬成後，討論通過，本組同仁在昆明文林食堂聚餐，午飯共費二百八十四元，晚餐共費一百九十六元。近來物價高漲，飯館生意不佳。此館近聯大學生宿舍，本爲學生經常主顧之所，但現時學生食客甚少。余等此次聚餐，每人只有一菜，此外另添一湯，每人約費四十元。然此館與昆明市內飯館相比，其價較低約百分之二十五。市內飯館生意亦冷談，因一般人的經濟狀況，俱較前爲窘。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及十二月四日本會昆明組舉行第四次會議，以本會歷次所討論的人口政策研究報告初稿爲根據，提出修正及補充意見。

此外本會昆明組與重慶組曾舉行聯席會議兩次。第一次於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舉行，在社會行政會議閉幕之後，由陳伯修兄與余輪流主席，重要決議案如下：（甲）對於人口政策的綱領重新修正並通過之。（乙）重慶組及昆明組，對於兩組分別草擬的實施方案合併討論，修改後

通過。(丙)尚有應行補擬的實施方案若干條，決定函請專家分別草擬。

第二次聯席會議，於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五日至七日，適值余在中訓團授課完畢之後，在社會部舉行。昆明組由余代表出席。但昆明組的意見，已有書面報告，內中最主要之點，爲關於研究報告，主張用論文式，以便作比較詳盡的敘述。此點爲本屆聯席會議所採納。其餘尙有關於人口政策的綱領，提出若干修正案並通過之。

本會對於我國人口政策，經歷次討論之後，業已擬具研究報告，內有數點或因牽涉黨綱與國策，或因引起誤會，頗有爭執，今簡述於下：(1)有些黨政人員誤解「總理遺教」，以爲係總理主張我國的人口，應有普遍及無條件的增加。余建議以人口適中論爲根據，採用合理的增加，當被本會採納，而研究報告即用「合理的增加」字樣。(2)根據前述的誤解，有一部份黨政人員，不贊成生育節制，因此本會的綱領草案，向不指出節育，僅於實施方案中，說明生育節制(但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五日六中全會所通過的綱領中，業已指明節育)。(3)在五中全會時，黨中某元老對於性教育(特別是性知識的傳授)表示反對。但本會認爲此問題有基本的重要性，除文字略加修改外，仍列入綱領草案中。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五日，已蒙六中全會通過。

(戊)全國社會行政會議(三一、十、十一至十八)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社會部谷叔常部長電約潘仲昂、吳澤霖、李景漢及余出席第一次社政會議。二十八年余復電允出席，並力主人口政策研究委員會同時舉行，免得再往重慶一次（該會原定今年寒假舉行），仲昂與軍事委員會薛葆康兄相商，盼望能於最短期內得着飛機票，結果圓滿。仲昂與余果於十月五日飛渝。下午二時半起飛，四時半抵重慶，仲昂抱小女（才十九個月）送其介弟光迥撫養（因光迥無所出），是日光迥到珊瑚壩來接，見此女愛如活寶。下機後余往社會部見張鴻鈞兄，囑往兩路口社會服務處住下。房號爲二〇一，面積極小，僅容一牀一桌，但設備整潔，除偶爾有臭蟲外，別無缺點。餐室早有湯麵，每碗三元，足以充腹，與昆明相比，約值八元。中飯與晚飯有標準飯，飯一鍋，菜一，湯一，賣價五元，如在昆明價必加倍。余去秋來渝時，價亦五元（十一月一日起爲六元）十月六日，因遵鴻鈞兄囑，草擬宣傳文一篇，名曰『社會學與社會行政』，約一、二〇〇字於中央日報登出，十月十二日下午四時在社會部見谷部長，囑對於人口政策一事，特別注意，因蔣委員長近自西北歸來，述其所聞所見，對於西北人民不講衛生，及有些區域人口密度太低各點，俱有深切的指示。

余買得雲南名產虎爪菌十兩，贈老友劉馭萬兄，此菌出迤西一平浪黑井山，每年僅產二十餘斤，做湯或與肉類同煮，清香異常。

十月七日晨程海峯來約往馬家堡中央訓練團社會工作人員訓練班（廠鑛檢查組）演講。余擇『勞工問題的起源』爲題，講兩小時。該組今年有五人，由社會部專員張天開（前清華學

生）負責。去年已畢業一班，計六人，現分發重慶附近的工廠工作，業已調查二百餘工廠。

十月八日因前三日重慶天氣甚熱，余着單衣，揮扇。昨夜大雨，今晨雨未停，溫度大減。鴻鈞約赴冠生園進餐，決定各事如下：（一）囑仲昂與余修改人口政策綱領草案，預備向大會提出（飯後余往新村二號，與仲昂修改完竣），（二）議決由出席的社會學者對於社會行政聯合發表意見書，請鴻鈞起草，（三）關於劃一社會行政機構案，公請柯象峯、龍冠海兩兄負責起草，（四）關於訓練社會行政人才案公請李景漢、吳澤霖兩兄負責起草。

十月十日小雨，晚在服務處討論戰時的社會政策，參加者八人。內有閩合作處長陳希誠君，說現時奎寧丸價昂，在閩鄉間售價為每粒二元五角，一般人民因藥價太貴，實難維持健康。

十月十一日上午在軍事委員會舉行社會行政會議開會典禮，照例有黨政大員到會訓話（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半）下午開大會（三時至六時）。社會部成立已兩年，各省設社會處者已有十一省，每省有報告，除書面報告外，負責人（處長或其代表）尚有口頭報告。每報告只限十分鐘，大部份略述工作概況，困難及希望。余以為口頭報告，應補充書面報告，並應注意下列各點：（甲）問題的提出，說明問題的性質並解決辦法，以資他省的參考，（乙）避免重複，凡書面已有報告者口頭報告可以省略。合乎上述標準者無有，與上述標準相近者僅有甘肅省及重慶市兩單位。最無價值的報告是江西省，該省處長作報告時，語無倫次，在十分鐘裏僅提兩事：（1）某科長某日跌傷，延西醫診治無效，卒由草藥醫師醫好。（2）詳述熊芷女士在江西的婦女

工作。事後打聽，該處長係由警察出身，因黨的關係升官。

社會處及社會局報告完畢後，尚有各省合作處的報告，每人以十分鐘為限。報告亦乏精彩，但因合作事業歷史較久，工作較繁，因此內容比較充實。會場有一部人主張將合作事業歸併於社會處，余極端反對，因（1）合作在各種社會事業中，有較穩的基礎，應任其有充分發表的機會。（2）合作事業業務，社會處是行政機構，不能由一個人來擔任兩種不同的職務。（3）合作事業先於社會處存在數年，論情論理不應歸併於社會處。

大會共分六組如下：（1）普通行政及財務，（2）人民組訓，（3）社會福利，（4）合作事業，（5）人力動員，（6）社會政策。余為第三組召集人之一（餘二人為林彬及吳文藻），提案最多，計四九件。六組共有提案二一四件，重要案件如下：（甲）人口政策，（乙）勞工政策，（丙）社會保險，（丁）義務勞動，（戊）合作事業，（己）社會救濟及服務。此外關於農民政策雖有提案，但因文字欠整，大會未予通過。余提案三件（每件請潘光旦、李景漢、吳澤霖連署）俱通過，案由如下：（甲）推廣勞工教育以培養工人指導幹部而利勞工運動，（乙）研究舊有的社會及慈善制度以資確定社會立法的基礎，（丙）研究農夫及市鎮工人的生活以資確立并實施社會政策。

財政會議共開會八日，計舉行大會及審查會共十六次，外加特種審查會兩次，余俱參加，但因患胃病，不能出席，每次大會由黨政要人演講，但大致係老生常談，維王亮疇（不平等

條約與治外法權）及金寶善（食品與營養）的演講，比較於聽者有益。會員中有朱學範君，新自出席國際勞工大會歸國，報告出席概況，熊芷女士報告江西省婦女工作，十八日閉會。

十九日晨九時余應前學生現任重慶市社會局長包華國之約，赴局演講，題爲『社會問題』是日晚七時至九時，在中國勞動學社講『工會主義與我國勞工運動』（講詞登十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

二十一日晚赴王文山、季源溥宴，王爲余言，鄂應城縣出石膏，由鐵口掘洞，令工人入內取出，此種工作極苦，因洞口甚小，身體長大而強健者不能入內，勢必用童工或幼年工。一般的工人不願作石膏工，但因石膏獲利甚厚，所以資本家往往娶姨太太，令其生子充石膏工人。余所見雲南箇舊錫礦工人，歎爲生活最苦，不料應城石膏礦工，亦有不合人道的的生活。

二十一日中午各部長在部招待人口研究會委員及社會學社社員。飯後該社各理事與部長談話，提出下列各事：（甲）報告本社已於十五日開會，決定於明年二月一日及二日分別在重慶成都及昆明舉行年會，（乙）部長提議，與本社合辦月刊（建設月刊），但不由部或社出面，每月擬由部津貼國幣三萬元，（丙）部與社會組機構，協助各省推動社會行政。各理事辭去後，余與部長談話，提聯大社會系與部合作的計劃，其總題爲『戰後社會建設的初步研究』，以余在本大社政會談所提議案之一爲出發點，注重下列四種工作：（甲）人口品質，（乙）農民生活，（丙）市政工人生活，（丁）少數民族的社會生活。擬由部委託西南聯大社會學系同仁擔任工作，

由部撥款接濟。照余計劃，先在瀘開始工作，漸次及於川黔。

二十一日晚余前學生三十八人，在留瑞比法同學會，舉行公宴，以示『尊師』之意，以包華國爲主席。程海峯爲經理。是夜余爲老家長，三代同堂，因自民國十二年至二十九年任班聽課者每年有學生，人數最多的班，每年有學生自五十人至一百餘人。是晚赴宴而最年幼者已是學生的學生。龍冠海自成都來，出席社政會議，李樹青自昆明來，出席人口研究會，俱因曾爲余學生，亦作主人，每人出費八十元。陳之邁（行政院參事）後吳景超僅一年，但係余前學生，亦作主人。景超則爲陪客之一（其餘陪客有錢端升、潘仲昂、李景漢、傅尙霖、吳澤霖諸兄）。席未散，街上有二紅球掛出，說有標幟不明的飛機入川境，仲昂與余同坐華國汽車入防空洞。洞內有桌椅，電燈，地下鋪木板。後知我國轟炸機於任務完畢飛回，並非敵機入川。二十一日新民報社會寫真欄登學生宴余一段新聞，友人認爲亦是『尊師』的一種表示。

（三一、十一、十六）

二十二日晚，同級（清華丙辰級）友聚餐，梁豐庭作東，地點在中央銀行，到者有陳俊（湘濤）、向哲濬（明思）、張可治、周明衡、諸兄。湘濤述已往三年，服務於西南運輸公司，駐緬甸。蠟戍失陷前被派往密支那公幹，迫返蠟戍時，中國各機關已撤退，主管長官亦退居鄉下。湘濤次日離市，匆忙中失去行李。街行遇友人，適無人開汽車（指揮車），湘濤自告奮勇開車，日駛十五小時。甫入保山，停車避入房屋，敵機炸市區，此房一日被炸共兩次。同事一人

受傷並吐血，旋醫好。兩次被炸後，在房外探視，屋旁有屍十二具，湘濤續開汽車至昆明。明思服務於上海地方法院，自敵佔租界後，法院難以行使職務，敵偽屢次威脅，一日派武裝警察至寓所尋找，幸明思事先預防，每夜易寢室而臥。是日以客廳爲臥房，得免拘捕，此後即設法入內地，於今年三月間抵重慶，眷屬尙在蘇州。明衡於清華畢業後與余初次見面，相隔約十六年；因專習化學，對於生育節制特感興趣，其夫人前充上海節育協會祕書，曾數次與余通信。可治任教於中央大學機械系，同時在重慶某建築公司任職。余等此次暢敘，大都是兒女滿堂的人；明庭有兒女七人，明思與余各有三人，明衡一人（眷在檀香山）明庭長余一歲，湘濤今年四十八歲。

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遊北碚，二十三日晨仲昂景瀟與余在兩路口坐公共汽車，七時出發，十時到達。車中有人攜小猴一，此猴喜遊戲、常爬上仲昂及余的腿部，無何，余覺褲上發出熱氣，如有人倒茶然，視之猴小便也。仲昂嗅覺敏銳，即以聞臭味而抱怨。余舉大衣，見已灑猴糞，余右褲仲昂左褲同然。到北碚站，言心哲兄導余等至其宅，宅爲洋式房，甚寬敞，築時僅費壹萬餘元（同樣的屋，現時房租每間每月壹百元），有大房七間，小房三間。言夫人近自上海來，兒二，留申。午飯後過江至復旦大學演講。仲昂講『移民與人才』，余講『我國社會立法的經驗與教訓』。返言宅晚餐，後復旦社會學系同學約五十人，即在言宅樓下開歡迎會，簡員三、言心哲夫婦，仲昂與余各有簡短演辭。余述民國十八年赴夏威夷大學講學路經日本及高

麗，在兩國的間見及關於勞工情形的調查。是夜月色皎潔，爲北碚所罕見。

二十四日晨心哲伴仲昂與余，遊北碚公園，園小而清潔，位於土山上、內有動物植物若干種，有活虎及活豹，在國內公園中非常見之物。此外有自流井模型，他處亦未見之。

仲昂與余雇木船，往溫泉行。船經嘉陵江大石中，近猪石灘，流甚急，黃君與余上岸，仲昂留舟中。江兩岸多樹木，人煙亦密，舟行數里，到金剛碑，有北川科學社，即清華藏書之所，因七七事變前圖書館內善本書籍及雜誌，運出一部份，初存漢口法租界，旋運北碚。去年某次敵機炸北碚，藏書被焚，內有余所搜集剪報材料二萬餘冊，自民國十二年以來所積聚者，俱成灰燼。舟抵溫泉，復見講師陳定閔君到岸迎接。仲昂與余即至溫泉洗澡，水清冽，微溫，富石灰質。心哲與景漢亦至（景漢昨夜在歇馬場）同至西餐館用午餐，畢遊公園，過數帆樓。心哲述下列故事：『此樓某室內前有假壁爐，住客某俄人誤以爲真，點火燒之，焚其樓，旋賠款了事。』經愛蓮池，相傳爲周敦頤養蓮處。池旁爲鐵瓦寺，側有石刻，吳芳吉題黛湖兩字。吳與余同爲清華詩社社友，曾從國文教師饒麓樵孝廉學古文與詩。上石級爲緡雲寺，寺內有詞典館由楊家洛夫婦主持。楊夫人係一九三九級清華畢業生。圖書館內有古銅盆一，說是漢代器皿，全國僅四具，此物由山東得來。此盆有銅耳二，盆底有花紋，甚細緻，有魚四，口噴水，盆圓徑約一尺半，高約八寸。公園陳經理將盆盛水至滿，以兩手撫兩銅耳。兩分鐘後聞噲噲之聲。沿盆邊即見水動，水面有珠，繼而水珠往上噴出，噴至高約一尺爲止。余以手來回磨兩銅

耳，無聲，水亦不動。陳又撫兩耳，余置手於盆邊，覺全盆震動，如電氣按磨然。出給雲寺，過乳花洞，見石鐘石乳，及黃桷樹，此樹大如榕，根葉俱茂。到寶硯處，用三峽石作成，此地名三峽，省政府設三峽實驗區，統計局曾試辦人口普查一次。仲昂與余各買一硯作紀念。余硯面有魚，此地各泉，水俱溫，泉中有魚，俗稱『熱水魚』。下午四時坐木船，半小時即抵北碚，所需時間僅等於上水時的一半。吳南軒校長宴余等於滋美樓，遇老兄張志讓兄。張與余在清華同時，現任復旦法學院長，未婚，自清華別後此爲第一次見面。席間余聽對面席上有人說話，其聲頗似馬寅初先生，余架眼鏡視之，果然。

二十五日晨，仲昂與余到汽船碼頭，買票，順嘉陵江下流到重慶。八時開船，十時到。仲昂此行共成詩四首。

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往財政部統計處講『戰時勞工問題』，完畢後在楊潤玉宅晚餐，新一子約二月。潤玉以一萬三千元，蓋房二間，外有小園，可以種菜，用細竹圍之。由部供給藤轎，每日備用，據云藤轎夫的工資，每月由部支付二千元。

二十七日晨九時至十一時在社會工作訓練班講『童工與女工』，下午三時往訪谷叔常部長，張鴻鈞兄亦在座，部長重述允撥款補助，作爲與聯大社會系的合作經費。

晚往中國銀行，訪老友戴志篤兄。戴髮盡白，精神甚健。戴云，現在有許多事多要官辦。開門七件事，不止一半已由官辦，例如米、油、鹽，均已官辦，其餘不久亦將由官辦。但官辦

的經驗俱不佳，譬如棉花自經官辦以後，陝民不種棉花；又如桐油自經官辦以後，川人砍伐桐樹等。

二十九日正午赴潘仲昂寓所午餐。張道藩先生述中央攝影院規模雖小，尙能時常出片，爲美國人所驚訝。

晚王紹成兄來訪，自一九三六年在清華見面後，此爲第一次。略云敵人在晉省，目下已佔七十縣，閻僅控制十七縣，晉北與陝北共產黨控制二十九縣。兩年前閻招新軍十萬人，一時叛變；當時如無中央援助，恐難免於崩潰。在有些縣份，現時有四個縣長，其委任機關如下：（甲）由中央委任者，（乙）由閻委者，（丙）由共黨委者，（丁）由敵僞委者。最不良影響之一，爲人民的負擔，糧食收割後往往須向幾個上司納糧；結果人民自己只能留下些雜糧充食品。日本駐兵不多，僅在大市鎮有之，如太原約三百人，其餘每大市約駐二十人，太原縣全縣不出五百人。但因敵人盡力發展交通，因此調兵極易並極速。

三十日企孫約午餐。蔣廷黻兄云：『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俱想往好的一方面做去，這是普遍的欲望。又中央實施統收統支後，無形中增加稅吏約三萬人，難保人人廉潔，但中央直屬稅收機關，至現時止，尙無一件貪贓事，可稱難得。』陳之邁告余云：『（1）在政界服務，不論位置如何，總有上司，上司總是對的，僚屬只有服從。（2）在政界服務，時間不是自己有的，連星期日都是如此。前述二點，與教育界的服務，最能顯示其差別。』

雲照坤兄約在留法比瑞同學會晚餐。此地可飲咖啡，不受警察干涉，每杯國幣一五元。

十一月一日餘杭小學校同學沈成（蕓甫）來訪。自民國十二年時，余由美返國，在餘杭見面後，此爲第一次，相隔約十九年。蕓甫告我表弟胡上炎在重慶，但未見面。

十一月二日余過江，至第二十一兵工廠訪表弟邵慕雍，邵現任重鎗廠主任，抗戰前在閩，後在金陵兵工廠，抗戰後遷渝。慕雍係子勳表叔長兒，自余赴美遊學即未曾見面，約有二十七年。慕雍已婚，有兒女五人，宅所離廠一里餘，未及往訪。慕雍述胡上炎係已故姑夫魯澄伯之子，魯有子二，曰經容，曰開壽，姑母所出，俱歿。上炎係庶出，承繼於蘭生姑母者。據云上炎甚聰穎，中英文俱自修，成績頗佳。現任四川瀘縣交通銀行經理。慕雍云：其母一眼患痧眼，精神健旺。德孚表叔尚在，住餘杭故居。

前清華學生張天開君，現任社會部社會行政計劃委員會專員，負責主辦工廠檢查員訓練班，三個月畢業。大學畢業生可以投考，去年曾畢業六人，分發爲檢查員，至現在止，於重慶及附近已查工廠二百餘，並繼續服務。本班有五人正在受訓中。天開爲余言，去年爲招生事，曾擬登廣告十日，於廣告登出之第二日，社會部接到蔣委員長手令一通，大意如下『工廠檢查，諒以檢查異黨爲目的，如何可以公開登報？着即將廣告撤銷。』自第三日起，停止登報。事後探聽，知此手令係由衛戍司令部主稿。

十一月三日晨六時半至珊瑚壩候機，因昆明有厚雲，雲低處離地僅約三百呎。十時三

雲漸稀即起飛，下午二時到昆明，約三小時又十五分。

(己)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余蒙中央訓練團團長蔣電召，約擔任黨政高級班教官，授社會調查一課。余事先整理在清華歷年所搜集關於社會調查的資料，同時增加新材料，並將余自任教以來的各種實地經驗，編成講義。得四章如下：(一)測量與綜合。(二)完全歸納法。(三)選樣法。(四)個案法。

二月二十四日余至昆明中航公司定購飛機票，售票員囑於二十一日晨前往購票。余並與商量攜帶雲南戶籍示範報告三〇本，作為教材的一部，共重十二公斤，每公斤出費一〇二元（內七公斤作為行李，餘以過重加運費。）是晚因故不飛，余在商務酒店小餐廳加牀借宿，計一九〇元。二十二日晨三時半至中航公司，五時五分起飛，七時二十五分抵渝。中訓團派汽車至機場來接，至中訓團內教官招待所留園休息。留園有房七，外加飯廳及天井。陳飾幽雅。留園主人為照相館主，有資財，現出賣於中訓團，作為團長蔣的休息之所。各房內俱鋪地毯，為余抗戰以來首次經驗。本市教官往往在此用膳，遠處教官在此食宿。陳岱孫兄先余來此任教，尚留於此。侍者有副官一，勤務三；此外有護兵八人。留園近旁花木甚多，此時桃花盛開，紅者居多，間亦有綠者。各事安排就緒，拜訪教育長王東原及主任秘書劉公武兩先生，劉云余須演

講六小時，討論兩小時，一星期內可畢事（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四日）。學員一四九人大多數由黨政班畢業生挑選出來，少數由蔣團長圈定（如昆明交通銀行經理徐象樞及郵政總局聯郵處長谷春帆，華陽縣長彭善承等。）學員平均年齡為三九·八歲，已婚者一四四人，除一人非黨員，二人黨籍不明外，餘為國民黨員。大學及獨立學院畢業者六二人，佔百分之四一·六，專科學校畢業者一人佔百分之七·三，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六六人佔百分之四四·二，軍校畢業者一人佔百分之六·七。以職務論，凡一〇人及以上者如下：行政人員最多，佔二五人（外加社會行政二人），次為黨務佔二二人，又次為財政金融佔一六人，又次為政工佔一三人，又次為訓練佔一二人，又次為教育佔一一人。彼等大致為簡任以上官員，在黨政界或在學校工作有年。由留園至講堂（四維堂）步行六分鐘可到，亦可坐轎。教官上講堂時，學員起立，教官退時亦然。演講時注重實際問題，減少一般的討論，並注重『把握時間』，上課與下課俱須準時進退。余所授社會調查，主要內容另編講義，計（1）完全歸納法，講解人口普查佔兩小時半，（2）選樣法一小時半，（3）個案法一小時半，餘半小時解釋社會現象的性質（即余講義中關於『測量與綜合』部份）。此外有兩小時的討論，在討論時，學員提出四川成都平原團相談，據云內政部囑的人口普查，去年冬至開始，至年底藏事，調查員以小學教員為主。隨後余並約彭善承君至留園相談，據云內政部令即接辦戶籍及人事登記，並謂須辦九項。余謂此點尚未見諸法令，因戶籍法施行細則僅規定先辦四項。

中央調查統計局擬舉辦民意調查，余謂按性質此種工作應注重描寫，不應採用統計法，因由統計甚難得着態度的測驗與準確的分析。

三月七日蔣主席手諭到團，約余晚餐。七時三十分教育長王東原先生陪余至中四路德安里一〇三號蔣公館，尚有侍從室職員十餘人。八時聚餐，四菜一湯，菜爲兩葷兩素。各人坐位前有一茶碗盛湯，另有一碟置菜。餐畢，方顯廷兄報告戰後世界經濟建設，方君近自美國歸來，已在該國經濟作戰部工作兩年半。主席問余在清華所任功課及年數，並述及雲南戶籍報告一本。蔣主席精神健旺，聲音宏亮。余謂此乃長壽的象徵。

中訓團逢星期六晚有遊藝會，作爲學科之一，高級班與黨政班學員俱須參加。二月二十六日夜由國音樂院分院奏樂器及唱歌。院長戴君係余前學生黃自的弟子，有提琴獨奏，技術絕佳。

三月一日陪都體育場舉行命名典禮，偕孫與余即在留園門口坐看。遊藝中有飛機競賽，如放風箏然。郝更生兄報告時，偕孫與余雖未見其人，立察其口音。下午在大禮堂舉行中訓團留渝同學春季聯歡大會，蔣團長演說云『本團已有五年的歷史，畢業同學已有二萬二千餘人』，足見其對於黨及政的勢力。遊藝有平劇，完全舊戲如（一）鎮檀州，（二）三娘教子，（三）御碑亭等。三月四日（星期六）晚遊藝會亦爲平劇，有（1）失街亭，（2）棒打薄情郎等。

資源委員會於上清寺舉辦工礦產品展覽會，在求精中學內分別陳列。分工業標準館、鐵屬非鐵金屬、電工器材等館。搜羅極富，最有教育的意義，余某日於上課完畢後，抽閒參觀，甚覺滿意。

某夜清華同學熊祖同兄等小團體聚會，吳文藻兄約余參加。席間王之電告，王自云前曾在余班中上課，因係軍裝，余驟然不識。王爲 McArthur 將軍聯絡員，謂日軍在菲律賓登陸時，進行路線係按原定計劃，按步就班辦理，並在山林中掘起以前埋藏的大炮，足見其處心積慮已久。日軍殺華人二〇名，內七人爲領事館職員，領事楊光泐殉難，屠殺外交代表，各國間尙無先例。並謂 McArthur 奉令組織菲軍已六年，但至敵兵登陸尙未著成績，惟後自 Batuan 退出時，軍士甚少死傷者，是其偉大的成就。

周惺甫部長某日招宴時，席間有何敬之部長，何云：'Truck 有提長二〇哩寬三〇哩，美軍恐難於短時期內擊敗日軍。'

重慶坐公共汽車時，須單行排隊，減去爭前恐後的煩擾。普通票價一二元，特別快車二五元。

重慶的物價雖亦增長，但較昆明爲廉，舉例如下：雞每斤六〇元，豬肉每斤五〇元，雞蛋每個八元，魚每斤一五〇元，客飯五〇元，雙喜香烟二十支裝每包四五元，華福香烟七五元，滑杆由兩路口上山至中訓團三〇元。

三月九日晨七點十五分起飛，十時到昆，十二時三十分坐火車，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到呈貢。一日之間由重慶到家，此爲首次。

余自抗戰以來，共往渝四次，傷風者三次。本次雖着中裝，格外小心，仍感冒而歸，但不劇。

（庚）社會部社會政策會議（三四、四、七）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九日下午二時二十五分，余由昆明巫家壩起飛，四時三十分到重慶，同行者有潘光旦、吳澤霖，及戴世光三兄，被約者尚有李樹青兄，因李已在重慶。余等五人俱爲昆明組人口政策研究會委員，此次赴會，因各部部長電約。余與吳戴寄宿於兩路口社會服務處宿舍，食宿由部供給，房間每夜二〇〇元，早餐用麵，每碗五十元（重慶市價須二〇〇元），標準餐每次一五〇元（重慶市價倍之）自余去年二月至重慶時與此次相比，市價高漲甚多，實爲高漲最多的一次。公共汽車票價六〇元，豬肉每斤二八〇元，一星期內又漲至三八〇元，雞蛋每個二五元。三月二十日晨訪程海峯不遇。傍晚訪吳麟伯，見其夫人，余在一小飯館午餐，用炒羊肝，蛋花湯，付二百五十元，如在昆明，其價必倍之。歸時訪高逸鴻，見姚弼珊夫人。弼珊夫婦去年於敵人在豫中蠢動時逃出洛陽。自廬山至華陰，經十餘日，俱步行。地多山及河流。每日翻數山及數河，衣服鞋襪常濕不乾。中間有兩日不食。一處見某軍官煮包穀麵，與之

情商得少許，借火爐煮熱，無鹽，淡食之。近華陰處，逃亡者正涉水渡河，難民中某軍官有二勤務兵扶太太涉河，遇敵機，二兵逃走，太太順水流溺死。

三月三十一日晨訪周寄梅先生，周年六十四，髮白，牙脫，但精神尚健，Prof. C. F. Remer 與周同住，索余 *Studies in Chinese Population* 稿，留存彼處。歸服務處，谷部長已有電話來，促到部參加勞工政策委員會，余於下午往部參加。余非該委員會委員，但因余已抵重慶，被邀出席，余作簡短演說，述國際勞工立法對於提高工人地位的關係，及余個人對於中國工廠法施行的建議。

三月二十二日晨出席勞工政策委員會，余反對工廠會議，贊成加入獎勵工人的發明。本會主席史維煥（奎光）先生，昨日上午會畢歸家時，倒於門前，家人扶之入內，患腦充血，於昨日下午五時畢命。今日下午二時本會出席人員往弔。夫人哭云『昨晨你我分別時，你說要去開會，今日他們都來了，你有什麼話再對他們講麼？』史有兒女七人，最幼者七歲。社會部發撫卹費二十萬元，勞動局發十萬元，立法院決議，呈請褒獎。

三月二十三日人口政策研究會由陳伯修主席。該委員會已有研究報告草案，此次擬修正此草案。谷部長云，該草案曾提四中全會，戴元老對於性教育提出異議，未曾通過。出席者發表意見，大多數贊成節制人口，惟賀衷寒氏認為蘇聯於西比利亞鼓勵人口的增加，以資發展農業及工業，可為我國效法，並謂如遇第二次戰爭，我國尤有增加人口的需要。據其估計在此次戰

爭中，我國的死傷人數約爲五千萬人。有些委員對於優良分子不生育及對於墮胎表示遺憾。某君云新疆的面積約十四倍於浙江，但僅有三百八十萬人，似有增加人口的可能。法人(Sion)曾發表言論，以爲中國的入口尚可增加，因爪哇自接受歐化以來，業已有大量人口的增加。有人指出 Landis 在 Current History, Jan. 1945 發表論文：題曰：“Can we encourage population growth?”認爲此次戰事結束後，大概須鼓勵人口的增加；但對於中國應以提倡教育及人民的福利爲最切要的辦法。

三月二十四日人口委員會繼續開會，由余主席。今日討論實施方案，研究結果，主張將性教育保留如原案，生育節制不入綱領，但入實施方案。會中對於兒童公育問題頗有爭論，余付表決，反對者佔多數。目下我國人口普查，據統計法由主計處統計局負責，人事登記由內政部負責。余自民國三十年修正戶籍法施行細則以來，即主張將上述二事由同一機關主辦，在雲南戶籍示範報告（建議章）裏，業已如此主張，在本委員會去年草擬報告草案時亦如此主張。此次重申前議，陳伯修兄云立法院前修改戶口普查條例時，已規定凡舉行全國人口普查時以行政院院長爲普查長，主計長及內政部部长爲副普查長，已與余意見接近。此次討論時強調『統一戶政機構』的規定。

谷部長於席間報告此次赴黔辦賑時，敵軍在南丹及獨石等處，作有計劃的焚燒，以減少我國的物資。南丹被敵劫後，縣政府僅餘茶杯兩隻；縣城原有房屋兩千餘所，劫後尙存二十所。

黔桂邊界某縣劫後，縣城內僅能找出面盆一具。自桂逃入黔省的難民，總數約十萬人，死去者約二萬人，包括死於敵人慘刑者，病死者及餓死者。難民在貴陽各救濟機關登記者已有八萬人左右。

谷部長云：馮煥章先生由蘇聯學來三事：（1）蘇聯的標語往往冠以『勒寧說』：馮的標語往往冠以『馮總司令說』，（2）大刀隊，（3）蘇聯在莫斯科有民族博物館，陳列各民族的模型及文物等，馮在開封舉辦五族共和博物館，但工農民衆不甚了解，呼之爲『洋城隍廟』

二十四日晚清華同學會舉行茶會，歡迎社會系赴會的教授。出席者有梅校長等。成都同學此次赴會者有龍冠海，又言心哲曾於一九二五得清華半官費，余前未知。主席趙文璧促吳至信報告在渝社會系同學現況，余被約報告國情普查研究所工作。

三月二十五日社會安全委員會第一次開會，蓋此爲新成立的委員會。谷部長云：社會安全計劃擬於五月五日提出六大會及十一月十二日國民大會。如蒙通過即爲國家社會政策的一部。訓政行將結束，憲政即將開始，對於戰後的社會安全，必須籌措。安全制度的要點，必須包括（1）人民必須得到保障如職業及最低的收入等，（2）實施政策的條件，必須包括（a）財力的準備，（b）制度的採納，（c）人才的培養，（d）技術的養成（調查，統計……），（3）政策必須有彈性，本次僅以戰後十年爲目標，作爲初步的設施。

謝徵宇司長述美國的社會安全計劃云：一九三二年計劃成立，自一九三七年起逐漸施行，

(1) 社會保險；包括就業，失業保險及養老與遺族保險三部門，(2) 對於貧民的救助：包括老人，無依者，盲人，孤兒等，(3) 衛生設備與福利：包括兒童福利殘廢服務，婦嬰保健，公共衛生等。一九三九年修正。

羅總統四大新政，社會安全居其一，提出四項基本自由，希圖解除貧窮的壓迫，依賴國際合作以實現之。下列九端認為基本的自由，即(a)工作的權利，(b)可以維持生活的入款，(c)衣食住的保障，(d)對於老及病的安全，(e)強迫服役的廢除，(f)言論自由，(g)法律平等，(h)教育，(i)休息及娛樂。美國現有職業介紹所四千五百所。大西洋憲章八條之五，即關於社會安全，由世界經濟合作，使勞動條件可以達到改良；使安全可以達到目的。國際安全理事會分章討論時，亦注意經濟安全及社會安全。費城憲章(一九四四)亦主張擴充社會安全的設施，給每人有得着安全生活的機會。安全會開會時，兵役部次長認為抗戰士兵在戰後必須使其得到生活安全，主張把士兵作為一個專門的方案。他說：洪楊之亂平後，曾文正大規模的遣散官兵，有人問曰『他們的家屬，是否將蒙受絕大的痛苦？』曾答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種政策當時認為不妥，今日不宜再用；且去年有兵六百五十萬人，今年有裁去二百一十萬之說。戰時如此，戰後應如何？士兵的安全計劃，應包括(a)職業介紹，(b)配合第二次動員計劃，(c)軍隊學校化，授以教育；並(d)軍隊職業化，授以職業。☞

大會分三組：(1)職業介紹，(2)社會保險，(3)社會救助，余入第二組。三月二十六日

社會保險組通過原則草案七條。余贊成社會保險應以傷害保險開始，取其易辦，並亦係保障安全的主要圖之一。謝徵孚司長云：『三年前此問題初次討論時，陳先生即如此主張，余爲反對最力者之一；近自美國歸來，併細察國內社會狀況，無條件投降陳先生』。余曰：『謝君的坦白，余極欽佩，但國民政府對於社會政策的實施，前已採納余的主張兩次，即工廠法及戶籍法，但至今尙無顯著的實效，其弊在不切實的施行。謝君爲社會保險的主管人，苟今後切實施行，大衆必蒙受利益，否則所說的投降，恐仍不免是口頭的。』

羅北辰有提案云：請求大學增設關於社會保險課程，經小組通過。

余對於參加本會一部份會員的印象是：許多人不保持其原有的興趣，並繼續努力，例如某君在美國留學時習勞工問題，歸國後改在銀行服務。某君習保險，近在信託局任事。某君習社會學，近在某機關辦理經濟行政。這些人並非專爲生活所迫，以致改行，實因意志不堅所致。三月二十七日大會。社會保險組報告時，有人主張加入失業保險，余說明不加入失業保險的理由後，經大會表決維持原案，該組草案七條經大會討論自九時三十分辯論開始至十一時三十分才通過，因發言者太多，又多不按議會手續，自費時間。職業介紹組又經大會改爲就業組，余甚贊成。關於社會保險的機構，小組指明社會部，大會主張不指明，余贊成維持原案以免紛爭，經大會議決通過。

吳潘出席人口及安全會，計五日，戴李出席人口會共兩日，余出席勞工人口及安全會共七

日。

三月二十八日馬超俊氏發起中國勞工福利協會，約余爲發起人之一，余允之。在廣東酒家開談話會，說明本會的立場，係無黨無派，藉社會的力量來替勞工謀福利。余作簡短演說，敘述我國勞工運動略史，甚贊成無黨無派的超然組織。次王雲五氏說明商務於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期間，實由雇主工人與社會合作，那時期出書最多，書價最廉，勞工的福利最佳（比以前最佳的時期加一倍）。又云工作效率實爲增加勞工福利的最要條件。劉鴻生氏云福利不是工廠的負擔乃是資產，舉一實例，某廠把一個廚房弄清潔後（如加鐵紗門，加自來水管等），蒼蠅絕跡，菜蔬洗濯乾淨，勞工的疾病減少，工廠的生產量增加。又抗戰以來，渝市的廠主漸注意勞工的衛生，因在抗戰初期各廠的勞工俱患瘧疾，致廠方受損失，近對於瘧疾的預防時常關心，足見勞工的福利，被廠方認爲資產不認爲負擔。薛明劍云無錫某廠戰前有工人六千人，戰後被迫閉廠，內有二千人爲勞工自治會會員，他們平時講求自助，並習得各種手藝，最初廠方出資舉辦福利，後由工人捐出星期日所得的工資辦福利，抗戰後他們尚能依賴以前所習技術及手藝維持生活。至於在渝工廠大致每日工作十一小時，但工資照一日半付給之（八小時爲一工，工資四百元，廠方實付六百元。）所謂福利實包括衣食住行教衛六個項目。

勞動局約余演講，題爲社會調查與勞工行政（大綱另錄）。

三月二十九日晨往訪顧季高兄，見其對於人口問題，發生極深的興趣，認爲人口問題爲經

濟建設的基礎。美國 Bretton Woods 的會議，俱由專家參加，常人非但不能參加討論，連旁聽都無資格。關於華僑匯款一層，有些專家擬歸入固定資金，因此要受管制，英國某教授反對之，中國代表亦謂此乃血汗的積聚，應列入流動資金，不受管制，大會採用此說。

Prof. C.F. Remer 爲美國國務院遠東財政顧問，此次與余談話，提出下列各點：（1）戰後中國將用何種方式利用外資？（2）戰後的人口變動，如何影響工業商業及農業？對於第二問題，自參考余的英文近著後，似乎得到人口變動不大的結論。

三月三十日晨至社會部與謝徵孚談傷害保險的實施問題，暫得結論如下：（1）採單行法規，（2）範圍暫定爲傷害，老廢，及死亡。談畢，謝與余同見谷部長報告內容，蒙其採納。

劉百閔氏代表文化服務社在留俄同學會商討出版事宜，余允選擇畢業生論文有關社會問題者委託發表。

中國兒童福利協會舉行座談會，潘仲昂主席，題爲遺傳與環境對於兒童教育的影響。余謂遺傳係重要因素之一，但對於此點，人力很少有左右之功，但教育實有選拔真才之力。我國因教育不普及，有許多才智，目下尚湮沒無聞，今後的努力應注重教育的普及。現在學校裏雖有才智的兒童，但數量有限，舉實例以明之。余在清華時，同級共三十三人，遇級際網球賽時余亦被選，但在全校網球隊，選擇隊員時余即名落孫山，余之加入級網球隊，可稱爲冒牌的才智。今日所謂才智，實因受教育的人數太少，在此少數人中所選出比較有才能者大致非奇才異能。將來教

育普及之後，受教育者必大增（例如農工階級），到那時候，冒牌的才智，亦應該名落孫山。中央文化運動會約余演講，題爲戰時國內移民運動，大綱另錄。

三月三十一日黃任之先生約赴中華職業學校教育社憲政座談會，余因事須先離席，爰先發言，略謂推行憲政於鄉間，必注重縣的組織，內中包含下列各問題：（1）面積與人口，（2）縣長的人選，（3）紳士。就中余認爲縣長實係特別重要，有才能者固可推行各種行政包括憲政；庸碌的縣長，往往一事無成。至於紳士余認爲係鄉村勢力的最要來源，公正廉潔者不及十之一，貪污無能者居十之九，這是實行憲政的主要障礙。

有一次社會部舉行學術會議時，余講社會公平的理論與實施，大綱另錄。講畢，部派人力車送余返寓，有一外人自余旁步行過去，視其背似相識者，下車追之，果爲 J. B. Taylor，年六十六，禿頂，鬚髮半白，但精神甚健，未見面者已十年。他說已在余寓留條，但余尚未返寓，約余晚到寓相談，至時潘濟時同來，亦抗戰期間初次見面者。戴云緬北麗都有中國士兵二千餘人，不久即將回國，對於生活、教育、救濟等費尙無的款。余謂蔣廷黻（善後救濟總署）章元善（華洋義賑會）或周寄梅（國民政府顧問）諸先生俱可商談。

四月一日晨八時與孫時哲柯、象峯、吳澤霖同乘公共汽車至沙坪壩（離渝十公里，票價一百二十六元）出席中央大學社會系社會服務實驗區的成立會。至時哲宅休息，不久謝徵宇亦至。飯後訪老友傅尙霖及孫光遠，光遠與余同縣，抗戰後第一次見面，光遠在中大校舍旁以八

百元蓋一住所，現值二十萬元。得二子，雖其夫人患眼疾，亦不雇女工，家中買好鴨蛋五百，每個三十五元，醃之，作爲食品之一，屋中另存柴煤，準備燃料漲價時，略可節省用費。余笑謂曰：『此可名曰自己與自己做生意，吾家亦如此耳。』開會時，象峯云，社會工作要藝術化，使對方不知不覺接受意見，因此減少抵抗或反對，舉一實例，某鄉人患肺病，認爲有鬼作祟，某社會工作者應聲曰『這是鬼的工作，最好拿病人的痰來。』此人把痰取來，社會工作者置痰於玻璃片上，放在顯微鏡下照之，告鄉人曰『鬼已就範，見於玻片上，可取藥歸』。患病者依法治療，不久病愈。此可表示社會工作者藉藝術的精神，而達到服務的目標。吳景超云，國內有些社會學作品，無重心亦無系統的分析；讀後不知作者用意所在。但有些作品成績較佳，讀後可以得着清晰的印象或結論，這些結論在別處有時亦可用，因此可以推廣社會學的知識。關於第二種作品舉張之毅的易村手工業爲例。余講觀察與測量，大綱另錄。

行政院縣政計劃委員會專員王先強氏，前曾起草新縣制，某日與余談推行戶政，主張依賴小學教員爲調查員，此點與余的經驗符合。

四月二日晨九時，余在兩路口四聯總處講戰時國內移民運動，與前文化會的演講內容大致相同，因趙晚屏認爲這是適當的題目。講畢，赴資源委員會講『從人口的觀點，研究雲南的工業化』，講畢錢乙葵兄約余便餐，各菜簡而潔，夫人適自歌樂山來，據云共生四小孩，瘍其三，現存男孩一，十歲，頗健，乙葵兄云，月薪僅一萬餘元，入不敷出。余有同感焉。派車送